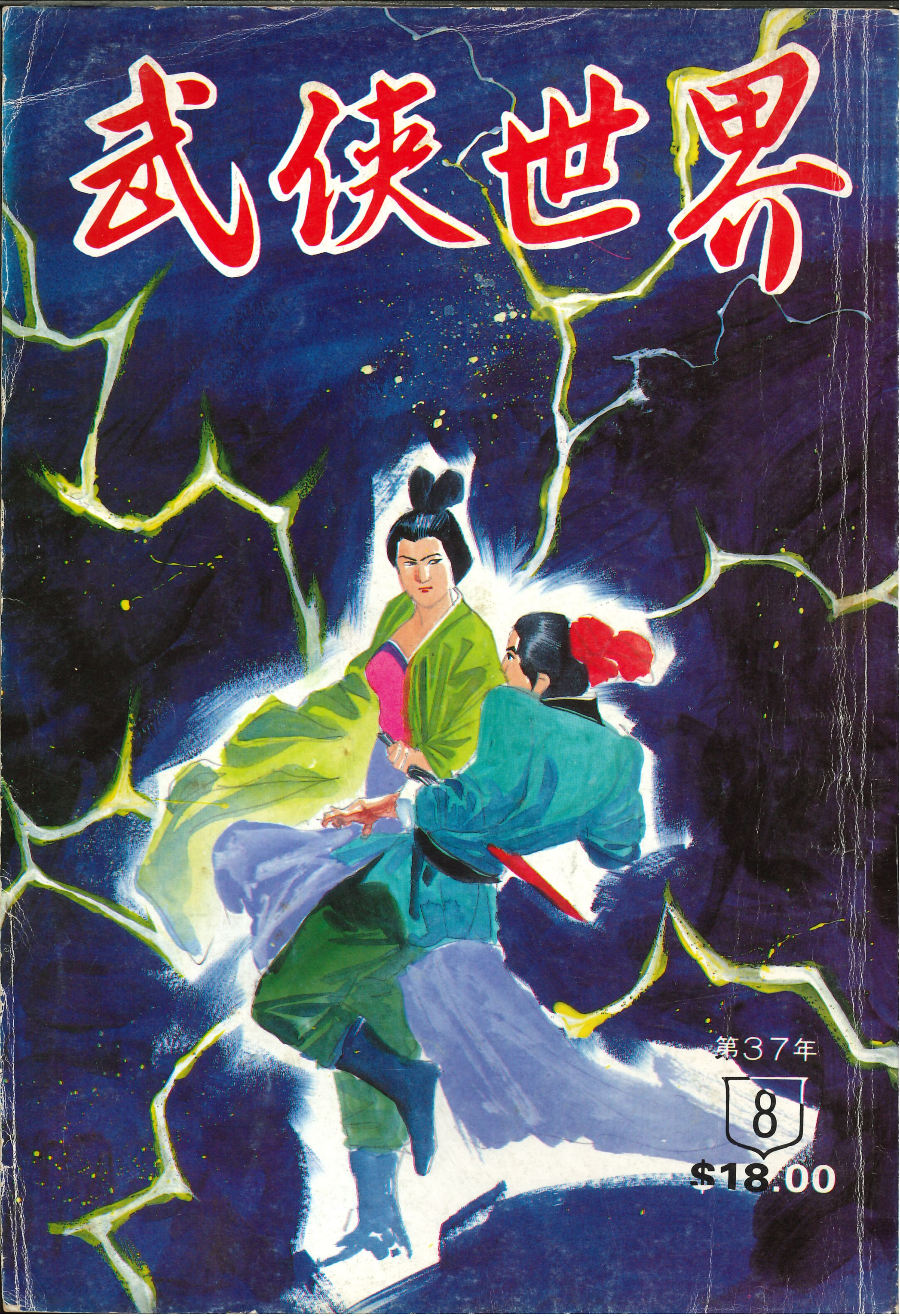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7年
8
$18.00

編者話 本期選刊的巨型小說乃祈福先生撰著的「情劫俠女恨」。「劍廬」曲文通大俠名滿天下，然而其掌上明珠——曲婉珠年已三十尚待字閨中，一個名門閨秀容顏嬌美，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之臣大不乏人，何致年已三十尚是雲英未嫁？邊玉獅乃山西王邊大川之子，家世、武功皆上上之選，對曲婉珠一往情深，如此門當戶對却佳偶難成，何也？祈福先生撰著的故事感人肺腑，愛到深處無怨尤。故事曲折奇離，內容引人入勝，欲知前因後果，請閱本故事，是值得欣賞的好文章。

* * *

本期乃選刊石晶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故事「蝕骨追魂針」。一塊祖傳綠玉，牽出一個驚心動魄的暗殺事件。俗語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故事峯廻路轉，緊張刺激，俠女如何找出眞兇？有待讀友去探索。

* * *

下期將刊「兵不厭詐」「情俠無情刀」「俠骨丹心」，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6.6.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 8 期

（總號186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情劫俠女恨

新派俠情倫理哀艷故事/祈可

文·福
圖·飛

俠女癡情　離家避婚

酒帘在隨風飛舞。

柳條兒也在隨風飛舞。

風不強也不弱，習習而吹，拂在面上，使人感到遍體舒暢，就像那在隨風飛舞的酒帘和柳條兒一樣，給人們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這裡是甚麼地方？

答案是十里坡。

路在山坡上，全程十里長，是以爲名——可別弄錯了，這個「十里坡」絕對不是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的那個「十字坡」呀！

路的兩旁盡是柳樹，柳條兒不動時，如處女的嫻靜，柳條飄動時，又如美女搖曳生姿，因此不論是甚麼天氣，這條山道的景色始終是迷人的。

最叫人感到詩情畫意的是：

這條山路上沒有一戶人家，卻有一家酒店。

這家酒店正好坐落在十里坡的中段。

更叫人感到心曠神怡的是：

這家酒店的老板是個女的，是個細皮白肉的美婦人。

當爐，文君賣酒乎？

不是，這個女人絕無文君那種大家閨秀的高貴氣質，這個女人渾身嫵媚加潑辣，有一股令人神馳意蕩的騷勁兒。

這個女人叫水四娘。

她剛滿三十歲，身材該大的大，該小的小，還有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當她看人的時候，秋波一轉，就彷彿從眼中飛出兩把利鈎來，要把人的靈魂兒勾走似的。

比刻，她倚立酒店門口，等着過路的客人上門喝酒。

她穿單薄的衣裙，酥胸微露，捲起的袖子，也露出兩截雪白細膩的手臂，一副倚門賣笑的姿態。

酒店內的左側有個雙口土灶，一邊是熱氣直冒的蒸籠，一邊是大鐵鍋，從裡面透出來的香味，令人唾涎欲滴。

那是一鍋的鹵肉湯，是保存了十幾年的鹵湯，如是站在風下，幾里外都可以聞到香味，這是她這家店的名菜，鹵出來的牛肉和豆干其香無比。

她這家酒店，就叫「十里坡」，賣的只有三樣東西，酒、包子與鹵味。

她是個死了丈夫的寡婦，現在只有一個又老又醜的老駝子在幫她的忙，其實幫忙並不正確，老駝子是廚師，也是堂倌，粗細一切包辦。

她自己幹甚麼？

她只負責招徠客人和收酒帳，只有小部份的時間幫着老駝子收拾東西，大部份的時間跟客人談天。

她最愛跟客人談天了。

今天，眼看已晌午了，卻還不見一個過路客人上門，她有些意興闌珊，輕輕嘆了一口氣：「老魏，咱們的生意越來越清淡了，怎麼得了啊！」

老駝子蹲在灶前看火，慢吞吞的答腔，道：「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妳還怕甚麼？」

水四娘聽到這話，不由微微一笑道：「還有一句話怎麼說？」

老駝子又慢吞吞道：「一日宰九猪，九日無猪宰。」

水四娘道：「瘦肉還剩多少？」

老駝子道：「不多了。」

水四娘道：「眞氣死人，爲甚麼還沒有一個客人上門，莫不成有鬼了。」

老駝子道：「怕是沒有瘦肉供應客人，把裡面的那一頭宰了如何？」

水四娘含嗔的白了他一眼，道：「去你的，那是老娘的命根子，怎麼能宰。」

老駝子道：「遲早要宰的嘛！」

水四娘道：「還早，還早。」

老駝子忽然一抬頭，耳朵豎了起來，道：「有過路客來了。」

他的耳朵眞靈，山路上還不見人影，他已聽到有人走過來了。

水四娘立時擺出一副風情萬種的迷人姿態，過路客人在看了她一眼之後，大都會突然感到口渴或肚餓，而臨時決定進入她的「十里坡」打尖。

山路上果然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是女人，年紀跟水四娘差不多，姿色比老水四娘還要好看得多幾分，但美得較爲端莊。

她紅巾包頭，穿鮮紅衣褲，披一件黃色斗篷，足穿綉花快靴，腰間赫然懸掛一口長劍。

這樣的打扮，分明是個走江湖的女人，說得好聽些是一位女俠。

水四娘一見是個女的，先是一陣失望，她不大喜歡女客人，因爲女人都小氣，又不喝酒，做不出甚麼買賣，不過待看到紅衣女郎體態豐滿，身上肉多，忽然又滿心歡喜起來，就跨上一步招徠道：「這位姑娘，請裡面坐，我們這裡有好酒好菜，鹵味最香，包子尤其可口，進來打個尖吧！」

紅衣女郎大概也餓了，一看酒店還清雅，就點點頭，舉步走入酒店。

老駝子連忙端上一杯茶，很親切的問道：「姑娘，妳吃些甚麼？」

紅衣女郎道：「來三個包子，鹵菜也來一些好了。」

老駝子道：「不喝酒麼？」

紅衣女道：「不喝。」

老駝子道：「不喝酒來一碗湯吧！」

紅衣女道：「有湯麼？」

老駝子道：「本來是沒有，不過今天生意清淡，老漢可爲姑娘煮一碗蛋花湯。」

紅衣女道「好，有勞了。」

老駝子很快端上一盤三個包子，又切了一盤鹵菜，然後就走入內去弄蛋花湯了。

紅衣女拿起一個包子咬了一口，咀嚼了幾下，似覺味道不對，微一皺眉，道：「這包子包的是甚麼肉？」

水四娘道：「是牛肉。」

紅衣女道：「吃起來好像是沒有牛肉的味道……」

水四娘笑道：「這是上好的牛肉，我們十里坡的包子最著名，吃過的人都說好的。」

水四娘上前靠一靠，坐了下來，含笑搭訕道：「姑娘，妳一個人趕路麼？」

紅衣女答道：「是的。」

水四娘瞄一下她腰間的長劍，又笑道：「姑娘八成是一位女俠，是嗎？」

紅衣女又答道：「是的。」

水四娘道：「去哪地方？」

紅衣女道：「黑龍口。」

水四娘道：「去黑龍口，走這條路是對的，比走大路要快上半天。」

紅衣女放下了沒吃完的半個包子，道：「這裡包子我吃不慣，有沒有別的東西吃？」

水四娘道：「包子很好吃呀！」

紅衣女道：「我覺得有一股怪味，給我下一碗麵好麼？」

水四娘道：「對不起，沒有麵。」

紅衣女道：「那就來碗飯吧？」

水四娘道：「飯也沒有。」

紅衣女一怔道：「你們只賣包子？」

水四娘道：「是的，我們人手不夠，只賣包子和鹵菜，其實我們做的包子很不錯，一天要賣好幾百個呢！」

紅衣女不再吃包子，只吃那盤鹵菜，一邊吃一邊道：「這十里坡我是頭一次來，沿途景色不壞，就是太荒涼了一點，有沒有強人出沒？」

水四娘道：「沒有，沒有，這條路向來最平靜，從來不會出現過強人。」

紅衣女道：「這家飯店是妳開的？」

水四娘道：「原是我當家開的，唉！誰知他短命，前年一病不起，丟下了我一人……」

說到這裡，低下了頭，一副悲從中來的樣子。

紅衣女表示同情的道：「眞不幸，那麼剛才那老丈是妳何人？」

水四娘道：「他是我三叔，看我太可憐，就來幫我的忙，唉，要是沒有他老人家，我的日子眞不知怎麼過……」

紅衣女點點頭，沉默了片刻，忽然臉泛紅暈，低聲道：「大嫂，我能否請教妳一個問題？」

水四娘道：「請教不敢當，姑娘有話只管說出，我知道的定當奉告。」

紅衣女羞笑一下道：「我的問題是大嫂認爲一個女人應該嫁人好呢，還是不嫁人的好呢？」

水四娘笑道：「當然是嫁人好了。女人到了該嫁的時候，若是不嫁，那日子有多難過。」

紅衣女抿唇一笑道：「若是嫁給一個自己並不喜歡的人呢？」

水四娘道：「哎呀！姑娘這個問題可把我難倒了，我們女人出嫁一般都是聽從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在未過門之前，大都沒有見過那男人的樣子，談不上喜歡不喜歡呀！」

紅衣女道：「要是在未過門的時候，已見那男子的相貌，而妳又不喜歡的話，妳該怎麼樣辦？」

水四娘不假思索的答道：「那我還是嫁了。」

紅衣女一怔道：「爲甚麼？」

水四娘道：「管他好壞，嫁了再說嘛。」

紅衣女噗嗤的一笑，似覺水四娘不是可以請教的對象，於是就不再發問了。

水四娘却發問道：「姑娘，妳還沒有嫁人？」

紅衣女點點頭。

水四娘有些詫異，道：「姑娘今年多大年歲？」

紅衣女道：「三十歲了。」

水四娘叫道：「哎呀，我十六歲就嫁給我那死去的丈夫，有時還覺得嫁遲了，怎麼妳三十歲還不嫁人？」

紅衣女臉色一紅，低下頭來，道：「我……我等一個人，可是他……始終不來。」

水四娘問道：「爲何不來？」

紅衣女幽幽一嘆道：「他失踪了！」

水四娘追問道：「怎麼失踪了呢？」

紅衣女正要回答，忽見那老駝子已端着一碗蛋花湯走了來，便住口不說了。

老駝子把蛋花湯放在她桌上，笑嘻嘻道：「姑娘，妳趁熱喝吧。」

紅衣女道：「謝謝。」

水四娘道：「三叔，你出去，我要跟這位姑娘談談心事，你不要聽。」

老駝子「哦」了一聲，就踱了出去。

水四娘見他走了出去之後，隨即回對紅衣女道：「姑娘，妳說給我聽聽，妳那心上人是怎麼失踪的？」

紅衣女神情幽怨地道：「不知道，此事說來眞是一言難盡，那是我十八歲的時候……不，我們倆小時候就認識了，時常玩在一起，可說是一對青梅竹馬……但直到我十八歲的時候，我們才私訂終身，那年七夕之夜，我們一起山盟海誓，非卿不娶，非君不嫁……」

水四娘道：「後來父母反對了？」

紅衣女道：「正是，我爹嫌他文不文武不武，硬說他沒出息。」

水四娘道：「可眞是那樣麼？」

紅衣女苦澀一笑道：「不！雖然他不是什麼出類拔萃的青年，但是品行端正，也有上進心，我爹之所以反對，主要原因是六個字：門不當戶不對。」

水四娘道：「一貧一富？」

紅衣女點點頭道：「此外，我爹在武林中名氣極大，是人人敬仰的人物，而他只是生長在普通家庭的青年……」

水四娘道：「妳貴姓？」

紅衣女道：「曲。」

水四娘臉色微變，接問道：「後來怎麼樣？」

紅衣女輕嘆一聲道：「由於我爹堅決反對，他一氣之下，就留書出走了，他在書信上說我爹嫌他窮，嫌他是個無名小卒，所以他要去闖天下，等到名成利就再衣錦榮歸，要求我等他回來。」

「就此一去不返？」

「是的，已經十二年了。」

「音訊全無？」

「是的。」

「一去十二年全無消息，妳不以爲他可能已變了心，在外成家了？」

「不，不會！」

「哎，這世上負心漢可多得很啊！」

「他絕不是那種人。」

「那麼，也許他在外面遇難，已經死了？」

「我擔心的正是這一點，不過，在未確實知道他死亡之前，我是不會死心的。」

「妳出來找他？」

「不，這次離家是爲了逃婚，我爹逼我嫁給一個青年，最近逼得緊，我只好離家出走了。」

「令尊要妳嫁給誰？」

「一個姓邊的青年，他是山西『無敵神鞭』邊大川的兒子，是個品行優良，武功高强的青年。」

「既是品行優良武功高强的青年，妳爲何不願意嫁他？」

「唉！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嗯，可是他至今生死不明呀！」

「我要等他，只要他尚在人間，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回來找我的。」

「唉，妳好痴啊！」

紅衣女沉默了下來。

水四娘道：「曲姑娘，湯快冷了，妳快點喝吧！」

紅衣女點點頭，拿起湯匙吃那碗蛋花湯，吃了幾口後，忽然抬起頭，道：「奇怪，我頭好暈。」

水四娘道：「一定是趕路太累了，我扶妳去後面房裡躺一躺如何？」

紅衣女兩眼發直的瞪視着她，臉色漸漸蒼白道：「妳……妳莫非是開黑店的？」

水四娘站了起來，格格的嬌笑道：「不，我只不過是賣些人肉罷了。」

紅衣女跳起來一脚踢翻了桌子，隨即拔劍出鞘，可是揮劍刺出之後，人就向前倒去，仆跌在地，昏迷過去了。

水四娘叫道：「老魏，來啊！」

老駝子從外面跑了進來，咧嘴嘻嘻笑道：「這姑娘身上肉多，是做包子的好材料！」

水四娘却滿臉嚴肅，道：「老魏，此姝來頭大，不大妙哩。」

老駝子道：「是誰家的女兒？」

水四娘道：「是曲文通的女兒。」

老魏嚇了一跳的道：「橫天一劍九州寒？」

水四娘點點頭道：「正是。」

老駝子面色發白道：「這怎麼辦？」

水四娘道：「很簡單。」

老駝子道：「放了她？」

水四娘道：「不，宰了她。」

老魏老駝子吃驚道：「這……恐怕不大好吧？橫天一劍九州寒是什麼樣的人物妳不是不知道，萬一被他查了出來是咱們殺了他的女兒，那……」

水四娘冷冷一笑道：「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除此無人知，怕什麼？」

老駝子道：「可是……」

水四娘截口道：「別說了，咱們的瘦肉已經剩下不多了，不是麼？」

她將紅衣女一把摟起，接着道：「快收拾收拾，我下去了。」

* * *

這是一間地下室，牆壁上到處濺滿着血，誰看了都知道這是一間屠宰所在。

靠牆擺着一張厚厚的木板枱，剛好是一個人的長度，上面放着大大小小不一的屠刀，牆上有許多掛鈎，都染滿了已經凝結的血。

水四娘抱着紅衣女走進了這間地下室，將紅衣女放在木板枱上。

第一步，她搜出了紅衣女身上的財物，共有一小包首飾，十兩金葉和幾兩碎銀子。

第二步，她脫光了紅衣女的一身衣服，讓紅衣女赤條條的躺在木板枱上。

第三步，她拿起一把屠刀，就要砍下紅衣女的頭，肢解紅衣女的身體。

就在此際，身後傳來了脚步聲。

水四娘趕緊放下了屠刀，掏出一方手帕，將紅衣女的面部蓋起來。

「四娘，妳抓到一隻嫩鷄了？」

「混球，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來看妳殺鷄呀！」

話聲一落，一個男人已走進了地下室來。

這男人體格異常雄壯，幾乎要比一般男人高出一個頭，難得的是面貌還相當英俊，劍眉朗目，鼻若懸膽，是女人心目中理想的夫婿。

唯一缺點是他的臉色青白了些，如不是經年不晒太陽，便是在某方面太勞累以致此。

他走近木板枱，看見是個體態婀娜多姿，渾身雪白的女子，不禁目露奇光，稱讚道：「好美的一個姑娘，她是誰？」

水四娘將他推開道：「別過來，快回房裡去！」

那男人笑道：「不，我要看妳宰鷄。」

水四娘笑駡道：「你少嚕嗦，惹得老娘性起，一刀把你宰了！」

那男人嬉皮笑臉道：「妳捨得麼？妳常常說我是妳的命根子，要是把我宰了，到哪兒去找像我這樣可以使妳稱心滿意的命根子？」

水四娘道：「你不走，我就一刀把你宰了，反正天下的男人多得很！」

男人一指紅衣女，笑道：「讓我看一看她的臉，然後就回房去。」

水四娘臉容一沉，道：「不成。」

男人道：「她一定是個美人兒，所以妳不給我看，好大的醋勁。」

水四娘一瞪眼睛道：「你越來越放肆了，再不回房去，我就先用你的肉去做包子！」

那男人似乎也不敢惹她生氣，聳聳肩道：「哈，這樣標緻的姑娘却要殺來做包子，眞是暴殄天物，太可惜了！」

說畢，轉身就出去了。

水四娘聽他已進了房中，於是舉起手中屠刀，就要用力砍下去。

不料就在此時，忽聽老駝子在外面喊道：「四娘，有客上門啦。」

水四娘聽了，只得再度放下了屠刀，整了整衣裙，走出地下室，把門鎖好了，爬上一道石級，揭起上面的一塊木板……

回到前面酒店，果見已有四個客人在座，老駝子正在忙於送酒送菜。

水四娘仔細一看，發現其中一個客人的桌上放着一口長劍，知是武林中人，她對武林中人物總是獻慇勤，當即上前問候道：「這位壯士，酒菜還好吧。」

那客人年約三十五歲，相貌端正，一對眸子烱烱有神，給人一種精明能幹的印象，他抬目打量了水四娘一眼，笑道：「妳是老板娘？」

水四娘含笑道：「是的。」

那客人喝了一口酒，挾着一片鹵牛肉入口裡嚼，說道：「酒還可以，倒是鹵菜很香。」

水四娘道：「小店的包子也不壞，要不要來幾個嚐嚐？」

那客人搖頭道：「不要，有酒和鹵菜就行了。」

水四娘點頭笑笑，移步欲去跟另三個客人打個招呼，那客人忽然說道：「老板娘，妳坐下，在下要跟妳打聽一件事！」

「哦！什麼事呀？」

「妳坐下吧。」

水四娘便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那客人笑望她片刻，問道：「妳叫什麼？」

水四娘回答道：「賤妾姓水，名叫四娘。」

那客人笑道：「水四娘，這名字很好聽……妳丈夫呢？」

水四娘道：「死了。」

那客人一噢道：「眞不幸，這麼年輕就死了丈夫，日子一定不好過了。」

水四娘嘆氣道：「是我的命不好，有什麼辦法？」

那客人道：「在這十里坡開酒店多久？」

水四娘道：「快十年啦。」

那客人問道：「生意好不好？」

水四娘道：「不好也不壞，橫豎是混日子……你要打聽的就是這些？」

那客人道：「不，在下來自應天府……」

他掏出一塊腰牌，在水四娘面前亮了一亮，接下道：「在下姓裘名之安。」

水四娘臉色一變：「神捕裘之安？」

裘之安笑了一笑道：「敢情妳也知道我這個人，聽人說的吧。」

水四娘輕輕的抽了一口冷氣，答道：「是的，你裘捕頭辦過許多大案，大名如雷灌耳，沒有人不知道啊！」

裘之安笑笑道：「誇獎了，我只不過運氣好些罷了，請問妳，這幾天妳有沒有看見一個紅衣姑娘從這地方走過？」

水四娘心房好像捱了一下重擊，臉色一變，道：「紅衣姑娘？」

裘之安道：「是的，她頭上包着一方紅巾，身穿紅衣紅褲，外披一件黃色斗篷，隨身帶着一把長劍，容貌甚爲俏麗。」

水四娘素知神捕裘之安之厲害，以爲自己行藏已被識破，嚇得一顆心差點從口腔跳了出來。

不過，她畢竟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湖，心中雖然驚慌，却能保持鎭靜，當下假裝歪頭想想，搖頭答道：「沒有，我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個姑娘由此經過。」

裘之安一瞥正在切牛肉的老駝子，問道：「他是妳何人？」

水四娘道：「是我三叔。」

裘之安道：「問問他看。」

水四娘便轉頭對老駝子道：「三叔，這位客人是大名鼎鼎的神捕裘之安，他在打聽一位紅衣姑娘的行踪，這幾天你有沒有看見一個紅衣紅褲的姑娘由此經過？」

老駝子搖搖頭道：「沒有，妳知道咱們這裡一向少見單身女子經過。」

他把切好的一盤牛肉端去給客人，對神捕裘之安看都沒看一眼。

水四娘道：「我這三叔一天到晚都在這店裡，他說沒看見，就一定沒有。」

裘之安喝下了一杯酒。

水四娘問道：「你說的那個紅衣姑娘，她是誰家的女兒？」

裘之安道：「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的女兒，名叫婉珠。」

水四娘道：「她犯了甚麼罪？」

裘之安道：「劫牢。」

水四娘一呆道：「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我是聽人說過，聽說他是一位受天下敬仰的大俠，他的女兒怎麼會劫牢呢？」

裘之安道：「到目前爲止，我還不明白她劫牢的目的何在，事實上她雖然劫了牢，却未放走一個囚犯，倒是有幾個囚犯趁機脫逃了。」

水四娘道：「你怎知道她是曲文通的女兒曲婉珠？」

裘之安道：「有不少人指證她，我去找過曲文通，他說其女離家已有數月，行踪不明，反而求我協助代尋找其女，又說如證實其女劫牢，絕不反對我拿她治罪。」

水四娘道：「他對自己的女兒怎的會如此不關心？」

裘之安道：「我經過一番明查暗訪，才知道他們父女何故發生衝突，原來曲婉珠愛上家鄉一個青年，可是曲文通不答應，要她嫁給邊玉獅。」

「邊玉獅是誰？」

「無敵神鞭邊大川的兒子。」

「無敵神鞭邊大川又是誰？」

「奇怪，曲文通妳都知道，怎麼邊大川反而不知道，他的名氣不在邊大川之下！」

「我又不是武林中的人，當然不認識所有的武林人物了！」

「邊大川此人，武功已練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而且是山西首富，有人稱呼他爲山西王，傳說邊玉獅許下諾言，只要曲婉珠肯嫁他，立刻贈以一顆明珠。」

「一顆明珠也値不了多少錢啊！」

「那顆明珠却價値連城，它是舉世獨一無二的明珠王！」

「折算銀子價値多少？」

「曾經有人出價十萬兩銀子，可是曲婉珠毫不動心。」

「我的天啊！」

「那知曲婉珠聽了邊玉獅的『諾言』之後，非但不動心，反而斥之謂俗不可耐。」

「唉呀，那曲婉珠眞傻，有這樣好的對象還不要，她到底想要嫁給誰呀？」

「她要嫁給他所愛的那個家鄉青年，只可惜那個青年已不知去向。」

「唉，她若是我的女兒，我非打死她不可，有錢有勢的人不要，却要嫁給一個無名小卒，這樣傻的姑娘世上少有啊！」

「妳錯了，水四娘，我認爲曲婉珠是個非比尋常的奇女子，値得讚頌。」

「既是如此，你爲何要抓她了？」

「她犯了劫牢之罪，我當然要繩她於法，這是兩回事，不能混爲一談，幾天前，我打聽她曾在藍橋鎭上出現，道她可能經過這十里坡，是以前來打聽一下，妳要是見到了她，趕快去縣裡通知官府，我有重賞。」

雙方交談至此結束，裘之安付了酒資，抓起長劍，走出酒店，揚長而去了。

水四娘跟到了門口，目送裘之安遠去不見之後，一顆七上八落的心才放了下來。

「水四娘，請過來一下好麼？」

店內，那三個坐在一起喝酒的客人中，忽有一人向她召喚，口氣竟似「老朋友」一般，水四娘感到意外，當即轉入店內，含笑道：「三位客官還要些甚麼？」

三個客人中年紀都在四十左右，從衣着上看，似是商賈，一點也沒有武林人的氣息，開口的是個滿臉白斑的漢子，他笑道：「水四娘，妳陪我們喝杯酒如何？」

水四娘聽了心中暗發冷笑，暗忖道：「這三個瞎了眼睛的東西，竟想吃我水四娘的豆腐，眞是找死！」

表面上，却客客氣氣的笑道：「謝謝，賤妾不會喝酒，未便奉陪。」

白斑漢子笑道：「不喝酒，那就吃個包子吧。」

水四娘道：「別客氣啦，包子是我們自己天天吃的，都吃膩了呀。」

另一個大嘴巴的漢子接口笑道：「吃一個好了，表示我們兄弟對妳的敬意。」

說着，拿起一個包子遞了過去，水四娘發現那盤包子都沒有動，其中有一個却是弄開了，不禁心頭一跳，感到不妙，但仍笑臉如花地道：「這位客官眞愛開玩笑，賤妾是開店的人，只有賤妾請各位吃包子，那有客人反請主人吃包子之理呀？」

大嘴巴笑容一沉，轉變爲充滿敵意的冷笑，道：「我們覺得這包子味道有異，所以要妳先吃一個讓我們看看，吃不吃？」

水四娘沒有伸手去接，只陪笑道：「不會吧，這是昨夜才包好的，怎麼會有異味？」

這時，老駝子也上前接腔，道：「不錯，這是昨晚包好的 應該還很新鮮，不會餿了的，三位請放心吃好了。」

大嘴巴漢子再將包子遞到水四娘面前，說道：「妳敢不敢吃？」

水四娘只得接過包子，弄開聞聞道：「沒有甚麼不對呀。」

她將包子遞給了駝子，道：「三叔，你吃吃看有沒有餿了。」

老駝子接過包子，兩三口就吃下肚子，笑道：「沒有，一點也沒有餿！」

那三個人互望一眼後，白斑漢子站起來哈哈笑道：「魏老二，大家都說你這個『老駝魔』敢吃人肉，看來傳言不虛。」

老駝子臉色一變，道：「你稱我甚麼？」

白斑漢子道：「老駝魔魏老二！」

老駝子忙道：「你弄錯了，我不姓魏，我姓裘，我可不敢吃甚麼人肉呀！」

白斑漢子冷笑道：「得了吧，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認得你。」

老駝子與水四娘對望了一眼，哈哈笑道：「三位眞是自找麻煩，如已酒足飯飽，何不老老實實的付賬走路？」

大嘴巴漢子道：「魏老二，告訴你，咱們是專程來找你的。」

老駝子臉色沉下來道：「有過節麼？」

大嘴巴漢子道：「沒有，我有一個朋友上個月由此經過，進入你們這家酒店打尖，吃了你們的包子，他覺得包子的肉是人肉，所以今天我們特來查證一下。」

白斑漢子接口道：「其實不必吃包子，就已知道，因爲我認識你是愛吃人肉的老駝魔。」

老駝魔獰笑道：「既知我是老駝魔，剛才神捕裘之安在此打尖時，你們爲何不揭發？」

白斑漢子道：「我們不喜歡跟官府中人打交道。」

老駝魔道：「這表示你們三人也是綠林道上的朋友，亮個萬兒如何？」

白斑漢子道：「白額虎閔亮。」

大嘴巴漢子道：「癩蝦蟆東方鑫！」

另外那一個一直未開口的漢子，這時開口道：「人面狠甘師傑。」

老駝魔哈哈的笑道：「原來是金寶山莊的三位莊主，幸會了。」

白額虎閔亮笑道：「魏老二，我們三兄弟惡名滿天下，今天却想做件善事！」

老駝魔笑道：「不想交個朋友？」

白額虎閔亮道：「我這隻『白額虎』不吃人肉。」

水四娘吃吃笑道：「道不同不相爲謀，但河水又何必犯井水？」

閔亮道：「我剛剛說過了，我們三兄弟一向惡名滿天下，爲了贏取大衆的好感，決定幹一件好事。」

水四娘笑道：「死也不後悔？」

閔亮道：「不錯。」

水四娘發出了銀鈴般的笑聲，道：「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我們『十里坡』的瘦肉快用完了，不料神差鬼使，今天竟一次來了一隻老虎，一隻狠和一隻癩蝦蟆，眞是天無絕人之路呀！」

癩蝦蟆東方鑫一脚將桌子踢翻，哈哈大笑道：「水四娘，我這隻癩蝦蟆今天要吃妳的天鵝肉——接招吧！」

躍身向前，右手暴探，向水四娘的胸部抓了過去。

水四娘退開一步，笑道：「我的兒，你愛喝奶奶是不，怎麼劈面就抓老娘的奶子呀？」

話聲中，雙掌揚動，勢如落葉繽紛，快速的化解了東方鑫的一掌，緊接着欺身攻擊，駢指疾點東方鑫的黑甜穴。

破招與攻擊在一瞬之間完成，奇快無比。

東方鑫身形一側，避開她的攻擊，順勢猛踢右脚，大喝一聲，踢向她的左耳，脚力異常凌厲。

老駝魔似乎認爲水四娘有足夠的能力制服東方鑫，故未予注意，當即向白額虎閔亮和人面狠甘師傑笑道：「這地方太窄狹，咱們到外面去動手如何？」

白額虎閔亮表示同意，三人於是走出酒店，在山路上站好了位置，準備幹了。

閔亮在前，甘師傑在後，採取聯手夾攻之勢，老駝魔全不在意只是冷笑一聲道：「請注意，老夫與人搏鬥，從不手下留情！」

甘師傑冷冷地道：「我們也是一樣！」

老駝魔道：「那就出招吧！」

甘師傑道：「來了。」

身形一騰，如餓狠撲兔，雙掌齊出，朝老駝魔的背心抓了過去。

閔亮也同時發動，右手五指合駢，似一把刀的對準老駝魔胸口切出。

老駝魔不慌不忙，閃身退開半步，雙臂突張，一招「推窗望月」雙掌擊出，只聽「砰！砰！」二响，閔亮和甘師傑的攻擊立被封住，而且，反被震退了三步。

甘師傑臉色一變，但並未氣餒，狂吼一聲，再度兇悍的撲上，恰似一頭野性大發的野狠。

閔亮也大喝一聲，飛身凌空踢出，完全是奮不顧身的打法。

老駝魔一翻身跳開了數尺，繼之身如陀螺一轉，巧妙的迎上了甘師傑，一把抓住他的左肩，不料指力甫發，甘師傑却一口咬住了他的手臂。

原來，人面狠甘師傑生就一副利齒，咬人成了他的獨門奇技，能夠一口將人咬下一塊肉來，老駝魔不防他有此一着，一時大驚失色，百忙中左脚一曲，以膝蓋頂向對方腹部，大吼道：「去你的！」

甘師傑腹部如中巨杵，整個人也應聲飛起，一直飛出四丈外才摔落地上。

敢情老駝魔頂之力極强，已使他腹部受到很重的內傷，是以落地之後，再也無力爬起來了。

但老駝魔也不好受，他的臂上已被甘師傑咬下一塊肉來，血流如注，痛得他臉色蒼白，直冒冷汗。

閔亮一見甘師傑倒地不起，又驚又怒的罵道：「宰了你這老殘廢！」

搶步上前，一連打出五拳，每一拳快似一顆流星，攻擊猛烈無比。

老駝魔閃動身子避過四拳，却讓閔亮的第五拳擊中自己的腹部，老駝魔趁機一掌拍下，正中閔亮的右臂，只聽卡查一聲，閔亮的右臂已告折斷，他緊接着一招後腿，又聽「蓬」的一聲，閔亮也像甘師傑一樣被踢飛出了三四丈，落地直吐血，也爬不起來了。

一狠一虎，就此慘敗。

酒店中的情形又如何呢？

酒店中無聲無息。

水四娘不知何時已斜倚在酒店門，正含笑望着老駝魔。

老駝魔一怔道：「那隻癩蝦蟆呢？」

水四娘向內一呶嘴，微笑道：「已經變成了一隻扁平的死蝦蟆了。」

老駝魔笑道：「這二人呢，踩頭部？」

水四娘道：「不錯。」

老駝魔走到甘師傑身邊，一脚踩上甘師傑的頭部，用力的踩下，在腦袋破裂聲响中，他笑嘻嘻道：「是這樣嗎？」

水四娘吃吃笑道：「正是如此。」

老駝魔踩扁了甘師傑的頭顱之後，又去踩踏閔亮之頭顱，嘿嘿大笑道：「這三個小毛賊眞是瞎了眼，居然也想行善做好事，眞是老鼠舐貓的屁股，找死。」

水四娘道：「他們是送肉來的，但是送得太多了。」

老駝魔道：「快把他們拖進去，不要被過路客看見，否則，往後生意就做不成啦！」

水四娘道：「你的手臂怎樣？」

老駝魔道：「被咬掉一塊肉，痛死我了！」

水四娘道：「你進去敷藥，我來收拾便了。」

老駝魔進入酒店之後，水四娘便一手一個，將甘師傑、閔亮抓起，隨後進入酒店去了……

不久，酒店外面的血跡已清洗得乾乾淨淨，倒翻的桌椅，打碎的杯盤已收拾停當，一切恢復正常。

老駝魔臂傷已止了血，用一條長布緊緊的縛住，但是被咬掉了一塊肉總是不好受的，他倒了一大碗酒喝下，皺着眉頭道：「他媽的，那個人面狠牙齒很利，一口就咬下了我一塊肉！」

水四娘道：「休息幾天就好了。」

老駝魔嘆道：「說眞的，四娘，我覺得這地方不好呆下，不知妳的看法如何？」

水四娘表示同感，點點頭，道：「是的，最近走這條山路的人越來越少，好像已有不少人知道，這裡賣是人肉包子似的。」

老駝魔道：「尤其今天出現的那個神捕裘之安，他這人十分厲害，我見到他竟有些心驚肉跳之感。」

水四娘道：「你有何打算？」

老駝魔道：「換個地方去開張，如何？」

水四娘想了片刻，忽然微笑道：「我有更好的主意……」

老駝魔道：「怎樣了？」

水四娘道：「改行。」

老駝魔一怔道：「怎麼改？」

水四娘道：「咱們不要再開酒店，改幹更大的輕鬆買賣。」

老駝魔道：「說來聽聽。」

水四娘道：「我去嫁人。」

老駝魔失笑道：「嫁給誰？」

水四娘道：「邊玉獅！」

* * *

邊玉獅，年三十五歲，品貌端正，武功高強，是山西王「無敵神鞭」邊大川的兒子，不論那一方面看，他都是許多姑娘傾心的青年。

因爲，他的父親，不僅是武林中最著名的人物，而且是山西一境的首富，他自己又是個非常優秀的青年，照說他應該很快樂才是。

可是，他並不快樂。

因爲他爲情所困已有十年，十年來一直是愁眉不展。

原來是他愛上了「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的女兒曲婉珠，可是曲婉珠卻不愛他。

他一直想不通曲婉珠爲甚麼不肯嫁給他，一直認爲自己的家世和財富，以爲自己所備有各種的條件，都可說是曲婉珠最理想的對象，然而曲婉珠卻對他沒有一點的意思，甚至一直不肯和他見面，還聽人說她斥他爲「俗不可耐」的人物。

他曾常常自問，自己是俗不可耐的人嗎？

答案是否定的，他覺得自己並無任何缺點，曲婉珠之所以那麼說，是因爲她不喜歡自己而已。

但是他並不死心，他發誓一定要娶曲婉珠爲妻，一定要讓所有知道此事的人看到一個事實——看到曲婉珠終於嫁給她認爲「俗不可耐」的人了！

這幾天，他的心情特別沮喪，因爲曲婉珠離家出走的消息已傳到他的耳中，他幾次想出門去找她，總因人海茫茫不知伊人何處而作罷了。

這一天，他正躺在床上發呆，下人入內告訴他道：「少爺，老爺請你去！」

他立即起身道：「在哪裡？」

下人道：「客廳。」

邊玉獅一聽怔道：「有客到訪？」

「是的。」

「誰？」

「小的不知道。」

邊玉獅匆匆來到客廳，一見父親與一個中年人在廳上交談，便上前拜見。

無敵神鞭邊大川道：「玉獅，見見這位大名鼎鼎的裘捕頭。」

邊玉獅對神捕之名自不陌生，聞言吃了一驚，連忙向裘之安拱手道：「原來是裘捕頭，幸會，幸會！」

裘之安身起還禮，笑道：「傳說邊少爺一表人材，風采絕世，今日一見，更覺勝於傳言。」

邊玉獅謙遜道：「裘捕頭過獎了！」

無敵神鞭邊大川道：「裘捕頭，請坐下來說話，犬子愚蠢，今後有機會尚望多指教。」

裘之安連稱不敢，坐了下來。

邊大川道：「現在犬子來了，裘捕頭有話便請說，是否犬子犯了罪？」

裘之安搖頭道：「邊大俠不要誤會，在下祇想向令郎打聽一件事而已。」

邊大川道：「犬子平時甚少出門，但不知裘捕頭要打聽甚麼？」

裘之安道：「是有關曲婉珠姑娘的事。」

邊玉獅神色一振道：「曲婉珠到底怎樣了？」

裘之安沒有立刻回答，笑笑望他有頃，反問道：「邊少爺以前曾經見過曲姑娘吧？」

邊玉獅點點頭道：「見過兩次，那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裘之安道：「請恕在下冒昧，邊少爺很喜歡她，希望要娶她爲妻是麼？」

邊玉獅道：「是的，家父與曲大俠都同意這門婚事，可惜她……」

裘之安道：「是的，據說曲姑娘情有獨鍾，愛上一個家鄉青年，那個青年叫陸少青。」

邊大川插口道：「那陸少青十二年前離開家鄉，至今生死未明，但是犬子認識曲姑娘卻是七八年前的事，因此，陸少青的失踪與犬子無關！」

裘之安笑道：「邊大俠又誤會了，在下此來不是去追查陸少青失踪之事。」

邊大川道：「不然，裘捕頭究竟所爲何來呢？」

裘之安道：「上個月初，曲姑娘在應天府劫牢，傷了三個獄卒，在下爲此欲緝捕她歸案。」

邊玉獅大吃一驚，道：「什麼？她去劫牢？她劫牢救誰？」

裘之安道：「不知道她要救誰，結果她沒有救走任何人，卻有三個囚犯乘機脫逃了。」

邊玉獅很驚訝和激動的道：「奇怪，她怎麼作出此種事來，裘捕頭查過牢中所有囚犯沒有？」

裘之安道：「查過了，沒有一個人與她有一點關係。」

邊大川皺皺眉頭道：「這件事裘捕頭何不去問問他父親？」

裘之安道：「在下去過了，曲大俠說，她離家出走已有數月，他也不明白其女爲何劫牢，對此他很生氣，要在下全力追緝，將她繩之於法，曲大俠對其女行徑似也甚不諒解。」

邊玉獅着急道：「慢着，裘捕頭有沒有弄清楚，前去劫牢的確是她麼？」

裘之安道：「是的，在下當時雖不在場，但有三個人指出確是曲婉珠不錯。」

邊玉獅困惱道：「她的關係單純，不可能結交黑道人物，劫牢究竟要救的是什麼人？」

裘之安說道：「也許她誤信讒言，有人騙她陸少青被囚禁在牢中，是以前去劫牢。」

邊玉獅嘿然道：「她是個明白事理的姑娘，如果陸少青犯罪坐牢，也就該對他斷了念頭才對。」

裘之安輕輕咳了一聲道：「她沒有到這裡來過吧！」

邊玉獅搖頭道：「沒有！」

裘之安道：「曲姑娘是橫天一劍九州寒的掌上明珠，此事對曲大俠的聲譽關係很大，假如他肯出面解決，在下或可以幫她開脫，從輕發落。」

邊大川神色不悅道：「裘捕頭，老夫現在正式奉告，曲姑娘未到此處，她的事情，我們完全不知道。」

說到這裡，轉對邊玉獅厲聲道：「玉獅，從現在起，你要對她斷了念頭，即使她願意嫁給你，爲父也不要她這個媳婦了。」

邊玉獅低頭默然。

裘之安一看氣氛不對，立刻起身告辭道：「很抱歉，打擾了邊大俠的清修，在下就此告辭了。」

邊大川起立道：「不妨，老夫只是不想牽扯進去，裘捕頭遠道而來，如不急着趕回應天府，歡迎在舍下盤桓數日，好讓老夫一盡地主之誼。」

裘之安道：「盛情心領，改日有暇，當來恭聽教益便了。」

於是，邊家父子親送他到莊外，作揖而別，目送他遠走之後，邊大川神色又現嚴峻，凝望兒子問道：「玉獅，你說實話，曲婉珠沒有來找過你吧？」

邊玉獅道：「沒有，如果她到咱家門來，爹也一定會知道。」

邊大川道：「曲婉珠這丫頭年已三十，仍對陸少青一片痴情，對你不屑一顧，如今又鬧了劫牢的事情，你不可再對她痴心妄想了。」

邊玉獅唯唯道：「是的，爹！」

邊大川又道：「你要知道，爲父不論在那一方面都不在曲文通之下，你的條件也不比曲婉珠差，只要你願意，比她年輕標緻的姑娘多得很。」

邊玉獅道：「是的，爹！」

邊大川道：「如果你繼續迷戀她，等於自貶身價，只有讓人譏笑而已。」

邊玉獅道：「是的，爹！」

邊大川道：「城中聶總鏢頭的女兒，爲父覺得很好，改天爲父去找個媒婆去提親如何？」

邊玉獅回答道：「別急，過幾天再說吧！」

邊大川怒道：「你要知道，像你這樣年紀的人，兒子都已有十來歲了，你還在等什麼？」

邊玉獅道：「過幾天，等孩子心情平復的時候，再作決定也不爲晚。」

邊大川冷哼了一聲，轉身入內去了。

君子情眞 獻出明珠

邊玉獅信步向莊外踱去。

來到了一條溪畔，就佇立在溪畔看流水潺潺，想着這些年來自己苦戀曲婉珠的甜酸苦辣，不禁長嘆了一聲。

今天，裘之安帶來的消息，使他對曲婉珠的觀念走進了一個分歧點，而覺得自己該下決心作個抉擇了。

娶一個一直不愛自己的姑娘爲妻，日子會過得快樂麼？

不，絕不會快樂。

一個身家清白的姑娘，忽然去劫牢，不論其理由如何充份，總是一項犯罪的行爲，總是一個汚點，這樣的姑娘，還能迷戀麼？

不，絕對不能娶了。

他想到這裡，心情忽然變得異常的舒暢和平靜，好像割去一塊長年惡痛的贅肉似的。

他不覺喃喃自語道：「對了，現在就去告訴爹，我決定娶聶總鏢頭的女爲妻了。」

心頭一定，正欲轉回莊中之際，忽見對面小路上，有個人跑過來，來人一身小二的裝扮，他覺得奇怪，佇足等待。

那店小二裝扮的人跑到他跟前，佇足拱手道：「請問，前面那座莊院，可是『無敵神鞭邊大川』邊大俠的住處麼？」

邊玉獅點點頭道：「不錯，你找誰？」

那店小二道：「小的是城中安泰客棧的伙記，有位客人托小的帶來一封信。」

邊玉獅道：「咦，是送給誰的信？」

那店小二道：「給邊玉獅的信。」

邊玉獅道：「我就是邊玉獅。」

那店小二大喜道：「你就是邊玉獅？這眞是巧極了，那麼小的就將這封信交給你。」

上。

說着，取出一封信，雙手奉

邊玉獅接信拆閱之下，突然面色泛紅，神情激動已極，急問道：「那位姑娘還在你們安泰客棧？」

那店小二道：「是呀！」

邊玉獅道：「一個人？」

那店小二道：「是的。」

邊玉獅道：「好，你回去告訴她，說我午後必到，請她務必等候。」

那店小二躬身道：「好的，小的這就回去。」

邊玉獅道：「等一等！」

他掏出一些碎銀塞在那店小二手中，笑道：「這些賞你喝茶的，記住不要將此事，告訴任何人，知道嗎？」

店小二連聲答應高高興興的回去了。

＊　＊　＊

曲婉珠靜靜的坐在安泰客棧的一間上房中，等候着邊玉獅的來臨。

午後不久，房門外終於响起了一陣敲門聲，她立即跳了起來，趨至門前問道：「什麼人？」

「是我，邊玉獅。」

她深深吸了一口氣，藉以鎮定心神之後，才將房門打了開來。

邊玉獅含笑站在門口。

兩人靜靜的凝視了好一會，邊玉獅首先開口道：「妳好麼？」

曲婉珠點點頭。

邊玉獅道：「我可以進去麼？」

曲婉珠側身讓開，輕聲細氣道：「請進！」

邊玉獅舉步走入房中，曲婉珠立刻把門關上，背靠門房站着，又輕聲細氣道：「請坐！」

邊玉獅在房中坐下。

曲婉珠低下頭來，却面帶一些笑容道：「我還以爲你不會來。」

邊玉獅道：「爲什麼？」

曲婉珠答道：「因爲你沒有義務幫助我。」

邊玉獅笑了笑道：「令尊與家父是多年好友，就憑這一點，我也該幫助妳。」

曲婉珠沉默了片刻，抬目看了他一眼，問道：「你還沒有娶親？」

邊玉獅道：「沒有。」

曲婉珠道：「爲什麼？」

邊玉獅道：「沒有人肯嫁給我。」

曲婉珠羞澀一笑，道：「你開玩笑……」

邊玉獅道：「是眞的，我朝思暮想的人，十年來對我不屑一顧，還駡我俗不可耐。」

曲婉珠又低下頭去，說道：「玉獅，我知是我對你不起！」

邊玉獅微微一笑道：「別這麼說，男女之間總要兩廂情願才行。」

曲婉珠道：「我知道我錯了。」

邊玉獅望定她問道：「妳有困難？」

曲婉珠點點頭。

邊玉獅道：「能告訴我嗎？是甚麼困難？」

曲婉珠默然不語。

邊玉獅取出一個精美的小木盒，往桌上一放，然後站起來道：「這是妳要的東西，我帶來了。」

說畢，往房門外走去。

曲婉珠一怔道：「你要走了？」

邊玉獅道：「是的。」

曲婉珠有些情急道：「不，別這樣，你該了解我接受你這顆明珠王的意思。」

邊玉獅停住了脚步，道：「當初我確曾說過，如果妳肯嫁我，我便以這顆明珠王相贈，但是現在……」

曲婉珠神情惆悵道：「現在你不要我了？」

邊玉獅仰頭一嘆，道：「到今天上午之前，我對妳的情意還沒有改變。」

曲婉珠道：「現在你改變了？」

邊玉獅道：「現在我想知道妳爲什麼去應天府劫牢？」

曲婉珠呆了一呆，道：「你都知道了？」

邊玉獅道：「神捕裘之安正在追緝妳，今天上午他到過舍下。」

曲婉珠吃了一驚，道：「現在他在那裡？」

邊玉獅道：「可能尚在本城，詳細地址不知。」

曲婉珠大爲緊張，道：「這怎麼辦？我不能被他抓住，我不能坐牢。」

邊玉獅回頭望她，一眼不瞬的望她，問道：「妳爲何劫牢？」

曲婉珠反問道：「裘之安怎麼樣說？」

邊玉獅道：「她說妳劫牢，傷了三個牢卒，却沒救走一個人，倒是有三個逃犯趁機逃脫了。」

曲婉珠問道：「他知道我爲什麼劫牢麼？」

邊玉獅搖頭道：「不知道。」

曲婉珠輕輕舒了一口氣，說道：「玉獅，我可以把實情告訴你，但是你聽了不要生氣，我現在對陸少青已不存一點希望了。」

邊玉獅苦笑道：「妳聽說陸少青被囚禁在應天府的牢中，因此便去劫牢了？」

曲婉珠道：「是的，結果證明那是騙人的謠言。」

邊玉獅道：「現在，妳知道他在何處麼？」

曲婉珠道：「不知道，不過我不想再去尋找他了，最近我忽然想通了，要是他對我有情，就絕不會

一去十二年而毫無音訊！」

邊玉獅笑道：「現在妳的困難是什麼？」

曲婉珠道：「除了怕被裘之安抓住之外，我另外遭遇到了一件困難，所以，我厚顏來找你求助。」

邊玉獅問道：「什麼困難？」

曲婉珠搖搖頭，嘆道：「我不能告訴你，但是，有了這顆明珠王，大概可以解決了，聽說這顆明珠王價值十萬兩銀子，是麼？」

邊玉獅道：「是的，但是很難脫手。」

曲婉珠道：「爲什麼？」

邊玉獅道：「世上很少有人肯花十萬兩銀子購買一顆夜明珠。」

曲婉珠道：「珠寶商也不肯收買……」

邊玉獅道：「是的，花十萬兩銀子買一顆夜明珠，在他們來說是一個風險，萬一賣不出去，那就麻煩了。」

他神色一正道：「請記住，我送妳此物，是要妳永遠保存，如果妳想出售的話……」

曲婉珠忽然苦笑，道：「那麼，你帶回去吧。」

邊玉獅詫異道：「什麼原因？」

曲婉珠道：「我要求你送我這顆明珠王，目的有二，一是打算接受你的情意，二是打算拿它變賣解決我的困難……既然它賣不掉，那我還要它幹什麼？」

邊玉獅道：「妳的困難，可以用銀子來解決？」

曲婉珠道：「是的。」

邊玉獅道：「多少？」

曲婉珠道：「十萬兩銀子。」

邊玉獅不加考慮道：「好，我給妳十萬兩銀子。」

曲婉珠一指桌上的「明珠王」，問道：「那麼，這東西呢？」

邊玉獅道：「我要妳不將它賣掉，它仍然是妳的！」

曲婉珠感激得差點掉下了眼淚，哽咽道：「玉獅，要是這一輩子無法報答你，願下世生爲牛馬……」

邊玉獅搖搖手道：「不要說這些了，我現在就去錢莊拿一張銀票給妳。」

＊　＊　＊

第二天，邊玉獅在莊中的花園見到了父親，表示自己願意娶聶總鏢頭的女兒聶玉香爲妻，「無敵神鞭」邊大川一聽之下，面有喜悅之色，道：「你想通了？」

邊玉獅道：「是的。」

邊大川道：「你再不想念那曲婉珠了？」

邊玉獅道：「不想了。」

邊大川道：「什麼原因？」

邊玉獅道：「因爲孩兒覺得曲婉珠已不是一個單純的姑娘！」

邊大川欣然道：「很好，爲父馬上就叫媒婆去提親，那只要一句話就行了。」

這時，一個家僕走到邊大川跟前稟告道：「老爺，那位裘捕頭又來了。」

邊大川眉頭一皺道：「哼，他又來幹什麼？」

家僕道：「小的已請他在廳上坐下，要是老爺不想見他……」

邊大川道：「不，我去見見他吧。」

父子倆來到了大廳上，在廳上的裘之安連忙起身拱手道：「很抱歉，在下又來打擾了。」

邊大川以不熱切也不冷漠的語氣道：「不妨，裘捕頭請坐。」

賓主在廳上坐定之後，邊大川即開門見山的問道：「裘捕頭今天駕臨敝莊，不知又有何指教？」

裘之安笑望邊玉獅問道：「邊少爺昨天曾經兩度去過安泰客棧，是麼？」

邊玉獅一聽，心頭一震，滿面通紅，吶吶地道：「裘捕頭怎……怎知在下去過安泰客棧……」

裘之安微笑道：「本來不知，但因客棧中發生了命案，經查昨日進出客棧的人，才知邊少爺去過該客棧。」

邊大川詫異的望了兒子一眼，道：「你去安泰客棧幹什麼？」

邊玉獅情知無法隱瞞，低着頭道：「孩兒在客棧見曲婉珠姑娘……」

邊大川跳了起來，指着邊玉獅怒駡道：「畜生，你既知曲姑娘在城中安泰客棧，昨天裘捕頭來訪時，爲何不實說？」

裘之安忙道：「邊大俠請息怒，當時，令郎還不知道曲姑娘到了太原，是後來一個店小二帶來了一封信給令郎才知道的。」

邊大川一哦，仍對邊玉獅怒目而視，道：「曲姑娘信上怎麼說？」

邊玉獅道：「她約孩兒在安泰客棧見面，說她遭遇到困難，要求孩兒幫她解決。」

邊大川道：「你爲何瞞着爲父？」

邊玉獅道：「她在信上要求孩兒守秘密，不要告訴任何人。」

邊大川道：「她遭遇到了什麼困難？」

邊玉獅道：「她不肯說明，只要求孩兒把那顆明珠王送給她。」

邊大川濃眉一揚，「那你就送給她了？」

邊玉獅點點頭道：「是的，外加十萬兩銀子。」

邊大川傻了，瞪望他好半晌，才帶着驚怒的聲調，道：「她要那麼多錢幹什麼？」

邊玉獅道：「不知道，她表示

願意嫁給孩兒，但孩兒沒有答應。」

邊大川完全被弄糊塗了，詫聲道：「你不是很喜歡她麼？既然她願意嫁給你，你又爲何不願意了？」

邊玉獅道：「因爲她已不是個純潔的姑娘，孩兒看得出她並不是眞心喜歡孩兒的，只是爲了孩兒幫助她解決困難而已。」

邊大川道：「你既無意娶她，爲何送她那顆明珠王和十萬兩銀子？」

邊玉獅道：「爹與曲大俠是多年老友，朋友應有通財之義，我們既知曲大俠的女兒有困難，便應盡力幫她，其次……」

他頓了一頓，續道：「孩兒以前曾說她若肯下嫁，便贈與明珠王，後來聽說她罵孩兒俗不可耐，現在孩兒送她明珠王，卻不要娶她爲妻，這樣便可以使天下人知道孩兒並不是一個俗不可耐的人物。」

裘之安聽了拍手大笑道：「對，這正是男兒本色，邊大俠，你有這樣一個兒子，眞叫人羨慕，將來毫無疑問可克紹箕裘而勝於藍了。」

邊大川本來有些肉痛，聽了裘之安的話，心底氣才消了大半，展顏一笑道：「裘捕頭太誇獎了，其實在老夫看來，他只是一個敗家子。」

裘之安忽然轉爲嚴肅，說道：「令郎做得沒錯，不幸却走了空招……」

邊大川一怔道：「怎麼說？」

裘之安道：「今天一大早，安泰客棧的帳房去報官，說他客棧裡出了兩條命案，我就跟去觀看，發現死者是一個駝背老人，一個竟是曲婉珠。」

邊玉獅大爲震驚，駭聲道：「什麼？她服毒自殺了，她爲何服毒自殺，那駝背老人又是誰？」

邊大川感到事情嚴重，沉聲道：「裘捕頭，你不是開玩笑吧？」

裘之安道：「不是，曲婉珠與駝背老人，七孔流血倒斃同一個房間。」

邊玉獅急問道：「那駝背老人究竟是誰？」

裘之安道：「說來奇怪，這人我數日前曾經見過，他和一個叫水四娘的女人，正在潼關西南一處名叫十里坡的地方開酒店……」

邊大川目光一注道：「一個開酒店的老人怎麼會跟曲婉珠服毒自殺呢？」

裘之安道：「是的，此事非常奇怪，不過所謂服毒自殺只是太原府捕快的看法，在下看過現場之後，覺得他們是被人下毒而死的。」

邊玉獅又急問道：「那顆明珠王在不在？」

裘之安搖搖頭道：「經過搜身，除了一些隨身物品之外，並無你所說的明珠王在內。」

邊玉獅着急道：「還有一張十萬兩銀票？」

裘之安又搖頭道：「沒看見。」

邊玉獅又對父親惶然道：「爹，這怎麼辦？」

邊大川道：「走，咱們去看看。」

不一會，三人已騎馬騁馳在通往太原城的道路上，原來，邊大川的莊址在太原府西面五十里處，是一處環境幽美的鄉村，由於距城裡有半天的路程，故必須要騎馬。

路上，邊玉獅又忍不住的問道：「裘捕頭，那位曲姑娘已回生無術了麼？」

裘之安道：「是的，店小二發現時，他們兩人已死亡多時，據店小二說，那駝背老人原住宿在隔壁的客房，不是與曲姑娘一同進入投宿的，可是昨天深夜，曲姑娘吩咐店小二做了些酒菜送入她房中，店小二才知道他們是一道的，而他們也就是吃了那些酒菜中毒的。」

邊玉獅道：「你說曾在十里坡見過那駝背老人，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人物？」

裘之安道：「他年約六十五歲，是個天生的駝子，他在十里坡酒店幹的是個廚師，和堂倌的活兒，這個人我對他沒有一點認識，因此，他爲何跟曲姑娘在一起，我到現在還想不通。」

邊玉獅道：「你在什麼時候經過了十里坡的？」

裘之安道：「八天前的晌午時候，在那之前，我聽說曲姑娘曾在藍橋鎭上出現過，故去那一帶尋找，那天經過了十里坡，就在那酒店中打尖，開酒店的是個名叫水四娘的女人，她告訴我駝背老人是她的三叔。」

邊玉獅道：「八天之後她忽然來到了太原，這表示她在裘捕頭離開十里坡之後即動身北上。因爲太原距離潼關差不多是八天的行程。」

裘之安忽然心頭一動道：「對了，那天我在酒店打尖時，曾向水四娘打聽曲姑娘的行踪，由於水四娘也知道曲文通其人，因此我們很自然的談起他們父女之事。當時我曾提到你，並稱你曾許下諾言願贈曲姑娘明珠王之事，那時，駝背老人也在店中，他一定聽到我和水四娘的談話，可是，他怎會和曲姑娘一起趕來太原呢？」

邊大川道：「說不定他也是個武林人物吧！」

裘之安道：「如果他是個武林

人物，在那荒涼的地方開酒店，那人定是開黑店的了。」

邊玉獅道：「但曲婉珠怎麼會跟黑道人物混在一起呢？」

裘之安道：「是的，這一點最叫在下想不通，俗語說物以類聚，道不同不相爲謀，曲姑娘是天下聞名的『橫天一劍九州寒』的掌上明珠，是名門大俠之女，說什麼也不該跟黑道人物混在一起才是。」

邊大川道：「她會去過應天府劫牢，此事可能與某些黑道人物有關，唉，曲文通一世的英名，只怕要完全毀在他女兒手裡了。」

三人一邊趕路一邊交談，晌午時分，已進入太原府城，抵達安泰客棧的門口。

這時，安泰客棧門口有幾個捕快衙役把守，還有不少人在圍觀及議論紛紛，情況顯示官府已在裡面驗屍辦案了。

裘之安將坐騎拴好，向衙役問道：「仵作來了沒有？」

衙役答道：「正在驗屍。」

裘之安當即領着邊大川父子進入客棧，來到了曲婉珠住宿的那間客房外面，有兩個捕快認得邊大川父子，連忙上前拜見。

三人步入房中一看，正見仵作從地上站起來，而在那桌邊的地上，倒臥着兩具屍體，此刻已用兩張草蓆蓋着，看不見死者的臉。

仵作看見裘捕頭入房，向他點點頭道：「是中毒死的不錯。」

裘之安問道：「是怎麼中了毒？」

仵作說：「那碗鮮魚湯有砒礵味道。」

裘之安道：「問過廚師沒有？」

仵作道：「他矢口否認下毒，押起來了。」

裘之安道：「這房間都搜過了？」

仵作道：「是的，他們幾位搜過了，並沒發現可疑事物。」

裘之安轉對在場之捕快說道：「這位邊少爺，承認昨天來過此處，第一次把一顆明珠王交給曲婉珠，第二次又交出一張十萬兩的銀票給她。」

當下將邊玉獅與曲婉珠的關係，以及昨日他們在此相見的經過情形說給捕快們知道。

邊玉獅取出曲婉珠的信，交給一個捕頭，說道：「這是昨天在下收到的信，有店小二作證。」

那捕頭看過了信，收入懷中，笑道：「邊少爺請放心，此事與你無關，但希望你盡量提供綫索，如果因此破案，曲姑娘死後也可瞑目了。」

邊玉獅點點頭，蹲下揭開蓋在曲婉珠身上的草蓆，只覺曲婉珠雙眼半睜，七孔流着黑血，死狀甚慘，不禁掉下淚來。

這是他做夢也沒想到的事，他一直在編織美夢，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贏得美人的芳心，與她結成連理枝，連袂傲嘯江湖武林，但是這個美夢破碎了，自己曾經刻骨銘心，朝思暮想的姑娘，現已中毒死在地上。

這是爲什麼呢？

一個名門千金，一個純潔完美的少女，爲何會遭遇到這樣悲慘的下場？

他連連搖頭，悲聲道：「爲什麼？爲什麼？這是爲什麼啊？」

邊大川伸手揭開另一張草蓆，一看被毒斃的老駝魔，忽然臉色一變，失聲道：「咦，這不是魏老二麼？」

裘之安神色一震道：「邊大俠認識此人？」

邊大川道：「是啊，此人是黑道上極爲著名的人物，外號叫老駝魔。」

裘之安大喜道：「知道此人來歷，那就好辦了，請再仔細看看，是老駝魔沒錯麼？」

邊大川道：「沒錯，十多年前老夫曾與他交過手，他的樣子雖已蒼老了不少，但老夫敢說他是老駝魔魏老二沒錯的。」

裘之安問道：「他是幹什麼的？」

邊大川道：「他曾佔山爲王，後來敗在老夫鞭下之後，即銷聲匿跡，據老夫所知，此人生性殘暴，殺人不眨眼，還喜歡吃人肉。」

裘之安一驚道：「吃人肉，我的天，難道那十里坡的包子是人肉做的？」

邊大川沉聲道：「裘捕頭，你有兇手可抓了，下毒者必是那個水四娘。」

裘之安道：「對，此人既是黑道巨寇，那水四娘必然不是一個好女人。」

一個捕快問道：「水四娘是誰？」

裘之安道：「這個女人與老駝魔在潼關以南百里外的十里坡開酒店，八天前我從那地方經過，曾入酒店打尖。」

他將經過情形敘述了一遍，最後說道：「照目前情形來看，可能是老駝魔挾持曲婉珠，以某種手段逼她來此向邊少爺索取明珠王及十萬兩銀票，而水四娘却隨後跟踪而至，暗中在他們吃的酒菜裡下了毒藥，將那顆明珠王及十萬兩銀票奪走了。」

轉對邊大川道：「那張銀票只限在城中錢莊領取，或可在各大城市錢莊領取？」

邊大川道：「本城萬年錢莊是老夫所經營的，山西分號一共有十

四家，當然可在各地領取。」

裘之安道：「這麼說，那十萬兩銀子，只怕很難追回來了。」

邊大川重重吐出口氣道：「老夫損失一些銀兩倒不要緊，只是曲姑娘不幸遇害，須得趕快通知其父曲文通才行。」

裘之安道：「當然，此案發生在太原，非在下管轄之內，在下可去通知曲大俠，請他趕快替其女辦理喪葬之事。」

邊玉獅道：「裘捕頭，在下跟你一道去如何？」

裘之安望望邊玉獅，道：「你打算怎麼樣呢？」

邊玉獅憤然地道：「追回明珠王，並替曲姑娘報仇。」

發現父親在皺眉頭，便轉向他要求道：「爹，孩兒若不追回明珠王及十萬兩銀票，就要被武林同道當笑話看了，讓孩兒去好麼？」

邊大川想了想，頷首道：「也罷，但只限追回財物，不得涉入其他是非。」

邊玉獅回答道：「是的，孩兒謹記在心。」

那捕頭向裘之安問道：「請問裘捕頭，假定水四娘正是此案兇手，該從何處下手？」

裘之安道：「此女我對她並不了解，她得手之後，必不敢返回十里坡，不過我回應天府將經過此處，屆時當進入那酒店搜一搜，如發現可供緝兇的綫索，我會以公文通知貴府。」

那捕頭拱手道：「有裘捕頭鼎力相助，此案必指日可破，卑職先行謝了。」

裘之安道：「別客氣，你現在最緊要的是趕快派人去各地錢莊駐守，行動快的話，或者能阻止兇手取得十萬兩銀票——特別注意是大錢莊，因為小地方的錢莊，不可能有着這麼多的銀子。」

那捕頭道：「對，卑職立刻去辦。」

說畢，匆匆出房而去。

裘之安又回頭對邊大川問道：「邊大俠，我們去你那萬年錢莊看看，然後在下打算今日離城，邊少爺意下如何？」

邊玉獅道：「好的，在下不須返莊，隨時可與裘捕頭動身。」

＊　＊　＊

這天下午，邊玉獅與裘之安各乘一騎，動身離開了太原，取道南下。

這不是邊玉獅首次出門，他今年已三十多歲，過去曾經走了幾次江湖，有相當豐富的江湖經驗，而且，在江湖上已闖出了「小神鞭」的美號了！

他們邊家的鞭，是精鋼打造的水磨八稜雙鞭，鞭法以剛猛及變化無窮稱霸武林，百年以來，以鞭法稱霸武林的無敵神鞭邊大川為第一人。

邊玉獅自是盡得乃父真傳，只是他的個性較為內向，不喜出風頭，故走了幾年江湖後，即「賦閒」在家，以看書自娛。

今天，他與裘之安走在一起，情緒却極之高昂，決心把殺害曲婉珠的兇手找出來，對自己曾經愛過的姑娘盡點心意。

裘之安對他甚為好感，見他一直悶聲不响，以為他在為曲婉珠的死而傷心，便開口道：「邊少爺！」

邊玉獅立刻開口截道：「裘捕頭，從現在起，請不要叫我少爺行麼？」

裘之安一怔道：「為什麼？」

邊玉獅道：「我不喜歡『少爺』這兩個字。」

裘之安道：「為什麼？」

邊玉獅道：「對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已沒有了公子哥兒的味道，我不喜歡有人視我為公子哥兒。」

裘之安笑道：「那麼，我該怎樣稱呼你呢？」

邊玉獅道：「叫我邊玉獅好了。」

裘之安哈哈笑道：「好，邊玉獅，我覺得你很有男子氣概，也絕對不是個俗不可耐的人物，真不懂得曲婉珠為何不喜歡你。」

邊玉獅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她對我不了解，二是她先認識了陸少青。」

裘之安道：「她對你不了解之原因是你們住得太遠，少有見面的機會，是麼？」

邊玉獅道：「正是如此。」

裘之安道：「純是如此，反過來說，你對她也沒有多少認識？」

邊玉獅呆了一呆，道：「這個……」

裘之安道：「依我看，你喜歡她只有兩個原因，一是她姿色不差，二是你們兩人的父親都是當今武林著名的人物，所謂門當戶對。」

邊玉獅沉默了片刻，點頭道：「你說得不錯。」

裘之安道：「可惜她的想法却與你不同，她只愛她喜歡的人，却無視於是否門當戶對。」

邊玉獅道：「所以我認為她是一個很有見識的姑娘，因此就更加傾心她了，不過這話是指昨天以前而言，昨日與她見面之後，我忽然想通了，我應該讓她去愛她所愛的男人。」

裘之安答道：「對！」

邊玉獅道：「現在她死了，而她所愛的那個陸少青却不知在那裡。」

裘之安道：「這世上總有許多事情不能美滿的，只好看開一點了。」

邊玉獅道：「是的，我現在已看得很開，但是我要抓到殺害她的兇手，可能的話，我還要找出陸少青來揍他幾拳，懲罰他辜負了一個姑娘的情意。」

裘之安道：「要是你抓到兇手，必須把他交給官府，由官府來定罪。」

邊玉獅道：「好的，聽說裘捕頭過去破過不少奇案，抓到不少綠林巨寇，是嗎？」

裘之安道：「是的，可說目前就以曲姑娘這件案子最為曲折離奇，最使我頭痛。」

邊玉獅道：「因為她是名震天下的『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的女兒！」

裘之安道：「正是，曲大俠為人雖然耿介正直，但一旦獲悉了女兒被人毒殺，我想他定不肯甘休，只怕要大動干戈了。」

邊玉獅道：「他不會胡亂殺人的。」

裘之安道：「但願如此，咦，你看前面路旁那五個人！」

前面路旁有一株大樹，樹下坐着五個頭戴竹笠的人，狀似在納涼。

這地方，距太原南城門已有二十多里，是一處荒涼的曠野。

邊玉獅看不出那五個人有何異樣，問道：「你認識他們？」

裘之安搖搖頭，道：「不認識。」

邊玉獅道：「那麼，有何不對？」

裘之安微笑道：「麻煩來了，你難道還看不出來？」

邊玉獅仔細一看，突然心頭一震，點點頭道：「不錯，可能是衝着咱們來的，現在太陽快下山了，根本不是納涼的時候，他們五人都坐在樹蔭下故作納涼之狀。」

裘之安道：「而且，你看他們坐在那裡一言不發，這表示他們心情緊張。」

邊玉獅道：「如果衝着咱們而來的，那我就不懂了，我沒有與人結過樑子。」

裘之安低聲道：「一定是衝着我來的，我這個人樹敵太多了。」

說完這話時，雙騎已馳近大樹下，果然不出所料，在樹下納涼的五個人突然一躍而起，各掣出武器，擋住了他們二人的去路。

五人年紀都在五十以上，個個長得兇神惡煞，身材雄壯，所掣武器各不相同，有長劍、雙刀、雙斧、峨嵋刺及日月雙輪。

裘之安與邊玉獅由於心中已有準備，故不慌不忙的勒住了坐騎。

邊玉獅含笑道：「各位朋友擋住去路，請問有何貴幹？」

當中那個仗劍者冷冷的道：「邊玉獅，此事與你無關，你請後退。」

邊玉獅對於他們能一口叫出自己的姓名，並不感到意外，聞言微微一笑道：「是衝着裘捕頭而來？」

那個仗劍的人道：「對了。」

邊玉獅道：「幹甚麼？」

那仗劍的人臉上浮起一絲強悍的獰笑，說道：「這一問有些多餘，你邊玉獅難道不知他是幹甚麼的，今天他難得到山西來，我們五人忝為道上人物，總得一盡地主之誼！」

裘之安道：「他說得對，邊玉獅，此番我到山西來，還沒有人招待我，你且退在一旁，讓我接受他們的招待。」

邊玉獅不退，望着那仗劍的人笑問道：「各位能否亮個萬兒？」

那仗劍的人倒也爽快，答道：「在下谷平，亦號『無情客』！」

手握雙刀者道：「操刀鬼傅夢龍。」

手持雙斧者道：「旋風煞星張逖。」

手拿峨嵋刺者的道：「樑上君子湯信一！」

而手持日月雙輪的道：「半天飛高登科。」

邊玉獅聽了心中暗罵，道：「原來是龍門五位寨主，今天怎麼一齊來到太原了。」

無情客谷平冷冷笑道：「我們五人前天聯袂到太原買醉，無意間聽到神捕裘之安在太原的消息，因此議定在此恭候其大駕。」

邊玉獅道：「甚麼樣的過節？」

無情客谷平臉現怒恨之色道：「殺兄之仇！」

裘之安笑道：「我想起來了，令兄可是『無心客谷昌』山東的大响馬。」

無情客谷平道：「不錯。」

裘之安笑嘆一聲道：「說實話，我裘之安很少殺人，但五年前殺死令兄，我却一點也不後悔，像令兄那樣的人，要是還有的話，來十個我殺足十個。」

無情客谷平大怒道：「姓裘的，今天我們要連本帶利一起算，你納命來吧。」

說着，就要上前動手。

邊玉獅喝道：「住手！」

邊家在山西一地的威望無人能出其右，一般黑道人物除非萬不得已，是不願得罪邊家的，故聽了邊玉獅的喝叱，無情客谷平抑住了攻撲之勢，沉聲道：「邊玉獅，誠心誠意的勸告你，這事你不要管。」

邊玉獅寒着臉道：「我非管不可。」

谷平道：「爲甚麼？」

邊玉獅道：「第一，我是山西一帶眞正的地主，第二，裘捕頭現在跟我在一起，誰要當着我面前跟他過不去，即是跟我過不去。」

谷平臉色一變，道：「這麼說，你是管定了？」

邊玉獅點頭道：「對，要跟裘捕頭算帳，得先經過我這一關。」

裘之安道：「邊玉獅，不必如此，這五人我對付得了的。」

邊玉獅道：「我知道你對付得了，但這不是對付得了或對付不了的問題，他們這樣做，等於不把我們邊家放在眼中。」

神色一厲，逼視着無情客谷平，道：「話已說得很明白，你們走是不走。」

谷平突然仰天大笑，道：「邊玉獅，看來你是不給我們選擇的餘地了。」

邊玉獅道：「你們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離去，一是先殺了我。」

谷平與操刀鬼傅夢龍、旋風煞星張逖、樑上君子湯信一，半天飛高登科四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嘿嘿獰笑道：「既如此，我們選擇後者。」

邊玉獅道：「好。」

他飄身下馬，從背上撤下雙鞭，跨前三步，道：「一個個來或是一起上？」

裘之安跟着下馬，拔出佩劍說道：「邊玉獅，寃有頭，債有主，還是由我自己來吧！」

邊玉獅道：「現在我一肚子火，急須揍這幾個人出口氣。」

裘之安道：「他們不跟我幹一幹是不肯罷休的，你何必淌這渾水？」

邊玉獅沒有回答他的話，目注無情客道：「姓谷的，划下道兒來。」

谷平道：「好，我來領敎你邊家的絕技。」

長劍一揚，擺出了攻擊的姿式！

邊玉獅脚踩丁字步，雙鞭交叉在胸，氣定神閑的等待對方出手。

裘之安是大行家，他一看邊玉獅那副架式，就知道不用自己操心了，暗暗稱讚道：「邊家的鞭法，譽滿武林，確非倖致，只看他這副迎戰的姿態，就蘊藏鬼神莫測之機及縱橫出奇之妙了。」

當下他就站在馬前，監視着操刀鬼傅夢龍、旋風煞星張逖、樑上君子湯信一、半天飛高登科四人的行動，提防他們趁機偸襲邊玉獅。

谷平目光充滿了殺氣，揚劍注視邊玉獅好半晌，突然如拉滿了弓弦的箭，一劍平刺而出，快得眞像一支離弦的箭。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然一響，邊玉獅的雙鞭已架住了谷平的來劍，隨之左手那水磨八稜鋼鞭打出，攻擊谷平臉部！

谷平後退一步。

邊玉獅的右手鋼鞭緊接着的點出，直取谷平的腹部水分穴，一出手就是猛烈的連續攻勢！

谷平擰身閃開一步，口中大喝一聲，長劍猝然吐出，如靈蛇之吐信，怪異絕倫。

「錚錚錚！」

邊玉獅揮鞭封住了對方三劍，立刻又發動攻擊，雙鞭掄舞間，勢如狂風暴雨，凌厲無匹。

谷平奮力迎戰，仍然抵擋不住邊玉獅的攻勢，頓被逼得節節後退下去！

邊玉獅一連數鞭，已攻得他手忙脚亂，操刀鬼傅夢龍一看谷平支持不住，便想上前助戰，就在這時，邊玉獅忽然停止進擊，說道：「姓谷的，就到此爲止，你們走你們的路如何？」

谷平怒吼一聲道：「廢話！」

長劍一振，奮勇再上，絕招徐徐而出，大有決一死戰之態。

邊玉獅雙鞭上下翻飛，將他的攻勢一一封住，一臉冷笑道：「給臉你不要，別怪我手下不留情。」

妙招突發，一鞭震開谷平的長劍，另一鞭如電劈出，砰然一響正中谷平左肩。

谷平悶哼一聲，登時直倒下去。

裘之安喝采道：「好功夫，邊家無敵神鞭果然名不虛傳。」

谷平臉色慘白，大叫道：「大夥兒一起上，幹掉這兩個兔崽子。」

操刀鬼傅夢龍、旋風煞星張逖、樑上君子湯信一、半天飛高登科四人吶喊一聲，一齊騰身撲上，前兩人撲上邊玉獅，後兩人撲向裘之安，展開一場兇猛的搏殺。

裘之安迎着湯信一和高登科，這兩人的武器是峨嵋刺與日月雙輪，招數非常之詭異難破，但裘之安却是應付自如，手中一柄長劍，翩翩翻動間，峨嵋刺和日月雙輪，一次又一次的被震開，沒有一招能逼使裘之安亂了脚步。

邊玉獅迎戰傅夢龍和張逖，也仍然佔盡優勢，他們邊家的鞭法以攻爲主，招數又極剛猛强烈，一經發動攻勢，便如怒海奔騰，一涉千里。

是以不到二十招間，雙刀雙斧依然抵擋不住雙鞭的攻勢，張逖一個閃避失當，左腕立被鋼鞭掃中，登時腕骨折斷，斧頭落地，大叫一聲，敗退而下。

傅夢龍氣餒欲退，亦被邊玉獅一鞭打中腿部，一個觔斗摔倒在地上。

裘之安一見邊玉獅已獲勝，也就不願多與對方二人作耍，神奇劍法突發，一拖一挑，湯信一和高登科還看不清他使出什麼招式時，兩人的臂部已同時掛了彩，鮮血直流。

谷平看到這情形，不禁長嘆一聲，道：「算了，咱們走吧。」

裘之安未繼續出手，收劍而立，笑道：「對，趁着還能走的時候趕快滾吧。」

邊玉獅也抱着「得饒人處且饒人」的處世觀念，未再出手痛擊張、傅二人，微微一笑道：「什麼時候你們認爲有把握了，便請到舍下找我，隨時給你們報仇雪恨的機會。」

谷平冷笑道：「好，青山不改，流水長流，我們兄弟總有一天，還要領敎領敎高招。」

說罷，向傅夢龍等四人一招手，五人便急急向曠野上逃走了。

邊玉獅微笑了笑道：「這些人眞是可笑。」

裘之安笑道：「像這樣的人物，我每年總會碰上好幾次，早已視爲小事了。」

邊玉獅道：「以裘捕頭的技藝，如果不在官府上討生活，必可爲一方之雄，裘捕頭何以不作此圖？」

裘之安哈哈笑道：「我進入公門，絕非爲了討生活，而是一種志向與理想。」

邊玉獅道：「可否爲我一開茅塞？」

裘之安道：「武林之中，快意恩仇，乃爲豪俠之風所使然，但很難分別正邪善惡，因此我認爲最好的辦法是法治。」

邊玉獅道：「何謂法治？」

裘之安道：「是非曲直，留由官府來處理一切。」

邊玉獅道：「行得通麼？」

裘之安道：「可以，所謂邪不勝正，過去在我鐵腕之下認罪或伏法的歹徒已不計其數，最近幾年，應天府一地，殺人及犯罪已減了很多了。」

邊玉獅道：「這是你裘捕頭一人的力量，將來未必有後繼者。」

裘之安道：「不，當大家對法治有了清楚的認識並了解其優點之後，大家就會去維護它，一切邪惡也就不易滋生了。」

邊玉獅道：「裘捕頭武功超羣，却不願以個人論英雄，實在叫人敬佩！」

裘之安笑道：「不敢當，我這種觀念未必能爲某些人所接受。」

邊玉獅道：「這是事實，就以家父來說，他是山西一境地位和名望最高的武林長者，他說的話可以決定一切，你要他放棄，他一定不幹。」

裘之安道：「正是，好在令尊爲人正派，嫉惡如仇，故不致與官府抵觸。」

邊玉獅忽然問道：「對了，裘捕頭，你在辦案時殺不殺人？」

裘之安道：「我只在一種情況之下才殺人，即是我如不殺死他，便要死在他的手裡的時候。」

邊玉獅道：「這次我去追查毒殺曲姑娘的兇手，一旦到了你所說的情況之時，我如殺他，算不算犯罪呢？」

裘之安微笑道：「我不想回答你這個問題，不過，我要警告你，當你在那種情況之下殺了人後，你最好不要去報案。」

邊玉獅哈哈的大笑了起來。

* * *

走了八天，抵達了十里坡。

快到酒店的路上，他們已聞到一股惡臭之味，邊玉獅掩鼻道：「好臭，是什麼東西這麼臭呢？」

裘之安道：「屍體。」

邊玉獅一怔道：「你怎知是屍體？」

裘之安道：「我在辦案過程中，曾經有好幾次開棺驗屍，很熟悉這種味道。」

邊玉獅道：「這麼說，附近是有人死了？」

裘之安道：「是的，要是我猜得不錯，死人是在那酒店裡。」

邊玉獅道：「水四娘殺了人？」

裘之安道：「弄不清楚是水四娘還是老駝魔？他們開酒店，如確是用人肉做包子，那麼在酒店裡有屍體就不足爲奇了。」

邊玉獅道：「奇怪，能與老駝魔混在一起的女人，必非等閑的人物，咱們怎麼都不知道水四娘這個女人？」

裘之安道：「說不定水四娘不是她的眞實姓名，如是化名而以前不曾見過她的話，當然就不知道她是何許人了。」

說話之間，已到了酒店門口。

屍臭更濃，確實是從酒店裡透出來的。

兩人下了馬，將馬拴好，即一起步入酒店，只見店內桌椅倒翻，破碎的杯盤佔滿一地，還有一些已經變了顏色的包子，情況顯示曾有人入店搗亂過，只是店內並無一具屍體。

裘之安道：「屍體必在屋內。」

邊玉獅道：「不錯，臭死了。」

裘之安道：「你看這店內的地上還有包子，這種情形正足以證明水四娘和老駝魔是在我那天離開酒店之後，立刻動身匆匆北上的，因此棄置了店內的一切東西。」

邊玉獅道：「那麼，我猜在你到達此地之前，曲婉珠已經入他們

的手裡，後來他們從你口中得悉她是曲婉珠、曲文通的女兒，又聽說我要贈送她一顆明珠王，因此，他們決定挾持她去太原，可是奇怪的是，那天她約我去安泰客棧見面時，爲何不說她受老駝魔和水四娘的挾持呢？」

裘之安道：「正是，她不說被挾持，一定有原因！」

邊玉獅道：「什麼原因使她甘受挾持，而不敢說出呢？」

裘之安道：「如果老駝魔騙她說陸少青在他手裡，她就只好屈服了。」

邊玉獅道：「不，如果老駝魔這樣欺騙她，她會先要求和陸少青見上一面。」

裘之安點點頭道：「你說得對，未見到陸少青一面，她是不會受威脅的，但除了利用陸少青來要脅她之外，還有什麼手段能逼使她屈服呢？」

邊玉獅道：「威脅要將她交給官府，她會不會屈服？」

裘之安搖搖頭道：「不會，這種威脅只能逼使她暫時屈服，當她在安泰客棧與你見面時，大可揭發出來。」

邊玉獅沉吟地道：「不錯，那天她和我見面時，態度很自然，毫無受威脅的樣子。」

裘之安道：「走，咱們到裏面看看去。」

兩人進入店內，循惡臭氣味而走入廚房中，很快就在廚房中找到一個地下室的入口，它是用一塊木板蓋着的，木板上面放着一個大水缸，裘之安將水缸和木板移開之後，就發現了地下室的入口。

一股令人想嘔的惡臭，就從地下室內衝出，兩人受不了惡臭，只得退出了廚房。

裘之安道：「咱們再等一會再進去，否則會暈倒。」

邊玉獅道：「看情形，他們必是在地下室殺人，割下了人肉做包子，眞是太可怕了！」

裘之安站在廚房外面的院子裡，雙目四望，發現了院子上晾着一竹竿衣服，不禁「咦！」了一聲道：「邊玉獅，你看這些衣服。」

邊玉獅道：「他們走得匆忙，所以連衣服也來不及收拾，經過十多天的風吹雨打……」

裘之安道：「不，你看這些衣服，好像是三個人的！」

邊玉獅仔細一看，只見竹竿上的衣服眞是三套，一套是女人的衣裙，一套是老駝魔的短衣褲，另一套却是青年人穿的衣服，不禁也感奇怪，道：「你不是說這酒店只有水四娘和老駝魔兩個人麼？」

裘之安道：「是的，那天水四娘是這麼說的，她說他們只有兩個人。」

邊玉獅道：「可是竹竿上却有三個人的衣服，那套青年人穿的衣服，絕不可能是老駝魔所穿的。」

裘之安道：「對，從它的長度上看，穿它的人身材相當高大。」

邊玉獅道：「他們以人肉做包子，必然殺了很多的人，它會不會是其中的一個被害者的衣服？」

裘之安道：「不是，那套衣服的質料並不佳，沒有保存的價值，再說殺了人而把死者的衣服留下，難道不怕人認出？」

邊玉獅道：「有道理，這麼說來，他們不只兩個人，而是三個人？」

裘之安道：「那天我祇看見水四娘和老駝魔兩人，要是酒店還有一個男人的話，那麼此人可能經常躲在地下室肢解人體。」

邊玉獅道：「現在惡臭味輕些了，咱們進入地下室去看一看吧！」

於是，兩人再進入廚房，由入口進入地下室，迎面是一間臥房，拉開房門進入一看，只見臥房的佈置頗爲精緻，再從房中各種器具和掛在壁上的衣服來看，這是一間屬於一男一女睡覺的地方，而且男人是個青年，絕不是老駝魔。

裘之安道：「看情形，水四娘好像有個丈夫呢？」

邊玉獅道：「不錯，他是個身材高大的人，比你我都要高大一些。」

裘之安將所有的衣箱打開來看，除了證實水四娘有個同居的男人之外，却無進一步的收穫，他們移步出房，說道：「再到這邊來看看吧。」

臥房外面是一條通道，過了通道便是屠宰室，兩人進入一看，均不禁面色一變，半晌說不出話來。

屠宰室裡，一共躺着三具屍體，已經腐爛生蛆，頭髮脫落，屍水流滿一地。

裘之安神情嚴肅的看了一眼後，即向邊玉獅揮揮手，道：「走！」

兩人出了地下室，快步奔到酒店外面，才長長透了一口氣！

邊玉獅道：「眞可怕，要不是親眼看到，說甚麼我也不相信這種事情！」

裘之安皺着眉頭道：「那三個人我見過，那天他們在我後面進入酒店打尖的，沒想到竟遭了他們毒手。」

邊玉獅道：「你還認得出來？」

裘之安道：「從他們三人的衣着上認出來的。」

邊玉獅道：「那天你離開酒店之後，他們三人還在酒店喝酒？」

裘之安道：「是的。」

曲乃銘在書房外道：「爹，你看誰來了……」

邊玉獅道：「他們既打算挾持曲姑娘去太原向我行騙，何以又殺人？」

裘之安道：「可能是我離開酒店，曲姑娘才到的，也就是說，水四娘和老駝魔，殺了那三人之後，曲姑娘忽然到了，因此他們改變了主意，決定放棄一切，挾持曲姑娘前往太原。」

邊玉獅道：「可是，我還是不明白她爲何甘受挾持及威脅？」

裘之安道：「有許多事情總在破案之後才能明白，關於曲姑娘爲何甘受脅迫之事，現在不必傷腦筋，當務之急是設法尋獲水四娘！」

邊玉獅道：「水四娘必不會再回到此處，你打算怎麼樣下手追緝？」

裘之安道：「首先，我要查出水四娘這個女人的身世來歷，等查出了之後，才能掌握她的行踪，我回應天府，大概很快就可以查了出來。」

邊玉獅道：「我呢？」

裘之安道：「你去『劍廬』拜訪曲大俠，將其女遇害的消息通知曲大俠。」

邊玉獅點頭道：「好，邊大俠，咱們能再見面麼？」

裘之安想了想，道：「這樣好了，你可在『劍廬』多住幾天，十日之內，我去跟你會合。」

邊玉獅道：「我似乎沒有理由在『劍廬』一住十日之久吧？」

裘之安道：「令尊與曲大俠是多年老友，就憑這一點，你難道不可以在『劍廬』多住上幾天麼？」

邊玉獅道：「曲大俠聞知其女遇害，很可能親自趕去太原處理，在那種情況之下，我怎好在『劍廬』呆着不走？」

裘之安道：「找個藉口留下來。」

邊玉獅詫異道：「爲什麼？」

裘之安道：「曲姑娘的家人可能知道她去應天府劫牢的目的，此外曲姑娘去太原向你索取明珠王及十萬兩銀子，說不定不是受威脅，而是與水四娘合謀，所以你多在『劍廬』住幾天，也許能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邊玉獅發怔的道：「曲姑娘怎會與水四娘共謀，有這種可能麼？」

裘之安道：「我知道你對曲姑娘的看法與我不同，但要知道人心隔肚皮，她如果是一個純潔的姑娘，就絕對不會去劫牢。」

邊玉獅不得不同意他的說法，點頭道：「好吧！我設法在『劍廬』住上十日便了。」

裘之安道：「那麼，咱們去龍駒過一夜，明早分道揚鑣，你去鄱

陽『劍廬』，我回應天府。」

生死成謎　疑雲困擾

半個月後，邊玉獅抵達鄱陽。「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的「劍廬」，坐落在落星湖畔，是一座環境優美的大莊院。

二十年前，曲文通在一次武林大會中，擊敗與會許多高手，贏得了「橫天一劍九州寒」的美譽之後，他在落星湖畔建造了這座「劍廬」，定居了下來。

從此，「劍廬」成了執武林牛耳的地方，每年都有不少年輕人到「劍廬」來求教，曲文通很開明，只要品行端正、根骨不壞的年輕人，他都肯收爲門下。

因此，曲文通的門下極多，包括藝滿離開劍廬的及尚在莊中練劍的在內，一共有千餘人之多，放眼武林，凡是用劍的武士，十有七八出自劍廬。

這是曲文通最得意的成就，他的名望可說是無人能及，但最近十年來他日子過得並不愉快，主要就是女兒曲婉珠帶給他很大的煩惱，他原希望女兒嫁給邊玉獅，那知女兒却獨鍾情陸少青那個無名小子。

數月前還更莫名其妙的到應天府劫牢，使他大受困擾，不知如何來擺平這件不名譽的事情。

邊玉獅來到了「劍廬」門口時，正是中午時分，莊內一片沉靜，全莊的人都正在用膳，一個守門口的年輕人認得他是「無敵神鞭」邊大川的兒子，連忙迎了出來，恭敬地施了一禮，道：「邊少爺，你來了！」

邊玉獅下馬道：「你們莊主在麼？」

那守門的年輕人道：「邊少爺你請稍候片刻，待小的去爲你通報一聲。」

邊玉獅道：「不要驚擾莊主，只向少莊主乃銘兄說一聲就行了。」

那年輕人唯唯應是，急急入莊而去。

這是江湖禮節，雖然他們邊家與曲家是世交，但爲了彼此尊重，仍須候下人通報之後，才能入莊拜見，而邊玉獅要那年輕人通知曲文通兒子乃銘，也是輩份有關，因爲他總不能要曲文通本人出來迎接自己。

不一會，曲文通的長子曲乃銘從莊中出來了，他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在江湖上的名氣極大，目前是劍廬的總教習，負責指揮門下練劍。

他快步來到莊門口，對着邊玉獅發出爽朗的笑聲道：「哈哈，玉獅賢弟，好些年沒有見面了，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啊！」

邊玉獅拱手道：「乃銘兄，別來無恙！」

曲乃銘上前一把執着他的手臂，又哈哈笑道：「你比以前更見成熟了，什麼時候到鄱陽來？」

邊玉獅道：「剛到。」

曲乃銘道：「令尊近來可好麼？」

邊玉獅道：「謝乃銘兄關懷，家父托福粗安，曲伯伯可好麼？」

曲乃銘道：「還好，走，我帶你見他老人家。」

兩人親如兄弟，手牽手進入莊中，來到後院一間書房外面，曲乃銘大聲道：「爹，你看誰來了？」

書房中透出「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的聲音，道：「是誰啊？」

曲乃銘道：「是玉獅。」

書房中，曲文通聲音明顯透出喜悅之情，道：「哦，快叫他進來。」

進入書房，只見曲文通正自書案後面含笑起立，他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面貌清矍，但雙目精芒隱透，給人的印象是風骨嶙峋，似一位飽學儒士。

邊玉獅連忙趨上一步，倒身下拜道：「小侄叩見曲伯伯！」

曲文通將他扶起道：「不要多禮，令尊近來可好麼？」

邊玉獅道：「托福粗安。」

曲文通指着一張椅子道：「坐，坐好說話，吃過飯沒有？」

邊玉獅道：「吃過了。」說着在椅子上坐下來。

曲文通仍在書案後坐下，含笑道：「此次來鄱陽有事麼？」

邊玉獅道：「是的，曲伯伯，小侄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

曲文通微微一怔，道：「什麼消息？」

邊玉獅道：「是關於令嬡婉珠姑娘她……」

曲文通表情肅冷下來道：「不要提起她了，老夫已不認她這個女兒了。」

邊玉獅道：「曲伯伯，她出事了。」

曲文通冷哼了一聲道：「是不是被神捕裘之安逮住了？」

邊玉獅道：「不是。」

曲文通道：「那麼，她又闖了什麼禍事？」

邊玉獅道：「她遇害了。」

曲文通一愕，但居然很沉得住氣，呆了半晌，才低頭長嘆了一聲。

倒是曲乃銘聽了非常震驚激動，急問道：「你說什麼？我妹妹遇害了，這是眞的？是誰殺害了她？」

邊玉獅道：「殺害她的人，可能是一個名叫水四娘的女人。」

當下將所知及所見的一切說了

出來。

曲乃銘驚訝的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之後，才發出顫抖的聲音道：「這是怎麼回事，我妹妹怎會跟老駝魔混在一起？」

邊玉獅道：「據小弟猜想，令妹可能是受威脅，不得已去太原找小弟的。」

曲文通連連搖頭，痛心疾首地道：「作孽！作孽！老夫究竟幹了什麼壞事，竟會出了這麼個女兒。」

邊玉獅道：「曲伯伯請勿太悲傷，令嬡是知書識禮的姑娘，她絕不會自甘墮落，必是受到了脅迫的。」

曲乃銘很激動的道：「那水四娘毒殺我妹妹和老駝魔，目的是獨吞那顆明珠王及十萬兩銀子？」

邊玉獅道：「是的。」

曲乃銘道：「他們使用什麼手段脅迫我妹妹去向你索取財物？」

邊玉獅道：「不知道。」

曲乃銘道：「如是被脅迫，她見到你時，爲何不明白說出來？」

邊玉獅道：「也許她有難言之隱。」

曲文通突然猛力一拍書案，憤怒地道：「玉獅賢侄，你不必替她說話，老夫無德無能，所以才出了這個敗壞門風的女兒，她死了倒好，免得貽笑武林。」

曲乃銘顫聲道：「爹，妹妹絕不是那種不識好歹的人，你難道就不往好處想想麼？」

曲文通面部抽搐着道：「哼，她不聽爲父之言，對那姓陸的小子一片痴情，數月前又到應天府劫牢，凡此種種，已證明她是個……」

曲乃銘抗議道：「爹，不管怎麼說，她總是你的女兒，現在被人毒殺了，還有什麼好罵的呢！」

曲文通沉重的「哼」了一聲，緊繃着面孔，緊閉着嘴，不再開口了。

曲乃銘轉對邊玉獅問道：「玉獅賢弟，我妹妹現在停屍何處？」

邊玉獅道：「太原福源寺中。」

曲乃銘道：「官府準備如何處理此事？」

邊玉獅道：「通令緝捕水四娘，不過這些捕快恐無此能力，眞正有能力擒拿她的人只有一個裘之安，他將在十天之內會到達此地。」

曲文通雙目一抬，沉聲道：「他又來幹什麼？」

邊玉獅道：「他要協助我們緝捕水四娘，使案情大白於世。」

曲文通對裘之安似無好感，聞言冷笑道：「我們自己難道沒有緝捕水四娘的能力，還要他來幫忙的話，那就是天大的笑話了。」

邊玉獅道：「曲伯伯，小侄覺得裘之安這人是非分明，非一般六扇門中人可比，是值得結交的一個人物。」

曲文通冷然道：「不管他是怎麼樣的人物，老夫都不歡迎他過問此事。」

邊玉獅道：「但他有權問呀！」

這時，一位老婦人在兩名婢女的攙扶下走入書房，笑道：「玉獅，你來了，怎麼不來見我？」

原來，這老婦人是曲文通的老妻，曲婉珠的母親，曲老夫人。

邊玉獅連忙上前拜見。

老夫人含笑道：「別多禮了，咦，你們父子怎麼了，在跟誰吵架？」

曲乃銘道：「娘，妹妹死了。」

老夫人陡地一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問道：「你說甚麼？」

曲乃銘悲聲道：「妹妹死了。」

老夫人渾身一軟，昏倒過去了。

* * *

夜已深。

邊玉獅獨坐在花園涼亭上。

這是他到達劍廬的第一個晚上，由於自己帶來了不幸的消息，使他們曲家籠罩在悲傷的氣氛中，他爲了避免干擾主人上下的情緒，是以晚膳過後，獨自一人來到了花園裡。

在此時此地，他有太多的感觸，因此心情也很沉重，要不是已和裘之安約好在此會晤，他眞想立刻離開此處，離開這個使他失意苦惱的地方。

今天，在莊上所見所聞，已使他確信曲婉珠的劫牢與她父兄等人毫無關連，因此，他實在沒有再在此處停留之必要了。

但是，他却在劍廬停留十天，要是裘之安不能在十日之內趕到，可能還要住得更久，他覺得對曲文通不起——邊家與曲家是世交，自己怎麼可以幫助裘之安來追查曲婉珠的劫牢眞相呢？

他正在爲此苦惱的時候，忽聞身後有人說道：「賢侄，你還沒睡？」

是曲文通，他從花園那邊走過來了。

邊玉獅連忙起立，拱手一揖道：「曲伯伯，你還沒有歇息？」

曲文通走上涼亭，在他對面的石板椅坐下，道：「你坐下，咱們聊聊。」

邊玉獅坐了下來。

曲文通注視他片刻，感慨萬千地道：「賢侄，老夫不說，你大概也明白，我們夫婦，甚至包括了其兄乃銘在內，都希望婉珠能嫁給你，却沒想到，婉珠却是如此的不聽話。」

邊玉獅道：「曲伯伯，你的心意，小侄明白，只是婉珠姑娘已不幸遭害，這些事就不必再說了」

曲文通長嘆了一聲道：「老夫只是要你明白，婉珠之不喜歡你，並非你有甚麼缺點，而是她認識陸少青在先，這也是老夫管教不嚴之過也。」

邊玉獅道：「小侄對婉珠姑娘並無任何怨恨。」

曲文通道：「你交給她的一顆明珠王和十萬兩銀子，老夫願替她賠償。」

邊玉獅道：「不，不必了，今天小侄有一句話沒有說明白，那天她表示願意嫁給小侄，但小侄在送給她明珠和十萬兩銀子前，已下定決心不想……」

曲文通道：「不想娶她了？」

邊玉獅道：「是的。」

曲文通道：「爲甚麼？」

邊玉獅道：「因爲小侄看得出來，她並未眞的對小侄回心轉意，只不過因爲她有困難需要小侄幫助而已。」

曲文通道：「既然如此，你爲何肯拿出那顆明珠王和十萬兩銀子呢？」

邊玉獅道：「曲伯伯與家父是多年好友，朋友有通財之義，您的女兒有急難，小侄怎可以袖手旁觀？」

曲文通點點頭，又長嘆了一聲道：「這個野丫頭，她先是去應天府劫牢，再又詐騙你的財物，要是她還在的話，老夫也容她不得的！」

邊玉獅道：「她劫牢究竟是要救誰？」

曲文通道：「不知道，老夫想不明白。」

邊玉獅道：「她告訴小侄誤信謠言，聽說陸少青在牢中，故打算救他出來。」

曲文通面容一肅道：「如是陸少青犯罪而繫囹圄，那她更該對他死了心才是，怎可去劫牢救他？」

邊玉獅道：「婉珠姑娘用情甚深，難免一時想不開，這也怪不得她的。」

話聲一頓，續道：「至於她向小侄索取財物，可能是受了威脅，不得已而出此策，因此更不能責怪她。」

曲文通搖搖頭道：「不，她應該明白她是誰的女兒，何況女人的名節重於生命，她不該屈服於惡人的脅迫，死亦不能做出這種不名譽之事！」

邊玉獅道：「她已不幸遇害，不要再責備她了，目前最重要的是緝捕兇手，使寃情大白於世。」

曲文通道：「乃銘他已動身趕去太原處理善後，至於追緝水四娘，老夫也已傳命下去，指示老夫門下全力尋找水四娘這個女人。」

邊玉獅道：「這樣也好。」

曲文通又問道：「你和裘之安交情如何？」

邊玉獅道：「雖是初識，但彼此倒甚投機，您老問這事幹麼？」

曲文通嘆道：「你知道的，老夫在武林中名氣相當大，跺跺脚就可以使天地變色，如今自己的女兒被人殺了，反要靠官府捕快來緝兇，這種事情一旦傳開，老夫還能在武林中立足麼？」

邊玉獅道：「曲伯伯說的是，但命案已爲官府所發現，我們不能夠阻止他辦案啊！」

曲文通道：「你不妨向裘之安說說看，請他放手別管這檔事。」

邊玉獅道：「好的，裘捕頭可能過幾天會到，小侄當面轉達曲伯伯的心意。」

曲文通道：「他是否要追究曲婉珠劫牢事？」

邊玉獅道：「是的，但是以擒獲兇手爲主要。」

曲文通輕哼一聲道：「人已死了，他還追究甚麼？」

邊玉獅道：「他懷疑婉珠姑娘的劫牢，可能有人主使，故打算查個明白。」

曲文通面色一變，道：「他懷疑誰指使婉珠去應天府劫牢？」

邊玉獅道：「曲伯伯請勿誤會，裘捕頭所說的是，婉珠姑娘在外行走時，可能受歹徒所利用唆使，以致幹出劫牢的勾當，他要查明白，將歹徒繩之於法。」

曲文通面上仍有慍怒之色，道：「婉珠雖然不聽管教，但也不是容易受人利用之人！」

邊玉獅不以爲然，却不好反駁，故沉默不言！

曲文通沉吟有頃，又道：「不管怎樣，人已死了，實在沒有繼續追究的必要了。」

邊玉獅道：「可是，由於婉珠姑娘的劫牢，致使三個重犯趁機逃走，裘之安爲了對上司有個交代，不得不查明……」

曲文通插口問道：「那三個重犯名叫甚麼？」

邊玉獅道：「一個是橫行嘉興一帶的地頭蛇胡長風，一個是茅山術士鍾士琦，另一個是採花淫賊單五郎。」

曲文通想了一想，道：「這樣如何，你去告訴裘之安，就說老夫負責將上述三名犯人抓給他，請他不要再追究婉珠劫牢的事了，好麼？」

邊玉獅道：「去應天府告訴他？」

曲文通點點頭道：「是的。」

邊玉獅不便拒絕，點點頭道

：「好的，小侄明天就動身，趕去應天府見他，但只怕他此刻已動身趕來劍廬了。」

曲文通道：「不，你們在龍駒分手，以路程來說，他此刻尚未回到應天府，再說他就算在你趕到之前離開了應天府，你們也很可能會在路上碰面的。」

邊玉獅點點頭。

曲文通站起身道：「好了，夜已深，你回房去歇息，明天……」

一語未畢，忽聞花園外有人喊叫道：「師父，師父，您是不是在花園裡？」

曲文通一怔答道：「雪舫，甚麼事？」

一陣脚步聲就從花徑上响了起來。

邊玉獅起身一揖道：「雷舫兄大概有要事跟您老商談，那麼小侄就先回房……」

忽然他呆住了。

因爲，他看見從花徑走來的人，不只是曲文通的大徒弟華雷舫，另外還有一個青年。

那青年顯然受了傷，正由華雷舫攙扶着向凉亭走來了。

在深夜裡，忽然有人受傷，而且急着來找莊主曲文通，這已預示出了不尋常的事故。

曲文通一見之下，面色微變，問道：「雷舫，出了甚麼事情？」

華雷舫扶着那青年走上凉亭，讓他坐下，方向曲文通稟告道：「師父，本門這個第三代弟子倪世英前天有事情請假回家，今天在回莊的途中，碰上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物，那人把他打傷了，並要他帶口信給師父您！」

曲文通目光一凝道：「哦，是甚麼個情形！」

那倪世英鼻青臉腫，遍體鱗傷，他呻吟着道：「師祖，那人是個幪面客，聽口音是本地人，大概三十多歲，他忽然在路上出現，問弟子是不是劍廬的人，弟子稱是後，他猝然出手攻擊，弟子接了他二十幾招，就敗在他掌下，他將弟子痛打一番，然後，要弟子帶口訊給師祖您老人家。」

說到這裡，停下喘口氣。

曲文通沉聲道：「甚麼口信？」

倪世英道：「他要師祖準備價值二十萬兩珠寶，贖四小姐的命。」

曲文通一怔，道：「甚麼？」

倪世英道：「他說我們小姐已落在他手中，要師祖拿出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去贖四小姐的命。」

曲文通道：「哪個小姐……」

倪世英道：「就是師祖您老人家的千金，婉珠小姐啊！」

曲文通微微一呆，就忍不住的哈哈大笑了起來。

華雷舫道：「師父，剛才弟子已告訴他婉珠姑娘遇害之事，據說那蒙面客又說了一番話哩。」

曲文通臉容一沉，轉爲冷笑道：「那傢伙消息太不靈通，他應該打聽清楚再來行騙。」

倪世英道：「不，師祖，那蒙面客知道小姐在太原被毒死的事。」

曲文通又是一呆，道：「這是甚麼鬼話？既知小姐已在太原遇害，怎又說小姐在他手中？」

倪世英道：「他說死在太原安泰客棧的那個曲婉珠是假的，眞的曲婉珠在他手中。」

曲文通神情一呆，轉望向邊玉獅問道：「賢侄，婉珠的遺體，你仔細看過了沒有？」

邊玉獅滿腹疑惑道：「看過了，小侄不以爲那是假的。」

曲文通冷冷一笑道：「這麼說，就證明那蒙面客在行騙了。」

倪世英道：「那蒙面客又說了，他說若師祖不信，可派人去十方寺，大雄寶殿的匾額後面拿小姐的親筆信。」

曲文通道：「還有呢？」

倪世英道：「他要師祖準備好價值二十萬兩的珠寶，由本門一個第三代弟子送去給他。」

「甚麼時候？」

「大後天的日落之前。」

「送去何處？」

「鄱陽湖中。」

「要是不依他之言行事，他便要殺害小姐嗎？」

「是的，他說不准派人跟踪，把珠寶放在鄱陽湖畔，僱一艘漁船駛往湖中，船上要掛一面白布。」

「還有呢？」

「沒有了。」

「好，雷舫，你扶他回房，然後你再到這裡來。」

華雷舫應了一聲，立即攙扶倪世英走了。

曲文通就在亭上踱步，尋思良久，才開口道：「玉獅賢侄，你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邊玉獅道：「看情形似是想行騙，可是他既知婉珠姑娘已身亡，這樣的行騙能使人相信麼？」

曲文通道：「正是，這是很奇怪的行騙方式，難道說在太原中毒而死的眞的不是婉珠了？」

邊玉獅默然。

曲文通道：「你說呢？」

邊玉獅苦笑道：「曲伯伯，經此一來，小侄倒有些動搖了，小侄與婉珠姑娘已七年未見面，那天看見她時，只覺得她與七年前略有不同，現在您老如問小侄，她到底是不是婉珠姑娘，小侄也不敢肯定了。」

曲文通皺起了眉頭，道：「那傢伙說十方寺大雄寶殿的匾額後面有婉珠的親筆信，婉珠的字體，老夫一看便知，等一會兒老夫叫雷舫去十方寺看看。」

邊玉獅道：「十方寺在那裡？」

曲文通道：「在十幾里外的一處湖邊。」

邊玉獅道：「小侄跟雷舫兄一起去看看如何？」

曲文通搖搖頭道：「不，此事由老夫門下來處理可也，你犯不着去涉險。」

正說着，華雷舫已回到花園涼亭，曲文通便向他說道：「你帶兩個師弟，立刻趕去十方寺，要小心提防落入陷阱，如拿到書信，立刻回來。」

華雷舫應是而去。

曲文通接着回對邊玉獅道：「結果如何，老夫明早告訴你，現在你回房去歇息吧。」

* * *

次晨，曲文通把邊玉獅叫到面前，說明華雷舫已從十方寺取回婉珠的信。

邊玉獅急問道：「眞是婉珠姑娘的親筆信！」

曲文通微笑道：「不，是假的。」

邊玉獅道：「信呢？」

曲文通道：「老夫一看是假的，就將它撕碎了。」

邊玉獅道：「那信上怎麼說？」

曲文通道：「說她無事，在太原被毒斃的不是她，又說有事待辦，過一陣方能回來。」

邊玉獅道：「沒有說她被綁架？」

曲文通道：「沒有。」

邊玉獅道：「奇怪，那蒙面客既欲行騙，就應寫明被綁架才對啊。」

曲文通冷冷一哂道：「由此可見，那蒙面客行騙的手腕並不高明，不知是何處來的跳樑小醜，竟異想天開，想騙老夫巨額財寶，眞是太可笑了！」

邊玉獅道：「何不將計就計，派人假裝作送珠寶去，等他出現時把他抓起來？」

曲文通搖頭道：「算了，這類跳樑小醜若予理會，有失老夫身份，你還是照昨夜之計劃，跑一趟太原如何？」

邊玉獅道：「好，小侄馬上動身便是。」

* * *

晌午時分，邊玉獅乘騎進入距落星湖只有十多里的都昌縣城，他在城中買了一個木箱和一塊白布，便往鄱陽湖趕來。

到達了一處鄱陽湖邊，看見湖邊停泊着一艘漁船，有個老人正在船上補魚網，乃下馬走過去道：「這位老丈，我們打個商量如何？」

老漁人抬頭打量他，問道：「有甚麼事？」

邊玉獅道：「小可欲去湖上會晤一個朋友，老丈載小可去好麼？」

老漁人搖搖頭道：「不成，老漢今天要修補魚網。」

邊玉獅掏出一些銀子，在手上拋動着，笑道：「這是五兩銀子，老丈要是不願意，小可只好找別的漁船去了。」

老漁人眼睛亮了起來，丟下魚網，起身笑道：「有五兩銀子可賺，那老漢當然願意了，老弟欲去何處？」

邊玉獅道：「湖中心。」

老漁人聽了臉有難色道：「這要一整天的工夫呢。」

邊玉獅道：「那麼，再加五兩銀子如何？」

老漁人大喜，道：「好，對面山坡下那間茅屋便是老漢的住家，待老漢將老弟的馬牽去拴好，立即開船送老弟去！」

說着，踏上跳板上了岸，但是正要牽馬之際，一眼瞥見邊玉獅背上雙鞭，又有些不放心，問道：「你是……」

邊玉獅一指手上的木箱道：「小可要把這東西交給在湖上等候的朋友，沒有別事，老丈放心好了。」

老漁人道：「不是要跟人打架吧？」

邊玉獅笑道：「不會，不會。」

老漁人道：「你老弟身上帶着武器，老漢有些不放心，這樣好了，你先把十兩銀子給我，然後我才送你去。」

邊玉獅便把十兩銀子交給他，笑道：「小可的坐騎就拴在你家，萬一小可不回到此處，連牠一起送給你。」

老漁人以爲他是在說笑話，口中笑應着，便將馬牽去茅屋外拴好，隨即與邊玉獅上船，搖動槳板，向湖上駛去。

邊玉獅看看距岸上已遠，便將白布取出，用一支竹竿綁好，插在船上。

老漁人詫異道：「老弟，你這是幹甚麼？」

邊玉獅道：「小可要見的那位朋友，小可祇知他在湖心，爲了使他方便找到小可，我們約好在船上插一支白布旗。」

老漁人道：「原來如此，但爲甚麼要選在湖上見面呢？」

邊玉獅微笑道：「我們有生意商談，在湖上較爲方便。」

老漁人望望放在艙中的那口木箱，又問道：「那箱子盛的是甚麼東西？」

邊玉獅道：「藥丸。」

老漁人笑道：「你老弟看來不像是郎中嘛。」

邊玉獅哈哈笑道：「不是郎中，就不能賣藥麼？」

老漁人笑問道：「你貴姓？」

邊玉獅道：「姓邊。」

老漁人道：「你不是本地人吧？」

邊玉獅答道：「不是，小可是山西人氏。」

老漁人沒有再發問，繼續操槳把船搖向湖上！

鄱陽湖，古稱彭蠡，跨南昌、進賢、餘千、鄱陽、都昌、星子、德安、永修諸縣，湖身南北面寬中間狹窄，因而又有宮亭湖、族亭湖、落星湖、左蠡湖之別稱，爲僅次於洞庭之大湖。

湖中有數小嶼，以溪山和康山爲最著名。

這時因是中午，湖上漁船不多，極目遠眺，碧波萬頃，猶如置身汪洋大海之上。

邊玉獅知道距湖中央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便進入艙內坐下，閉目養神……

他這樣做，並非對「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有任何懷疑，而是基於一個原因。

那個蒙面客既然知道曲婉珠在太原安泰客棧中被毒斃命，何以又要用一個假曲婉珠來進行勒索？

這樣的玩笑，怎可以開在名滿天下，且又在悲憤莫名的曲文通身上？

不能！

那麼，蒙面客開這個玩笑，必有原因，絕對不是江湖宵小混水摸魚的一種行爲。

所以，他打算見一見蒙面客，徹底的了解一下蒙面客的動機。

* * *

驕陽已漸漸偏西。

漁船已駛了三個時辰之久。

邊玉獅從艙中鑽出，向老漁人問道：「老丈，快到了吧？」

老漁人道：「是的。」

邊玉獅舉目四望，但見湖上漁船點點，却沒有一艘漁船朝此駛來，心中不免有些疑惑，暗忖道：「難道那蒙面客眞是在開玩笑，但是，爲甚麼要開這個對他沒有甚麼好處的玩笑呢？」

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際，老漁人忽然說道：「看，那邊有一艘漁船駛過來。」

邊玉獅順其手指望去，果見南方的湖面上，相距約二三百丈之處，有一艘漁船突改變舵向，正朝這邊駛了過來，當即說道：「八成是了，老丈迎上去！」

老漁人隨即掉轉船頭，迎着那艘漁船駛了過去。

不久，兩船已接近了，老漁人一看之下，啞笑道：「弄錯了，那是我二弟的漁船啊！」

那艘漁船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年約五旬的漁人，另一個是四十多歲的婦人，看她那身衣着，就知必是那漁人的妻子。

那漁人揮揮手叫道：「大哥，你幹什麼呀？」

老漁人答道：「我送這位客人到湖上來，你們收穫好不好？」

那漁人道：「還好，大哥，你船上怎麼也插着一支白布旗？」

那漁人一指邊玉獅道：「是這位客人插的，他還要在湖上見一個朋友，講好插白旗布作爲識別。」

那漁人道：「剛才我們也看見一艘漁船上插着一支白布旗呢。」

邊玉獅一聽大喜，急問道：「那艘船現在何處？」

那漁人一指南方，說道：「我看見那船上的人把一隻箱子交給另一艘漁船上的一個中年人，就往南方駛去了。」

邊玉獅一怔道：「什麼，他們把一個木箱子交給另一艘船上的人？」

那漁人道：「是呀，我因爲他們船上掛着一支白布旗，覺得怪，就留意的看了幾眼，那船上只有一個人，他很像是『劍廬』的人。」

邊玉獅問道：「你確實是看見他把一個木箱子交給另一艘船上的人？」

那漁人道：「是的，那個人接過了箱子後曾經打開看了一下，又跟對方說了幾句話，就把船開走了。」

邊玉獅道：「開往何處？」

那漁人一指東方說道：「往那方向走了。」

邊玉獅道：「他有多大年紀？什麼模樣？」

那漁人道：「看年紀大約是三十五、六歲左右，模樣看不清楚，因爲當時我的漁船距離他們有幾丈遠。」

邊玉獅道：「他們談些什麼？你聽見了沒有？」

那漁人搖頭道：「聽不見，只能看出他們在交談而已。」

邊玉獅問道：「那人開船走了之後，劍廬的人沒有尾隨下去？」

那漁人道：「沒有。」

邊玉獅道：「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那漁人道：「大約半個時辰了。」

邊玉獅又問道：「那人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那漁人道：「黑色的衣服，打扮得跟漁人一樣。」

邊玉獅拱手道謝，回對老漁人道：「老丈，在下必須追上那人，請幫個忙！」

老漁人道：「已走了半個時辰，追不上啦！」

邊玉獅道：「追得上的，在下來幫你。」

老漁人看他的動作，就笑道：「你撐過船沒有？」

邊玉獅有些手忙脚亂，道：「以前試過一次，多操一操就可以熟練了。」

老漁人笑道：「這樣的話，還是讓老漢自己來吧！」

他向弟婦二人揮揮手，即接過槳板，把船航回東方去。

邊玉獅焦急的在船上來回走動，道：「那人才離去半個時辰，此刻必然尚在湖上，咱們快一些，應該可以追上。」

老漁人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那人怎麼不等你就走了？」

邊玉獅沒有心情去解釋，說道：「老丈，你快些，不管追上與否，我多給你十兩銀子。」

老漁人滿口答應，加緊操槳前進。

邊玉獅喃喃自語道：「奇怪，昨夜我要他將計就計，派個人帶一隻箱子前來與對方見面，他還說理會一個跳樑小丑有失身份，爲什麼却又背着我進行這項交易？他有什麼理由要瞞着我呢？」

老漁人道：「你說什麼？」

邊玉獅搖搖頭暗忖道：「今早也告訴我從十方寺拿回來的信，並非曲婉珠的親筆信，既然如此，他爲何接受蒙面客的勒索，將一箱珠寶交給蒙面客？」

他認定該箱子裝的是眞正的珠寶，因爲蒙面客曾經打開看過，如果不是眞正的珠寶，蒙面客絕對不會接受的。

那麼，曲文通爲何將一箱價値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白白送給蒙面客呢？

難道說，從十方寺取回來的信，是曲婉珠的親筆信？

難道說，那個在太原安泰客棧被毒死的曲婉珠，不是眞正的曲婉珠？

若然，曲文通爲何要瞞着我？

＊　＊　＊

漁船追了一個多時辰，並未追上那個蒙面客，而天色却漸漸黑下來了。

邊玉獅着急地道：「奇怪，怎麼還追不上那人？莫不成追錯了方向？」

老漁人道：「可能啊，你又不知你的朋友將去何處，開始的時候，方向若有一點偏差，就會越追越遠了。」

邊玉獅問道：「這麼一直向東走，最後會到什麼地方？」

老漁人道：「鄱陽。」

邊玉獅尋思了一會，忽然道：「是了，那人所駛的漁船必然不是自己的，如果是租來的，老丈以爲他是哪裡租來漁船？」

老漁人道：「這湖上有好幾個漁港，老漢替你打聽一下就是了。」

邊玉獅道：「好的，還有多久才能到達鄱陽那邊的漁港？」

老漁人道：「還要一個多時辰。」

邊玉獅說道：「你歇歇，由我來操槳吧。」

老漁人也確實的累了，這就把槳板交給他，進入艙內歇息，邊玉獅開始雖然不熟練，漸漸的就已得心應手，到了能夠操縱自如的時候，速度竟比老漁人還快。

約莫開了半個時辰，天已全黑了，湖面上只見寥寥幾盞漁燈而已。

又駛了一會，忽見前面湖上有一大片燈火，似有幾十艘船聚集在一起。

老漁人驚嘆一聲道：「奇怪，怎麼還有這麼多的漁船？」

邊玉獅心頭一動，道：「平時沒有這種情形嗎？」

老漁人道：「沒有，大家天一黑就回家了。」

邊玉獅暗忖道：「會不會是曲

文通派人在湖上埋伏，將那蒙面客圍住了。」

老漁人站出艙外觀望，說道：「那邊一定出了事，否則，不會有那麼多漁船。」

邊玉獅道：「老丈認識『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這個人麼？」

老漁人道：「當然認識，他是『劍廬』的大莊主，在江湖上名氣很大哩！」

邊玉獅道：「他在江湖上有無船隻？」

老漁人道：「有，這鄱陽船上的漁船，十之五六都是他的，他將漁船租給漁民，每半年收取一次租金。」

邊玉獅脫口問道：「這麼說，他是大船東了，他對待漁民好不好？」

老漁人道：「很好，他一點都不刻薄。」

邊玉獅心想：那許多漁船如是曲文通在指揮圍捕勒索者，那麼自己這番私自行動，就不便見面了，當下說道：「老丈，你來駛船，咱們靠上去看看。」

他將槳板交給老漁人後，即避入艙內，憑窗向湖前面望去。

這時，那幾十艘漁船已在湖上佈成一個大圓圈，由於每一艘船都點着氣死風燈，故遠看像一個大火環飄在湖面上，蔚爲奇觀。

那種佈陣的情形，可以看得出必有一艘船已被他們圍困住，因爲大圓圈正在慢慢縮小。

老漁人的漁船駛到二十幾丈近時，情況已看得更清楚，果然沒錯，是有一艘漁船被圍住了。

邊玉獅道：「老丈請停船，不要靠得太近。」

老漁人依言把船停了下來。

由於相距還有二十幾丈，而且，被圍住的那艘漁船上沒有點燈，故看不見船上那個勒索者的模樣。

老漁人道：「老弟，那些漁船是曲莊主所有的，不會錯，被他們圍住的那個人就是你的朋友麼？」

邊玉獅道：「不是。」

老漁人道：「你不是說要把箱子交給他？」

邊玉獅道：「是的，不過……老丈，這裡距湖畔尚有多遠？」

老漁人道：「大約十幾里吧！」

邊玉獅道：「這樣的話，那人是插翅也難飛了。」

老漁人道：「你想不想救他？」

邊玉獅覺得有趣，笑問道：「要是我想救他，有什麼辦法可以救他？」

老漁人道：「祇有潛水一途，不過那些漁民個個都有一身水底功夫，要想潛水而逃，只怕也不容易。」

說話間，只見那幾十艘漁船，已逼近那勒索者的漁船，這時，忽聽有人叫道：「朋友，說出我們小姐在哪裡，免你一死。」

勒索者縱聲大笑道：「放屁，我告訴你們，我將你們小姐囚禁在一處很隱秘的地方，那地方終年無人走到，所以今天我若死了，她也活不成。」

劍廬的人怒聲道：「聽着，我們劍廬的人說一不二，你只要說出囚禁我們小姐的地點，等我們救回小姐之後，一定放你走路。」

勒索者又大笑道：「你們若不放我走，我就把命賠在這裡。」

劍廬的人道：「你不怕死？」

勒索者道：「我是玩命的人，怕死就不敢來捋曲文通的虎鬚了。」

劍廬的人道：「你已得到了價値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本該釋放我們小姐。」

勒索者道：「對，我是要回去放回你們小姐，可是你們不該埋伏在此，這樣的行爲太不漂亮了啦！」

劍廬的人冷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放你走？」

勒索者道：「對，只有這樣，你們小姐才能活命。」

劍廬的人道：「放你走，要是你不肯釋放我們小姐，那我們豈非人財兩失？」

勒索者道：「我會釋放她的，我沒有殺害她的理由。」

劍廬的人道：「口說無憑，我們不能相信你的話。」

勒索者道：「那麼，你說我該怎麼辦？」

劍廬的人道：「我們以劍廬的名譽作保證，你說出我們小姐在那裡，我們救她回來之後，立刻放你走路。」

勒索者哈哈笑道：「口說無憑，叫我如何相信你的話？」

劍廬的人道：「我們以劍廬的名譽作保證，這樣難道還不夠嗎？」

勒索者笑道：「夠，但是這湖上全是你們劍廬的人，當你們救回曲婉珠之後，要是你們把我殺害了，沒有一個外人會知道這件事的，這樣對你們劍廬的名譽根本就沒有一點損失。」

劍廬的人冷哼一聲道：「照你這樣說，是我們該讓步了？」

勒索者道：「這要你們自己估量了，如果你們認爲曲婉珠的性命重要，那就放了我，如果你們認爲曲婉珠的性命不重要，那你就殺了我。」

忽聽另一人道：「師弟，此賊貪圖暴利，必是貪生怕死之徒，不必跟他嚕嗦，放手幹吧！」

又一人接口大叫，道：「不錯，我就不相信他不怕死，大家上啊！」

利那間，羣情激憤，幾艘漁船一齊划動，再向中間那艘漁船逼了過去。

那勒索者一聲長笑，突然提着那隻箱子一躍入湖，一個翻身就潛下水裡去。

「快下去！」

「大家快下水去。」

於是，漁船的人紛紛躍入湖中，潛入水裡圍捕那勒索者……

看到這種情形，邊玉獅頗爲吃驚，向老漁夫問道：「你說這裡距最近的湖畔還有十幾里？」

老漁人道：「是啊！」

邊玉獅道：「你看那人能不能游到湖岸邊？」

老漁人道：「這要看他的潛水本領了，有些人是能夠一游十多里的，不過，那人只怕逃不掉，他水底功夫再高明，也對付不了那麼多人，劍廬的人好像跳下十多個吧？」

邊玉獅道：「是的。」

老漁人道：「我猜不出一刻時，那人一定會被抓上來，你看着好了。」

這時，那幾十艘漁船上的人都把氣死風燈提到船舷上，燈光將湖面照得如同白日，以便於捕捉那個勒索者。

但是，老漁人的猜測不對，入水圍捕的人竟未找到勒索者，過了一會，一個個冒出水面，都說沒見到勒索者。

指揮者大叫道：「下去，再下去！」

那些劍廬的人又紛紛潛下去了。

指揮者又叫道：「各船散開注意搜索湖面。」

幾十艘漁船迅速散開，開始在廣闊的湖面上搜索了起來。

邊玉獅不願被劍廬的人發現，即請老漁人將船開走，退向南面湖上。

老漁人一面操槳，一邊嘀咕道：「奇怪，十多個人竟然抓不着一個人，老漢年輕的時候，才不像他們那麼笨……」

邊玉獅忽然微笑道：「老丈，在下決定上岸了，你把船開回去吧。」

老漁人詫異的道：「爲什麼呢？你不想見……」

邊玉獅打岔道：「是的，夜已深，該回家去了。」

老漁人本就不願意去招惹劍廬的人，聽了滿口應允，當即掉轉方向，朝自家港口駛去。

船行一夜，到了第二天破曉時分，老漁人才把船駛回到湖邊，停泊下來。

邊玉獅掏出二十兩銀子賞給老漁人，笑道：「老丈，謝謝你了。」

老漁人雖然疲倦，但一天一夜賺了二十兩銀子，在他來說等於發了一筆小財，故高興得眉開眼笑，接過銀子連忙拱手道：「謝謝，謝謝，沒有幫你找到貴友，眞是抱歉！」

邊玉獅道：「你已幫我找到了。」

老漁人一呆道：「怎麼說？」

邊玉獅到船尾，伸手從湖裡拉起一個人，笑道：「就是這一個！」

那人，正是勒索者。

他年約三十五歲，相貌頗爲英俊，身體特別高大，比一般男人高出一個頭。

他也許是在水裡泡得太久之故，他已全身無力，面色蒼白如紙。

但是他手上還緊緊抱着那只箱子。

這個青年不是別人，正是十里坡酒店，地下室的那個青年，水四娘的面首。

他被邊玉獅拉上船後，便倒在船上喘氣，累得沒有一絲力氣了。

老漁人大吃一驚，道：「哎呀，這個人一直攀附在船尾麼？」

邊玉獅道：「不錯。」

他在青年的身邊蹲下，笑問道：「朋友，你還能說話嗎？」

青年軟弱地道：「你……不是劍廬的人？」

邊玉獅道：「不是，我是遊湖的人，昨夜適逢其會，碰上你向劍廬敲詐……那個箱子裡面盛載着是什麼東西啊？」

青年趕緊把木箱子緊抱在懷中，道：「是我的東西，你不能搶。」

邊玉獅哈哈大笑道：「你放心，那箱子裡不論是何貴重東西，我都沒興趣。」

青年聽了才稍爲寬懷，問道：「那麼，你要什麼？」

邊玉獅道：「我別的什麼都不要，只要……」

青年道：「只要什麼？」

邊玉獅微微一笑道：「你！」

青年一驚道：「要我？」

邊玉獅道：「是的，要你。」

青年滿面驚疑道：「要我的命？」

邊玉獅搖頭道：「不，要你的人。」

青年呆了呆道：「要我的人幹什麼？」

邊玉獅道：「交給神捕裘之安。」

青年大驚，爬起來要跑，邊玉獅一伸脚將他制倒，駢指而下點了他的軟麻穴。

老漁人道：「你會點穴？」

邊玉獅道：「是的，學過一些。」

老漁人道：「這個青年，老漢好像曾在那裡見過，有些面善。」

邊玉獅道：「老丈去過外地沒有？」

老漁人道：「沒有，老漢幾十年來一直住在這裡，從未去過外地。」

邊玉獅道：「那麼，此人以前曾到過鄱陽湖，或者他根本就是本地人。」

老漁人說道：「聽他口音，正是本地人。」

邊玉獅將青年人一把攬起，再一手提起那木箱，道：「走，到你屋裡歇歇。」

到了老漁人的茅屋內，邊玉獅將青年放在地上，向老漁人道：「肚子好餓，有沒有吃的東西？」

老漁人道：「有，老漢這就去吩咐，我那老伴正在燒飯，馬上就有得吃。」

說着，一路吩咐了進去。

邊玉獅往椅上一坐，緩緩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青年閉嘴不答。

邊玉獅道：「你不說也罷，到了應天府，總要招供的。」

青年開口了，他反問道：「你是個捕快？」

邊玉獅道：「不，我只是神捕裘之安的好朋友。」

青年道：「你當眞要把我交給裘之安？」

邊玉獅道：「當然。」

青年道：「這樣的話，曲文通的女兒曲婉珠就活不成了。」

邊玉獅道：「我不管她死活，你犯了罪，我就得把你交給官府。」

青年道：「那箱珠寶你拿去，放我走如何？」

邊玉獅道：「先告訴我你是誰？老老實實的把一切說給我聽，我再作決定。」

青年聽出還有一綫希望，便說道：「好，我告訴你，我叫王義，是水四娘的相好。」

邊玉獅聞言心頭一動，插口問道：「一直住在十里坡酒店嗎？」

王義道：「正是。」

邊玉獅道：「說下去。」

王義道：「水四娘和老駝魔搭擋開黑店，凡是過路的行人，只要進入他們的酒店，大都難逃他們的毒手，不是殺人劫財，便是殺人作包子賣給人吃。」

邊玉獅道：「你沒有參與？」

王義道：「沒有，我本也是被害者，有一天我路過十里坡，進入酒店打尖，不幸被他們迷倒，後來水四娘見我長得雄壯，不忍殺我，强迫我與她作露水夫妻。」

邊玉獅道：「後來呢？」

王義道：「幾個月前，曲文通的女兒曲婉珠路經該處，也被水四娘迷倒，水四娘本來要殺她作包子，後來得知她是曲文通的女兒，就改變了主意，決定以曲婉珠爲人質，好好的向曲文通敲榨一筆……」

邊玉獅道：「你便先下手爲强，將曲婉珠劫走了？」

王義道：「是的，我覺得老跟着水四娘沒出息，當夜趁她熟睡的時候，就悄悄將曲婉珠救走了。」

邊玉獅道：「水四娘和老駝魔後來在太原中毒斃命，那是你下的毒？」

王義道：「不是，他們怎麼中毒的，我不知道，只知道水四娘不甘損失，便冒充曲婉珠去向邊玉獅行騙，却不知道怎的被人毒殺了。」

邊玉獅道：「你見過邊玉獅沒有？」

王義道：「沒見過。」

邊玉獅道：「依我看，水四娘和老駝魔，必是你毒死的，否則你怎麼這樣快知道他們的死訊？」

王義道：「我是聽人說的。」

邊玉獅道：「哼，看你長得一表人材，想不到竟是個下流胚子，殺人、敲詐，無所不用其極。」

王義道：「言歸正傳，那箱子裡有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你一起拿去，放我逃生。好麼？」

邊玉獅道：「那曲婉珠呢？」

王義道：「你不是說過不管她的死活麼？」

邊玉獅道：「我的意思，是不管她是死是活，我都要把你送交官府。」

王義道：「這對你有甚麼好處？」

邊玉獅道：「我根本不想得到甚麼好處。」

王義道：「我若死了，曲婉珠也活不成了，等於是你害死了她。」

邊玉獅道：「你說水四娘和老駝魔不是你毒死的，是麼？」

王義道：「是啊！」

邊玉獅道：「那麼，你只要說出曲婉珠在哪裡，讓劍廬的人去救她回來，你便不致被判死罪，這是你唯一選擇的一條路。」

王義冷笑道：「對不起，我現在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放她，便能活命，放了她，便死。」

這時候，老漁人和他的老伴從屋裡走出，老漁人告訴邊玉獅米已下鍋，又說老伴患重聽，囑他不必與老伴交談。

邊玉獅道：「老丈，請給我一條繩子，我要把這人綑綁起來。」

老漁人取來一根繩子，邊玉獅便將王義的手脚緊緊的綁住，老漁人問道：「甚麼時候把他們交給官府？」

邊玉獅道：「在下打算歇一日，明早再押他上路。」

老漁人道：「何不把他交給劍廬？」

邊玉獅道：「應該把他交給官府。」

老漁人道：「舍下有個儲放物品的地下室，暫時把他囚禁在地窖裡如何？」

邊玉獅道：「很好。」

老漁人眼睛盯着那隻木箱，道：「那箱珠寶如何處理？」

邊玉獅道：「那是罪證，不能動。」

當下，將王義及那箱珠寶提了起來，隨老漁人進入屋內，地窖就在廚房左邊的儲物室中，邊玉獅將王義和木箱關入地窖裡面，囑老漁人將儲藏室的門鎖好，兩人才又回到前面廳堂。

不久，老婆子已經將飯菜擺上了桌子，兩人吃過之後，邊玉獅表示要睡一覺，老漁人即領他進入一個房間，對他說道：「這是我兒媳的房間，他們去年搬出去了。」

邊玉獅和衣在床上一躺，笑道：「老丈，開了一天一夜的船，也該去睡一覺了吧！」

老漁人道：「正是，老夫也要去躺一躺。」

他退出房間，隨即轉到廚房，與其妻耳語起來，敢情老婆子並不重聽，她的耳朵靈得很，聽了丈夫一番話後，笑眯眯的低聲道：「眞是滿滿一箱珠寶嗎？」

老漁人點點頭道：「錯不了的。」

老婆子道：「他醒來的時候，咱們怎麼跟他解釋呀？」

老漁人道：「不必解釋，咱們帶着那箱珠寶走他娘的！」

老婆子道：「哪裡去？」

老漁人道：「去你弟弟家裡躲一躲。」

老婆子說道：「這間房子沒有人照顧成麼？」

老漁人道：「唉，妳眞是糊塗，有了價値二十萬兩的珠寶，還要這破房子幹甚麼？」

老婆子道：「可是，我在這裡住了幾十年，實在有些捨不得走……」

老漁人道：「咱們有了二十萬兩銀子，還怕沒房子住麼？我告訴妳，咱們可以到別處，買田地蓋瓦房，當老太爺老奶奶去！」

老婆子笑着道：「也罷，他睡着了沒有？」

老漁人道：「不知道，妳去他房外聽聽看，要是睡了，咱們立刻動手！」

老婆子道：「好，我去聽聽。」

她去後不久，轉回廚房，笑眯眯的道：「睡了，睡了，好大的鼻鼾聲哩！」

老漁人立即取來把菜刀，開了儲藏室的門鎖，推門走了進去。

揭開地窖的一塊木板，輕步走入地窖中，到了王義身前。

王義一見他拿着一把菜刀，大吃一驚，道：「你幹甚麼？」

老漁人輕噓了一聲，道：「別作聲，老漢是來救你的。」

王義一怔道：「救我？」

老漁人道：「是的，老漢可以放你逃生去的。」

王義明白了，笑道：「你要甚麼？」

老漁人手指指他身邊那隻木箱子，道：「要那東西，你肯給，老漢便放你逃走。」

王義道：「那小子走了？」

老漁人道：「不，他在睡覺。」

王義道：「那麼，快割斷繩子吧！」

老漁人道：「你答應了？」

王義道：「當然，救了我，那一箱珠寶，就是你的了。」

老漁人提起那隻木箱，交給在地窖口探頭探腦的老妻，揮手命她走開，然後回對王義道：「老漢割斷你的繩子，你立刻從後面逃走，要是你想搶回箱子，我那老婆子會大叫，那位公子一旦醒來，你就逃不掉了。」

王義道：「放心，我不會搶，你快割吧！」

老漁人眼看老妻已遠去，便用菜刀割斷了王義手脚上的繩子，道：「好了，你快走吧。」

王義掙扎着站起，道：「那小子點了我的穴道，我一時還不能跑……」

老漁人焦急道：「你爬也要爬出去呀。」

王義忙道：「好，好，我這就走了。」

說着，手脚並用的爬出地窖去了。

苦戀非人　抱恨輕生

鄱陽湖西方兩百里外，是著名的九嶺山脈，山中有一座崖名叫「武陵」，高在雲端之上。

此崖形勢險要，四面均是峭壁，平時罕見人跡，沒有人敢到這裡來。

因爲武陵崖住着一個老怪物。

此老名叫「九命神狐趙玄」，年已七十以上，幾十年前在武林中名氣很大，就連「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也不及，由於爲人介乎正邪之間，沒有大惡，故能安渡晚年。

他隱居在武陵崖上，已遠離了武林是非，過着自樂其樂的日子。

他視武陵崖爲其地盤，不准任何人上崖干擾，有敢闖崖者，必殺。

但是，他並不孤獨，他在崖上有一座洞府，裡面有不少美女娛其晚年……

今天武陵崖下出現一個青年。

這個青年，即是劫持曲婉珠的王義。

他來到武陵崖，居然像回到家裡一樣，很輕鬆自在的走上通往崖嶺的小徑，很快就消失在崖壁的另一面。

他的身形才消失不見，崖下又出現了另一個青年——邊玉獅。

邊玉獅看着王義的身形消失在武陵崖上的小徑上，不禁長長透了一口氣，因爲他判斷一場長途的跟踪已告結束，王義已抵達他的目的地。

可是，他心中却充滿了驚奇，因爲他萬料不到王義竟會與「九命神狐趙玄」有關係，鑒於「九命神狐趙玄」的武功及其爲人，他覺得事情非常之棘手，欲救曲婉珠，恐非自己一人之力所能企及的了。

九命神狐趙玄，雖非正派之人，但絕不是下五門的敗類，他怎麼會與王義這樣的人拉上關係呢？難道說，這王義是九命神狐趙玄的徒弟麼。

邊玉獅對此百思不得其解，也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否應該立刻上武陵一探究竟，他拿不定主意的原因，是父親曾經告誡過他，說當今武林中有一個人不可得罪，這個人就是九命神狐趙玄，不但如此，還警告他不可走近武陵崖一步。

所以，他現在感到很爲難。因爲若不上武陵崖便救不出曲婉珠，若上武陵崖則有違父訓，怎麼辦呢？

對了，自己何不蒙面登崖，這樣就不致使九命神狐知道自己是何許人！

他自覺自己主意不錯，當即立刻掏出汗巾，往面上一蒙，縱身撲上崖上的小徑，順徑跑了上去。

小徑環繞武陵崖盤旋而上，這是上武陵崖唯一的通路，此外都是無法攀登或立足的峭壁，這也是武陵崖之所以著名於世的原因，任何輕功再好的人，也無法飛登武陵崖的峭壁，因其壁上岩石已被風化，輕輕一碰就會落下一大片，是以飛登武陵崖，便有跌得粉身碎骨的危險。

邊玉獅深知其險，故老老實實的由環繞山崖小徑而上去。

* * *

武陵崖上是個怎樣的情形呢？

武陵崖上有一個洞府，名曰「仙女洞」，洞中佈置得豪華，可謂舉世無雙，洞中旖旋風光，亦可謂世間少有。

因爲在洞中住着七個容貌絕世的美女！

九命神狐已七十過外，可是外表却如六十左右，面如滿月，皮膚白晰，似一位養生有術的飽學儒士。

他在「仙女洞」中過着神仙般的日子，每天與美女喝酒、下棋，或者作妖精打架。

最叫人不敢相信的是，洞中常有「肉山酒池」之戲，七個美女在一個池中裸泳，三尺寒泉浸明玉，其情其景，難描難述。

今天，九命神狐又坐在一個「酒池」旁邊欣賞着七個仙女的裸泳，他要「七仙女」喝酒，看看她們的醉態可掬的樣子，而樂得哈哈大笑。

忽然，他神色微沉，說道：「姑娘們快躲入水中，有人來了！」

七仙女聽了，慌忙停止嬉戲，蹲在水中不敢站起來。

九命神狐趙玄徐徐轉身而向洞外，開口冷冷的道：「甚麼人活得不耐煩，闖上老夫的武陵崖上？」

洞外有人恭聲道：「趙老前輩，是小的王義。」

九命神狐輕哦了一聲道：「你回來了，低着頭進來吧！」

「是。」

王義低着頭進入洞中。

九命神狐道：「你敢向酒池上看一眼，老夫就挖你的眼珠子。」

王義嚇得盡量的彎下腰，雙手差一點就碰到地面，好像一隻猩猩般，誠恐誠惶地走到九命神狐趙玄跟前，跪下叩頭道：「小的叩見老爺。」

九命神狐趙玄神色漠然道：「事情辦好了麼？」

王義期期艾艾道：「沒有，出……出了……被人搶走了。」

九命神狐趙玄道：「怎麼回事？」

王義道：「小的變賣家產，購得一大箱的珠寶，不料來此途中遇上了一羣强盜，那箱珠寶就被他們搶走了。」

九命神狐冷冷的笑道：「你說謊了吧！」

王義連連叩頭道：「不，是眞的，小的不敢說謊，是眞的被人搶去了。」

九命神狐趙玄道：「沒有二十萬兩銀子，老夫不收你爲徒，你回去吧！」

王義又連連叩頭道：「老爺請寬容數日，小的再去想辦法弄來，好麼？」

九命神狐趙玄道：「你還有家產？」

王義道：「還有一些放租的田地，要是能賣掉它，大約也可以湊出七萬兩。」

趙玄道：「奇怪，你為何不惜犧牲一切要拜老夫為師？」

王義道：「因為你老是當今武林的第一高人，小的若能拜你為師，必能成名於世。」

九命神狐趙玄一哼道：「只怕你不是吧，你們夫婦是不是與人結了樑子，為了躲避追殺，是以逃到老夫的武陵崖來了？」

王義道：「不，那天小的已說明白了，我們是私奔，不是避仇。」

九命神狐趙玄道：「老夫老實的告訴你，你相貌雖然不錯，但却非人中之龍，老夫若要收徒弟，豈會收你這樣的人，你入洞去打點打點，即刻帶着你的妻子下山去吧！」

王義惶然道：「可是，您老不是答應只要小的能拿出二十萬兩銀子的首飾，便肯收小的為徒嗎？」

九命神狐趙玄道：「不錯，可是你帶來了沒有？」

王義道：「小的可以再回去張羅張羅呀！」

九命神狐趙玄搖頭道：「算了，你一定拿不出那麼多銀子，還是帶着你的妻子走吧！」

王義叩頭哀求道：「老爺，小的是一片苦心，請你無論如何不要攆我們走，好麼？」

九命神狐趙玄道：「不，你貌雖出衆，其實乃庸碌之徒，老夫不打算收你為徒，趁着老夫心情還愉快的時候，快下山去吧！」

王義面色蒼白顫聲道：「老爺，你不願收小的為徒的話，那麼收留小的做你的僕人如何？」

九命神狐冷哼道：「做老夫的僕人？」

他沉吟着，似乎有些心動了。

王義再叩頭道：「老爺，請你答應，小的會赤誠服侍你一輩子的。」

九命神狐趙玄忽然一笑道：「也罷，老夫確實需要一個僕人，來打掃環境，那麼你留下來便了。」

話聲甫落，洞中有個女人接口道：「不，我的丈夫絕不是一個僕人。」

隨着語聲，有個女子從裡面走了出來。

她，竟是曲婉珠。

九命神狐不禁一怔道：「妳說什麼？」

曲婉珠口氣堅定地道：「我的丈夫絕不是僕人。」

九命神狐趙玄訝然笑道：「妳的意思是……」

曲婉珠道：「要麼，妳就收我丈夫為徒，傳他絕世武功，使他出人頭地，否則我們立即下山。」

王義接着道：「娘子，請妳不要胡說。」

曲婉珠斷然道：「我不是胡說，要知道你是我的丈夫，我不要自己的丈夫對人卑躬屈膝，你能不能出人頭地都無所謂，但是你必須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

王義急壞了，叫道：「娘子，你難道不知我們的處境，天下雖大，却只有此地是我們可以容身之處啊！」

曲婉珠道：「不，我情願死也不願看着你淪為人家的僕役，走吧，這就下山去。」

九命神狐趙玄突然哈哈的大笑起來。

曲婉珠冷冷斜視着他，道：「你笑什麼？」

九命神狐趙玄笑道：「眞看不出你的性子這麼烈，他要是像妳這般有骨氣，老夫也不要他一分一毫便可收他為徒！」

曲婉珠冷笑道：「你喜歡倔强的人嗎？」

九命神狐趙玄點點頭道：「不錯，老夫收妳為衣鉢傳人如何？」

曲婉珠道：「你不配。」

九命神狐趙玄不悅道：「好個丫頭，老夫肯收你為徒，是妳天大的造化，妳竟敢這樣頂撞老夫！」

曲婉珠說道：「我說的是實話，你不配。」

九命神狐趙玄道：「為什麼？」

曲婉珠道：「因為我爹的武功和名氣都不在你之下。」

王義大急道：「娘子，你住口！」

九命神狐趙玄目光一凝，冷然道：「妳父親是何方神聖？」

曲婉珠道：「橫天一劍九州寒曲文通！」

九命神狐趙玄面色一變，道：「妳是曲文通的親生女兒？」

曲婉珠點頭道：「曲婉珠！」

九命神狐趙玄神色變得異常冷峻，從池旁站起，目光似刀的盯住她，道：「不是說謊？」

曲婉珠道：「犯不着。」

九命神狐趙玄轉望王義問道：「那麼，你呢？」

王義道：「我的眞姓名叫陸少青，我與拙荊是青梅竹馬，可是曲大俠不贊成我們的婚事。」

九命神狐趙玄道：「原來你就是陸少青，對於你們倆的事，老夫亦曾聽人說過，據說十多年前，由於曲文通不贊成你們的婚事，你憤然離了家鄉，是麼？」

陸少青道：「是的。」

九命神狐趙玄道：「你們是何時重聚的？」

陸少青道：「最近。」

九命神狐趙玄道：「重聚之

後，即結為夫婦？」

陸少青道：「是的。」

趙玄道：「曲文通知否？」

陸少青道：「還不知道，我們怕他知道，故想找處不受干擾的地方住了下來。」

趙玄道：「為何找到老夫武陵崖上來？」

陸少青道：「曲大俠與你有嫌隙，如果你老肯收留我們住下，曲大俠絕不會找上武陵崖，其次，小的亦希望學成絕世武功，揚名於世，這個願望只有拜你為師才能辦到。」

趙玄道：「過去十多年，你一直在幹什麼？」

陸少青道：「四處奔波，想求名師學絕藝，可惜，都未能如願。」

趙玄笑道：「學成絕世技藝之後，想找你的岳丈出出氣？」

陸少青道：「不敢，小的只希望能被岳丈看重，讓他知道小的並非庸碌之徒。」

趙玄道：「老夫被武林同道目為邪派人物，你學成老夫的武功，只怕更不會為曲文通所喜。」

陸少青默然。

趙玄道：「就算老夫肯收你為徒，你也很難有大成。」

陸少青道：「為什麼？」

趙玄道：「因為你意志不夠堅定，而且也吃不了苦。」

陸少青道：「你老尚未收容小的，怎麼知道小的意志不堅，吃不了苦？」

趙玄道：「老夫善觀人相，從你的氣色目光上看出來。」

陸少青低下了頭，道：「小的吃得苦的，只要你老肯收容小的，不練成絕世技藝，小的絕不下山。」

趙玄笑了又笑，道：「你說這句話時，為何低頭不敢看老夫？」

陸少青抬起頭，臉發紅道：「小的，小的是怕你老生氣。」

趙玄輕輕的哼了一聲，轉向曲婉珠道：「丫頭，妳是曲文通的掌上明珠，照說妳可以找到一個很理想的夫婿才對。」

曲婉珠怒道：「你說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趙玄冷然笑道：「老夫鐵口直斷，妳嫁錯了郞，今後沒有好日子過了。」

曲婉珠聽了更是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拉起陸少青，憤然道：「走，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說畢，就要把他拉出洞。

趙玄道：「站住！」

曲婉珠身子一轉，含怒道：「你待怎的？」

趙玄道：「幾十年來，沒有人敢這樣頂撞老夫，妳這個丫頭，眞是好大的膽子！」

曲婉珠冷笑道：「你想把我留下？」

趙玄道：「不錯，還有妳的丈夫。」

曲婉珠瞪目道：「你敢把我怎麼樣？」

趙玄忽然笑道：「不怎樣，妳這丫頭的脾氣對上老夫個性，看在妳的份上，老夫收他為徒便了。」

曲婉珠一呆道：「你……」

趙玄道：「小子，快跪下叩頭吧！」

陸少青大喜過望，連忙撲地跪倒，行三跪九叩之禮，口中還連叫「師父」不止。

趙玄面容一肅，沉聲道：「聽着，你要規規矩矩做人，好好對待你的妻子，否則，老夫會殺了你！」

陸少青連連聲道：「是，是，是，弟子一定規規矩矩做人，好好的對待拙荊，絕不叫師父生氣就是了。」

九命神狐趙玄接受了他的拜師大禮之後，舉步走到洞口，大聲道：「是那個不要命的小毛賊，敢闖上武陵崖，快給老夫滾出來吧！」

陸少青臉色一陣蒼白，愕然道：「甚麼，有……有人闖上武陵崖來了？」

＊　＊　＊

邊玉獅從仙女洞對面的樹林中走了出來。

他本來是蒙着臉的，現在已將蒙在臉上的汗巾取了下來，因為他覺得沒有這個必要了。

剛才，他躱在樹林中時，聽到了陸少青與九命神狐趙玄的一席話，心中驚駭至極，直到此刻，還無法平靜下來。

他做夢也沒想到「王義」就是陸少青，這個變化實在太可怕太可怕了。

也由於這個發現，使他解開了原本解不開的謎，彷彿撥開雲霧見青天，一切都已明白了！

他本想悄悄的退出武陵崖，不再過問這段令他感到傷心和憎惡的事，但是一聽九命神狐的喝問，覺得還是現身與九命神狐趙玄見上一面為佳，因此，扯下汗巾，從林中走了出來。

九命神狐不認識他，但見他從容不迫的從林中走了出來，氣宇軒昂，不亢不卑，不禁對這個陌生青年產生了一絲好感。

但陸少青和曲婉珠一見之下，頓時臉色大變，尤其是陸少青，他好像被判了死刑，剎那間臉如土色，冷汗直冒，身形搖搖欲墜，精神似要崩潰了。

曲婉珠沒有想到邊玉獅會突然來到此地，一時目瞪口呆。

九命神狐趙玄，等他走到跟前，便開口問道：「小子，你是誰？」

邊玉獅拱手一揖道：「晚輩邊玉獅，拜見趙老前輩，冒昧造訪，尚請原諒。」

九命神狐趙玄微微一怔道：「邊玉獅？無敵神鞭邊大川是你何人？」

邊玉獅再揖道：「是晚輩家父。」

九命神狐趙玄哦聲道：「原來你是邊大川的兒子，你到此何爲？」

邊玉獅一指曲婉珠道：「來找曲姑娘談幾句話。」

曲婉珠突然冷冷地道：「邊玉獅，我現在已嫁給了陸少青，你我沒有甚麼可說的了。」

邊玉獅笑笑道：「我知道，我只是想告訴妳，令尊由於妳的……」

陸少青突然大喝道：「邊玉獅，你走，這裡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他接着對九命神狐趙玄道：「師父，就是他，就是他搶走了弟子的一箱珠寶！他還想殺害弟子，要不是弟子跑得快，哼哼！原來你是邊玉獅，這就難怪了……」

九命神狐趙玄道：「是怎麼回事？」

陸少青戟指邊玉獅口沫橫飛地道：「這小子仗着他老子是名滿天下的『無敵神鞭』邊大川，一直想娶拙荊爲妻，曲大俠不贊成我們的婚事，就是他從中作梗，他直到現在還不死心，竟在途中搶走了我的一箱珠寶，還想要殺害弟子的性命，太可惡了。」

九命神狐趙玄大怒道：「小子，是這樣的麼？」

邊玉獅微微一笑道：「在回答老前輩的問題之前，可否先俯允晚輩，問曲姑娘幾句話？」

九命神狐趙玄回對曲婉珠問道：「曲姑娘，你願意回答他的話麼？」

曲婉珠猶豫了一下道：「好，讓他說吧。」

陸少青急道：「不，不要理他，這小子陰險無比，最會胡說八道。」

九命神狐趙玄冷冷的道：「閉嘴，曲姑娘都同意了，你叫個甚麼勁兒！」

陸少青不敢再開口了。

曲婉珠冷然道：「邊玉獅，你心中應該明白，我對你從無半點情意，如果你要問的是這個，那就不必開口了！」

邊玉獅道：「不，我要問的是關於妳最近的遭遇，希望妳據實回答。」

「好，問吧。」

「上個月，妳曾經過十里坡，進入水四娘和老駝魔的酒店打尖是麼？」

「不錯。」

「發生了甚麼事？」

「水四娘開的是黑店，我不明內情，入店打尖，結果被迷倒……」

「後來呢？」

「水四娘把我拖入地下室，意欲把我肢解，幸虧陸少青趕到，他救了我。」

「請說詳情。」

「那時，我在昏迷中，經過情形我不清楚，當我清醒的時候，少青已把我救離了黑店。」

「他怎知妳陷身於酒店中？」

「他不知道，他剛好經過此處，也進入酒店打尖，後來發現酒中有異，就跟水四娘吵了起來，剛好那時有幾個人進入酒店，水四娘和老駝魔看情形不對，連忙跑了。」

「妳進入酒店打尖時，除了見到水四娘和老駝魔之外，還有沒有見到誰？」

「沒有。」

「知不知道酒店裡還有人？」

「不知道，好像是沒有。」

「好，最後一個問題，妳知不知道水四娘後來冒充妳去太原找我，向我騙取了一顆明珠王和十萬兩銀子，但第二天却被人毒死了？」

曲婉珠神色大愕，失聲道：「有這種事？」

邊玉獅點點頭道：「被毒死的還有老駝魔。」

曲婉珠驚問道：「誰下的毒？」

邊玉獅道：「不知道。」

曲婉珠又問道：「那顆明珠王和十萬兩銀子呢？」

邊玉獅道：「下落不明，但可想而知是被那個下毒者劫走了。」

曲婉珠道：「爲了這件事，你才找到這地方來？」

邊玉獅道：「是的，我想問問妳知不知道那兇手是誰，現在聽妳這麼說，我這一趟是白跑了。」

他看了陸少青一眼，問道：「再問一事，他待妳好不好？」

曲婉珠道：「很好。」

邊玉獅一笑道：「既是如此，我就無話可說了。」

他轉對九命神狐趙玄一揖道：「趙老前輩，晚輩話已問完，就此告辭了。」

語畢，轉身欲去。

九命神狐趙玄道：「站住！」

邊玉獅回身轉問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九命神狐趙玄掉頭轉向陸少青問道：「你說他搶走了你一箱珠

寶，又欲殺害你，有這回事麼？」

陸少青點點頭道：「是的，請師父給弟子作主，討回公道。」

九命神狐趙玄回望邊玉獅冷笑道：「小子，你父親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你爲何要做賊？」

邊玉獅微笑道：「這件事，晚輩不想解釋，不過晚輩願意奉還那箱珠寶，十日之內，當把那箱珠寶帶到此地，這樣可以嗎？」

九命神狐趙玄道：「不可以。」

邊玉獅問道：「爲甚麼？」

九命神狐趙玄道：「口說無憑，你要是一走了之，老夫到哪裡找你？」

邊玉獅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即使晚輩可以不顧自己的聲譽，豈可使家父的名譽受損了？」

九命神狐趙玄道：「老夫不想離開武陵崖，任何事情都只在武陵崖上處理。」

邊玉獅道：「老前輩之意是……」

九命神狐趙玄道：「老夫暫時要把你留在這裡，你可寫一信給老夫，由老夫派人送去。」

邊玉獅道：「要人帶那箱珠寶來？」

九命神狐趙玄道：「不錯，那是我徒弟之物，你必須奉還，至於你硬闖武陵崖之罪，下次再說吧。」

邊玉獅笑道：「要這樣也可以，只不知令徒願不願意這樣做？」

九命神狐趙玄道：「他當然願意。」

陸少青忍不住道：「不，師父，這樣一來，就有人知道弟子和拙荊在這裡了，曲大俠聞悉之後，必定會趕來，那……那……」

九命神狐趙玄道：「別怕，別人顧忌曲文通，老夫可一點也不怕他，何況是曲姑娘自己願意嫁給你的，有事爲師一力承當。」

陸少青囁嚅道：「可是……可……」

九命神狐截口道：「別說了，就這麼決定——邊玉獅，老夫要將你囚禁起來，你不反對吧。」

邊玉獅道：「老前輩一定要這麼做，晚輩也沒有辦法。」

＊　＊　＊

邊玉獅就這樣的被囚禁在一間洞室之中。

這個洞室是仙女洞的一部份，洞室的門是鐵製的，非常堅固。

但邊玉獅並無逃跑之念頭，他寫了一封給老漁人的信，希望他把那箱珠寶交給來人。信交給九命神狐之後，他就「心平氣和」的接受囚禁在洞中睡了大覺。

他本來可以寫信給曲文通，但他不願意這樣做，因爲他發現曲婉珠過得很幸福愉快，他不想破壞她的幸福婚姻生活……

九命神狐趙玄要陸少青帶信去向老漁人索取那箱珠寶，陸少青不敢去，說老漁人的住處距離劍廬不遠，萬一形踪被發現，就不能回來了。

九命神狐也不堅持，就派七仙女之一帶信下山而去。

當第一個晚上來臨時，曲婉珠送飯來到洞口，她從壁上取下開鎖鎖匙，開了鐵門，然後把飯端入洞室，放在洞室中的桌子上。

邊玉獅道：「謝謝。」

曲婉珠臉上沒有一點表情，放好飯菜，轉身便走，但是到門前，忽然停步，冷冷問道：「你爲甚麼那樣做？」

邊玉獅道：「甚麼事？」

曲婉珠道：「你爲何要搶去那箱珠寶，又想殺害他？」

邊玉獅道：「嫉妒。」

曲婉珠道：「這不是太可笑麼……」

邊玉獅道：「是的，很幼稚很可笑，但自古以來，誰能堪破了情關？」

曲婉珠道：「你不是普普通通的青年，令尊名利冠天下，你要甚麼有甚麼，爲甚麼看不開？」

邊玉獅道：「無他，情有獨鍾吧？」

曲婉珠道：「可是自始至終我都不曾愛過你，現在你該覺悟了。」

邊玉獅道：「是的，我覺悟了。」

曲婉珠道：「你是怎麼發現我丈夫的？」

邊玉獅道：「無意之間發現的。」

曲婉珠道：「我爹知道麼？」

邊玉獅道：「大概是不知道吧？」

曲婉珠道：「你離開此地之後，一定會去告訴我爹，對不對？」

邊玉獅道：「不對，我不想破壞妳美滿的婚姻，只是……」

曲婉珠道：「只是甚麼？」

邊玉獅道：「妳和他如能在此長住下去，對妳也許更好！」

曲婉珠道：「甚麼意思？」

邊玉獅道：「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不要讓他離開妳，這樣才不會有甚麼變化。」

曲婉珠道：「我聽不懂你這句話的意思，你能說得更明白一些麼？」

邊玉獅搖搖頭道：「不能，這話到此爲止！」

曲婉珠略現疑惑的看了他半晌，道：「難道說，你發現了他的

甚麼秘密？」

邊玉獅不答。

曲婉珠道：「是不是……是不是他在別處有了女人？」

邊玉獅搖搖頭。

曲婉珠見他不再開口，便向外跨了出去。

邊玉獅忽然道：「曲姑娘，能否請教你一件事？」

曲婉珠轉回身子道：「甚麼事？」

邊玉獅問道：「妳爲何要去應天府劫牢？」

曲婉珠道：「我聽人說陸少青在牢中，是以去劫牢，後來證明消息不確，聽說神捕裘之安要抓我？」

邊玉獅道：「是的，不過妳和他只要不離開此地一步，即不會被他抓着。」

曲婉珠道：「你不會去告密？」

邊玉獅道：「人格保證，絕對不會。」

曲婉珠道：「謝謝，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邊玉獅道：「沒有了。」

曲婉珠便將鐵門關好，下了鎖後，走出洞道，拐過彎時，赫然發現丈夫陸少青站在拐彎之處。

她嚇了一跳，道：「你在偷聽？」

陸少青笑道：「是的，我不能不聽一聽。」

曲婉珠忙道：「聽甚麼？」

陸少青道：「我要知道妳對他的態度。」

曲婉珠回瞪了他一眼道：「我如對他有情，十年前已嫁給他了。」

陸少青笑嘻嘻的道：「是的，可是我太愛妳，所以有些不放心，不過剛才聽了妳和他的談話，我完全放心了。」

說畢，一把將她摟在懷中。

曲婉珠有些害羞，將他推開，輕聲道：「不要這樣，被人看見了成何體統。」

陸少青笑道：「別怕，師父在睡覺，七仙女都在房中，沒有人看見……」

曲婉珠道：「咱們到洞外去透氣，我有話要問你。」

於是，兩人出了仙女洞，在月光下偎依而坐，陸少青在她臉上親了一下，笑問道：「妳要問甚麼？」

曲婉珠道：「我一直沒有好好的問過你，你也一直沒有詳細的告訴過我，過去十多年，你都在哪裡？幹些甚麼事情？」

陸少青笑道：「我不是早已告訴過妳了麼，我一直在四處奔波，爲了尋訪名師，足跡遍天下，走盡了各地深山大澤，眞是吃足了苦頭。」

曲婉珠道：「十多年中，你都沒有結識過別的姑娘？」

陸少青道：「沒有，雖然曾有姑娘對我表示好感，但我心中祇有一個妳，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曲婉珠道：「幹過壞事沒有？」

陸少青道：「沒有。」

曲婉珠道：「那麼，那箱珠寶是哪裡來的？」

陸少青呆了一呆，道：「哪箱珠寶？」

曲婉珠道：「你不是說邊玉獅搶走了你的那一箱珠寶？」

陸少青道：「噢，是的，那一箱珠寶……妳一定要知道它的來歷麼？」

曲婉珠道：「當然。」

陸少青道：「那是我變賣家產購買的。」

曲婉珠道：「我不信。」

陸少青道：「婉珠，妳要相信我，妳的丈夫絕對是個品行端正的青年！」

曲婉珠道：「你家本非富有，你怎能賣掉祖產去購買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珠寶？」

陸少青支吾了一下，笑道：「妳記不記得我有一位舅舅很有錢？」

曲婉珠道：「在城裡開酒樓的那一個？」

陸少青點點頭道：「正是，他以前不肯幫助我，可是這次我去找他，他對我的態度居然大大的改變了，說我爲了愛妳，竟然一等十多年而不改變心志，因此，決定爲我爭一口氣。」

曲婉珠說道：「他資助你二十萬兩銀子？」

陸少青道：「不，他買了我的祖業，原祇值三萬兩銀子，但他聽我說需要二十萬兩，就以此價値買下我家的祖業。」

曲婉珠道：「有這樣大方的人麼？」

陸少青道：「他說，將來我發了達之後，可以原價向他買回，因此可說是爲了幫助我而作成的一項交易。」

曲婉珠道：「少青，我不在乎你窮，只要你好好的做人，不要使我在爹面前抬不起頭來就行了。」

陸少青道：「我知道，我絕不使妳失望。」

曲婉珠起身道：「夜深了，咱們回洞去吧！」

陸少青跟着站起，視線觸及仙女洞時，忽然一怔道：「師父，你老還沒歇息？」

原來，九命神狐趙玄不知何時走出仙女洞，正朝他們踱了過來。

九命神狐趙玄一邊踱來，一邊答道：「爲師要辦一件事，明天下

午回來，你們好好的看守洞府。」

陸少青詫異道：「師父欲去何處？」

九命神狐趙玄道：「離此五十里外的天柱峯，爲師要去那峯上，採一種罕有的草藥。」

陸少青問道：「爲何要深夜去？」

九命神狐趙玄道：「那種草藥在月光下才會開花，爲師就要那花，好了，爲師走了！」

雙袖一展，似一隻巨鳥破空飛起，一刹那間已消失不見了。

陸少青臉上閃過一絲喜色，不覺衝口而出道：「這老怪物眞是古裡古怪！」

曲婉珠一驚道：「你說甚麼？」

陸少青猛覺失言，慌忙的掩飾道：「沒甚麼，我只是說他老人家行動怪異，叫人摸不透罷了。」

曲婉珠正色道：「你已拜他爲師，對他要有尊敬之心，不可背後罵他爲老怪物！」

陸少青陪笑道：「是，我一時失言，其實我對他是很尊敬的。」

他說到這裡，手臂往她腰上一摟，道：「走，咱們回洞去。」

仙女洞中，也有屬於他們夫婦專用的一間洞室，這間洞室佈置精雅，現在是他們的新房了。

回到洞室中，陸少青要點燈，曲婉珠却取出一顆大夜明珠，往案上一放，說道：「不要點燈，這顆明珠的光芒，比燈光要柔美多了。」

那是一顆很大的夜明珠，光芒四射，照得整個洞府如同白天。

陸少青神色有些不自在，說道：「婉珠，這顆夜明珠是罕有之物，價値連城，最好收藏着不要被人看見。」

曲婉珠道：「這洞室中沒有外人，你怕甚麼？」

陸少青道：「被七仙女看見了，也不好，要是她們向師父撒嬌，要這東西，妳怎麼辦？」

曲婉珠道：「她們已睡着了；不會到這裡來的，你要是不放心，以後不要取出來便是。」

陸少青走去把房門閂上，轉身摟着直親嘴，笑道：「婉珠，妳喜不喜歡它？」

曲婉珠笑道：「當然喜歡啊。」

陸少青拉她上床躺下，一邊毛手毛脚，一邊笑問道：「理由呢？」

曲婉珠道：「因爲是你送給我的！」

陸少青道：「妳可知道我爲甚麼要送這麼一顆夜明珠給妳？」

曲婉珠羞笑道：「你說。」

陸少青道：「以前，我聽說邊玉獅要送妳一顆明珠王，所以我也送妳一顆，我要讓大家知道，我雖然是個窮小子，但也一樣送得起。」

曲婉珠於是緊貼着他的胸膛，無限情意地道：「別再提起他了，我現在是你的妻子，任何珍貴的東西也改變不了我的心。」

陸少青忽然道：「對對，寃家宜解不宜結，我去把他放了如何？」

曲婉珠道：「好是好，但你不等那箱珠寶送到再釋放他？」

陸少青道：「算了，九命神狐已收我爲徒，他大概也不想要二十萬兩銀子了，而我祇要有妳，甚麼都可以放棄！」

曲婉珠道：「未經他老人家同意，只怕不大妥當吧！」

陸少青道：「他回來時，妳可以講道理給他聽，他會聽妳的。」

曲婉珠想了一想道：「好，咱們就去放走邊玉獅。」說着，便欲下床。

陸少青按住了她，道：「不，妳留在這房中，我不要他見到妳！」

曲婉珠嗔笑道：「還在吃他的醋？」

陸少青道：「是。」

語畢，開門走了出去。

* * *

邊玉獅瞑目趺坐着，如老僧入定。

這一天的經歷，對他來說可謂波譎雲詭，他的心情受到了很大的冲擊，可是他現在已完全平靜了下來，而且是十多年來心情最平靜的一刻！

因爲，他已從「剪不斷、理還亂」的樊籠中脫困而出，心情特別的愉快。

此外，他從自己的決定中覺悟到人生的眞諦，了解到愛應該是犧牲而非佔有。

不過，他心中深處却有一份隱憂，爲曲婉珠今後能否幸福而擔憂不已。

一想起這一點，他不禁暗暗的嘆息，在心中說道：「陸少青，我給你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如果你不從此洗心革面，重新好好的做人，我會殺了你。」

正思忖間，陸少青已在門外出現，他從壁上取下鎖匙將鐵門推開。

邊玉獅一看是他，甚感意外，微笑道：「陸少青，有事麼？」

陸少青道：「邊玉獅，你可以走了。」

邊玉獅一怔道：「你要放我走？」

陸少青點點頭道：「是的。」

邊玉獅道：「爲什麼？」

陸少青道：「出了仙女洞再說罷。」

說罷，掉頭向外走去。

邊玉獅起身跟出，又問道：「令師知道麼？」

陸少青不答話，領着邊玉獅走出仙女洞，踏上通往崖下的小徑上。

邊玉獅心中起疑，住足不肯再走，道：「再問你一聲，這是令師的意思還是你的意思？」

陸少青忽然轉身跪下，哽咽道：「邊兄，小弟向你賠罪，也感謝你的成全。」

說到這裡，捂面痛哭起來。

邊玉獅大感意外，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陸少青道：「你已知我的所作所爲，可是你並未在他們面前揭發我的底細，足見你是個十分厚道的人，我慚愧極了。」

邊玉獅道：「你已決心悔過？」

陸少青道：「是的，我要改，我要是再不改，就不是人了！」

邊玉獅嘆道：「陸少青，若論你的所作所爲，萬死不足以贖罪……」

陸少青伏在小徑上，連連叩頭，痛哭流涕道：「是的，是的，我自知該死，我死有餘辜！」

邊玉獅感慨萬千道：「當年，由於曲大俠不肯將女兒嫁給你，你憤而離開了家鄉，按說你本該發奮圖强，幹出一番非凡的成就來給曲大俠看，可是你不以此圖，反而自甘墮落，先是淪爲水四娘的面首，後來勉强可以解釋，你是爲了救回曲婉珠和爲武林除害，可是，你爲什麼去向曲大俠勒索詐騙？如果你眞心喜歡曲婉珠，爲什麼要幹出這種狠心狗肺的壞事來呢？」

陸少青道：「我眞該死，我知錯了。」

邊玉獅道：「你是否眞心愛着曲婉珠？」

陸少青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我是眞心愛着她的。」

邊玉獅道：「那麼，既然你愛她，你不以爲這樣對不起她麼？」

陸少青道：「我……我恨他看不起我，恨他拒絕我和婉珠的婚事，一時氣不過，所以……所以才幹出那種事。」

邊玉獅道：「曲婉珠對你一片痴情，十多年以來未變心，只此一點，你就不該有任何怨恨，你應該滿足了。」

陸少青道：「是的，是的，所以我現在知錯了，尤其是當你未在他們面前揭發我的罪行時，我更感到慚愧，恨不得一頭鑽到地下去。」

邊玉獅道：「你知道我爲什麼不揭穿你的底細和罪行麼？」

陸少青道：「知道，你是個忠厚的人，你要給我一次自新的機會，對不？」

邊玉獅道：「更重要的是，我不願使曲婉珠的美夢破碎，她從小就喜歡你，後來不顧父親的反對，不惜背叛家庭出走，走遍天涯海角找你，還聽信謠言去應天府劫牢，可見她愛你有多深，如果她知道所愛的男人竟是吃軟飯的面首，竟是個爲非作歹的下三濫，你說她會怎麼樣？」

陸少青哭得更悲切，道：「是的，是的，我實在太慚愧了。」

邊玉獅道：「你放我出來，令師不知道吧？」

陸少青道：「不知道，他出去了。」

邊玉獅道：「你怕我講出你的底細和罪行，因此，要偷偷放我回去？」

陸少青道：「不，我確是感到無限慚愧，你對我這麼好，我要是不放你走，那我眞是禽獸不如了。」

邊玉獅道：「令師回來時，你如何向他解釋？」

陸少青道：「我會告訴他，是我把你放了，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邊玉獅道：「從今以後，你要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對待曲婉珠。」

陸少青道：「當然，當然！」

邊玉獅道：「好吧，你起來。」

陸少青心中似乎仍有點無限愧疚，仍跪在小徑上，低頭唏噓不已。

邊玉獅伸手去拉他，道：「不要再哭了，你起來吧！」

陸少青站起，但突然雙掌一揚，向邊玉獅猛推了過去，企圖將邊玉獅推下山崖。

而此刻的邊玉獅立足的小徑，寬僅一尺餘，左邊是峭壁，右邊是下臨百丈深的深淵，毫無躲閃的餘地！

「啪」一聲爆響，陸少青的雙掌結結實實的拍中了邊玉獅的腹部！

這一下，志在必得，故使盡了吃奶之力，豈知，邊玉獅的雙脚，好像在地上生了根，竟未被推出小徑外面，甚至身子晃都未晃一下。

陸少青大吃一驚，呆住了。

邊玉獅冷冷一笑道：「陸少青，你太可惡了，原來你是想殺我滅口！」

陸少青沒練過多少武功，自知不是邊玉獅之敵，一旦偷襲不成，就知糟了，他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慢慢的倒退三步之後，突然轉身向崖下猛奔，一面大叫道：「婉珠，婉珠妳快來，邊玉獅要殺我啊！」

可是，他只奔出幾步，就被人擋住了。

擋住他的人，赫然是九命神狐趙玄。

陸少青一見大喜，急叫道：「師父快救我，邊玉獅要殺我。」

九命神狐趙玄一把抓住他的胸襟，神情冷峻到了極點，一個字一個字道：「陸少青，你果然不是好東西，簡直可惡到透頂！」

說着，將他擧了起來。

邊玉獅道：「老前輩在處置他之前，請先讓曲姑娘了解眞相。」

九命神狐趙玄道：「好，你去叫她來。」

誰知語聲甫落，靠近崖上的小徑拐彎處已有人接口道：「我來了。」

曲婉珠從拐彎處走了出來。

她臉上滿是淚痕，可是態度很堅强！

九命神狐趙玄道：「妳都聽見了？」

曲婉珠點點頭道：「都聽見了。」

九命神狐趙玄道：「妳有何話說？」

曲婉珠沒有說話，她從懷中掏出一顆明珠，向邊玉獅遞了過去，平靜的道：「這是你的明珠嗎？」

邊玉獅點點頭道：「是。」

曲婉珠道：「你收回去吧。」

邊玉獅道：「你可以留着。」

曲婉珠道：「不，你收回去吧。」

邊玉獅只得接了，收入懷中。

曲婉珠道：「我不想向你道歉，因爲我從來沒有喜歡過你。」

邊玉獅道：「我知道，妳不用道歉。」

曲婉珠道：「告訴我爹，我對不起他老人家！」

九命神狐趙玄急道：「快拉住她！」

可是已經太遲了。

邊玉獅伸手欲拉住曲婉珠時，她已縱身飛出一丈開外，然後向崖下直墜，一刹間，已消失在崖下茫茫夜色之中。

「曲姑娘，曲姑娘！」

邊玉獅震駭欲絕的大叫起來。

俄頃，崖下傳來一聲重重的墜地聲響之後，一切便恢復沉靜了。

九命神狐趙玄嘆了口氣，手一甩，將陸少青扔了下去，道：「你也去吧！」

邊玉獅沉默良久，才長長嘆了一聲，道：「趙前輩，晚輩可以走了麼？」

九命神狐趙玄道：「你去通知曲文通來收屍，然後再上武陵崖盤桓數日如何？」

邊玉獅悽然一笑道：「晚輩不會再來了，因爲這武陵崖對晚輩來說是個傷心地方。」語畢，拱手一揖，黯然傷神而去。

—完—

江湖俠義恩怨故事/石可

文‧圖 晶‧飛

蝕骨追魂針

自己作孽　斷子絕孫

「祖傳綠玉一塊，正面鐫『長命富貴』陰文，反面刻『五爪金龍』一條，右下角有一黃豆大小缺口，茲因急需，忍痛割愛，廉售黃金一百兩。有意者請赴本鎮南大街悅來客棧十三號找紅姑面洽。」

這是一張招貼上的文字，招貼是貼在朱仙鎮關帝廟的墻壁上。

朱仙鎮是全國四大鎮之一，而關帝廟却是朱仙鎮的心臟地帶，廟前廣場，一如開封府的大相國寺，只要不是下雨天，總是百技雜陳，遊人如蟻。

像目前這一張招貼，本身已富於吸引力，再加上關帝廟前川流不息的遊人的渲染，於是消息不脛而走，不到一天工夫，已成爲整個朱仙鎮茶餘飯後的笑談資料了。

當然，悅來客棧也跟着熱鬧起來了，從早到晚，各色人等，絡繹不絕。

不過，這些人，全都是爲了好奇而來的，並非有意要買下這塊玉珮。

說實在的，一塊上佳玉質的玉珮，充其量也不過是數十兩紋銀而已，有殘缺的還得大打折扣。

像招貼上所說的玉珮，姑不論其質地如何，缺了一角就算是殘貨了，像這樣的貨式，居然開價黃金百兩，這豈非笑話。

那麼，它之乏人問津，自是意料中事了。

折騰了一整天，玉珮沒賣成，却整得悅來客棧這位胖掌櫃至少減輕了三斤肥肉。

夜已深，那些因好奇而進出悅來客棧的人們，也逐漸散去。

當送走最後一個好奇的顧客時，已是二更將近了。

胖掌櫃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取下老花眼鏡，以衣袖抹了一下滿臉汗水和油漬，一面輕聲吩咐着：「小虎子，大概不會有客人來了，上門打烊。」

「是！」

被叫作小虎子的店小二恭應着，立即開始忙碌了起來。

可是，就在他上好了活動木板，剛剛要關上大門時，一隻穿着多耳麻鞋的脚，也剛剛伸了進來，並傳出一個清朗語聲道：「慢點！」

隨着話聲，一位身着青色勁裝肩插長劍，身材頎長美少年，已緩步而入。

說他美少年也許不太恰當，因爲，看外表，該已是二十出頭的人，但他的俊美，却是沒話說，那份瀟洒、飄逸，以及那張討女人喜歡的俊臉，足以使任何一位大姑娘見了都會爲之臉紅心跳。

小虎子但覺眼前一亮，嘻咧着一張大嘴，楞住了。

胖掌櫃連忙走上來，苦笑着問道：「這位公子，也是來看玉珮的？」

「不！」勁裝少年含笑道：「我是來買玉珮的。」

胖掌櫃長吁一聲道：「謝天謝地，總算有人要買了。」

「我也要一間上房。」

「是是……小虎子，快給這位公子爺準備一間上房。」

「請帶我去看玉珮。」

「好的，請跟小老兒來。」

＊　＊　＊

十三號上房中，燈光如晝，一位紅衣女郎正在微顯不安地，在繞室徘徊着。

她，大約十六七歲的年紀，一張鵝蛋臉、兩道柳葉眉、大眼睛、長睫毛，是一個十足十的美人胚子，身材也發育得恰到好處。

可惜美中不足，右脚似乎有點毛病，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

這就是由於一紙招貼，使得整個朱仙鎮的議論紛紛，也使得悅來客棧爲之折騰了一整天的姑娘。

她，拐向燈前，探懷取出一隻精緻的小荷包，由裡面取出一塊翠綠色，約有三個手指大小的玉珮，和一枚寸許長的藍色鋼針，攤在掌心中端詳着。

此刻，她美目中和臉上的神情，是複雜得令人難以忖測的。

那是由三分悲痛、三分幽怨、三分自嘲，也許還有着少許的失望所形成的。

看着，看着……她忽然輕輕地嘆了一聲。

一陣脚步聲逐漸逼近。

她機靈的將玉珮和鋼針裝好，重行揣入懷中。

門外，已傳來胖掌櫃的語聲道：「紅姑娘，有一位公子要買玉珮。」

「噢，請等一等！」

她隨手打開房門，目光一觸之下，不由苦笑一下，道：「又是你！」

勁裝少年咧嘴笑道：「是啊！他鄉遇故知，可是人生一大快事呀！」

胖掌櫃在一旁諂笑道：「原來二位是認識的，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紅姑娘揮揮手道：「掌櫃的，這兒沒有你的事，忙你的去吧！」

「是是……」

馬屁拍在馬腿上，胖掌櫃祇好訕訕地退了出去。

紅姑俏臉一沉道：「朱志中，你怎麼老是陰魂不散的跟着我？」

朱志中洒脫的笑道：「紅姑娘，不是我要跟着妳，這叫做有緣千里來相會呀！」

「少跟我油嘴滑舌的。」

「很多的大姑娘，想要我油嘴滑舌還想不到哩！」

「呸！別臭美了，我不稀罕，我也有自知之明，配不上你。」

朱志中臉色一肅道：「紅姑，我們說正經的……」

話聲中，他已進入室內。

紅姑嬌哼了一聲，道：「哼！你還會有正經的話說？」

朱志中在桌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道：「我要買玉珮。」

紅姑一怔，道：「你……是你自己要買？」

「不錯。」

「你說過，你是開封人？」

「是的。」

「你在朱仙鎮，有沒有親戚？」

「沒有。」

「那你跟朱仙鎮談不上任何淵源。」

朱志中道：「紅姑，妳太幼稚了，仔細想想，這有多危險。」

紅姑忍不住的嬌笑道：「朱志中，你想到那兒去呀？」

「難道妳不是爲了藉這塊玉珮，找尋仇家？」

「活見你的太頭鬼，朱志中，少自作聰明吧！」

朱志中苦笑道：「那……妳這麼一塊破玉珮，要賣黃金百兩，豈非是荒天下之大唐？」

紅姑道：「有什麼荒唐不荒唐的，我又沒强迫誰來買，沒人買就拉倒了。」

「如果一直沒人買呢？」

「那是我自己的事。」

朱志中苦笑道：「對，與我無干，與我無干。」

門外傳來了一聲清咳道：「這位老弟如果想買，也讓我來看看了。」

這個不速之客，是一位面目清瘦，年約四十上下的青衫文士。

紅姑搶先問道：「你……好似是白天會來看過？」

青衫文士點點頭道：「是的，現在，我是專程來買妳的玉珮的。」

紅姑注目問道：「方才我跟這位朱兄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是的。」

「你是本地人氏？」

「我雖然不是本地人氏，但我的東家却是本地人，而且是本地人人皆知的有名的人。」

「那麼……是你自己要買呢，還是貴東家要買？」

「當然是我那位東家。」青衫文士取出十兩重的金條十條，向桌上

一放，道：「這是十足赤金百兩，請姑娘點收。」

紅姑笑了笑道：「不忙，我還有話要問。」

青衫文士一怔，道：「姑娘還要問些什麼？」

紅姑道：「你那位東家，除了要買玉珮之外，是否還有別的交代？」

青衫文士道：「這個問題，是否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很抱歉，我那位東家並無特別交代。」

「我也很抱歉，這筆生意，沒法成交了。」

青衫文士訝問道：「爲什麼？」

紅姑苦笑道：「誰都明白，我這塊玉珮，價值有限得很，但我却開價百兩黃金，任何人該想到，箇中必有隱情。」

青衫文士道：「是的，一般的忖測，是認爲妳藉此找尋仇家……」

「我不是找尋仇家，我也沒有仇家，方才已向這位朱兄說過了。」

「是的，我也聽到了，那麼，姑娘此舉，究竟目的何在？」

「找我的親生父母。」

青衫文士和朱志中不約而同苦笑道：「妳這種找尋父母的方式，可眞夠別緻了。」

紅姑也苦笑道：「沒辦法，我只有這一點綫索。」

青衫文士道：「妳這綫索是由何而來的？」

紅姑道：「是我義父告訴我的，當年，他老人家深夜途經本鎭，在關帝廟前撿到一個女嬰，除了頸子上掛着這塊玉珮之外，沒有任何表記，也沒有片言隻字。」

「妳那位義父呢？」

「義父母都已去世了，兩位老人家一向都將我當作親生子女看待，我也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個養女，半年前，義母不幸去世，義父也相繼病倒，他老人家於臨終前，才透露此一秘密，要我前來朱仙鎭找尋生身父母。」

青衫文士沉思着道：「姑娘，照妳所說的的情形，能找到令尊令堂的希望，實在是太渺茫了。」

在一旁的朱志中也附和着道：「是的，照這塊玉珮的情形推測，這不是普通的窮苦人家，但他們既然棄諸於前，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所以，現在即使他們發覺妳在找他們，也決不會前來相認。」

紅姑也點點頭道：「這些我也想到，但由於事隔十多年，也許過去那種不得已的情況已經消失了，所以，我才決定這麼做的。」

青衫文士道：「姑娘，我很同情妳的處境，也衷心希望妳能找到生身父母，但世間事，不如意者常八九，所以，妳必須在心理上先有個最壞的打算。」

紅姑苦笑道：「謝謝妳，我已經有過這樣打算。」

「如果找不到妳的生身父母呢？」

「那我祇好回義父家裡去。」

「妳義父家裡，還有些甚麼人？」

「除了我之外，祇剩下一個老僕，但維持兩人溫飽不會有問題，因爲我義父薄有遺產。」

青衫文士沉思了一會，道：「我倒有個辦法，姑娘不妨考慮一下。」

紅姑笑問道：「甚麼辦法？」

青衫文士道：「我那位東家，膝下祇有一個獨子，一直想收一個義女，却始終沒有找到合適人選。」

「你的意思，是要我去作你東家的義女？」

「如果姑娘找不到妳的生身父母的話，那不是兩全其美嗎？」

「貴東家是甚麼人？」

「我那位東家，複姓皇甫名泰。」

朱志中又插口笑問道：「就是名震江湖的小孟嘗皇甫大俠？」

「正是。」

「聽說，皇甫大俠已於十年前封刀歸隱了，想不到却住在朱仙鎭。」

「我東家雖然歸隱了，但小孟嘗皇甫泰這金漆招牌，在江湖上，還是響噹噹的。」青衫文士扭頭向紅姑笑問道：「姑娘，我這建議，是否值得考慮？」

紅姑嬌笑道：「照你方才所說，很多人都不會入選，像我這個身帶殘疾的人，行嗎？」

青衫文士道：「人與人之間，是有一種很微妙的緣份存在的，別人不行，也許妳會行，何妨試試看呢？」

紅姑沉思着道：「且等三天之後，再作答覆，好嗎？」

「爲甚麼還要等三天？」

「因爲我必須盡這三天的工夫，找我生身父母。」

青衫文士點點頭，道：「好，那麼，我三天之後，再來聽妳的消息。」

青衫文士告辭之後，朱志中接問道：「紅姑，妳方才所說都是眞的？」

「信不信由你。」

「現在，妳將消息放出去了，如果有人前來冒充妳的生身父母，妳如何辨別眞僞？」

「我自有辦法。」紅姑俏臉一沉，道：「朱志中，你也該告辭

了。」

朱志中截口笑道：「紅姑，即使妳不下逐客令，我也要走了。」

＊　＊　＊

青衫文士走出悅來客棧的大門，却折向後院。

悅來客棧的後院是一個茂密的棗林。

沉沉夜色中，棗林圍牆的一角，一個身材魁偉的黑衣人，正緊貼着圍牆，面牆而立，看情形，好似正在方便！

那位黑衣仁兄也實在太大意了，青衫文士已走近到他背後丈遠以內，他竟毫無所覺。

青衫文士眉峯一皺，低聲問道：「任準，有沒有甚麼發現！」

那黑衣人毫無反應。

青衫文士心知有異，一個箭步，一把抓住那人的肩膀，輕輕一帶。

這一帶，使青衫文士的身軀不禁突地一顫，雙目暴射出懾人的寒芒。

原來那黑衣人早已斷了氣，胸前還貼着一張墨汁未乾的紙條，上面龍飛鳳舞寫着：「寄語任恒，任杰，十天之內，引頸待戮！」

青衫文士靜立原地，少頃過後，忽然放下任準的屍體，飛身而起，疾如鷹隼似的向四十丈外的暗影凌空飛撲。

那暗影中發出一聲蒼勁的狂笑道：「高明，高明，居然能夠察覺出老夫行踪。」

話聲中「砰砰」連響，兩人已硬碰了三掌。

那暗影中的人顯然技遜一籌，三掌硬拚之後，已被震退八尺有多。

青衫文士一面奮身進擊，一面沉聲叱道：「匹夫，報上名來。」

那暗影之中的人是個鬚髮斑白的短裝老者。

兩人拳脚翻飛之中，短裝老者一面節節後退，一面笑道：「沒這個必要。」

「任準是你殺的？」

「不錯。」

「你爲甚麼要殺他？」

「老夫高興。」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短裝老者已退到距圍牆不足一丈遠了。

青衫文士一面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朋友，別裝蒜了，能於毫無聲息中置任準於死地的人，决不會如此窩囊的。」

短裝老者笑道：「不是老夫窩囊，是你這位神機秀士高明了。」

「你認識我？」

「認識你這位名震江湖的神機秀士西門逸，不算奇聞，如果你能認識老夫我，才算是奇聞啦。」

西門逸冷笑道：「既然認識我，當明白我已手下留了情。」

「老夫心領。」

「你要是再不知進退，可眞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短裝老者呵呵大笑道：「當不至比老夫對住任準更心狠手辣吧！」

西門逸沉喝一聲：「豈有此理，匹夫，你別後悔。」

「呼呼呼」一連三掌，已將短裝老者逼到了牆角邊。

人影一閃，有人橫裡殺入，砰然巨震中，傳出一聲朗笑道：「西門大俠手下留情。」

這位半路殺出的程咬金，竟是朱志中。

西門逸疾退丈外，注目冷笑道：「好身手！你們兩個齊上吧。」

朱志中連忙拱手笑道：「且慢，西門大俠，小可有話要說。」

西門逸道：「有話快說！」

朱志中探懷取出一塊三指大小的銀牌，向前一遞，道：「請先看看這個。」

西門逸目光一掃之下，苦笑道：「原來是省城來的總捕頭，怪不得有這樣的高明身手。」

「西門大俠過獎了。」

「你老弟既然是本省總捕頭，那好極了，目前這宗命案……」

朱志中接口笑道：「在下此行任務，就是格殺關中三虎。」

西門逸一愕道：「那麼，這位兄台，是……」

接着便招手向一旁的那個短裝老者一指。

朱志中含笑道：「這是我的助手劉彪，任準就是我命令他殺的。」

緊接着，又苦笑道：「我接獲密報，說關中三虎，匿居朱仙鎭，却沒想到他們是託庇在皇甫大俠的府上。所以，這件案子，還得請西門大俠在皇甫大俠面前先行解說一番。」

西門逸也苦笑道：「這個，在下自是義不容辭。」

「那我先謝了。」

「我也明白，關中三虎積案如山，算得上是鮮血滿手，罪孽滿身。」

「是啊，像他們這樣的人，皇甫大俠怎會收容他們的？」

西門逸道：「原因是這樣的，關中三虎雖然作惡多端，罪無可恕，但却已金盆洗手，而且，也的確是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了。」

「是嗎？」

「絕對是的，同時，你老弟也明白，敝東主外號小孟嘗，對於一些已經金盆洗手，改過向善的黑道朋友前來託庇，是不便拒絕的。」

朱志中點點頭道：「我明白了，我能諒解皇甫大俠的苦衷，可

是，皇甫大俠也得諒解，我是奉命行事，情非得已，同時，還要請他協助我，將關中三虎的其餘兩虎，緝捕歸案。」

西門逸臉有難色道：「老弟台，要敝東主諒解你是沒問題，但是要他協助你緝捕任恒、任杰二人，却恐怕難以應命。」

「爲甚麼？」

「老弟，你何妨站在敝東主的立場想想看。」

朱志中沉思了一下，才啞然失笑道：「是我糊塗，我也算是半個江湖人，早該替皇甫大俠的處境設想的，不過，任恒、任杰二人要格殺是沒法改變。」

「這個，我明白。」

「我看，這樣吧，明天，我正式拜訪，我不要求皇甫大俠協助我，但他不可協助犯人。」

「那是當然。」

「還有，他也不可走漏消息，讓犯人逃匿，否則，這後果，我不說你也明白吧？」

西門逸點點頭道：「請放心，我保證決不會走漏消息，不過，請恕我問一句，老弟是否攜帶有撫台大人的公文？」

「我不但有撫台大人的公文，還帶有刑部的緝捕文書。」

「這就行了，好，明天見。」

西門逸說着，同時已俯身抱起任準的屍身。

朱志中連忙道：「慢着，這屍身應交由地方官處理。否則，我沒法交差。」

西門逸苦笑道：「好，在下！遵命！」

他立即放下任準的屍體，飛身疾射而去。

西門逸才走，紅姑又像幽靈似的飄落他面前，向着他抿嘴微笑道：「想不到你還是一位身負重任的官差大人！」

朱志中道：「不過你們二位也不簡單呀！」

紅姑道：「我們的身份，單純得很，他是我義父的盟兄，我叫他劉伯伯。」

「方才你說的那些，是……」

「至少有一半是眞實的，尋找生身父母是眞，沒有仇人是假。」

「你的仇家是關中三虎？」

「不！」紅姑將語聲壓低道：「正主兒是皇甫泰。」

「那妳爲何先要劉老伯殺任準？」

「你知道皇甫泰的實力嗎？」

「大致情形，我是了解的。」

紅姑娓娓道來：「也許我比你知得多一點，先說皇甫泰，他是北六省中第一高手，表面上俠名遠播，實際上却是一個坐地分贓的强盜頭兒。」

「這個，我知道，其實，我的眞正任務，也是要格殺他這個罪魁禍首。」

「其次就是西門逸，他是皇甫泰的狗頭軍師，也是最得力的助手。」

「還有呢？」

「那就是關中三虎，也是僅次於西門逸的高手，其餘的，人數雖多，却不足爲患。」

「姑娘，妳先說爲何先殺任準的原因吧！」

紅姑苦笑了一下道：「原因很簡單，由於我人單勢孤，必須先翦除他的得力助手，才有機會制勝把握。」

「各個擊破。」朱志中含笑點頭道：「這叫做英雄所見略同。」

「你帶了多少人？」

「只有四個，但都是硬底子。」

「哦，連你才五個，這實力也太單薄了。」

「所以，我才和妳不約而同的準備採取各個擊破的方法！」

「現在，咱們聯手起來，實力强得多了。」

「對了，」朱志中笑了笑，問道：「現在，妳怎麼那麼相信我，而打算和我合作？」

紅姑接口笑道：「第一，因爲你是官差，第二，我已由你的武功上看出你的來歷。」

「啊！」朱志中顯得不勝驚訝。

「方才，你接下西門逸的一掌那招，難道那不是九華山一燈大師的獨門絕藝，菩提掌法中的『華陀拜佛』？」

朱志中震驚得幾乎跳了起來，道：「那麼，妳是……」

紅姑神色一肅，道：「家師法號上清下音……」

朱志中的目光閃異采，道：「原來妳是清音師叔的高徒，那就怪不得啦！」

在一旁的劉彪此時插口笑道：「朱志中，這一路行來，你一直陰魂不散地纏着紅姑，我還以爲你是一個不懷好意的登徒浪子哩！」

朱志中訕然一笑道：「想不到誤闖歪纏，却纏出一個師妹來。」

紅姑笑了一笑道：「你既以師兄自居，今後有些事情，可必須要聽我的。」

「這是我的光榮。」朱志中含笑接道：「不過，我想，我要先知道和皇甫泰結仇的經過。」

紅姑神色一黯，幽幽地一嘆道：「這個，又得由我的身世說起了，方才我已說明，我是一個來歷不明的棄嬰，但不是棄在關帝廟前，而是棄在鎭外的白雲庵前，庵主慈悲爲懷，將我收養起來，並替我雇了一個奶媽……」

「當時，妳有多大？」

「以後，我義父告訴我，當我被遺棄時，最多出生後只五天。」

「……」朱志中欲言又止，好像有些話不便出口似地。

「約莫是一個月之後，我義父經過白雲庵，經庵主同意，才將我領走。」

「對了，我還沒有請教妳義父的尊姓大名？」

「我義父是中州鏢局局主杜子威。」

「噢，我想起來了，聽說杜局主已於十年前被仇家暗算而去世的，這個仇家就是皇甫泰麼？」

「不錯。」

「事情經過是怎樣的？」

紅姑輕輕地嘆了一聲，道：「慘案發生時，我正在隨師習技，現在我要說的是我藝成下山之後，由義父遺書和劉伯伯口中獲悉的。」

一頓話鋒，又輕輕嘆息，接道：「這慘案的禍根，還是一個女人。」

「爲了女人？」

「是的，在我五歲那年就被恩師帶上山的，我上山後不久，義母也隨之病故，以後，義父又娶了一位義母，據說本是平康里巷中人，人很美，也很不安份……」

朱志中截口一嘆道：「自古紅顏皆禍水……」

紅姑白了他一眼道：「是聽你高論還是聽我的故事？」

朱志中涎臉笑道：「當然是聽妳的故事。」

「那就給我安份一點！」

「是是……」

紅姑沉思了一下道：「說起來，皇甫泰跟我義父還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這禽獸不如的東西，不但和那蕩女人勾結上了，並且，趁着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當我義父由外面回家之時，竟在中途狙擊，驟下殺手……」

說到這裡，她停了下來，注目問道：「你知道皇甫泰的看家絕技是甚麼？」

朱志中道：「自然是人所共知的三十六式天罡刀法。」

「是的，他那天罡刀法固然是武林一絕，但最狠毒的却是少爲人知的『蝕骨掌』和『追魂針』。」

她由小荷包中取出那枚淬毒鋼針，揚了一揚道：「這就是由我義父身上取出來的『追魂針』，你也許不知道，我義父的武功，比起皇甫老賊來，並不多遜……」

朱志中插口問道：「請恕我打岔，杜局主是正人君子，怎會跟皇甫泰這種僞君子往交的呢？」

紅姑道：「是由於皇甫老賊是個僞君子呀！等他老人家發覺那老賊的本來面目，而加以勸導時，那老賊却詭辯爲盜亦有道，他作的是劫富濟貧的俠盜，我義父暗暗後悔，只好以不着痕跡的方法，逐漸和他疏遠。」

朱志中道：「已經上了賊船，再想擺脫，可不容易啊！」

「是的，這也是那老賊與那蕩女人勾搭的主要原因。」

「好，請繼續方才的話題。」

紅姑沉思着接口道：「由於我義父的身手，跟皇甫泰老賊在伯仲之間，所以就在他老人家於猝不防的情況之下，中了皇甫老賊的『蝕骨掌』和『追魂針』，却仍有餘力逃出箭遠之外，跳入大江中。」

「皇甫老賊對他的狠毒絕藝深具信心，同時，江流湍急，事實上也不易找到我義父的屍體，於是，他並未仔細找尋，就帶着那個蕩女人，回到朱仙鎭了。」

「事實上，我義父於下游半里處就上了岸，在一個佃農家中寫就遺書，請那個佃戶送交到我伯伯家，才與世長辭。」

「劉伯伯當時就將那遺體送交我恩師，但恩師恐怕影响我的用功，一直到我藝成下山時，才將那遺書交給我，我才知道這一切的經過。」

她一口氣說到這裡，才長吁一聲道：「往事說完了，還有甚麼疑問嗎？」

「有。」朱志中注目問道：「妳那右足的毛病，是怎樣形成的？」

「與生俱來的，我一生下來，右足就短了二寸。」

「以前，皇甫泰是否見過妳？」

「沒見過。」

「他知道杜局主有妳這個義女嗎？」

「我義父不會跟他說，他當然不知道的。」

「這問題非常重要，妳能確定杜局主沒跟那老賊說過？」

「是的，這些，我義父在遺書中，交代得清清楚楚。」

「這就行了。」朱志中輕輕吁了一聲，道：「還有最後一項問題，妳待尋生身父母這一節，是否別有用意？」

紅姑苦笑了一下，道：「沒有，本來，當初恨他們狠心遺棄了我，我大可以不必再找他們，只因爲以後獲知我母親也找過我，所以我……」

朱志中訝問道：「令堂也找過妳，妳是怎麼知道的？」

「這是幾天前白雲庵的一個老婆婆告訴我的。」

「那老婆婆怎麼說？」

「她說，當我被義父領走之後，不到十天，就有一個青布包頭的少婦，哭哭啼啼的在庵主房中談了很久，說是要找回她的女兒，但我義父領養我時，爲免日後有甚麼

瓜葛，和庵主協議，並未留下姓名地址，所以，那位少婦就失望而去。」

「那麼，白雲庵主應該知道妳的生身父母。」

「是的，可是，庵主雲遊未返，也不知道她那一天才回來，所以，我才想出目前這個方式。」

朱志中沉思一下，道：「現在該商量一下今後行動的方針了。」

他舉掌輕擊，召來一個勁裝漢子，沉聲吩咐道：「張大中，你將任準的屍體交本鎮衙門，要他們出示正式公文收據。」

「是……」

紅姑目送張大中帶着一具屍體去時的矯捷身手，不由嬌笑道：「你這位助手，很不錯呀！」

朱志中道：「這任務是何等艱鉅，等閑的人，我又怎敢帶來。」

接着，又苦笑道：「不過比起劉伯伯來，他們四個加起來也比不上哩！」

劉彪謙笑道：「老弟台過獎哩！」

紅姑却白了他一眼道：「既然知道，方才爲何橫裡架樑，並冒充是劉伯伯的上司？」

朱志中苦笑道：「紅姑，妳講不講理，我是爲了大局，才一時行權呀！」

劉彪含笑擺手道：「別拌嘴哩，來，坐下來，咱們商量正事。」

* * *

朱仙鎮東郊，有一座佔地百多畝的大莊院，就是名震江湖的小孟嘗皇甫泰的住處飛虎山莊。

夜深沉。

整個飛虎山莊一片寂靜，一片黝黑。

不，還有一個地方透露一點燈光的，那是山莊中心一座精緻樓上，也就是小孟嘗皇甫泰的起居之所。

那是一間豪華中不失雅緻的客廳。

一隻精巧的水晶魚缸前，西門逸背負雙手，微俯着身軀，在靜靜地觀賞着。

由外表看來，此刻的西門逸，有如那悠游自在的游魚一樣的悠閑、寧靜。

少頃，通往起居室的房門呀然而開，同時傳出一聲清嗽。

西門逸連忙轉過身來，躬身施禮道：「西門逸參見莊主。」

「老弟請坐。」

隨着話聲，一個身裁高大的錦袍老人緩步而出。

這就是江湖上響噹噹的風雲人物皇甫泰。

國字口臉，臥蠶眉，滿臉紅潤，也滿臉慈祥，襯托上那斑白的鬚髮和親切的神態，在顯示他是一位令人可敬的長者。

如果一定要在他臉上挑毛病的話，只有那個鷹嘴鈎鼻子，好像有點不調和。

還有他一定是才由侍姬的懷抱中起來，那張紅潤的嘴臉上，還有着不曾拭抹的胭脂痕跡。

西門逸等他主人坐下之後，才在一旁就座，神態之間顯得非常恭敬。

皇甫泰又清嗽了一聲，才笑問道：「老弟，什麼事使得你半夜三更將我叫了起來？」

西門逸苦笑道：「如果不是非常的緊急事情，屬下即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驚擾你。」

「哦！」皇甫泰神色也凝重了起來，道：「說吧！」

西門逸道：「方才屬下已去看過那個紅姑了！」

「難道那個丫頭果然是針對老夫而來的？」

「這個屬下目前還不敢確定，倒是另外有一個人，是衝着本莊而來……」

接着，他將剛才在悅來客棧的前後經過，都詳細地說了一遍。

皇甫泰靜靜地聽完了之後，才沉思着道：「你注意過任準的屍體麼？」

西門逸道：「注意過，沒有外傷，是被人以重手法震傷內腑而死的。」

「任準不是等閑人物，如果那個劉彪眞能作得如此乾淨俐落，他的身手之高，已可想而知了。」

「是的，他與屬下交手時，顯然是藏了私的。」

「姓劉的還不過是朱志中的助手，那麼，朱志中的身手必然是更高的了。」

「據屬下交手一招所體驗的，朱志中的身手，可能要高過屬下！」

「老弟想想看，六扇門中，會有此身手的高手嗎？」

「所以，屬下感到這事情很可疑。」

皇甫泰注目問：「依老弟之見，以爲如何？」

西門逸道：「依屬下拙見，不如趁他明天到莊時，斬草除根。」

「如果他眞是省城來的總捕頭呢？」

「莊主，死無對証，我們可以不認帳呀！」

「好，這事情，我們將任恆、任杰找來之後，再從長計議，對了……」

皇甫泰一頓話鋒，又接問道：「關於任準的死訊，你沒通知他們兩人吧？」

西門逸點點頭道：「是的。」

皇甫泰低聲沉喝道：「來人！」

門外傳出了一聲恭應：「屬下在。」

「請任恆、任杰二位護法立即到這兒來。」

「遵命。」

門外脚步快速的消失後，皇甫泰才注目笑問道：「紅姑那丫頭，你準備要我收作乾女兒？」

西門逸邪笑道：「收乾女兒不過是一個幌子，其實那丫頭可眞是一個美人胚子呢，嘻嘻……」

「你不是說，她是一個跛子嗎？」

「莊主，眞正派用場是在床上，她的脚跛不跛，根本無關重要呀！」

「對，有道理，有道理。」

「不過，目前，屬下却有點拿不定主意。」

「爲什麼？」

「她的行踪，本就有點可疑，加上她和那姓朱的同時出現本鎮，更是不能不特別提防這一點。」

皇甫泰點了點頭，沒有接腔。

西門逸含笑接口道：「所以，現在屬下却有了另一個主意。」

「怎麼說？」

「爲免萬一出紕漏，乾脆宰了吧。」

「如果殺錯了，豈不可惜？」

「寧可錯殺一萬，不能錯放一人，這是莊主自己說的呀！」

「且等三天後，她來不來這裡再說吧！」皇甫泰接問道：「你有沒有交代胖子，叫他暗中監視那些人？」

西門逸諂笑道：「這些，不用莊主吩咐，屬下早就顧慮到啦。」

門外，傳來了蒼勁的語聲道：「報告莊主，任恆、任杰奉命報到。」

皇甫泰沉聲道：「進來。」

任恆、任杰是「關中三虎」中的老二老三，兩人都是中等身材，四旬上下年紀，妙的是這兩人都是一臉橫肉，却要附庸風雅，偏偏穿上一襲長衫，顯得不倫不類。

由他們外表看來，誰也不會相信，這兩個貌不驚人的人，就是惡名遠播、積惡如山的「關中三虎」中的老二老三。

他們兩人進入客廳之後，房門關上了，交談的語聲也逐漸低弱得不可分辨了。

* * *

第二天辰牌時分，朱志中單人隻劍，循江湖禮數，前往飛虎山莊拜莊。

皇甫泰也僅僅携同西門逸一人在廳中接見他。

一些例行客套過後，朱志中開門見山地笑問道：「皇甫大俠，小弟此行是官命在身，昨宵，並曾拜託西門大俠代爲稟告小弟此行任務，皇甫大俠想必已經完全了解？」

皇甫泰點點頭道：「是的，西門老弟已經向老朽提說過了。」

朱志中探懷取出刑部的緝捕公文，遞了過去道：「請莊主先行過目。」

皇甫泰飛快的看了一眼，立即遞了回去，道：「老弟台，能否先聽老朽嘮叨幾句？」

朱志中道：「在下洗耳恭聽。」

皇甫泰道：「衆所週知，關中三虎任氏兄弟，以往確是積惡如山，但近年來他們已經金盆洗手，在本莊養晦韜光，改過自新。」

「這情形，我明白。」

「你老弟既然明白，事情就好辦了，俗語說得好，有道是，浪子回頭金不換，任氏兄弟既已改過自新，老朽斗膽，想作一次不情之請。」

「莊主之意，是……」

「請老弟來個瞞上又瞞下，高抬貴手一次。」

朱志中訝問道：「如果我接受莊主的要求，教小弟如何向撫台大人銷差？」

皇甫泰道：「老弟可以隨便編造一個理由，好在你已經殺了一個，並非徒勞往返。」

「莊主，你該明白，關中三虎已成朝廷欽犯，多少苦主在北京等着他們的人頭。」

「這個我知道，我也知道當今皇上以仁德治天下，爲何不能對一個回頭浪子予以自新的機會呢？」

朱志中苦笑道：「莊主，我只是一個奉命行事的小角色。」

「但你有權決定任氏兄弟今後的命運，老弟台，公門之中好修行，又何不樂得得饒人處且饒人呢？」

「如果我接受莊主的要求，今後我勢必無立足之地。」

「你可以成爲這兒的貴客。」

「莊主盛情，小可只能心領了，因爲我不能使撫台大人爲難。」

皇甫泰苦笑道：「你能替撫台大人着想，能否也替我設想一下呢？」

「莊主，站在你的立場，我想沒有什麼爲難的。」

「怎會不爲難呢？如果任氏兄弟在我莊中被公差格殺，教我如何向江湖同道交代呢？」

「這是事實，用不着向江湖交代。」

「但我是江湖人，這兒也住着數以百計的江湖朋友。」

朱志中臉色一沉道：「莊主是在威脅我？」

皇甫泰捋鬚微笑道：「老弟是

明白人，老朽只是說明了自己的苦衷，希望老弟你通融通融就是哩。」

朱志中冷然截口的道：「難道莊主也希望自己背上一個包庇欽犯的罪名？」

「老弟言重了，」皇甫泰的涵養功夫眞的不錯，不論朱志中如何直言頂撞，他始終是一臉慈祥的微笑：「老夫是有身家的人，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包庇朝廷欽犯？」

「莊主明白就好了。」朱志中站起來，道：「莊主，請叫他們出來吧！」

皇甫泰苦笑道：「老弟台，你一定要堅持己見？」

「這是公事。」

「好，我馬上叫他們出來，方才好話已經說盡了，現在我要說幾句不中聽的話，希望老弟多加諒解。」

「請講！」

「老弟單人隻劍，要格殺任氏兄弟，這份干雲豪氣，的確令人欽佩，但我要提醒你，任氏兄弟還有不少生死之交的朋友住在這兒。」

「莊主認爲他們會聯手對付我？」

「那是可能的，你要明白，這些人雖然都是我的客人，在情理上，應該接受我的約束，但他們也都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當他們一旦感情衝動之下，是沒有人可以約束他們的。」

朱志中劍眉一揚，披唇微哂道：「只要莊主不插手就行了。」

「老弟說笑了，老朽當然是置身事外的人。」

「好，我相信莊主一言九鼎，現在請叫兩欽犯出來吧！」

大門外，傳來了一聲冷笑道：「老夫兄弟已在此候駕多時了。」

接話的是任恆，這兩兄弟站立在大門外天井中，向大廳中的皇甫泰遙遙一拱道：「莊主，任某的兄弟給莊主帶來麻煩，謹此致以最衷誠的歉意。」

皇甫泰一臉歉笑道：「兄弟本想替二位任兄加以化解，無奈心有餘而力不足，尚請二位多加包涵，也請多加珍重。」

任恆又是躬身一禮道：「多謝莊主關注，我們會珍重此事的。」

這當兒，朱志中已快步進入了天井中，在對方二人僅八尺距離處，岸然而立，凝神向周圍打量着。

天井位於第一進與第二進之間，縱深二十丈，廣闊十丈，地面舖着二尺見方的青石板，除掉四週花木所佔的面積，仍然算得上是相當寬敞。

皇甫泰和西門逸二人，併立大廳前的台階上。

其餘三面的迴廊上，也聚集着百十來個不同裝束的江湖人物，但天井却祇有敵對雙方的三個當事人。

朱志中星目環掃之間，皇甫泰合掌三擊，掌聲過後，說道：「諸位，目前這一場生死拚搏，是公差執行官家任務，不是一般江湖恩怨，老朽方才已經說過，雖想化解，却是有心無力，現在，老朽鄭重宣佈，希望各位體諒老朽的處境，搏鬥進行間或結束之後，任何人都不得插手，否則，一切後果也由他自己負責，先此聲明。」

朱志中心中冷笑着：「自己負責，你眞不愧是八面玲瓏的老狐狸……」

皇甫泰這一番不負責任的說詞，沒有任何反應，旁觀羣豪就像是沒有聽到一樣。

任恒目注朱志中，冷笑一聲道：「小狗，殺咱們老大的那個姓劉的，爲何沒有來？」

朱志中漫應道：「祇要你們兩個能將我擺平，還怕我那位助手逃上天去？」

「有道理。」任杰冷笑一聲，道：「老二，咱們上！」

「上」字的尾音未落，兩人已取得連繫之勢，飛身進擊。

「關中三虎」是黑道上有數的一流高手，否則，也不至於讓他們橫行數省，積案如山，仍能逍遙法外，最後，不得不由刑部發出海捕文書加以緝捕了。

如今，三虎祇剩下兩虎，但他們這聯手一擊之勢，是何等厲害。

尤其他們手中的喪門劍的劍背上，有着特製的一排小孔，揮舞之間，發出一串懾人心魄的刺耳銳嘯，令人心悸。

但事實上，他們看似雷霆萬鈞的一擊，却是虛招。

原來他們假借那飛身進擊，配合着喪門劍的怪嘯聲，在所成形的緊張情況下，兩人的左手却乘機發動了淬毒暗器。

這一着，自然是夠狠，也夠毒！

但朱志中似乎有了未卜先知的本領，早就洞悉了對方的一切。

因此，他防守的劍招，也是虛應故事，而他手中的長劍却飛快地在胸前劃了一道半弧，並朗笑一聲：「還有多少破銅爛鐵，一併使了出來吧！」

對任氏兄弟而言，這一着應該是十拿九穩的一擊成功。

他們非常明白，憑自己身手之高，加上那事先設計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暗器手法，絕對可以於第一招上置朱志中於死地。

但事實上，這十拿九穩的一擊，他們不旦沒有奏功，反而引來

一陣譏笑，不由他們不惱羞成怒，於是又展開了一連串的快攻，任恒並怒聲叱問道：「小狗，你用甚麼玩藝兒收去我們的暗器？」

朱志中冷笑道：「任恒，你這話問得不太多餘了？」

任恒也冷笑道：「老夫不用暗器，照樣教你見不到正午的太陽。」

朱志中道：「吹大氣不管用，還是將壓箱底的本領使出來吧！爲了使你們死得口服心服，從現在開始，我就讓你們一百招，再開始反擊。」

他不等對方的反應，立即揚聲說道：「請皇甫大俠派人記數。」

皇甫泰也揚聲道：「老朽遵命。」

朱志中果然祇守不攻，而且，守得也相當勉强。

因爲，他未曾守住自己的陣地，顯然是被迫而不得不徐徐往後退。

依常情來說，以他的年紀，獨對任氏兄弟而被迫後退，算不得是丟人的事，但如以他方才誇下海口來說，就有點令人困惑了。

而且，他那後退的路綫，也很別緻。

他是站在他原本立足之處五丈方圓內，徐徐地繞着圈子，而並非直綫後退。

但任杰、任恒二人，却像是有意將他逼得成直綫後退，也就是希望將他逼到中心去，但却一直無法如願。

任杰、任恒使的是快速攻擊，百招之數，自然很快就過了一大半。

祇聽着皇甫泰揚聲喝道：「還剩下二十五招……」

朱志中笑道：「二位，時間不多了，再加點勁啊！」

他口中說得輕鬆，脚下却已不由自主地成了直綫後退，也就是向天井的中心點退去。

這情形，不但任氏兄弟臉有喜色，連在一旁的皇甫泰，也禁不住精目異彩連閃，揚聲喝道：「百招時間已到了！」

這時，朱志中離中心點已不足三尺。

任杰、任恒二人一面全力搶攻，一面同聲厲叱道：「小狗納命來呀！」

朱志中朗笑道：「這正是我要說的話呀！姓任的，現在，我要替死在你們手中的無數寃魂，討還公道。」

話聲中，朱志中長劍上的炁芒暴長了一尺有多。

「噹噹」兩聲，兩枚喪門劍帶着一串懾人銳嘯，疾震飛開分別射向屋頂。

任恒人頭也同時滾落一旁。

那無頭屍體鮮血狂噴中，任杰也頓足騰身而起。

「留下命來！」

斷喝聲中，朱志中有如天神下降地，後發先至，凌空一把抓住任杰的後領，順手一甩。

也不知是巧合，還是故意，朱志中這順手一甩，恰好將任杰甩在天井的中心點上。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砰」然巨震中，那中心點的石級忽然下陷，任杰整個身體自然也跟着掉了下去。

祇聽得任杰發出半聲慘號，就寂然無聲了。

接着，下陷處，冒出一股腥臭之極的嬝嬝青烟。

朱志中似乎被這意外的變故，震驚的呆住了。

旁觀的人，也沒有任何反應。

這刹那之間，週遭一片死寂，連空氣也像是凝結了似的。

半晌，朱志中才驚魂甫定地，長嘆一聲道：「好厲害的土木機關。」

皇甫泰正容道：「一個江湖人，即使退隱了，也難免有仇家尋上門來，所以，本莊到處都設有土木機關，這一點，尚請老弟諒解。」

「這情形，我了解。」朱志中苦笑道：「幸虧我方才沒踏上那塊石板。」

「即使你踏上那塊石板，也不會有危險，除非老夫存心要殺你。」

「啊……」

「方才，如果你不是使用眞力下砸，即使將任杰甩到石板上，也不會觸發機關的。」

朱志中嘆道：「這機關可眞神奇得很呀！」

皇甫泰長嘆一聲，道：「我這些客人，總算都能諒解我的處境，沒人節外生枝，現在，朱老弟任務已了，可以告退了。」

「是的，多謝莊主惠予成全。」朱志中俯身拾起任恒的人頭，含笑道：「小弟還有個不情之請。」

皇甫泰捋鬚笑問道：「難道還要老朽的人頭不成？」

「莊主說笑了，小可之意，是請莊主派人將任杰的人頭割下。」

「目前的任杰，已經屍骨無存，祇剩毛髮了。」

「那……好，小可告辭了。」

他雙手捧住任恒的人頭，遙遙一拱，轉身大踏步而去。

背後，傳來皇甫泰的沉喝聲：「西門老弟，代老朽送客！」

「是。」

西門逸送走了朱志中之後，皇甫泰仍然呆立原地，但他的臉上慈

祥笑容消失了，代之的是莫測高深的陰沉。

西門逸緩步走向他身前，低聲說道：「莊主，那小子走了。」

皇甫泰冷冷地道：「方才的情況，你都看到了。」

西門逸微顯不安地道：「是的。」

「那麼，對那小子兩次逃過我們的預謀，你作何解釋？」

「莊主之意是……」

「我認爲本莊有奸細。」

西門逸一怔，道：「這……不可能吧？」

皇甫泰冷笑道：「不可能？咱們的秘密怎會走漏？」

西門逸問道：「莊主認爲那小子知道我們的預謀？」

皇甫泰道：「如果那小子不知道我們的預謀，怎會事先在左手備有能吸引暗器的磁性兵刃。即使這一情況是巧合，那麼，當任氏兄弟想將他逼往中心點時，爲何他不上當，再退一步說，這也算是巧合，那麼，最後他將任杰擲向陷阱下，又作何解釋？如果這也算是巧合的話，世間上怎會有這麼多的巧合湊在一起？」

西門逸苦笑道：「莊主明見，這情形的確是很可疑。」

皇甫泰沒接腔，但臉色却更陰沉了，陰沉得令人不寒而慄。

西門逸囁嚅地道：「莊主，參與昨宵密謀的人，一共祇有四個人，如今，任氏兄弟已死，如果眞有內奸，則屬下的嫌疑最重。」

皇甫泰接口道：「老夫沒有懷疑你。」

「多謝莊主。」

「但任氏兄弟決不會跟自己過不去的。」

「那麼……很可能是任氏兄弟回去之後，無意間漏了口風。」

「老夫也正是這麼猜想。」

西門逸冷笑一聲，道：「莊主，屬下馬上進行追查。」

皇甫泰道：「不，現在追查，等於打草驚蛇，以後，凡事多加注意就是了。」

西門逸連聲恭應着道：「是是……」

皇甫泰一挫鋼牙，道：「今天，是老夫生平最窩囊的一天，吃足了啞巴虧，還要賠上笑臉了。」

西門逸諂笑道：「莊主請放心，那小子逃不出我們的掌心的。」

皇甫泰道：「派去的人可靠麼？」

西門逸道：「絕對可靠，是最近才投靠本莊的屬下師兄。」

「爲防萬一起見，最好還是由你親自出馬。」

「是的，屬下這就告辭了。」

* * *

今天，前往悅來客棧看紅姑的那塊玉珮的人，比前一天少得多了。

顯然，那些人也全都是爲了好奇而來，不可能有什麼結果。

這跟前一天一樣，除了應付那些因好奇而來看熱鬧的人外，紅姑連大門都不出，而且，連一日三餐也都是在房間裡用的。

用過晚飯後，胖掌櫃親自去她的房間，收拾盤盞，並悄聲說：「劉爺剛才傳來了消息。」

紅姑也悄聲問：「怎麼說？」

「西門逸偕同他的師兄，率領大批人馬，在六十里外的劉莊趕上了朱大俠。」

「結果如何？」

「結果咱們大獲全勝，僅西門逸師兄弟帶傷逃回，但他們的傷勢不重。」

「爲什麼不殺光他們？」

「姑娘，咱們只有朱大俠一人，如果姑娘也在場，就不會有漏網的了。」

「現在他們打算怎麼辦？」

「劉爺說，他們有二個方案，一個是乘機折返，向皇甫泰翻臉要人，另一個方案是故意示弱，不予追究，並說，請姑娘點裁。」

紅姑沉思一下道：「讓我冷靜考慮一下再答覆他們。」

「好，老朽待會兒再來。」

「還有，如果還有前來看玉珮的人，請代我擋駕，說我已安歇了，請他們明天再來。」

「是的」

「你自己也要格外當心。」

胖掌櫃笑道：「多謝姑娘關注，我在這裏已近五年了，也算是飛虎莊的人了，他們不會懷疑我的。」

紅姑正容道：「話是不錯，但多加一點注意，就可減少一分危險。」

「是是……」

胖掌櫃退出之後，紅姑室內的燈也熄了。

* * *

約三更時分。

還跟以往一樣，飛虎山莊一片漆黑，只有莊主皇甫泰所住的靜樓中還透出一片燈光。

皇甫泰一臉陰沉，正凭窗靜立。

左臂上的外傷才包紮好的西門逸跨門進入，並笑問道：「莊主，難道又有什麼變故了？」

皇甫泰徐徐轉過身來，苦笑道：「老弟，如非咱們一向合作得很好，我眞會懷疑你這個人有通敵嫌疑。」

西門逸楞了一下，皇甫泰又立即接口道：「不論武功機智，你一

向是超人一等，所以才獲得『神機秀士』的綽號，但你最近這兩天，却表現得太差勁了。」

西門逸惶恐的躬身爲禮道：「屬下無能，朱志中這小子，實在是在下有生以來所遇最厲害的對手。」

「姓朱的小子很棘手，我明白，但我的意思，却另有所指。」

皇甫泰道。

西門逸身軀一震，道：「還有誰？」

「你先坐！」皇甫泰自己也坐了下來，捋鬚微笑道：「老夫在江湖上，也算得上薄有聲名，飛虎山莊，更是高手如雲，這是人所共知的事。」

「是的……」

「如果你老弟對我有所不利，自己沒有兩下子，也沒有充份的準備，你敢不敢？」

西門逸苦笑道：「莊主是否已另有發現了？」

皇甫泰點點頭道：「還記不記得我昨天所說的，本莊有奸細的事？」

西門逸臉色一變的道：「莊主已查出來了？」

「目前，僅抓住一個。」皇甫泰忽然沉喝一聲：「帶江松！」

西門逸訝問道：「會是他？」他，他是誰？

是悅來客棧的胖掌櫃。

胖掌櫃江松顯然已被制住雙肩井大穴，在兩個勁裝大漢的押解下，直挺挺地站在皇甫泰面前。

皇甫泰凌空揚指，解了江松被制的穴道，並含笑問道：「江松，老夫給你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你願意考慮嗎？」

江松冷笑道：「別作夢！」

皇甫泰道：「聽我把話說完，我只要你告訴我，紅姑是什麼來歷的，和朱志中是什麼淵源的，你就算是立了功。」

江松笑問道：「然後呢？」

「然後既往不究，你仍然是悅來客棧的掌櫃。」

「這實在很便宜的啊！」

西門逸插口道：「這是咱們莊主寬容大量，江松，你可別不知進退。」

江松一哂道：「莊主，我可先問你一個問題嗎？」

皇甫泰道：「可以。」

「莊主，你是如何發現我有通敵嫌疑的？」

「你也是幹秘密工作的，應該想到，我隨便派個人，以旅客身份住進客棧，不就行了嗎？」

江松苦笑道：「對我自己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不可原諒的疏忽。」

皇甫泰道：「不過，現在補救，還來得及。」

江松道：「已經來不及了，莊主，不管你說的是眞是假，我都很感激你。」

「不，用不着感激，這是有交換條件的。」

「但我祇能告訴你，他們都是你的生死對頭。」

西門逸臉色一沉，道：「江松，你爲何這麼不知好歹？」

江松道：「總護法，這是各爲其主啊！」

皇甫泰道：「你的主人是紅姑，還是朱志中？」

江松道：「是誰都是一樣，反正他們都是你的寃家死對頭，你又何必多問呢？」

皇甫泰輕輕一嘆道：「是一條漢子，我眞不忍心殺你。」

「但我却不能原諒我自己。」寒光一閃，江松已由袖中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

西門逸霍地站起，道：「江松，你找死！」

江松平靜道：「總護法請放心，憑我這點三脚貓功夫，敢在二位面前班門弄斧嗎？」話聲未落，已反手將匕首插進自己的心窩。

皇甫泰又是一聲輕嘆，道：「我沒說錯，的確是一條漢子。」

江松猛地一拔匕首，一股血箭射向皇甫泰胸中，而那柄匕首也混在血箭中向皇甫泰胸前射去。

這是江松垂死掙扎，集中全力的雷霆一擊。

雙方距離不足八尺，又是事出意外，而事實上，皇甫泰是一直在端坐着，沒有任何反應。

此情此景，按說，不論皇甫泰功力有多高，都應該是一擊即中，絕難倖免的。

事實上，那柄匕首也在血箭的掩護下，射中了皇甫泰的心胸。

但令人費解的，皇甫泰却像是個局外人似的，仍然含笑端坐，只是目注江松那徐徐倒下的身體，道：「免得你死了還是個糊塗蟲，江松，老夫告訴你，老夫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

「我不信。」

隨着聲音，一道人影穿窗而入，寒芒連閃，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並傳出清朗語聲道：「朱大哥，快將江前輩救出，這兩個惡賊由我來對付。」

這個不速之客，是一個弱冠少年，皮膚黝黑，一身青色勁裝，青布包頭的小伙子。

「這兩個老賊由我來對付。」這口氣固然大得出奇，手底下也的確不含糊，「刷刷刷」一連三劍，居然將倉促應戰的皇甫泰逼得一連退了三步。

但皇甫泰並非徒具虛名之輩，

連退三大步之後，立即還以顏色，並呵呵大笑道：「二位老弟，如果早來半步，那有多好。」

這當兒，朱志中也已穿窗而入。

但西門逸不等他向江松施救，已揮劍攔截，並沉聲道：「朱志中，你欺人太甚！」

正和皇甫泰殺得難分難解的青色勁裝少年，忽然左掌一揮，擊向西門逸的前胸，並冷笑一聲道：「西門逸你給我安份一點。」

他那左掌的攻勢，看似平淡無奇，但在西門逸的感覺中，却覺得有一股其重如山岳的無形潛勁洶湧而來，逼得他不得不心中一凜，而飛身退讓，「轟」地一聲，客廳牆壁被掌風擊出一個大洞。

皇甫泰忽然虛晃一招，橫移五尺，口中並大喝一聲：「住手！」

勁裝少年冷笑道：「咱們勝負未分，為何住手？」

皇甫泰苦笑道：「西門老弟，你出去交代一聲，這是誤會，教他們各自回自己的崗位。」

原來這剎那之間，整個飛虎山莊似乎一下子由沉睡中醒轉過來，警鈴大作，燈火齊明，叱喝一聲，此起彼落。

「是。」

西門逸恭應一聲，匆匆離去。

朱志中淒然道：「兄弟……江老伯已經……已經……」

皇甫泰苦笑道：「我說這是誤會，如果是二位老弟早來半步，就不會有這種慘變了。」

勁裝少年冷笑道：「誤會？你說得多輕鬆啊！」

皇甫泰苦笑如故地道：「二位老弟，有一點我必須先行說明，二位老弟固然是武功卓絕，為年輕一代中罕見的高手，但是老夫並不怕你們。」

勁裝少年笑道：「不怕為何叫停？」

「叫停是解釋了誤會。」

「哼，又是誤會。」

「二位老弟雖遲來半步，但方才的情形當已看到，江松是自殺的。」

朱志中點點頭道：「這一點，我們已看到。」

皇甫泰道：「我不但沒殺江松，而且還險些中了他的暗算。」

勁裝少年冷哼道：「一個人的臨死反擊，也算暗算？」

皇甫泰苦笑道：「老弟台正在氣頭上，我不跟你抬槓，但我有一點跟你必須說明，我並沒有受傷。」

說着，一下子撕開前襟，露出貼肉的一件白襯衫來。

白襯衫是完整的，也沒有一點血跡，這足以證明，他的確沒有受傷。

勁裝青年披唇一哂，道：「你受傷不受傷與我不相干。」

「但你方才說過不相信的話，所以我必須拿出證據來，證明老夫不打誑語。」皇甫泰淡然一笑：「就憑這一點，二位老弟該相信當代武林中，能殺死老夫的人，可不容易找到了。」

朱志中冷笑道：「你自信自己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所以，居然敢跟官府作對？」

皇甫泰道：「這又說到誤會了，也正是老夫必須加以解釋的原因，二位老弟也當明白，一個江湖人，不論他武功有多高，勢力有多大，都不會與官府作對，除非客觀形勢迫得他不得不鋌而走險。」

「那麼，昨宵之事，你如何自圓其說？」

「老弟指的是，可是西門逸率衆追截的事？」

「你總不能說不知情吧？」

「如果我說不知情，誰也不會相信，但事實上，我是事後才知道的，老弟當記得，昨天，我曾當面說過，本莊所收容的食客，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在莊內，他們不得不聽我的約束，但是在莊外，即使天王老子，也約束不了他們的。」

朱志中道：「莊主可推得一乾二淨。」

皇甫泰苦笑道：「老朽說的都是事實。」

「你知道截劫官差的罪名嗎？」

「老弟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你認為我是危言聳聽？」

皇甫泰濃眉一揚，道：「朱老弟，我皇甫泰不惹事，也不怕事的人，如果眞要有人逼我上梁山，我頂多放棄目前的基業，天地之大，決不會沒有我存身之地，但那樣一來，對你老弟也是沒有好處。」

「我不想有甚麼好處，只想順利完成任務，圓滿銷差。」朱志中含笑道：「聽你方才的話意，好像已經非常委屈求全了。」

「本來就是。」皇甫泰苦笑道：「所以，只要你老弟高抬貴手……」

「莊主言重了，這話正是我所要說的啊！」

「那好辦，從現在起，老夫保證，本莊的人決不會追截你，如果萬一還有此等事發生，你可以隨便給老夫加上個甚麼罪名，老夫決不會怪你。」

朱志中沉思了一下，扭頭向勁裝少年問道：「兄弟，你說呢？」

勁裝少年道：「你是老大，自然由你作主。」

朱志中輕嘆一聲道：「好，衝着莊主這一委屈求全的誠意，我只好認了。」

皇甫泰道：「多謝老弟的諒解，對於這些不愉快的誤會，老夫深感歉疚，也殊為抱歉。」

朱志中道：「事情已經過去，就不必再提了。」

他俯身提起了江松遺體，向脅下一挾，扭頭向勁裝少年道：「兄弟，咱們走吧！」

皇甫泰忙道：「西門老弟，代老夫送客。」

＊　＊　＊

西門逸送客回來後，皇甫泰將他帶到隔壁一間秘密室中，臉色凝重地問道：「老弟，對於方才那個勁裝少年，你有何觀感？」

西門逸道：「第一個觀感，是他的武功高得令人難以相信，居然能和莊主打成平手。」

「還有嗎？」

「這個……這個……」

「我懷疑他是紅姑所喬扮的。」

「對，對，方才，我總覺得他的眼神有似曾相識之感，但一時之間，却想不起來，經莊主這麼一提，我却想起來了，那小子的眼神，有點和紅姑的眼神相似。」

皇甫泰道：「這就是了，不管她是易容術如何高明，眼神是不容易改變的。」

「可是，可是……」

「還有甚麼可是的？」

西門逸苦笑道：「紅姑是一個跛子，但方才那小子，却並沒有跛足的啊！」

「紅姑是怎麼跛法？」

「她的右足好像短了一點，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

皇甫泰沉思道：「也許她的跛足是故意裝成的，或者方才她的足底下墊着甚麼東西？」

「但是她方才一切都顯然很自然。」

「這些暫時不管他，等我查証一下，方才這一段時間之內，如果她不在客棧內……那咱們的忖測，就不會錯。」

＊　＊　＊

皇甫泰的查証結果如何？只有他和西門逸兩人心中明白。

但第三天都很平靜地過去了。

這一天，前來悅來客棧看玉珮的人，比第二天更少了。

對紅姑來說，她心中的失望是不難想像的，但她對悅來客棧的胖掌櫃江松的突然「失踪」似乎是「毫無所覺」。

晚餐後，她覺得意興闌姍地，正準備去街上溜溜，看玉珮的人又上門了。

那是一位鬢髮皆白的老人和他的約莫十五六歲的孫女。

這祖孫倆是乘着晚餐後散步的工夫，因好奇而順便前來看看的，當然不會有甚麼奇跡出現的。

但這位老人家對玉珮雖沒多大興趣，但對紅姑這個人却是端詳又端詳。

也幸虧他年紀一大把了，如果是一個年輕人，他這種看人的方式，很可能會挨上兩下耳光的。

這位白髮老人，不但對紅姑一再地端詳，而且雙眉緊皺，一再抬手拍着自己的額角道：「奇怪啊……奇怪？」

他的孫女笑問道：「爺爺，有甚麼奇怪？」

「這位小姑娘，我總覺得在那兒見過似的？」

「爺爺，你眞是老糊塗了，這位姊姊到這兒才三天，你怎會在別處地方見過呢？」

「小珠，妳別打岔，讓爺爺好好地想一想。」

紅姑以為是皇甫泰派來的人，她不插嘴，只是以局外人的神態，冷眼靜觀事態的發展。

小珠向着紅姑嬌笑道：「這位姊姊妳別見怪，我爺爺就是這點毛病……」

紅姑接口笑道：「小妹，我不會見怪的，老人家嘛，都會有記憶不好的毛病哩。」

那白髮老人忽然「啊」了一聲，笑道：「我想起來了。」

小珠訝問道：「爺爺，你眞的見過這位姊姊？」

「當然。」

「在哪兒見過？」

「杜員外家。」

「爺爺，你別亂講了，這位姊姊是外鄉人，怎會無緣無故跑到杜員外家去的。」

她像百靈鳥似地，嘰哩呱啦地不容她爺爺接腔，又向紅姑笑問道：「這位姊姊，妳去過杜員外家麼？」

紅姑漫應道：「沒有啊！」

小珠又向她爺爺嬌笑道：「爺爺，你該聽到了吧！」

白髮老人苦笑道：「丫頭，爺爺看到的，是她的畫像。」

「爺爺，你越說越奇了，杜員外家，怎會有這位姊姊的畫像呢？」

「不，不是她的畫像，是杜夫人的畫像。」

「是杜夫人的畫像？」

「不錯。」

「杜夫人有多大年紀？」

「大概才四十出頭……」

小珠「格格」地嬌笑了道：「爺爺，我說你老糊塗了，還不服氣，你這想想，杜夫人已算是老婆子了，這位姊姊，還不到二十歲，她怎麼會是像杜夫人的畫像呢？」

紅姑心中一動，但外表上却很平靜地笑了一笑，道：「小妹，妳

爺爺看到的，可能是杜員外女兒的畫像？」

「不，」白髮老人堅決道：「杜員外沒有女兒，也沒有兒子。」

紅姑苦笑道：「這就奇了……」

白髮老人道：「一點也不奇，我所看到的，是杜夫人未嫁時的畫像。」

紅姑心頭猛然一震，小珠却又搶着大笑道：「爺爺，你爲甚麼不早說？」

白髮老人苦笑道：「丫頭，妳幾時給過爺爺早說的機會？」

「對了，爺爺，杜夫人未嫁時的畫像，你是怎麼看到的？」

「妳這個丫頭呀，甚麼事情都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的。」

小珠拉着他的白鬍子，撒起嬌來，道：「爺爺，快說啦！」

白髮老人忙道：「別拉我的鬍子，我說，我說……」

小珠勝利的笑了一笑，並向紅姑扮了一個鬼臉。

白髮老人含笑說道：「小珠，最近這兩個月來，我不是常常去杜員外家，替杜夫人看病嗎？」

「唔……」

「那張畫像，就放在杜夫人的梳粧枱上，所以，一眼就可以看到。」

紅姑笑道：「原來你老人家還是一位名醫，眞是失敬得很。」

小珠插口搶先說道：「這位姊姊妳不知道，我爺爺還是一位神醫哩，在朱仙鎮，提起李神醫，沒人不知道的。」

李神醫却截口苦笑道：「可是，我這個神醫，却治不好杜夫人的病。」

紅姑笑問道：「老人家，那位杜夫人患的一定是非常難治的病了？」

「其實，她的病並不奇，是心病。」

「心病？」

「是呀，心病還須心藥醫，她的心事却不肯說出，連她的丈夫，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這眞是怪事。」

李神醫苦笑道：「像她這種病，別說我是凡人，就算是大羅金仙，也沒法醫治的。」

紅姑注目問道：「老人家，這種病，會不會有生命危險的？」

「這很難說，她是多年積鬱攻心，除非是有奇跡出現。」李神醫輕笑了一聲道：「恐怕難以拖過一年。」

紅姑的靈目中掠過一絲難以覺察的憂鬱，口中徐徐道：「她年輕時長得這麼像我，有機會時，我一定去看看她。」

李神醫道：「那好極了，杜員外就住在北大街最末的一幢巨宅中，朱漆大門，門口有一對巨大石獅子，不必問人，也可以找到。」

小珠却意興闌珊地打了一個呵欠，道：「爺爺，我們該回去了。」

李神醫祖孫倆離去後，紅姑却在室內繞室徘徊起來。

是的，目前是需要她下重大決心的時候，她不能不冷靜地考慮一下。

以李神醫方才所說的情形來看，那位杜員外夫婦，極可能就是她的親生父母，但其中也有着她難以解釋的疑點，那就是目前她出賣玉珮的消息，已經轟動整個朱仙鎮，爲什麼他們偏偏不來看看？

如果那位杜員外夫婦是她的親生父母，一定會來看的。

而且，她也斷定，只要他們來看過，姑且撇開那塊玉珮的事不提，他一定會向她提出問話，除非是李神醫方才說的話並不可靠。

興念及此，她不禁有點洩氣了。

但追尋親生父母，是她此行兩大任務之一，好不容易找到這點綫索，又怎能平白放棄。

當然，另有一個問題也是使她難以下定決心的主因。

那就是目前的時機，實在不合適。

因爲，由於她與皇甫泰作對的身份，已等於暴露了，儘管目前雙方都還保持着表面上和平，但她斷定，皇甫泰一定會派人暗中監視她的行動。

也因爲這原因，不論那杜員外夫婦是否就是她的親生父母，此情此景之下，前往查証，都極可能替他們帶來殺身之禍。

因此，最妥善的辦法，就是等將皇甫泰的這一件公案了結之後，再去查証。

但她能忍得住心頭的衝動嗎？

她足足繞室徘徊了頓飯工夫之久，才像是下了決心似的，匆匆地收拾了一下，穿窗而出，又將窗門關好，由天井中騰身而起，只兩個起落，就消逝在沉沉夜色之中。

＊　＊　＊

譙樓才起二更。

屋宇連雲的杜員外府中，已只剩下些疏落的燈光。

在靠近後花園的一間豪華起居室中，一位錦袍老者正背負雙手，顯得很不安地在踱着方步。

其實，這錦袍老者却並不算老，最多不會超過五十歲，只是，由於他的鬢髮都已斑白，看起來顯得特別蒼老而已。

一張雕花大床上，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婦人，正斜倚床欄，在閉目養神。

這個中年婦人除了形容憔悴之外，頭髮也已白了大半。

這一對未老先衰的中年男女，就是這巨宅的主人杜員外夫婦。

那位李神醫說得不錯，梳粧枱上，果然有一幅尺許高的畫像，畫中那個荳蔻年華的栩栩如生的少女，也的確和現在的紅姑有着八成相似。

杜員外忽然停了下來，低聲的說道：「敏芳，該是服藥的時候了。」

杜夫人張開那失神的雙目，苦笑的道：「藥，藥，又是藥，你爲什麼老是逼我吃藥啊！」

杜員外也苦笑道：「有了病，當然是要吃藥的吧！」

「誰說我有病？」

「李神醫不是說妳有心病嗎？」

「胡說八道，就算我是有心病吧，心病還須心藥醫，這些苦汁，有個甚麼用。」

「他是神醫，他開的處方，對身體一定有好處。」

杜夫人淒然地一笑道：「算了，我求求你，別老是逼我吃藥，你就讓我好好歇息吧！」

杜員外挨着她身傍坐下，柔聲說道：「敏芳，咱們是幾十年的老夫妻了，有什麼話不能說的，爲什麼有心事也不肯告訴我？」

杜夫人搖搖頭道：「沒有啊……」

杜員外長嘆一聲道：「其實，妳不說，我也明白！」

杜夫人身軀一震，注目道：「是嗎？你明白？」

杜員外又嘆了一聲，道：「敏芳，我知道妳是太寂寞了，如果咱們能有個一男半女的……」

杜夫人截口厲聲道：「不要說了！」

「好，我不說，我不說……」

杜員外苦笑說，輕輕嘆了一聲。

很妙，杜員外的嘆聲才落，窗外也傳來一聲輕微的嘆息。

而且，窗門也跟着打開了。

杜員外臉色一變，沉聲喝問道：「什麼人？」

但他却接着「咦」了一聲，道：「那是什麼玩藝兒？」

原來那窗戶是向裡面而開的，這就是說，一被打開，窗門就被推到室內來了。

這時，杜員外已清楚地看到，窗門的下緣，懸着一個翠綠色的小玩藝兒在晃盪着。

他一面自語道，一面已起身走向窗前。

杜夫人也已看到了，她猛地坐正了身子道：「快，快拿來給我看看。」

那就是紅姑的那塊玉珮。

當杜夫人由丈夫手中接過時，開始則目光一亮，繼則合在掌心中摩挲着，熱淚盈眶地，喃喃自語道：「可憐的孩子，妳總算回來了……」

杜員外以爲他的夫人想女兒想得神經失常了，不由苦笑道：「敏芳，妳是怎麼啦？」

杜夫人將玉珮放在臉上親着，又緊緊地抱入懷中，帶淚笑道：「天可見憐，我的女兒回來了……孩子的爹，還不趕快將女兒接進來。」

杜員外長嘆了一聲道：「敏芳，請清醒一點，這只是一塊玉珮！」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很興奮，也很清醒。」

「很清醒？爲何說起話來瘋瘋癲癲的呢？」

「誰瘋瘋癲癲的？方才，窗外不是有人嘆息嗎？那是我的女兒。」

「敏芳，把話說清楚，爲什麼見到這塊玉珮就說是女兒？」

「因爲，這是我親自掛在我女兒頸上的。」

「妳知道她已經是死了啦。」

「她沒有死，永年，當時，當時我說她死了，是騙你的，請原諒我，原諒我……」

杜員外似乎有一點相信了，但他却表現得很鎮靜，目光注視着，道：「我可以原諒妳，敏芳，但妳必須將眞情實況告訴給我，當時，妳爲何要騙我？」

杜夫人苦笑道：「因爲，那孩子一生下來，左腿就短了兩寸，是一個天生的殘廢……」

「只因爲她是一個天生殘廢，妳就有心將她丟掉，並騙我說是死了？」

「我沒有丟掉，我是悄悄的放在白雲庵門外……」

「那和丟掉有什麼不同？」

「是的，是和丟掉沒有什麼不同，事後我也懊悔了。」杜夫人淚流滿面地道：「可是當時我去到白雲庵找庵主時，已被一個不肯留姓名的外地人領走了。」

她，雙手捂着臉頰，抽噎着道：「永年，如果你當時在家，那有多好！」

杜員外長嘆了一聲道：「是的，如果當時我早點回來，就不會發生這些事了。」

一聲幽幽長嘆，打斷了他的話。

猛抬頭，滿臉淚痕的紅姑已悄立床前。

杜員外夫婦當場楞住了。

人，就是這樣奇怪的動物。當他朝思暮想，希望獲得的事物一旦出現在眼前時，却又不相信這是事實。

目前的杜員外夫婦，就是在這

種情形之下，一楞之後，看看紅姑，又看看梳粧抬上那副畫像，並且雙手還使勁的揉了一下含淚的眼睛，臉上的肌肉抽搐着，嘴唇嚙動着，却是誰也沒有說話。

紅姑禁不住的熱淚雙流，徐徐跪在床前，咽聲道：「爹，娘，不會錯了，我就是你們的那個苦命女兒。」

杜夫人一把女兒摟入懷中，緊緊地擁抱着，就像深恐這個突然由天上掉下來的女兒，又會突然飛走似的。

半晌，杜夫人才咽聲道：「孩子，娘想妳想得好苦啊……」

「女兒知道。」

「孩子，這不是作夢吧？」

「不，娘，這不是夢，女兒是眞的回來了。」

「孩子，這些年來，妳一直在哪裡，今宵，妳又怎麼找到這兒來的？」

「娘，這些說來話長，以後再慢慢說。」

一旁的杜員外苦笑道：「敏芳，妳們娘兒倆親親熱熱夠了，也該讓我這個做爹的好好看看我的女兒啊……」

杜夫人將愛女抱得更緊了，就像怕被人搶去似的笑道：「不，咱們母女倆，親熱個三天三夜，也親熱不完啦。」

杜員外苦笑道：「呀，敏芳，妳講不講道理的？」

「不講道理又怎麼樣？」杜夫人在紅姑臉上又親了一下，道：「孩子，妳恨不恨我？」

「娘，過去的事情不用提了。」

紅姑輕嘆了一聲，道：「女兒說的老實話，以前，我是恨過你們，但現在，我不恨了！」

「謝謝妳，妳眞是我的好女兒……」

後園中忽然傳出朱志中的一聲怒叫：「鼠輩找死！」

紅姑霍地站起來。

後園中金鐵交鳴之聲大作，一聲凌厲慘號也同時傳出。

杜員外夫婦臉色一變，身軀突然顫慄起來，嘴唇張了張，却是說不出話來。

紅姑連忙安慰他們道：「爹，娘，不用怕，外面有我師兄擋住，壞人進不來的……對了，爹，咱們家裡有沒有地下室？」

一般有錢人家，都有地下室的，目的就是在防盜和躲避兵荒馬亂之用。

像杜員外這等人家，自然是有特別堅固也特別講究的地下室。

因此，杜員外連連點頭道：「有。」

紅姑忙道：「那麼，咱們快到地下室去。」

＊　＊　＊

她將父母送往地下室，並簡略地交代了幾句之後，立即奔向後花園。

後花園中，正是刀光劍影，殺得好不熱鬧。

但正在作生死決鬥的人却只有五個。

朱志中以一敵四，猶自顯得有如生龍活虎地有攻有守，不，應該說是攻多於守。

圍攻他的是一僧、一道、一鬚髮斑白的老道、一靑面獠牙的老婦人，兩人使劍，兩人使刀，招式奇詭，身法快速，顯然都是黑道上少見的高手。

鬥場丈外，躺着三具殘缺不全的屍體，不問而知，那必然是朱志中的劍下亡魂。

更遠的是還有三個人掠陣，那是西門逸和他的師兄許釗，以及一個年約二十三四歲的白衣書生。

當五個當事人殺得難解難分時，西門逸却揚聲道：「朱老弟，你跟咱們莊主已有了君子協定，爲何還逗留這兒不走？」

朱志中揚聲道：「我高興。」

「現在可高興不起來吧。」

「這些土鷄瓦狗，再多來幾個，我也不在乎。」

「待會兒你就在乎了，現在我問你，昨晚同你去本莊的青年，是不是紅姑？」

「你看像嗎？」

「就是因爲有點像，所以才問你。」

「那就算是紅姑吧！」

「你一個人鬼鬼祟祟的，呆在這兒幹嗎？」

由這句問話可以斷定，西門逸還不知道紅姑也在這裡，而且，很可能他是獲得發現朱志中的密報，之後才趕來的。

因爲，紅姑此行，是經過一番謹愼考慮的。

她自己特別隱蔽身形，以免被對方暗中監視的人發現她的目的地，而朱志中却故意比較公開的方式，逕奔杜府的後花園。

由表面上看來，朱志中好像是在替紅姑擔任警戒，但骨子裡却仍然是「各個擊破」的戰略，希望將西門逸引來，加以翦除……這些，就此表過。

且說，朱志中揚聲冷笑道：「西門逸，你不嫌管得太多了嗎？」

寒芒閃處，圍攻他的人，已倒下了一個。

「好一招『法輪乍轉』！」西門逸身旁的白衫書生，星日異彩一閃，道：「我看出來了，這小子是一燈大師門下。」

西門逸身軀一震，道：「你說他就是九華山的一燈大師弟子？」

「不錯。」

「怪不得這小子如此扎手。」一聲慘呼，圍攻朱志中的人，已只剩下兩個，也就是那一僧一道。

西門逸忙道：「兄弟！快！快！」

「快去送死是嗎？」

話到人到，滿臉寒霜的紅姑，已悄立在他們面前。

西門逸情不自禁的退後三步，並冷笑道：「丫頭，妳總算現形了。」

紅姑冷笑道：「我既顯示本來面目，也就是你們這般牛鬼蛇神的死期到了。」

就在這當兒，慘號連傳，圍攻朱志中的人已算是全部了賬。

「嗆」地一聲，紅姑已亮出長劍，冷然喝道：「你三個人一齊上！」

白衫書生怒叱道：「丫頭，先吃我一劍。」

他是話出招隨，一劍斜抖，只見一團冷芒疾捲而來，竟然也是一招「法輪乍轉」。

紅姑一面揮劍還擊，一面「咦」了一聲道：「你是什麼人？」

幾乎也是就在同時，白衫書生也「咦」了一聲道：「妳是清音老尼門下……」

話聲中，兩人以快制快地，各自攻出三招，居然未分高下。

朱志中朗聲大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紅姑訝然問道：「朱大哥，這是什麼人？」

朱志中道：「我不認識他，但由武功上可以斷定，正是我那無惡不作，罪該萬死的師兄，現在，正好乘機替恩師清理門戶。」

白衫書生冷笑道：「你行嗎？」

「行不行，你且拭目以待吧！」

朱志中揮劍飛撲，一面沉聲道：「紅姑，別搶我的生意。」

紅姑嬌應一聲，飛身退下。

但她一點也不浪費時間，趁着飛身退後之際，長劍一圈，將西門逸、許釗二人圍入綿密的劍光之中，並冷笑道：「西門逸，你的末日到了，你們師兄弟兩人，有什麼看家本領，趁早使出來吧！」

雖然以一對二，但她却是殺手連施，「刷刷刷」一連三劍，將對方二人迫退八尺有餘。

西門逸能享盛名，此決非倖致，他們師兄弟倆連退八尺之後，立還以顏色，展開一連串搶攻，許釗並邪笑道：「小乖乖，別忙，大爺一定使盡全身解數，讓妳欲仙欲死就是。」

西門逸却訝道：「丫頭，妳怎知道我們是師兄弟？」

紅姑冷笑道：「去問閻羅王去吧！」

西門逸和許釗二人先前所取得的優勢，在紅姑反擊之下，有如曇花一現，以後即是欲振已無力之勢，而只有勉力撐持了。

另一邊的情況却相反，朱志中已屈居下風。

白衫書生一面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朱志中，眼高手低，你還是差得太遠哩！」

這情形，當然已盡入紅姑眼中，同時也算是大出紅姑的預料之中。

因爲，就她原先暗中調查，皇甫泰的得力助手，除了西門逸之外，就算「關中三虎」的功力最高。

現在「關中三虎」均已伏誅，西門逸亦即將就戮之際，却又增加一個許釗和白衫書生，而白衫書生的功力，居然還高於朱志中。

因此，紅姑爲恐夜長夢多，心念急轉下，揚聲喝道：「朱大哥，加上勁，我宰了這兩個匹夫之後馬上過來助你。」

許釗嘿嘿邪笑道：「小姑娘，人雖小，胃口可夠大哩，喲！勁道越來越足，老夫可……」

他那下面的下流話還沒說出，突覺眼前精虹暴長，已方的兩支長劍已有封擋不住之勢，不由驚呼一聲，雙雙疾退丈外，西門逸揚聲喝道：「金老弟，風緊，扯呼……」

但他的話還沒說完，紅姑以身劍合一之勢，啣尾追擊，並冷笑道：「現在想走，已來不及啦！」

一聲悽厲慘號，與她那「啦」字的尾音同時發出，首當其衝的許釗，已被斜肩帶背斬成兩段了。

西門逸七魂嚇得幾乎出竅，慌忙頓足飛身逃走。

紅姑嬌叱一聲：「留下命來！」聲冷如冰，身形似電，一下子超越西門逸之前，手起劍落，西門逸的人頭已滾落丈外，他那無頭屍身，仍然向前激射丈多遠才「砰」然掉落地上。

西門逸、許釗二人處境危殆那時，白衫書生本想前往支援，但朱志中雖然技遜一籌，纏住他不能抽身，却還能勉強辦到。

像目前這危機突生的節骨眼兒上，刹那之間的延遲，都足以影響全局。

朱志中一番冒險死纏，使西門逸、許釗二人提前送命，也使白衫書生不敢戀戰，而立即飛身逃逸。

但此時逃逸，已略嫌太晚了，紅姑已挾連誅二個强敵之餘威，斜刺裏將其截住。並嬌聲一笑，道：「姓金的，西門逸在呼喚你哩，你好意思獨自逃生。」

白衫書生怒聲道：「臭丫頭，我還怕了妳不成嗎？」

「不怕，就不要逃。」

「逃的是龜孫子。」

就這句話工夫，兩人已各自攻出了五招，果然難分高下。

白衫書生一見已不能脫身，顯然已打算逃出去了。

一旁的朱志中一見情勢不對，連忙仗劍而上，道：「紅姑，我來助妳。」

紅姑道：「不，我要讓他死得心服口服。」

朱志中道：「紅姑，這不是切磋武技，何必……」

他突然自動咽下了未說出的話。

原來這片刻之間，戰況已有了顯著的變化。

白衫書生在那拚命攻勢所取得的優勢，被紅姑的一陣快攻瓦解了。

紅姑嬌笑道：「姓金的，黔驢技窮了吧？」

白衫書生冷笑道：「放屁！大爺多的是消遣妳的法寶。」

他倒算是話出招隨，話聲未落，右手突然前伸，一縷黑影激射而出。

一旁的朱志中促聲叫道：「紅姑別碰他。」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那一縷黑影忽然的「波」一聲，自行爆開，撒下了一蓬黃霧。

也幸虧朱志中的及時警告，使紅姑提高警覺，而爆炸聲發生前的一剎那之間，一個倒翻，飛射五丈之外，未被那快速四散的毒霧波及。

但那白衫書生卻已趁這稍縱即逝的機會，飛身而起，並朗笑一聲道：「大爺少陪啦！」

他這一手雖不夠光明，卻算是高明得很。

北方人有句俗語，人要是倒霉了，喝水也會塞住牙縫的。

目前的白衫書生，眼看自己可以死裡逃生，而禁不住狂喜之間，迎面一株參天大樹之上，突然現出一對碧綠的眼睛在等着他，而且還發出「哇」一聲怪叫。

其實，那只是一隻貓頭鷹，因受了驚，而從那古柏大樹上飛撲出來。

但已成驚弓之鳥的白衫書生，匆促之間，卻沒法分辨，以爲對方埋伏的高手，心頭一驚之下，那激射的身形，也本能地向下一沉。

這一沉不打緊，卻永遠起不來了。

一道精虹掠過他的頭頂，不！是掠過他的頸項，他的腦袋已和脖子分了家。

朱志中朝着紅姑一翹拇指，苦笑道：「紅姑，我這個作師兄的，好慚愧。」

紅姑就着白衫書生的屍體，抹去劍上的血漬，誠摯的一笑道：「千萬別這麼想，他是你的師兄，你打他不過，並不算丟臉。」

「謝謝妳，大哥這廂有禮了。」

「別煩人了，咱們時間寶貴得很，走吧！」

＊　＊　＊

飛虎山莊靜樓上的小花廳中，盛筵正開。

高坐客位的是一個花信年華的紅衣少婦。

皇甫泰和一個也是約莫花信年華的綠衣少婦，則坐在主位相陪。

敬陪末座的是一個文士裝束，卻是油頭粉臉的年輕人——皇甫泰的寶貝兒子皇甫斌。

也許是由於皇甫泰造多了孽，儘管他本人有着一身傲視武林的武功，他的兒子卻是一個標準的紈袴子弟，除了對女人方面克紹箕裘，並不能青出於藍勝於藍之外，武功方面，卻頂多祇能算是一個普通的三流角色。

那兩個花信年華的少婦，穿綠衣的是皇甫泰目前最得寵的一個侍姬綠珠，穿紅衣的是江湖上穢名遠播的，卻是武功奇高的，而且心狠手辣的蕩婦武四娘。

武四娘是西門逸的老相好，此行就是西門逸以最快速的飛鴿傳書，將她由開封星夜召來助陣的。

皇甫泰雖已發覺紅姑和朱志中二人是衝着他而來，但他自恃身份，根本沒將這兩個黃口孺子看在眼中，也沒有打算邀人相助，目前的武四娘和那個姓金的白衫書生，都是西門逸爲了討好他主子，擅作主意，私自邀請前來助陣。

所以，不難想見，以皇甫泰的身份和地位，如此禮待武四娘，並不是看重她的武功，而是看中她的美色。

平心而論，目前這兩個花信年華的少婦，都算得上人間絕色的罕見尤物，不但美，而且都具有一股無形的媚勁！

也因爲如此，色中餓鬼的皇甫斌的一雙桃花眼，就在這兩個尤物的身上上下滴溜溜的直轉。

酒過三巡，雙方都已有了幾分酒意，小花廳的氣氛更爲融合，也更充滿了盎然春意！

祇有綠珠，對於皇甫父子的刻意巴結武四娘，似乎有點不快，一皺眉道：「莊主，西門總護法還沒有回來，咱們要不要派人去接應一下。」

皇甫泰得意地笑道：「綠珠，妳也關心起莊中大事來了，可眞難得呀。」

綠珠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莊主，你可要憑良心，我那一時一刻，不都是在關心你。」

「莊主好艷福，」武四娘也向他飛了一個媚眼，道：「對了，莊主，要不要小妹前去看看。」

「用不着。」皇甫泰含笑接道：「那些跳樑小丑，成不了事的。」

武四娘道：「方才莊主說，西門逸找來了一個一燈大師的門下？」

皇甫泰道：「不錯，那小子年紀輕輕，一身玩藝兒，卻比西門逸老弟差不多。」

說到這裡，他忽然若有所覺地，沉喝一聲：「甚麼人？」

「要命的！」

隨着話聲，兩個黑壓壓的東西穿窗而入。

皇甫泰順手一抄，卻是兩個血淋淋的人頭——西門逸和白衫書生的人頭。

饒是皇甫泰目無餘子，這情形，也不由不臉色爲之大變，而霍地站了起來。

外面，傳來了朱志中的話聲道：「皇甫泰，你的末日到了。出來領死吧！」

皇甫泰不愧是經過大風浪的老江湖，儘管目前的巨變使他既驚且怒，但卻已於片刻之間冷靜下來，沉聲喝道：「斌兒，綠珠，退入密室去。」

對皇甫斌來說，天塌下來，有他老子頂着，而目前是接近綠珠的大好時機，可不能錯過，因此，他含笑連聲恭應着，偕同綠珠退了下去。

皇甫泰目送愛子和寵姬退入密室之後，才揚聲喝道：「朱志中，進來吧！」

朱志中朗聲笑道：「室內可能有機關埋伏，我想，花園中比較安全一點。」

皇甫泰冷笑道：「老夫原以爲你豪氣干雲，卻也不過如此。」

朱志中道：「現在不是鬥嘴的時候，皇甫泰，如果你自信躲在龜窩裡可以逃過一死，你儘可以不出來。」

皇甫泰道：「老夫不受激，卻也沒有將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放在眼中。」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出，武四娘也跟踪而出，悄然立在他身邊。

這是靜樓左側的花園，面積足有畝許大小，地勢算得上很寬敞。

深沉夜色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紅姑與朱志中二人，按劍併肩卓立。

在他們後面的約莫三丈遠處，是以劉彪爲首的五個勁裝漢子。

飛虎山莊的高手們也正不斷的趕進來，將他們團團圍在核心。

朱志中朗聲笑道：「皇甫泰，你果然不愧是坐地分贓的強盜頭子，膽識、氣度，都是高人一籌。」

皇甫泰被人一語揭穿他那強盜頭子的身份，這才感到事態的嚴重了，祇見他臉色一變，道：「你……你怎會知道老夫的底細？」

朱志中笑道：「我如果不知道你的底細，老遠跑來朱仙鎮幹甚麼？」

「你是衝着我而來的，所謂格殺關中三虎，不過是一個幌子？」

「不錯。」

「你先後殺掉關中三虎和西門逸等人，目的在翦除我的主力助手？」

「是啊，你總算想通了。」

皇甫泰冷笑道：「就憑你們這七個，能毀掉我的基業？」

朱志中笑了一笑道：「你如果覺得人數太少，不夠熱鬧，外面還有一千名由北京神機堂調來的精銳弟兄。」

「我不信！」

「你非信不可，我不妨坦白的告訴你，他們是改裝成一般商旅，化整爲零，前來這兒，但我祇要他們助助威，還不希望運用他們。」

「你設計得不錯。」

「這個，我可不敢掠人之美，那是劉老伯的傑作。」

「姓劉的來了沒有？」

劉彪應聲答道：「老夫在這兒！」

皇甫泰注目問道：「你不是六扇門中的人？」

劉彪點點頭道：「老夫和紅姑是另外一夥，和官府中人採取聯合行動，祇是巧合。」

皇甫泰拈鬚欣然微笑道：「也許老夫仇家太多，不容易記得，能否提醒我一聲？」

「可以。」劉彪冷笑一聲道：「紅姑，由妳說吧！」

「是。」紅姑嬌應一聲之後，厲叱道：「皇甫老賊，還記得十年前，暗殺中州鏢局杜局主的事嗎？」

皇甫泰微微一怔，道：「哦……是有那麼一回事。」

「血債血還，今宵，是你接受報應的時候了。」

「據老夫所知，杜子威沒有留下孽種，也沒有徒子，妳是他的甚麼人？」

「我是他老人家的義女，慘案發生時，我正隨師習技。」

「這碼子事，妳是怎麼知道的？」

「是劉伯伯告訴我的，劉伯伯有他老人家的遺書。」

朱志中含笑接口道：「這叫做不是冤家不聚頭，皇甫泰，現在，你一切都明白了，在正式交手之前，我還有幾句話要交代清楚。」

皇甫泰冷然道：「沒有人阻止你。」

朱志中語聲一揚道：「飛虎山莊的弟兄請聽着，方才我跟你們頭兒說話，你們都應該聽得清楚明白，在下所奉的命令是：首惡必誅，其餘的人，可以從寬發落，但有一個先決條件，目前各位必須暫時置身事外，否則，一切後果，各位自行負責。」

一頓話鋒，目注皇甫泰笑道：「皇甫泰，我尊重你是一條好漢，亦是一代梟雄，我和紅姑聯手齊上，你亮兵刃吧！」

皇甫泰却先向武四娘苦笑道：「老夫封刀多年，想不到今宵却不得不再開殺戒了。」

武四娘嬌笑道：「莊主，這第一陣，由奴家代勞吧！」

皇甫泰沉吟想了一下道：「好，也好！」

緊接着，大喝的道：「點燈，將老夫的鋼刀送上來。」

四週應話聲中，火光連閃，立即亮起百來支燈油火把，將現場照耀得如同白日。

一個勁裝漢子捧着一把雪亮的鋼刀飛奔前來，雙手奉上與皇甫泰。

那把鋼刀，大致有如一般鬼頭刀，長達四尺，估計最少在三十斤以上。

皇甫泰屈指輕彈刀身，「鏘」然震響中，精目環掃，沉聲說道：「本莊子弟們聽着，朱志中雖然是我的生死對頭，但他們向各位所說的話，我却深表同意，爲了避免無謂傷亡，不經老夫同意，誰也不許插手！」

武四娘緩步上前，亮出一把鑌鐵軟刀，向着朱志中嬌笑道：「小老弟，請！」

朱志中注目道：「妳是甚麼人？」

「奴家武四娘。」

「妳就是有『九尾仙狐』之稱的武四娘？」

「不錯呀！嘻……多謝你也知道我的來歷。」

武四娘一臉媚笑，眉挑目語，全身都在發揮她的天賦特殊的媚勁，這，哪兒還有一點即將作生死鬥的樣子。

朱志中沉聲說道：「武四娘，方才，我已說得夠清楚的了，希望妳別淌這渾水。」

武四娘「格格」地媚笑道：「小老弟，大姊我已經走進來了，欲罷不能啦。」

對於武四娘這烟視媚行的騷態，使得紅姑沒由來地火冒三千丈，扭頭向朱志中喝道：「朱大哥，這好婦由我來收拾！」

武四娘搶先嬌笑道：「喲，小妹妹，妳吃醋了。」

朱志中却傳音說道：「紅姑，妳是主將，皇甫泰老賊之所以同意武四娘上陣，目的是在觀察我們的武功路數，咱們不能先洩底……」

紅姑截口接道：「我不管那麼多！」

武四娘媚笑道：「小妹妹，大敵當前，小倆口可不能鬧彆扭呀！」

紅姑冷笑道：「哼！少廢話，先吃我一劍！」

「刷！」地一聲，一劍斜劈，還襲對方的左肩。

她打的是速戰速決的主意，一出手就是師門絕藝慧光中的連環三絕招，存心將武四娘立斃劍下。

祇見她一劍快似一劍，一招狠似一招，逼得武四娘連連後退。

平心而論，武四娘並非浪得虛名之輩，她的武功決不比西門逸差，同時，她目前也絕對沒有輕視對方。

但由於她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高明了，所謂一着錯，滿盤皆落索，先機一失，連招架也顯得左右支絀地，一起手就顯得險象環生。

在一旁的皇甫泰一看情況不對，連忙飛身而上，並沉喝道：「四娘退下！」

紅姑冷笑一聲，道：「還退得了嗎？」

「噹」的一聲，武四娘的軟刀被震得脫手飛去，人也一聲悶哼！被震飛丈外，「哇」的噴出一大口鮮血。

這還是紅姑她宅心仁厚，祇賞了她一掌，而且，這一掌也是手下留情的，否則，武四娘不是身首異處，也將是被一掌震斃當場的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當武四娘被紅姑一掌震飛丈外的同時，皇甫泰的鋼刀也挾着一串破空短嘯斜劈而下。

皇甫泰的鋼刀是屬於重兵刃，他這含憤一擊，即使沒有千斤，也有八百斤的力量。

紅姑是大行家，當然深明利害關係，而不會用自己的兵刃去硬拚。

祇見她嬌軀一閃，避過了對方鋒銳，長劍順手一揮，一式「橫掃千軍」，斬向對方的腰際，劍勢之快，姿態之美，根本就看不出她有過閃避的痕跡。

也許是她的攻勢太快速，使得皇甫泰沒法閃避，也可能祇是皇甫泰有意賣弄，並乘機使奸，她這一劍居然斬個正着。

按常情來說，憑紅姑的功力，這個攔腰一斬，皇甫泰是應該當場被斬成二段的。

但出人意外的是，她這一劍却如擊敗革，祇發出一聲「砰」然大

響。

紅姑心頭一驚，「不好」的念頭尚未轉完，皇甫泰的鋼刀以泰山壓頂之勢，疾劈而下！

但紅姑畢竟是名門高徒，能夠臨危不亂，處此生死一髮之間，竟然鋌而走險，使出「鐵板橋」功夫，身形疾速後倒，並貼地一個急旋，揮劍斬向皇甫泰的雙足。

這一着，算是針對着對方的弱點，迫得皇甫泰不得不飛身閃避。

這時，實際上也不過是皇甫泰揮刀參戰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經過。

紅姑和皇甫泰都以間不容髮的驚險狀態，避過對方致命的一擊之後，雙方都對對方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因而再度交手時，都已不約而同的採取穩打穩紮的策略。

這時，朱志中也已參戰，他是當皇甫泰飛身閃避紅姑反擊的同時參戰的。

因爲，儘管三個人都是精妙絕招連出，祇要稍一分神，就有生命危險了。

紅姑與朱志中的長劍，都極力避免和皇甫泰的鋼刀接觸，他們都很少使盡完整的一招，大都是招發一半又臨時變招了。

此時，也越顯示出皇甫泰武功的高强。

他獨戰紅姑和朱志中這兩個年輕高手，不但是那麼從容瀟灑，而且一直是攻多於守。

雙方激戰了將近百招，戰況却仍是拉鋸式的膠着狀態，皇甫泰呵呵大笑道：「小子聽着，老夫已看出你們的來歷了，你們是清音和一燈兩個賊禿的弟子。」

紅姑冷笑道：「知道我們的師門，還不引頸受戮！」

皇甫泰道：「小丫頭，你們還早得很，即使兩個老賊禿親自前來，也奈何不了我。」

「老賊，你等着瞧吧！」

「老夫已料到了，號稱武林第一第二兩個高人所調教出來的徒弟，不過如此，至於老夫的造詣，妳也瞧到了，方才妳那攔腰一劍，就足已證明了。」

「證明你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

「是啊！」

紅姑冷哼一聲，道：「別臭美了，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祇不過是穿了一件能避刀劍的寶衣而已。」

皇甫泰訝然而問道：「妳，妳是怎麼知道的？」

可能是震驚過度，微一疏神之下，左肩上被紅姑一劍劃破了一道三四寸的血槽，並冷笑道：「老賊，你以爲我劉伯伯派來的臥底之人，祇有一個江松？」

皇甫泰的傷勢雖輕，却激發起了他的兇性。

祇見他怒吼一聲，形如瘋虎地展開了一連串快攻，一面冷笑道：「老夫先宰了你們這一對小狗，即使你們有更多臥底的人，也救不了你們的。」

皇甫泰這一展開瘋狂的快攻，但見刀光如雪，虎虎生風，居然將紅姑和朱志中二人逼得連退五尺有多。

紅姑忽然嬌喝一聲：「天地交泰！」

朱志中應聲接道：「鬼哭神號！」

話聲一落，兩人的身法和劍法也立即隨之一變。

紅姑的身形忽然矮了一半，有如滾地葫蘆似地，繞着皇甫泰滿場飛滾，專攻他的下盤。

朱志中人以快速的穿梭飛縱，專攻他的上盤。

原來紅姑使的是「地煞劍法」，朱志中使的是「天罡劍法」。

雖然他們兩人並非同門學藝，但兩套劍法的本身，就是天衣無縫的最佳聯手劍法。

尤其是對付像皇甫泰這等身穿寶衣，刀劍難傷的絕頂高手，更是最佳的戰術。

因此，這兩人的劍法一變，皇甫泰立即顯得有點手忙脚亂起來。

因爲，寶衣不能防護他的頭部和下肢，而對方並非庸手，攻勢又是針對他的弱點，此情此景之下，儘管他自信功力無敵，一時之間，却也陷入了顧此失彼的窘境了。

紅姑、朱志中二人一見這戰術果然妙用無窮，自然顯得無比興奮地，更加加緊搶攻。

五十招才過，皇甫泰的雙腿上已受了三處劍傷，儘管仗着他的功力高，傷得並不算嚴重，却已氣得他連聲怒吼。

就當三人捨死忘生地，殺得如火如荼，難分難解之際，劉彪身邊忽然傳來一聲嬌叱道：「皇甫老賊，你看看吧！這是誰的狗頭。」

原來劉彪身邊已多出了一個全身勁裝的美艷少婦。

這美艷少婦不是別人，正是不久之前，還陪着皇甫泰喝酒的，那位最受寵愛的侍姬綠珠。

此刻的綠珠，一臉寒霜，手上捧着的一個血淋淋的人頭——皇甫泰的獨子皇甫斌的人頭。

此情此景之下，儘管皇甫泰沒法注視，但祇要眼角一轉，也就足夠看清楚了。

試想這一刺激，怎不使皇甫泰爲之目眥欲裂，五內如焚。

對紅姑和朱志中二人來說，這是稍縱即逝的殺敵機會。

因此，紅姑乘對方微一失神之際，借刀使力，一劍盪開對方的鋼

刀，朱志中也配合得恰到好處，揮劍斜斬而下。

「卡察」一聲，皇甫泰的右臂被齊肘斬斷。

皇甫泰不愧是一代梟雄，身受斷臂之痛，却是連哼都沒哼一聲。

而且，左手順勢一揮，一掌將朱志中擊得凌空飛射而去。

紅姑顧不得乘機殺敵，驚呼一聲，疾如激矢地飛射而前，於朱志中落地之前的刹那間，一把將他抱住，並促聲道：「不要緊吧？」

朱志中掙扎着站好，苦笑了一下道：「死不了。」

「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大口鮮血。

紅姑連忙探懷取出一隻小玉瓶，傾出一粒紅色藥丸，納入他的口中，道：「趕快調息一下……」

皇甫泰除了右臂被斬斷之外，左肩和雙腿，至少有五處傷口，全身滴血，已幾乎成了個血人。

但他依然傲然立着，目注綠珠沉聲喝道：「賤人，老夫待妳不薄……」

綠珠截口冷笑道：「也包括殺我的全家？」

「妳……此話怎講？」

「老賊，還記得六年前，北邙小麓的那一家滅門血案嗎？」

「哦，原來妳就是周子厚的那個漏網的孽種？」

綠珠一挫銀牙，道：「不錯，我雖然沒有力量親自手刃你，但使你落到如此地步，我也出過一些力，而且，我能親手宰了你的孽種，讓你絕子絕孫，也算是慰情聊勝於無了。」

「高明，高明，」苦笑道：「想不到我最寵愛的床頭人，竟然是敵人派來臥底的奸細……」

綠珠慘然一笑道：「善惡到頭終有報，祇爭來早與來遲，老賊，今宵是你接受上天的報應了！」

皇甫泰道：「老夫不一定會死……」

綠珠截口道：「你死定了……」

皇甫泰也冷笑道：「即使老夫要死，黃泉路上，咱們也得結伴而行……」

話聲未落，人已飛身而起，向綠珠身前疾撲而下。

早已蓄勢以待的紅姑，飛身橫截，並嬌叱一聲道：「老賊納命來！」

寒芒一閃，她的長劍脫手飛出貫穿皇甫泰的頸子，將其打倒在地面上，綠珠更是毫不怠慢地飛身而前，一劍砍下他的腦袋。

朱志中揚聲喝道：「飛虎山莊的弟兄們聽着，棄械投降，既往不咎。」

紅姑連忙接口道：「朱大哥，你祇管調息，善後事宜，由我和劉伯伯負責處理好了。」

朱志中苦笑道：「那麼，就偏勞二位了。」

紅姑給了他一個白眼，道：「用得着說這些嗎？」

筆走到此這一段恩仇故事就此結束了吧！

（完）

雪海血河

上文提要： 高迎龍、諸葛嚴等爲偵破血案重返「劍鎮」埋伏，破獲了前來搜索及爭奪「烏金」的梅三月、曲一帆等人，從中獲得一絲「烏金」的綫索。又從擊傷被俘的霍白塔口中得知黑白海冬青兄弟是受僱殺害傅家的兇手，但誰是僱主？杜英陵一家又是誰下的毒手？羣豪決定趕回清河屯杜英陵家……

古董遇騙耐思量　案中有案涉及廣

諸葛嚴笑道：「霍氏兄弟是守信的漢子，但僱主未必會這樣相信他。他也許已猜到咱們下一步之去向，是以必須趕在其前，宋堡主，這次仍要痲煩你了。」宋堡主滿口應允，立即安排手下去準備一切。

一個時辰之後，羣豪已離開清河屯，向清陽堡出發。清陽堡離清河屯頗有距離，爲了與對方爭奪先機，羣豪不斷揚鞭，只苦了駕車之張保及乘馬車之周九命。幸好張保多備了一對空馬，給拉車之馬匹替換，方勉强跟得上。

晚飯他們只吃了乾糧，稍歇一會便又起程，入夜之後，天又下起雪來，氣溫驟降。至亥時，諸葛嚴方下令入林休息。

趕了半夜的路，飢寒交迫，鐵世雄取出乾牛肉及兔肉來，在篝火上燒烤，香氣四溢。高迎龍想起幾天之前，自己乃爲天星堡囚犯時之景象，百感交集，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華靜輕輕推了他一記，問道：「你在想什麼？」

高迎龍隨口道：「我是想說玄鐵雖然是寶貝，但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許多高手根本不用兵器，有些人爲何會冒性命危險爭奪？」

「對啦，小妹想起來啦，傳雪生家的玄鐵是不是好東西，我不知道，但暗室內那些古董古畫，小妹匆匆看了幾眼，絕大部份都是假的。」

朱柏訝然道：「他這麼有錢，怎會買假貨？」

華靜笑道：「他當然不想買假貨，奈何他自己不精此道，着了道兒。」

高迎龍道：「華姑娘父親是此道高手，她自小在其父薰陶之下，相信不會看錯。」

華靜接道：「不過那些假貨造得十分精巧，幾乎沒有瑕疵，道行不深的，不易發覺。至於鐵箱內那些古畫，因爲時間關係，未曾看過，不知眞僞。」

羣豪飽餐之後，身子稍爲暖和，輪流當值守夜，天剛濛濛亮，便又起程。一路上不敢停留，幾乎是馬不離鞍，一直至第三天黃昏，方到了清陽堡。

清陽堡比清河屯要大得多，有如一座小鎭。杜英陵家在堡後，靠着大山，那座莊院之規模，與清陽堡絕不相襯，就似大城裡的鄉邸般。

偌大的一座莊院，此時如一頭沉默的怪獸，蹲伏在暮色中。諸葛嚴道：「買些柴米食物，咱們準備在此住它幾天。」

高迎龍道：「神捕，有上次之經驗，咱們是否分開悄悄進莊？」

「好，我在前，你與華姑娘負

責後面；宋堡主左邊；朱總管右邊。請張保護着周九命，隨我由前門進去。」

其他人早將其當作頭領，聞言如奉綸音，立即分開行動。諸葛嚴回首看了幾眼，不見有人，便上前推門。大門被人自內閂着，他踰牆而入。裡面靜悄悄的，未見一個人影，遂先把門打開，讓張保駕車而入，接着又把馬匹全拉了進去，然後再將大門閂好。

庭院極大，還種着兩棵高高之松樹，張保將馬匹拴在樹下，諸葛嚴又走了一匝，証實庭院不見有人埋伏。他要張保拉着周九命，伏在馬車下，自己則射進內堂。

高迎龍與華靜由後院飛身進內，借着暮色徐徐前進。一路上蛇行鼠伏，直入後院的一座獨立小院裡，忽聞裡面傳出聲響，高迎龍立即向華靜打了個手勢，華靜會意，忙尾隨着他。

高迎龍伏耳在一扇房門上聽了一陣，倏地將門推開，只見床上躺着一個人，他疾如閃電，一個虎躍撲前，蛇形劍一落，已架在其頸上，借着落日餘暉的反射，只見那是個老頭，相貌猥瑣，躺在床上全身發抖。

高迎龍微微一呆，隨即沉聲問道：「你是什麼人？跟杜家有何關係？」

「老漢是……是杜老爺子的遠親……叫林風……我沒有錢，好漢饒命……」

高迎龍心頭一動，問道：「你一直住在杜家？」

「不是……俺是最近才來探親的，來了之後才知道杜老爺子全家已經遭不幸……但老漢盤川已用盡，是以只好暫時在此棲身。」

高迎龍續問：「你來此多久了？」

「才來了廿來天。」老漢反問：「好漢是來求財？但杜家已無一件值錢的東西，家內所有值錢的東西已被人搶光了。」

高迎龍收起劍，冷笑道：「你來此不是不知杜家已死絕吧？你跟其他人一樣，也是想來此撈一筆，可惜你來遲了是不是？你老家在何處？」

「河北邯鄲，兩地相隔太遠，是以老漢事前不知道。」

「你與杜老爺子到底是何關係？」

老漢結結巴巴地道：「是……一時說不清楚……」

「你一定要說。」高迎龍劍又落在其頸上。

老漢打了個哆嗦，半晌才道：「俺女兒在他家當丫頭……後來給他收用了，不過還沒有名份……」他話未說畢，高迎龍已一指封住其暈穴，再將之蓋上棉被。

華靜低聲問道：「爲何不繼續問？」

「留給神捕問，咱們再到各處搜查一下。」高迎龍拉着華靜在獨立小院裡，仔細地搜了一遍，未有其他發現。

華靜低聲道：「不知旁人是否有所發現？」

「他們負責的面積比較大，咱們進去看看！」高迎龍又拉着她往其他地方去。獨立小院前面尚有幾棟房子，高迎龍索性亮起火摺子，逐房搜索，整個內堂除了林風之外，再沒有其他人，於是他倆又進入內堂。

剛踏進中院，便聽到「颼」地一聲響，柱後撲出一個人來。華靜眼尖，認出是宋繼祖，忙道：「堡主，是咱們！」

宋繼祖收勢問道：「你們搜到人否？」

「找到一個，是杜英陵丫頭的父親，被我封住暈穴，藏在內堂。」高迎龍反問：「堡主這方有成績否？」

宋繼祖搖頭喜道：「總算有個話口，可解開不少謎團！」

「堡主別高興得太早，他是事後才來，準備找點值錢的東西回去變賣的，兇案情況，他似乎甚麼也不知道。」

宋繼祖把鐵世雄叫了出來，四人合在一起，再到另一邊去，但朱柏那邊也無所獲，衆人遂轉向前院，終於找到諸葛嚴，他只淡淡地道：「暫時無甚發現！某家亦無太大之寄望，欲有所發現，經過這許多日子後，更須費一番心血！」

華靜道：「咱們在內院找到一個人，是杜英陵的一位丫頭的父親，這丫頭被杜英陵收用。」

諸葛嚴目光一閃，輕哦一聲：「帶某家去看他，請堡主派人保護周九命及張保進內院，咱們在那裡會合。」於是兵分兩路，諸葛嚴走得甚快，一口氣到獨立小院，幸好林風還好好的，華靜把桌上之蠟燭點燃，高迎龍則解開其穴道。

諸葛嚴右手一抄，扣住其腕脈，冷冷地道：「你女兒是幾時賣給杜家的？又是幾時被杜老爺子收用的？她在杜家叫甚麼名字？多大年紀？」

林風吃驚地問：「你們，你們是甚麼人？」

「別管咱們是甚麼人！」高迎龍喝道：「你只管答話，否則取你老命，快說！」

林風哆哆嗦嗦地道：「老漢女兒小名月嬌，五歲便賣給林家了，今年二十四歲，聽說她是在三、四年前爲杜老爺子收用，老漢也是後來才知道的。」

「是誰告訴你的？杜老爺子正式收用她，還是偷偷摸摸的？」

「這個老漢也不清楚……前兩年她寫了封信，還夾了幾兩銀子，托人捎來給老漢，信上是這樣寫的……並沒有寫是甚麼性質的……也許杜老爺子子女不多，要待小女替他生下一男半女才正式收爲偏房或小妾……老漢家窮，羞於來見他，最近老妻病逝，兒媳又不孝，日子實在過不下去，故此迫於無奈才厚顏沿途討飯來見她，望她資助老漢一下，以免餓死……」

「依你這樣說，你對杜家之情況絲毫也不知道？」

林風用力點頭。「是不知道……老漢見杜家沒有一個人，才到處打聽，方知道他全家已遭不幸，看來小女也是凶多吉少了！唉，老漢眞是命苦呀！」

諸葛嚴笑一聲：「爲何偌大的一座莊院，只你一個人？這麼好的地方，其他乞丐難道不來棲身？」

「聽說自從杜老爺一家大小遇害以後，這裡便開始鬧鬼了，大概他們不敢來住……」

他話還未說畢，高迎龍已冷笑道：「眞是活見鬼！這鬧鬼是你搞出來的吧？我再問你，你見過否？」

林風搖搖頭，華靜問道：「你說沒有盤川回去，等於身無長物，又謂此處值錢的東西已全部不見了，那這幾個月你是憑甚麼生活的？」

「老漢有時白天去乞討……雖然沒有值錢的東西，還有些被褥的，也讓老漢賣掉了一些換錢……」

諸葛嚴斥道：「眞是滿篇鬼話！」

林風叫起撞天屈來：「老漢所說句句是眞！」

「老實告訴你，七年前某已知道杜老爺子已不能房事，他還收用你女兒？」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蓋杜英陵雖已年近古稀，但練功的人，不可能六十出頭已不能房事，高迎龍怒道：「你再不說實話，便讓你先吃吃苦頭！」

林風亦呆了一呆。「不可能吧，他若不行，這，這不是糟蹋我女兒麼？」

「你女兒在杜家叫甚麼名？」

林風道：「叫小娟。」

「長得模樣怎樣？是高是矮，是肥是瘦？臉上有何特徵？」

林風沉吟起來，結結巴巴地道：「老漢已十年未見過她，也不知……十年前她算是不肥不瘦，不高不矮……臉上左頰有一顆小痣。」

諸葛嚴再問一句：「你眞的是在十年前見過她？」

「是的，足足已有十年未再見過小女了！」

「她左頰沒有痣，右頰却有一個小劍疤！」諸葛嚴臉色一沉：「看來不用刑，你是不會說眞話了！」

「讓我來，先叫他吃點苦頭！」高迎龍排衆走前，就在此刻，林風倏地掙脫諸葛嚴五指，左腿一抬，踢在高迎龍小腹上，他動作如風，左腿踢出之後，右腿在床上一壓，人亦彈了起來，右臂在樑上一勾，擰腰翻上去，右腿再向上蹬去！

這幾個動作，乾淨俐落，一氣呵成，非頂尖高手莫辦！衆人尚未弄清發生甚麼事，已聞一陣嘩啦啦的聲響，屋頂被他踢開一個大洞，他人亦自破洞中射出去。

諸葛嚴輕嘯一聲，拔身而起，自破洞中射出，高迎龍小腹吃了一記鐵腿，幾乎喘不過氣來，華靜心疼地爲他揉肚子，他却叫道：「快追那老小子！」

話剛說畢，諸葛嚴又躍回房中，宋繼祖急問：「神捕如何？」

「咱們這次眞是陰溝裡翻船了，也是某家一時大意，扣不緊其腕脈……」諸葛嚴懊喪地道：「一開始，某家曾試過他，經脈沒有半絲反應，只道他是個來撿便宜的小混混，沒想到他是功力深不可測之高手！」

朱柏道：「神捕不必內疚，咱們事前亦沒想到，那廝腿功眞的了不得！」

宋繼祖忽然叫道：「在下突然想起一個人來！」

高迎龍截口問道：「甚麼人？」

「鐵腿飛龍馬如風！」宋繼祖道：「此人不但腿功了得，內功深湛，且輕功更絕，但很少在武林中活動，知者不多。」

諸葛嚴道：「很可能是他！某家也曾聞過其大名，却未曾謀過面，素聞他不理世事，且好遊戲人間，怎會來此？」

高迎龍想起剛才馬如風那一腿，自己根本連閃避之念頭尚未產生，已中了招，心有餘悸，澀聲道：「看來此處會與傳家一樣，也不會平靜，咱們若住在此處，可要格外小心提防。」

諸葛嚴道：「小院離灶房太遠，咱們還是住在中院吧。派人去準備晚飯。」當下走出獨立小院，恰好周九命及張保到達，於是一行人聯袂退至中院。

中院是杜家婢僕之住所，共有三棟屋數十間房舍，正面大屋有一座大廳，羣豪遂集中在大廳。宋繼祖令鄒家盛及趙引文去燒飯，朱柏、張保及鐵世雄，匿在三棟屋頂監視周圍動靜。

華靜把適才發生之情形告訴周

九命，他聽後皺眉道：「奇怪，杜英陵之死也吸引了他？他是來查死因，還是另有目的？」

宋繼祖道：「咱們都鬧不清楚。」

「若是友固然是好，若是敵人可就麻煩了！」周九命雙眉深鎖，「老夫實在想不通他來此之目的！」稍頓又問：「老弟，杜英陵七年前便眞的不能房事？」

諸葛嚴點點頭。「七年前，小弟經過順便造訪，他是親口問我可知道有誰能治這種病，或民間有此處方否？小弟表示不知道，他又再三叮嚀不可洩漏。」

周九命再問：「他犯的是甚麼病？老杜功力不淺，怎會在這種年紀便不能房事？怪哉！」

諸葛嚴道：「此都是枝節，最重要的是找出眞兇殺人之原因！」

華靜問道：「傅家是因爲玄鐵而惹禍，杜家被毀是何原因？當時難道無人追查？」

宋繼祖道：「死者全是被蛇形劍刺死的，是故在下才懷疑是高少俠所爲……聽說官府會經貼過告示。」

諸葛嚴道：「一來無人提供線索，二來杜家全家死絕，無人去催促官府緝兇，便不了了之。」

華靜問道：「杜老爺子財產不少，自何而來？」

宋繼祖道：「他家有許多田地，其大子杜雲聽說生意做得很大，經常南來北往。」

華靜問道：「他有多少兒女？」

「二子一女，女婿入贅杜家，這次也不能倖免！」

周九命道：「杜家之田地，幾乎全是杜英陵買的，他兒子生意若做得很大，爲何無人知道，到底做的是甚麼生意？」

華雄插腔道：「莫非他幹的是沒本錢的生意！」

宋繼祖怒瞪了他一眼，沉聲道：「老爺子高風亮節，急公好義，不可侮辱他！」

華雄十分淳樸，忙道：「俺不知其人，只是按理推測而已，一個人發達總有個原因吧！好像傅雪生發達，因爲他的劍煉得好，價錢賣得高！」

諸葛嚴道：「其實我會以此問過杜老爺子，承他信任坦誠相告，他家祖會留下幾件值錢之古董，他覺得古董放在家裡不值錢，只圖了個虛名，便悄悄將之變賣，置下巨宅及田地，因恐外人譏他敗家忘祖，是以他輕易不告之於外。」聽其語氣亦知他對杜英陵十分尊敬，對其人格更無懷疑。

杜英陵一家數十口爲何被人殺死？總要有個理由！

高迎龍忽道：「杜老爺子死在仇人手中，應無疑問。神捕及前輩等在關外活動，可會聽見杜家有甚麼仇人麼？」

周九命轉頭望着諸葛嚴。「老夫不曾聽聞。」

諸葛嚴沉吟道：「小弟亦未曾聞過，但某家始終覺得杜家一案與傅家一案有關連，雖然我不知道杜英陵與傅雪生是否認識！」

周九命接口道：「死者全是死在蛇形劍下，則與『小龍門』可能也有點瓜葛！」

忽然華靜問道：「杜老爺子與其夫人之感情如何？」

諸葛嚴及周九命同時道：「甚是恩愛，甚至杜英陵有點怕其妻。他妻子姓苗，今年應在六十左右；年輕時是位美人。」

此時鄒家盛捧菜而入，道：「開飯啦！」

諸葛嚴道：「叫朱柏他們三個進來，一起吃飯，不必守夜了，吃飽之後，早點休息，明天便開始工作！」

高迎龍精神一振，問道：「如何工作？」

諸葛嚴反問：「偌大的一座莊院，你仔細搜過否？須知很多時破案全在一鱗半爪之線索上！」

俄頃，朱柏三人進廳，羣豪便吃喝起來，有的放懷大吃，有的邊吃邊揣忖着，各懷心事，竟無一人開腔。飯後，諸葛嚴又道：「今夜大家早點休息。」

當下衆人分開三棟屋居住，各自去找被褥，燙了脚便上炕睡覺。夜風甚大，吹得窗縫呼呼作響，起初大家還有點擔心，但敵不過疲乏，不久便都沉沉睡去。

一覺至天明，居然什麼事也未發生過。諸葛嚴一早便列出清單，却都是些食物、柴米油鹽及暗器，交由宋繼祖派人去辦。剩下來的人，除周九命休息，留鐵世雄保護外，諸葛嚴、宋繼祖、朱柏爲一組；高迎龍及華雄兄妹爲一組，分頭在內堂仔細搜索。

半天過去，獨立小院裡什麼也沒有發現，諸葛嚴一發狠道：「下午大家全力搜查是否有暗格或地窖之設置！」

下午，人手重新分配，張保撥入諸葛嚴那一組，由宋繼祖與鄒家盛、趙引文兩人爲第三組。三組成員再在獨立小院裡仔細地探查，幾乎沒漏過一寸地方，就像竹篦梳頭一般，連小庭院也沒放過，但依然一無所獲。

吃晚飯時，周九命安慰他們：「若這般容易找，馬如風也不用假裝被抓住了！嗯，你們查過廳外那口井否？」

有許多地下道都是建在井壁內的，諸葛嚴眉頭一皺，道：「吃飽飯便下井看看！」

他言出必行，親自下井搜索檢查，但井壁毫無疑狀，他又懷着失望之心上去。

羣豪重新聚在中院廳內，周九命喃喃地道：「若你是杜英陵，假設要建條地道，出入口你會選擇在何處？選在獨立小院內，便不算是高手！」

高迎龍反問：「然則前輩認爲會建在何處？」

周九命道：「建在外院，出入時不方便；建在獨立小院又太過引人注目了，也許地道就在咱脚下！」高迎龍立即抽出劍來，以柄在地上輕輕敲打起來。

一口氣敲遍廳堂地板，仍無所獲，時已深夜，羣豪却有點心灰意冷，唯獨周九命笑道：「你們急什麼？來日方長，明天再繼續找吧！」

事實上也只能如此，羣豪只好罷手，紛紛回房休息。可是一連三天，幾乎連中院也搜遍，依然沒有進展。周九命道：「明天開始再查外院吧！」

華靜反問：「如果連外院也搜不到任何東西，下一步又如何？」

周九命聳聳肩。「妳還是問諸葛老弟吧！」

諸葛嚴道：「若再查不到，便向附近居民調查，說不定杜家尚有其他親友是住在堡內的，也許他們能提供線索！」

高迎龍道：「不，咱們明天開始便兵分兩路。一部份人到堡內去調查，一部份人留下來搜外院。」

諸葛嚴頷首：「也好，就此決定。」

經過一天之忙碌，留在杜家的仍無收獲，到堡內調查的朱柏，却帶了一位老頭回來。「神捕，此人是杜老爺子之遠親。」

諸葛嚴大喜，忙問：「老丈您貴姓？怎樣稱呼？與杜老爺子是何關係？」

那老頭道：「老漢杜英林，算起來是杜老爺子之堂弟，唉，杜老大一家死得眞慘呀！」

諸葛嚴道：「咱們都是杜老爺子生前之好友，甚至是受過其恩惠的，今日來此，也是爲了替他雪恨報仇！只是咱們完全查不到凶手之一絲線索，你可否告訴咱們，杜老大一家生前是否有仇人？」

「外面之情況，老漢不清楚，若是附近地界的，一提起杜老大，無人說他一句壞話！」

高迎龍插腔問道：「原因何在？」

「杜老大樂善好施，搭橋舖路，扶貧助苦，那一項少得了他？數十年來，他眞是地方上的一尊活菩薩哪！就以老漢來說，便得到他長年之照顧，像這樣的好人，還有什麼人說他壞話？」

「他這樣做，花費不少，錢從何來？」

「杜老大單靠田地房產收租金，便已足夠花的了！可惜呀可惜……」杜英林不勝唏噓。

諸葛嚴心頭一動，問道：「他有許多屋舍租與人家？」

「堡內有幾間店舖是他家的，聽說外頭還有數不清之屋舍店子收租。」

「這些家業都是杜老爺子掙來的？還是祖上留下來的？」諸葛嚴續問：「你是他堂弟應該清楚！」

杜英林不悅地道：「你們懷疑他什麼？」

諸葛嚴忙道：「老丈誤會了，咱們是要多方了解，說不定他跟人合夥做生意，合夥人見他家產多，一時眼紅殺了他，你儘管說，咱們絕對是杜老爺子之好朋友，不會做出對不住他的事來。」

杜英林這才放心，半晌方道：「他祖上也有點家產，但應該說杜家這份家業全是他賺來的。」

「杜家七十九口人命被殺，有沒有漏掉的？」

杜英林嘆了一口氣，「何止七十九口人命？後來堡內又有四個人被莫名其妙殺死，全是杜家的至親，老漢那時候一來剛好去女兒家看外孫，二來我跟杜老大雖是堂兄弟，但已十分疏，比我親的人還有好幾個，就不知那些人跟他有什麼深仇大恨，連親戚也不放過！」

「被殺死的是什麼親戚？」

「他女兒婆家的人！」

一直不作聲的周九命忽然問道：「你們全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杜英林道：「不，咱們祖先是關內中原人，四代前才搬來此處，聽說是逃荒來的。」

諸葛嚴續問：「杜家被殺那天，難道無人聽到聲音？無人跑來看？」

杜英林又嘆了一口氣。「說起來眞是邪門，根本無人知道，直至他親家母上門才揭發這件事，當天晚上他親家母及大子、大媳婦及孫子，也被殺了！」

高迎龍插腔道：「此情況與傅雪生一案相似，也許又是蠟燭作怪！」

「有可能，」諸葛嚴再問：「是誰替他們收屍的？後來外面是否有人來找他？」

「當時咱們這些遠親及受過其恩惠的人，聯合起來，替他們辦後事，後來有幾位學武的人剛好來了，參加了拜祭及送終。」

諸葛嚴道：「當時我也來了，我是出殯前一天到達的，曾經驗過傷口，墓場很大，錢從何來？」

杜英林道：「不瞞你說，他的遠親都是苦哈哈的，咱們也湊不了什麼錢，那是咱們將他家的一些傢具及值錢的東西變賣了，用那些錢替杜家辦後事的。」

諸葛嚴再問，這次語氣已比較嚴厲，「他家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爲何凶手殺人之後，沒有搜走？」

「咱們在炕底下，找到兩幅古畫，當時便有人出價買了！其他值錢的東西則全部不見了！老漢還記得他書房有一對玉獅子，幾幅古畫，都不見了。」

「那些東西當然不會不翼而飛，肯定是凶手順手牽羊的。」高迎龍接問：「你還記得畫的是什麼東西？是誰買的麼？」

「老漢是門外漢，根本不懂，也沒留意，只記得一幅是山水畫，另一幅很大，有很多人大飲宴，小的那幅賣一千兩銀子，大的那幅賣了伍仟兩銀子，花不完的銀子，後來都分了，老漢也得了十多兩銀子！」杜英林想了一下才續道：「賣山水畫的那人年紀較大，身材比較矮小，他們都稱他彭掌門，腰上懸着一把大刀；買大幅的那人三十不到，看來很氣派，他們呼他大少，好像是複姓的，老漢一時記不起來。」

高迎龍脫口道：「五虎斷魂刀掌門彭百貴？」

「那幾天有什麼特別的情況麼？」諸葛嚴和顏悅色地問：「你常來此棟大院麼？」

「來過好幾次，說來慚愧，每次來都是向杜老大求接濟，那幾天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周九命又插嘴問道：「墓地是你們找來的，還是杜家預留的？」

「是杜家預留的，二十多年前，有位看山先生經過，說那是個好風水的地方，杜老大便把地買下來了。安葬時，咱們還是請了風水先生擇日擇方位。」

「爲何這座莊院要建設在堡外？」

「此處地方大呀，而且杜家比較愛靜，平常來此的人也不多，他在堡內另有一間小屋，那是祖屋，有位管事在那裡，鄉人若有什麼要求，都得先去那裡找管事！」

羣豪心頭均是一跳。諸葛嚴即問：「老丈可否帶咱們去那裡看看？」

「那是座破房子，沒有半點值錢的東西，反正在老漢家附近，有何不可？」

「那咱們這就去，若你日後想起什麼事來，可再來此告知咱們。對啦，杜家死後可有人來找他？」

「好像有，不過老漢不清楚。」

諸葛嚴再問：「偌大的一座大院空在此處，爲何無人來住？附近要飯的人也不來？」

「當時咱們曾經有個商議，便是不得到杜家，相信要飯的也受過杜家恩惠，爲尊敬他故此不來，並不奇怪。」杜英林道：「因爲上述理由，是故很少人由此走過，誰知道那些外鄉人來過否？就算來過，咱們也不認識。」

諸葛嚴頷首。「老丈若再有消息，希望你來告知咱們，請帶路。」爲避免太惹人注目，他只帶宋繼祖及朱柏去，把此處之安全交由高迎龍負責。

當下四個人一齊出莊院，進入堡內。所謂圍堡，只不過是在四周築以高厚之圍牆，聞說此堡由來已久，最初乃爲抵禦北方韃靼族之搶掠，後來則爲防盜匪而設，在保境安民一項上立下不少功勞。

進入堡內，宋繼祖等人方發現，此處基本上與其他小鎮、小集沒有兩樣，唯一有分別者，乃靠近圍牆之處，聳立了不少高逾牆頭之哨崗，監視遠處之動靜。

清陽堡裡，頗爲熱鬧，也許已屆年終，小街道上之商店擺滿了各式各樣之貨式，人來人往，一派歲晚之情景。杜家在堡內之聯絡點就在小街之正中間，地點雖好，房子古舊，但經髹漆，看來仍甚整潔。

杜英林推開大門，引他們進內，只見裡面有一張書桌，幾張椅子，後室是臥房，後院則是住食之處，還有一片廢垣，料是日久倒塌的，佈置十分簡單，果然沒有一件是值錢之東西。

杜英林仔細介紹了周管事之日常工作後，宋繼祖即問：「平常來此相求之人多不多？一般求杜家的都是些什麼事？」

「來此的人不算少，但所求幾乎一樣，全是要求杜家接濟或幫忙，通常他們都會滿意地離開，因爲杜老大不會輕易拒絕鄉人之要求，否則他便不需要弄這麼一個地方了！」

「此處只有周管事一個人？」

杜英林道：「他若休息，便會有一位叫杜禮的年輕人代替他。這小子十分有禮，大家都很喜歡他，聽說杜老大也準備提拔他！」

諸葛嚴三人再問了幾個問題，便順便在堡內走了一匝，諸葛嚴叫朱柏暗中找人核對一下，杜英林所提供之消息是眞是僞，然後與宋繼祖買了好些豬肉、臘肉及食物回莊院。

路上宋繼祖道：「神捕，在下有個疑問，杜英陵何須在堡內設這麼一個點？作用大麼？」

「也許他爲了方便向他求助之人。」

「那店子之地點太好了，在下

覺得若將之租出去，或由杜家經營，賺錢更多，再將賺來之錢接濟貧苦，不是更好？」

諸葛嚴笑笑。「先此存疑，實情如何，也許日後會知道！」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似乎想得很遠。

宋繼祖忽然駐足，買了兩串鞭炮，吃吃笑道：「咱們也不能免俗，趁趁熱鬧！」

兩人回莊，高迎龍忙問：「如何？爲何不見朱柏回來？」

諸葛嚴將情況簡述一遍，反問：「外院找到甚麼線索否？」

高迎龍搖頭嘆息，「看來這趟是白走了！」

周九命道：「小夥子沒半點耐心，怎能辦大事？老夫却發現一個問題，也許是我疑心太重……」

他話尚未說畢，高迎龍已截口道：「前輩但說無妨，彼此研究、斟酌，也許能找到問題！」

「老夫有個感覺，杜英陵雖然極力行善，却好像不太願意跟別人接觸似的！」

「理由何在？」

「第一，將莊院建在堡外，以他們杜家這份家財，難道不怕强盜覬覦？以其家財及名望，難道在堡內買不到土地建莊院？此處又非風景怡人之處，說明他不願與別人接觸！第二，特地在堡內設了那個聯絡處，表面上是爲了方便別人，實則是不願別人來此！」

諸葛嚴道：「每個人做事，必有其理由及原因，杜英陵當然不能例外！」

周九命大膽地道：「也許他有甚麼秘密，或賺錢之竅門及本領不願讓人知道！」

宋繼祖道：「在下不能同意，試想想他每年花在善事上是多少錢？前輩這樣說難免有點以……」他突然住口。

周九命冷冷地道：「你不敢說，老夫替你接下去吧！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稍頓反問：「杜家這份家財，杜英陵是如何賺來的？你別告訴老夫，說他有田地房舍收租，他兒子做生意，請問他的田地房舍是怎樣賺來的？」

高迎龍心頭一動，接道：「有理！一個人發達，若是正當的，親戚怎會不知道？除非是不正當的！」

宋繼祖臉色一變，沉聲道：「高少俠，你此話是何意，可否明言？」

高迎龍才不怕他，坦然地道：「也許他做的是沒本錢的生意，是見不得光之生意！」

宋繼祖怒道：「杜大善人名聲在外，沒有眞憑實據，請勿信口雌黃，以免含血噴人！」

高迎龍反唇相稽。「依你看，他這份家財是如何掙來的？天上掉下來的？」

諸葛嚴忙道：「不必爭吵，今日來此，大家都是爲了解眞相，際此毫無頭緒之時，不妨暢所欲言，任何假設，都不應該受限制！」稍頓接道：「是次來了之後，仔細推敲，某家也覺得有點蹊蹺……」

衆人只道他會再說下去，不料他倏地住口不語。華靜此時方道：「其實咱們剛才問那杜英林還不夠仔細，起碼咱們應該問杜家祖上做甚麼營生，這對了解杜英陵突然發達，也許有幫助！」

「馬後炮！」周九命道：「老夫沒事可做，坐在此處胡思亂想，來送葬的那些人是否有問題！須知這裡不是中原，而是在關外之白山黑水間，他們來得這般巧？是事先知道，還是根本是他們幹的？」

華靜道：「彭掌門爲人不是如此，他是家父朋友，晚輩見過他好幾次，是位耿直的好漢！」

「姑娘還年輕，未知人心險詐，且世事十分複雜微妙，有時候，沒有可能的事，也會變成可能！」周九命冷冷地道：「只可惜咱們不知全部吊客之身份！」

宋繼祖忽道：「朱柏爲何還未回來？」

華靜自告奮勇地道：「我去找他！」

華雄怕她有失，忙道：「妹子，愚兄陪你走一趟！」不料他倆剛出門，便見到朱柏扛着一大袋麵粉回來了。「俺還以爲你出事了，原來是去辦『善事』！」

朱柏道：「進去再說。」進了中院大廳，朱柏把那袋麵粉拋給趙引文便道：「在下查問了兩個人，大致上跟杜英林所說差不多。」

羣豪聞弦歌而知雅意，於是紛紛問道：「請問差不多在何處？」

「查詢的那兩個人都不是杜家親戚，但其中有一個的朋友之妹妹，在杜家當傭人，是故他的話也值得參考……」

諸葛嚴道：「爲何不請他那位朋友直接來問？」

華雄道：「其實你們最好不要打岔，俺都快急死啦！」

朱柏道：「在下去找過他那朋友了，可惜不在家，我又怕你們久候，是故先回來！」稍頓即道：「有四點與杜英林所述不同，或他不曾提及的，第一點：杜家並不如他所述的那般樂善好施，他只救濟兩種人，一種是親友，一種武林中人；第二點：杜英陵夫婦感情不是很好，杜英陵常要賣他夫人孫氏的賬；第三：杜英陵經常突然失踪，幾天之後又出現，無人知其去向；第四：杜家對婢僕控制甚嚴，嚴禁洩

漏杜家之情況，但每年給下人之賞金甚多，因此婢僕們都願意受管制……」

高迎龍截口道：「第三點及第四點之原因，在下知道，他由地道出入，亦證明他家幹的是見不得光的生意，是故方要嚴肅管制婢僕，主要是怕消息洩漏出去，那怕是一鱗半爪，也會引人注意。」

周九命頷首同意。「只是地道出入口十分隱蔽，咱們還未查到而已！」

羣豪聽至此均是精神一振。諸葛嚴沉吟道：「那婢女之哥哥出遠門？他家裡還有甚麼人？」

朱柏道：「他家裡只剩下一個老母親，他是陪妻子回其娘家串門子，說是今天會回來的！」

諸葛嚴道：「請你帶一個人去等他，若他不肯來，便派個人來通知一下，咱們過去見他！」朱柏便帶了張保再去了。諸葛嚴續道：「請諸位思索一下，稍候才好查詢！」

宋繼祖道：「小趙，天快黑了，你們先去準備晚飯吧，『貴客』來了，也好招待人家，有酒沒有？說不定三杯下肚，話匣子打開，可以告訴咱們許多事。」

鄒家盛問道：「明天是小年夜了，後天是大年夜，不知堡主有甚麼安排或要求？」

宋繼祖道：「沒有甚麼安排，弄幾頓好菜吃就是，買些酒回來吧！還有，想想傅家及杜家是如何滅門的，相信你跟小趙選擇食物會小心吧？」

周九命忙道：「此點極重要，以後買東西，不要老光顧同一家，食物及物品使用前，最好先用銀針試試，是否有異狀，食物一定要煮熟煮透！」

羣豪在廳裡等候，有的來回踱步，有的坐在椅上托腮沉思，不一而足，無人開腔。

天入黑之前，朱柏及張保便引着一位年紀約五十的漢子進來，看其模樣，十分淳樸，衣褲還十分新淨。「諸位，這位叫朱楓，他妹朱小珠在杜家當傭人，他願意協助咱們調查杜家之死因。」

羣豪立即長身讓座，朱楓有點受寵若驚，手足無措地道：「俺可不是爲了那一兩銀子來的，俺妹子死得太慘，是故……」

諸葛嚴連忙安慰他，還請他坐下，說了開場白，便單刀直入地問道：「朱兄弟，令妹到杜家多少年了？平日負責甚麼事務？」

「因爲家窮，她九歲那年便賣給杜家，一直負責燒火炒菜的工作，至死前在杜家足足有三十年……那年賣她，也是爲了替我娶親，家裡實在太窮了……因此，俺一直對舍妹有一份內疚……因爲到了杜家，只能跟杜家下人成親，兒女永世爲奴，舍妹不肯，故至今也未出嫁……」朱楓說至此，雙眼已濕潤，看得出他所說是眞誠的。

高迎龍首先忍不住問道：「杜家爲何有這許多的規矩，這與大善人之身份似乎不符合！」

「杜家沒有說明原因，但賣身契上寫得明明白白的，而且即使俺發了達，有了錢也不能替舍妹贖身！不過，他付買婢僕的錢，比別家多很多，而且每月還給一點零用錢，年終也發獎金，從待遇來說，是很不錯了，因此來此吵鬧的人也不多！」

周九命道：「恐怕地方官府也要讓杜英陵幾分，就更加無人敢鬧事了！」

諸葛嚴續問：「杜家之婢僕都是本地人？」

「不是，據舍妹說，全家只有三人是本地人，十二個是關外的，其餘的全是在關內買來的！」

羣豪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心中疑雲更盛，周九命問道：「是何原因你可知道？」朱楓搖搖頭。

諸葛嚴問：「數十年來，杜家的婢僕，有沒有人偷跑過？」

「有，先後發生過三次，每次杜家都派人去追踪，但無一人被抓回來。」

華雄道：「也許追上之後，便被殺死了！杜老爺子自己追？」

「不是，他家有許多『子弟軍』，那些人是杜英陵之至親，特別與一般人不一樣，而且都是練武的！」

諸葛嚴再問：「聽說杜家只接濟親友及外面的人，可有此事？」

朱楓沉吟了一會方道：「也不算全對，只是那兩種人比較容易得到其救濟，其他人到堡內求周管事，通常只給了一點點錢，打發了事，但如果被查出虛報或誇大困難，便被列入名單，永不接濟。」

「杜老爺子與孫夫人感情不好？杜老爺子有季常之癖？孫夫人娘家很有錢？是靠她娘家協助杜家才發起來的？可知道杜家是如何發財的？」

諸葛嚴一口氣問了好幾個問題，朱楓想了一下方答：「俺曾聽舍妹提過，孫夫人頗厲害，疑心重，妒忌心特重，杜老爺子是有點怕她。至於她娘家幹甚麼營生，俺便不清楚了，只知她娘家是在關內！」

諸葛嚴再問：「杜家祖上又是幹甚麼營生的？是那裡人氏？」

「他們在家裡祭祖時，都不讓外人在場，但舍妹曾隱隱約約聽人提過，好像是河洛一帶人氏。搬來關外，大概已四五代。」

「他們一出關便搬來此處？」

「這點俺便不知道了，不敢亂說。」

「杜英陵平時作風如何……會好色麼？」

朱楓續答：「他生活作風嚴謹，若回到家裡，深居簡出，經常吃飯時才見到他。」

高迎龍問：「你有其他消息提供麼？」

諸葛嚴則問：「聽說有人在杜家滅門之後，在炕底下找到兩幅古畫，賣了不少錢，可有此事？」

「有，不過那畫不是在灶底下找到的，這句話是他們騙買主的，實際上是在書房複壁內找到的。」

「你怎會知道？爲何要騙買主？」

「他們說若在書房內找到，賣不出好價錢。」朱楓道：「這兩幅畫是俺找到，當時複壁打開，裡面就放着那兩幅畫。」

周九命插腔問道：「他們是誰？」

「杜家的遠親，畫賣出去以後，辦了後事，還剩了不少錢，只給咱們這些來跑腿幫忙的，每人發兩兩銀子。」

「杜家兩兄弟及妹妹，感情如何？」

「沒聽說過有什麼問題。」

「杜家總管孫周全，是孫夫人之親戚？」

「是孫夫人之親弟弟。」

「孫夫人娘家仙鄉何處，你可知道？」

「是河北人氏，詳細地點便不知道了，不過，舍妹說，孫夫人說話口音與杜老爺子很相似。」

諸葛嚴輕哦一聲，他忽然想起以前跟杜英陵交談過，說話一多，杜英陵在某些字音上，便會流露出河洛口音。照此推測，孫夫人原籍亦可能是河洛人氏。再推論下去，杜家來關外已四五代人，杜英陵在關外土生土長，照理口音絕不應再帶有河洛口音，這証明他常往那裡走動。

杜家跟河洛老家，是否還有聯繫？當年若是爲了逃荒來關外，如今已發了大財，既然有斬不斷之情意，爲何不索性衣錦榮歸？

送走了朱楓，諸葛嚴轉頭問道：「宋堡主，你來過此處，你是如何認識老爺子的？」

「在下從未來過，不過先後與他見過三四次面，都在中原一帶，他也曾到過寒舍作客，承蒙老爺子厚愛，算得上很談得來，他一直稱在下老弟，但在下則不敢僭越，尊稱他老爺子。」

「他對天皇堡有恩？諸葛某想知道原因，堡主肯否相告？」

「在下以前曾幹過保鏢，替南宮鴻保過一次暗鏢，暗鏢是一口箱子，裡面放着古董及古畫，酧金很高，但賠償金額亦極高，結果在下失了那枝鏢，一時間又湊不出那麼多之賠償金，恰好杜老爺子來舍下，得知此事後，慷慨送了五千兩銀子給在下賠償，保住在下之聲譽，後來，在下便不再幹那風險極大之保鏢生意。」

朱柏接口道：「杜老爺子對咱們以前之天皇鏢局，今日之天皇堡，實有再造之恩，是故咱們一聽說他一家遇害，便悄悄跟上高少俠，準備爲老爺子報仇，不料此案內情如此複雜。」

豈只案情複雜？看來杜家也不簡單，諸葛嚴又陷入沉思。羣豪亦覺得杜英陵三個字之背後，並不單止是大善人三個字。

杜家還有什麼未爲外人知道的秘密？這些秘密對了解杜英陵一家被殺之原因，是否有助？

傅雪生滅門，杜家滅門兩案是否有關連？表面上看來，兩家死者都是被人以蛇形劍刺殺的，但諸葛嚴堅信，中間必尚有一條無形之繩子，將兩者繫在一起。

這根繩子是甚麼？忽然，諸葛嚴隱隱約約抓到一點頭緒。古董、古畫，傅家地窖全是古董及古畫，杜家也找到兩幅古畫。

驀地，又一個念頭竄上來，一向給人神秘感覺的南宮世家，委託宋堡主保一批古畫、古董，南宮鴻與兩案有沒有關連？

南宮鴻名頭很大，但無杜英陵之善名，但若論家業及勢力，中原一帶無出其右者。南宮家很早之前已發達，如今誰也不知道他家的財產是如何來的。

南宮家人口逾五百，全家上下男女老少，全都練過武，早年南宮鴻仗劍行走江湖，建立了聲名，如今已很少見到他，不過武林有大集會，他幾乎每次均出席，而且必被視爲上賓，與九大門派掌門同席，由此可知其地位。

南宮世家已經富可敵國，但仍在拚命賺錢，不知目的何在，但在江湖上又未聞南宮世家有何劣跡，是以，諸葛嚴一直認爲南宮世家很秘密。

「開飯囉！」趙引文的一聲吆喝，將羣豪自沉思中拉回來。晚飯十分豐盛，既有餃子，也有刀削麵、饅頭、紅燒肉、炒肉片、炸八塊、臘肉炒菜等等，放滿了一桌。

周九命讚道：「好手藝，想不到你倆還有兩下子。」

席間，諸葛嚴又問：「堡主，南宮鴻委託的那枝鏢，要送去何處？」

「送去揚州，在下是乘船走運河時，估計是在船上被人掉了包，

可惜宋某居然不知道，到了交貨時才發現。」

諸葛嚴續問：「收貨人是南宮鴻嗎？」

「不是，他只是寄貨人。」

「如此說來，他是把那些東西賣給別人？」

宋堡主沉吟道：「此點因爲不方便問，在下也不清楚。收貨人是揚州的一位財主，還是鹽商，家裡有很多古舊的東西。」

「船老大掉的包？」

宋堡主道：「船老大事先怎麼知道俺那口鐵箱之式樣，不過那箱子式樣不難找，市上都有得賣，當時在下一看到那口鐵箱，便有點奇怪，但南宮鴻說，如果用特殊的箱子，更會令人注意，在下便釋然了。」

高迎龍接問：「事後你不去查問那船老大？」

「去了，碼頭上的人說他開船出去了，幾天之後，他回來，他讓咱們搜查了，拷打過了，都不承認。何況，當地船伕有個幫會，有人出面，在下只好自認倒霉，賠款了事，本來預計，再過一年，便可把五千兩銀子清還了，不料老爺子已經遭到不幸。」

華靜此時才開腔，道：「傅雪生家裡地道放的畫是假冒的，不知杜英陵那兩幅是眞的還是假的？」

宋堡主含笑道：「杜老爺子家財萬貫，他需要掛假畫？」

「那兩幅畫不是掛着，是放在複壁內，也許他也買了假畫，有錢人因不識貨，買了假貨，毫不奇怪。」

高迎龍冷笑一聲道：「噤聲，有人來！」羣豪立即散開，有的匿在柱後，俄頃，果然聽到一個步履聲。

諸葛嚴以指蘸酒，刺開紙窗向外張望，只見一個身材矮小，年在五十左右，氣勢非凡的漢子大步走出來，他心頭剛一動，便聽他喝問：「屋子裡是甚麼人，出來！」

他人雖矮小，但聲音宏量，一開腔便教人嚇了一跳。諸葛嚴從容開門，道：「歡迎彭掌門大駕！」

那人倏地停步，問道：「你是誰？怎地認得某家？」

「在下諸葛嚴，彭掌門忘記杜老爺子祭典上，曾有一面之緣？」

那人果然是「五虎斷魂刀」彭百貴，他恍然大悟，輕嘆一聲，然後發嘯。片刻間，院子裡已多了四條大漢，腰上都懸着刀，料是其徒。

「諸位料還未吃飯，若不嫌棄者，何不進來一聚？」

彭百貴稍一猶豫，便帶着徒弟進廳，宋堡主忙令趙引文及鄒家盛重新進廚準備，羣豪收拾了一下，重整杯盤，再次入座，分坐兩桌。

彭百貴喝了一杯酒後，清一清喉嚨問道：「諸位怎會在此？」

幾乎在此同時，周九命亦問：「年關在即，彭掌門何來雅興到關外賞雪？」

彭百貴冷笑一聲：「某家何來雅興？只是有件事不得不調查一下。」

諸葛嚴目光一亮，問道：「不知掌門來調查什麼事？」

彭百貴沉聲道：「某可以據實相告，但某說畢，亦希望諸位從實告知諸位在此之原因及目的。」

諸葛嚴道：「某家答應你。」

彭百貴又沉吟了一下，方道：「某家來此是因爲……」他頓了一頓，指着諸葛嚴續道：「彭某那天買畫，你亦在場，一千兩銀子買一幅倪瓚的山水畫，最近某去揚州，居然發現一幅完全相同的畫，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諸葛嚴問道：「掌門是次來此，便是爲了調查這件事？」

「不錯，一千兩銀子，某家不在乎，但若買了幅假畫，某便嚥不下這口氣了，杜老爺子之親戚借此發財，却連累了老夫吃人恥笑。」

「哦？竟有此事？不知你在揚州什麼地方見到同樣的一幅畫？」

彭百貴道：「是在揚州鹽商彭巨富家裡見到的，是以某家顧不得春節將至，也趕來清陽堡，要查個水落石出。」

諸葛嚴道：「也許他們也不知道，更可能是杜老爺子買來之後才看出破綻，因此不但沒有掛出來，且是在複壁裡找到的。」

周九命則問：「你是一發現有兩張相同的畫之後，便立即趕來此處？你準備如何調查？」

彭百貴微微一怔，隨即反問：「難道神捕有好建議？嗯，諸位齊集於此，必有重大原因，可否坦誠相告？」

諸葛嚴沉吟道：「咱們是覺得杜老爺子一家被殺，有點蹊蹺，因此來調查一下眞相。」

彭百貴再一怔，道：「不是說此案是『小龍門』弟子幹的？不用問他們必是覬覦杜家那份財產。」

高迎龍截口道：「在下便是『小龍門』之高迎龍，敝門至今只有我一人下山，其他師弟武功仍然十分粗淺，尚在深山學藝，而在下當時在江南，尚有人証，若是敝門幹的，在下如何分身？」

周九命接口道：「有人冒名頂替，企圖嫁禍於『小龍門』。再說，『小龍門』與杜英陵無仇無怨，何須殺人滅口？」

（未完・四）



奪劍奇兵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黑白鬼神助狂瀾　潭魔大鬧百合院

上文提要：「紅雲老鬼」卜雙單爲要喝佳釀，與「悲情報君知」列一顯比武，但他的「雲外巨神掌」竟然傷不了列一顯，原來其身上穿着天山銀蠶軟甲，此是九玄洞主宋業邦托他……在「地底迷殿」，殿主是一銀髮老婦，其兄是老和尚，他奉其妹之命令用「吸精抽命大法」處決了叛徒軒轅獨木，兄妹二人商議對付司徒英武……

「你是了不起的人物，小弟佩服之至！」

卜雙單「哼」的一聲：「你把那件寶貝軟甲擺放在一個江湖相士那裏，到底是搞甚麼把戲？」

宋業邦道：「那是老夫一時興起，把那軟甲擺放在祝家莊，難道這樣也有不是之處嗎？」

「說得神化玄妙兼而有之，但恐怕難瞞識者之眼！」

「你又有甚麼高見？」

「那件寶物，若落在奸邪之徒手裏，恐怕會助紂爲虐，難道你沒想過嗎？」

「想是想過，而且，它現在似乎眞的已落在奸邪之徒的手裏……」

「呸！你少含血噴人，老夫若是奸邪之徒，你也不會和我坐在這裏對弈！」

「表面上看來，確然如此，但在暗地裏，唉！人心隔肚皮……」

「好一句人心隔肚皮，如此說來，咱們相交數十年，一切交情都變得屁也不如了？」

宋業邦哈哈一笑：「老朋友開玩笑，幸勿過份認眞！」

卜雙單臉色一沉：「你若眞的還把我當作老朋友，就不該故弄玄虛！」

「你放心好了，人有人的命運，寶物也有寶物的命運，既然如今那件軟甲已落在卜兄手裏，那就證明，老夫當天把軟甲擺放在祝家莊暫時存放，也不是甚麼差錯的事。」

卜雙單冷冷道：「你這個人，眞是越老越糊塗，越老越是不知所謂！」

宋業邦道：「聽說你最近又練成了一套新的掌法，比當年賴以成名的『雲外飛仙掌』更加厲害！」

卜雙單一怔：「你的耳朵倒算挺長的，甚麼消息都瞞你不過！」

宋業邦嘻嘻一笑：「卜老兄，以你的性情，要保守住別人的秘密，也許還可以勉強辦到，但對於自己的秘密，反而是強忍不住，遲早也要讓外人知曉的！」

卜雙單嘆了一口氣，道：「單是聽這兩三句說話，就可以明白，老夫在棋藝上絕對不可能是你的敵手！」

「你是在暗罵小弟老奸巨猾嗎？」

「你心中知道就好了！」

「你把新的一套掌法練成之後，覺得怎樣？」

「還不是和從前一般無異？總不成會連牙齒也長出幾顆來！」

「這套新的掌法，花了多少年時間才能研創成功？」

「不足三十年！」

「好一句不足三十年！嘿

嘿……你老兄又能再活多少個三十年呢？」

「少兜圈轉彎，你心裏有甚麼話，快噴出來便是！」

「江湖上最近紛亂不堪，你是很清楚的，展望將來，你有甚麼打算？」

「天下大勢，越亂越好，根本用不着有甚麼打算！」卜雙單毫不在乎地說。

宋業邦撫鬚微笑：「要是卜老兄有一個出色的弟子，領導天下羣雄平魔伏妖，豈非一樁美事？」

「甚麼弟子？」卜雙單冷笑不迭。「早在十年以前，老夫已不再收徒，你休想混水摸魚，在老夫身上佔便宜！」

「呵呵，眞是天大的笑話！」宋業邦嘿嘿一笑：「難道你以爲我會拜你爲師不成？」

「這又有甚麼稀奇？」卜雙單冷笑不迭，「你知道我練成了一套新的掌法，心癢難熬之餘，索性甘願拜我爲師，把這套掌法據爲己有，看來絕對不是甚麼奇事！」

「難得！難得！」

「你又在胡說些甚麼？」

「我是說，難得交上一個朋友，歷時數十載，到了今天，居然會向自己說出這樣的話來！眞是人心隔肚皮，可笑！可惡！可憐！」

「住嘴！老夫知道，你是在使他媽的甚麼激將法，算了！老夫這一次權且遷就你這個老不死……說來說去，你要老夫把這套掌法傳授給司徒英武，那是不成問題的，但好好歹歹，也要老夫見一見這小子才行！」卜雙單冷笑着說。

宋業邦登時大樂，撫鬚笑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明天正午，在黃鶴樓相見如何？」

卜雙單道：「黃鶴樓有甚麼好？怕只怕那小子練成老夫的掌法之後，隨即去如黃鶴，再也不見踪影……哼……」

「那麼，換個地方好了，你喜歡在甚麼地方，但說無妨！」

「照老夫看……百合院也不錯……」

「那是……」

「青樓烟花之地嘛，你不慣嗎？」

「當然不！但咱們是江湖前輩，幹嗎要在那裏地方會見一個晚輩，傳揚開去，恐怕……」

「哼！你是越老越迂腐了，總之，明天正午，就在百合院見面，要是不敢前來，事情就此拉倒，以後再也不要重提！」

卜雙單語畢，大袖飄飄，人已遠颺而去！

宋業邦立即容顏一變，喜孜孜地笑道：「百合院又不是他媽的龍潭虎穴，比起黃鶴樓，好得多矣……」

* * *

翌日正午，百合院的鴇母容婆子正在後廳內洗脚。

爲她洗脚的，是一個比她最少肥胖兩倍的大胖子。

她已經是一個胖婦人，那個大胖子身形之胖大，更是令人難以想像。

大胖子叫王寬。

「容婆子，妳老人家近來還不錯吧？」

「唉！甚麼都好，就只是這一雙脚，味道越來越臭！」

「噫？眞的很臭嗎？」王寬把容婆子的雙脚捧起，凝神看了大半天，才接着說道：「怎麼俺一點也嗅不出來？莫非俺的鼻子有問題嗎？」

容婆子嘿嘿一笑：「不要老是拍老娘的馬屁，老娘教你練的掌法，練得有幾分火候了？」

「俺不曉得……也許有七八分火候了吧！」

「哼！七八分！喝酒吃肉也許不止七八分哩！照老娘看，有三分火候，已算是難能可貴！」

「妳怎麼說就怎麼說，俺沒有意見！」王寬嘻嘻一笑：「反正俺不是練武的材料！」

容婆子眉頭緊皺，道：「目下江湖形勢紛亂，正是羣魔亂舞妖氣冲天，要是你能夠練成一身武藝，好好歹歹也可以爲咱們青樓一脈吐氣揚眉！」

「青樓女子，還談甚麼吐氣揚眉，不怕笑掉天下英雄好漢的牙齒嗎？」王寬很努力地爲容婆子洗脚，「再說，俺又不是青樓女子……」

「青樓男子，也同樣可以爲咱們爭一口氣呀！」

「不要往自己的臉上貼金了，天下形勢再險惡，咱們也只不過是混飯吃的鴇母、王八，別的事情還可以勉強應酬一二，甚麼行俠仗義，警惡懲奸，提也不要提……」

容婆子打了一個呵欠，忽然又長長的嘆了口氣：「唉，三十年了，要是那個癆病鬼還在……」

「妳還在想念着當年的『一丈之夫』嗎？」

「混帳！丈夫就是丈夫，何謂『一丈之夫』？」

「丈夫也好，『一丈之夫』也好，反正妳心中有數，都是指那個渾渾噩噩的男人！」

「你又不曾見過他，怎曉得他渾渾噩噩？」

「嘻嘻，平時聽妳咒罵他多了，咒罵他渾渾噩噩，是妳常用的詞句！」

「哼！」

「妳老人家的脚，相當嫩滑！」

「別說了，省得旁人聽見爲之肉痲。」

「怎會肉痲？妳的脚遠比妳的臉皮光滑得多……」

容婆子大怒，一脚把大胖子王寬踢開丈外！

* * *

洗乾淨了脚，容婆子心情愉快多了。

這百合院，是她的老巢。

經營妓院，是她唯一賴以爲生的勾當。

就在這一天正午，合該有事！

而且是驚天動地，令容婆子完全意想不到的大事……

* * *

百合院，庭院寬敞，雖然修飾並不太華麗，但在方圓五百里內，已可算是氣派最大的一間妓院。

容婆子能夠在這地方上站得穩脚，當然不是泛泛之輩。

一般人都認爲，她是全靠地方上的土豪劣紳背後撐腰，才能把百合院一直經營下去的。

但事實上，容婆子本身也有一套本領。

只是一般人忽略了而已。

* * *

十八匹快馬，有如旋風般闖入百合院。

百合院庭院寬敞，這十八匹快馬直奔而至，居然也能容納得下。

「甚麼人？」容婆子聞訊，急急自後廳奔出。

只見這十八匹快馬，鞍上人全是雄赳赳的武夫，而且全都帶備鋒利無匹的武器，顯見來意不善。

容婆子一望之下，很快已認出爲首一人。

那是百合院東南三十里外天潭寨的「潭魔」赫連棠！

赫連棠不好惹，那是衆所週知的。

但這許多年以來，天潭寨一直沒動過百合院分毫。

縱使是一些頭目到此花天酒地，也是銀兩照付，絕不拖泥帶水。

因此，不少人都以爲，容婆子是全靠赫連棠背後撐腰，才能屹立不倒的。

但事實絕非如此。

赫連棠一直沒有動過百合院分毫，並不是他不想動，而是不敢動，也動不了。

爲甚麼？

理由很簡單，因爲他比誰都更清楚容婆子是個怎樣的女人。

從表面上看來，容婆子這個鴇母，和天下間絕大多數的鴇母，並無甚麼分別。

這種女人，勢利、小器、尖酸刻薄，本身沒有甚麼驚人的本領，但却擅於趨炎附勢，狐假虎威……

任何人看容婆子，都是這樣看……

但赫連棠却大不以爲然。

因爲他右邊胸口上，至今仍然有一塊淡青的掌印！

那是一個女人在他身上留下的記號！

而那個女人，就是當年還很年輕的名妓——容百合！

容百合者，也正是今天看來醜態百出，令人不敢恭維的容婆子！

* * *

赫連棠是個虬髯大漢。

他在三十年前，看來已經是個很成熟，很威猛的漢子。

但在三十年前，他還很年輕，才十九歲！

三十年後的今天，赫連棠的外貌，看來還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三十年前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他曾經在一個女人手底下吃了大虧！

他要借醉向容百合施暴。

但結果，吃虧的並不是看來弱質纖纖的容百合，而是自負不凡的赫連棠！

赫連棠只是裝作有八九分醉意，其實，他只是喝了很少酒。

當時，他的頭腦比月夜下的貓頭鷹還更清醒。

在他計算之中，容百合只不過是他囊中之物！

可是，事情的發展，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容百合施展一套掌法，其招式之精妙，是赫連棠當年完全無法可以想像的。

不但十九歲的赫連棠完全無法想像，就連他活到現在快要五十歲了，仍然有着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

三十年前，他完全不是容百合的對手。

在接着而來的三十載寒暑中，他苦苦鑽研武學，但至今仍沒有可以戰勝容百合的把握。

須知在這三十年中，赫連棠的一身武功修爲，已絕對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但雖是如此，每當他回憶起容百合的掌法，他仍然不免爲之冷汗直冒，臉青唇白！

* * *

三十年後，寃家路窄，赫連棠又找上門了。

容婆子當然不會忘記這人。

「赫連寨主，今天吹什麼風，居然把你吹到這裡來啦？」容婆子是鎭定的。

她只是把「潭魔」赫連棠當作是一般嫖客。

赫連棠瞪視着容婆子，沉默了很久才吐出了一句說話：「妳走吧！」

容婆子不怒反笑：「走？老婆

子是鴇母，這百合院是老婆子的衣食飯碗，你要我走，走往哪裡？」

「不管妳走到什麼地方，我不管，但妳不能不走！」

「喲！這是什麼話啊！常言有道：『官府有三限』，怎麼你的威風，比衙門內的官兵還更厲害？但却完全不近人情哪！」

赫連棠怒目一瞪：「少給我裝模作樣！老實說，妳這間妓院，咱們是要定了！」

「啊！原來是談買賣的，這也無妨！」容婆子臉色一寬，隨即更眉開眼笑地說道：「反正都只不過是搖錢樹，要是赫連寨主能夠開出一個合理的價錢，這百合院拱手相讓，也未嘗是不可以的！」

赫連棠搖搖頭：「妳誤會了，咱們是打家劫舍的強人，要什麼取什麼，從來不會付出分文！」

容婆子的臉色轉變得很快，立刻又冷若冰霜地「哼」一聲：「好哇！原來是擺出一副強盜本色，不是強買強賣，而是索性硬搶！」

「妳知道就好了！」

「赫連寨主，常言有道：『做事靠本領，買賣靠本錢。』你要，那是無可厚非的，只要閣下有足夠的本領，別說是區區百合院，便是皇宮大殿，城池州郡，也大可以手到拿來，搶到手中……但敢問一句，你老哥的本領，自問已到達了怎麼樣的地步？」容婆子詞鋒咄咄逼人，毫不退讓！

赫連棠冷笑一聲：「說得好！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赫連某若是沒有三幾分把握，倒也不敢闖入容百合的地方！」

「你們十八騎人馬早已闖入了這裡，但要是強搶此地，恐怕還不夠力量！」

「這一點，我是絕對贊同的！」

「如此說來，妳是另有所恃？」

「不錯，光棍眼中不揉砂，這一次赫連某既敢直闖而入，當然早有安排！」

「少嚕嗦！嫖客來得多了，惡客也見得不少，但像你這種自以為是的不速之客，這十年八年還是第一次遇上！」

容婆子眉梢蹙動，足尖一點，倏地身形拔高逾丈，連環五腿飛踢在馬鞍上的「潭魔」赫連棠！

「好一手『仙女踢魁星腿法』，可惜這位仙女未免又老又醜！」赫連棠一面閃避，一面向容婆子冷嘲熱諷。

為了閃躲容婆子的連環玉腿飛踢，赫連棠早已離開馬鞍，翻身落地。

容婆子絕不放鬆，身形再度翻飛。

這一次，不用腿，改用掌法！

容婆子的掌法，赫連棠在三十年前已領教過，當然深具戒心。

但在天潭寨衆頭目注視下，他也不好意思只是一味閃避而毫不還手。

容婆子掌法精妙，那是赫連棠意料中事。

但百合院上上下下，除了王寬之外，人人都對容婆子的一身武功大為驚訝。

不到十招，赫連棠已險象橫生。

再打下去，只怕在十招八式之內，赫連棠這位天潭寨寨主，非要掛彩不可！

天潭寨總共來了十八騎人馬，赫連棠戰況不利，其餘人等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赫連棠也沒有逞英雄，非要單打獨鬥戰勝容婆子不可。

頃俄之間，在百合院前院外，竟然是十八條大漢，圍攻一個青樓的鴇母。

倒也可算是蔚為奇觀。

妓院裡的大小王八、妓女賭狀，無不暗暗為容婆子的性命擔憂。

驀地，一條巨大的黑影飛撲而出，正是大胖子王寬！

只見王寬手揮一雙板斧，怒氣冲冲的殺將過來！

「妖孽！看斧！」

霎時間，斧影重重，竟在三招兩式之間，傷了對方二人，又把另外三人手裡的兵刃震斷！

赫連棠冷冷一笑：「容婆子妳這個乾兒子的身手，真還不賴！」

容婆子也冷笑一聲：「你才是老娘的乾兒子，怎麼還不叫聲媽！」

赫連棠以一柄鐵鐧與容婆子週旋，但若不是仗倚己方人多勢衆，牽制着容婆子的掌法，恐怕他早已一敗塗地。

但王寬突然殺出，而且武功之高，竟是大大出人意料之外，形勢迅速又再起了重大的變化！

容婆子嘿嘿一笑，對王寬道：「你這幾度板斧，雖則難登大雅之堂，但用來斬殺這些嘍囉小卒，却也游刃有餘！」

王寬咧嘴一笑，板斧連環揮舞，瞬息之間又把一人斬殺於斧下！

但在這時，百合院外，又來了兩個人。

這兩人，一穿青袍，一穿紫衣，年紀都在四旬左右。

青袍中年人的臉，其黑如鑊底。

紫衣中年人的臉，却是一片慘白。

只聽見黑臉的青袍人道：「崔兄，小弟早就說過，這青樓的鴇母是江湖中人，而且身手不弱，你現

在大概相信了吧？」

白臉的紫衣人乾咳兩聲，搖頭道：「這鴇母使的，只不過是花拳繡腿，若是對手稍為有點斤兩，早就把這老婆娘幹掉！」

赫連棠聽見這些說話，差點沒氣得當場吐血！

但這兩人的來歷，他是很清楚的！

憑他的武功，恐怕連這兩人的衣角都沾不上！

這兩人，合稱「黑白鬼神」。

「黑神」蒙今生。

「白鬼」崔不四。

這一次，赫連棠揮軍直闖百合院，完全是這兩名「鬼神人物」在背後推波助瀾的結果！

* * *

兩天前，「黑白鬼神」雙雙闖入天潭寨。

蒙今生把一疊銀票放在赫連棠的眼前，說道：「咱們是『地下魔宮』的使者，咱們的主人，命令咱們攻佔百合院！」

赫連棠大為詫異：「那只不過是一間妓院，你們要來有什麼用？」

他只是這麼一問，崔不四已出手！

說話的人是蒙今生，出手的人是崔不四！

蒙今生說話的時候，慢條斯理，不慌不忙的模樣。

但崔不四出手，却是快如閃電，一眨眼間已把赫連棠身上八大要穴扣鎖住。

赫連棠連招架也來不及，崔不四已制住了他身上的要害。

蒙今生却在旁邊悲天憫人地說道：「我這位兄弟，脾氣不怎麼好，我已勸他收斂一些，偏偏還是這副德性！」

赫連棠是大半輩子都浸淫在武功之上的江湖人，想不到世上竟有人在眨眼之間，就把他輕易制服。

在這情況下，他還能有別的選擇嗎？

* * *

攻百合院！

殺容婆子！

這是「黑白鬼神」向赫連棠所發出的「命令」！

赫連棠是一寨之主，從來就只有他命令別人，但這一次，却給兩個不速之客牽着鼻子走！

「黑白鬼神」要他攻百合院，他就只好乖乖的聽命，率領十七名頭目一起直闖百合院。

但能否殺得了容婆子？

坦白說，赫連棠對自己和十七名頭目的本領，一向都沒有太大的信心。

要是他相信憑天潭寨的力量，可以一舉侵佔百合院，殺掉容婆子，恐怕他早已動手！

* * *

「地下魔宮」是什麼樣的一個江湖組合？

赫連棠並非孤陋寡聞之輩，但對於這組合的名字，他實在完全不清楚。

「地下魔宮」主人，為什麼要攻佔百合院？

憑「黑白鬼神」的力量，要攻佔百合院，也許是輕而易舉的事。

既然如此，這兩個魔星為什麼還要利用天潭寨？

這也是赫連棠完全無法理解的！

直到這時候，赫連棠終於明白了！

這兩大魔星，是要他先打頭陣，好讓容婆子的武功，在他兩人面前展露無遺！

只要能夠摸清容婆子的武功路數，要擊敗她就更為容易！

* * *

大胖子王寬，在百合院中是個著名的「大好人」。

他性情隨和，樂於助人，而且心地善良，連螞蟻也不會踩死。

但這時候，他彷彿判若兩人！

妓院中人，從來沒見過他這副兇狠的模樣，也沒有人見過他手裏揮舞的一對精鋼板斧。

天潭寨的頭目，轉眼間竟給他砍翻了八九個！

這是令人震驚的！

赫連棠早就知道百合院有這麼一個大胖子，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王寬是一個如此難惹的角色！

久戰不利，「潭魔」赫連棠已萌退意。

容婆子沒有緊纏着他。

他若真的要走，她也許會放他走。

但王寬不肯！

他已殺紅了雙眼！

「兔崽子，留下人頭來！」

斧影挾着呼嘯之聲，駭人地直逼赫連棠。

容婆子只是輕輕嘆一口氣，掉頭便走，居然再也不理睬赫連棠。

在那一瞬間，赫連棠的一顆心冷透了。

容婆子竟是不屑繼續和他廝拚！

容婆子簡直不把他當作是一號人物！

赫連棠本要打退堂鼓，但王寬纏殺上來，他反而不肯走了。

「你這大胖豬算是什麼東西，且看本寨主怎樣把你宰掉！」他大吼、反撲。

他吼聲如雷，但王寬的吼聲竟比他更厲害：「放屁！看斧！」

赫連棠心中只忌憚容婆子，對這大胖子的板斧，並未放在心上。

豈料一經接戰，竟覺對方斧勢沉雄，有如排山倒海般直壓而至！

赫連棠奮力揮動鐵鐧，但覺大胖子王寬的鋼斧力道兇猛，竟然震得虎口迸裂，鮮血涔涔而下！

王寬得勢不饒人，雙斧左右猛攻，終於一斧震斷赫連棠的鐵鐧，斧口更順勢而下，勢如破竹地直劈入赫連棠面門！

這一斧，絕對致命！

赫連棠瞪大一雙眼睛。

但在他左右兩隻眼的中央，却有一柄斧頭分隔着！

這是赫連棠難以想像的一幕……

＊　＊　＊

天潭寨十八騎人馬，氣勢洶洶而來，最後却是悲慘收場，幾乎全軍覆滅。

但這並不表示百合院已安然渡過難關。

因爲「黑白鬼神」來了。

容婆子沒有理會王寬與赫連棠之戰。

她竟似成竹在胸，深信大胖子一定可以把天潭寨寨主斬殺！

王寬果然沒有讓她失望。

但「黑白鬼神」已逼近眉睫。

容婆子怎生對付？

＊　＊　＊

蒙今生在笑，皮笑肉不笑。

「容百合，妳的掌法，果然又再遠勝當年。」

容婆子道：「這間妓院，居然給你們看上了，眞是氣數！」

蒙今生道：「這是甚麼道理我不懂得說，但似乎也用不着說吧！」

「這年頭，根本就用不着說道理，要看的，是誰的拳頭夠硬！」

「聰明！像妳這樣聰明的女子，居然甘心在一間妓院裏充當鴇母，眞是奇怪。」

「老娘是個聰明的女子，那是不必大爺來提醒的，倒是像兩位大爺的人物，居然甘願成爲老妖婆的走狗，那眞是愚不可及的蠢事！」

「人各有志，識時務者爲俊傑！」

「老娘做得了這一行，難道還不懂得甚麼叫趨炎附勢嗎？」

「祇可惜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妳並不如表面般那麼聰明！」

「哦！眞的這樣嗎？好極了，難得大爺親臨指導，嗯……這裡有的是南北佳麗，要不要找幾個標緻的姑娘……」

「荒謬！」蒙今生臉色一沉，「這間妓院，從今天開始，再也不准有女子逗留，否則……」

「否則怎樣？」

「見一個殺一個！」

「這是男人的銷金窩，要是沒有漂亮的姑娘，豈非天大的笑話？」

「這裡再也不會是甚麼銷金窩，從此刻開始，這裡會變成一座武館！」

「武館？」

「不錯，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鍛煉武功，既可强身健體，更可以驅除妖魔！」

「若說妖魔，還有甚麼人會比你們更該殺！」

「嘿嘿……」

蒙今生在冷笑。

崔不四却突然發難！

他出刀！

刀長僅一尺，但却一刀十式，竟在一眨眼間十次劈殺容婆子。

他的刀法，極恐怖！

看來簡直不似是人使出來的！

這十刀，每一刀之急遽，都使人有着難以置信的感覺！

但容婆子却在刀鋒激盪之下，閃開這十刀！

十刀過後，崔不四横刀當胸，神色森冷地說道：「難怪赫連棠一直都不敢在百合院一帶惹事生非！」

容婆子道：「你的刀法，看來令人觸目驚心，可惜……」

「可惜甚麼？」

「你顯然是酒色過度，內力不純，以致刀招與刀招之間，未能一氣呵成，否則，老娘也未必能在這十刀之下安然全身而退。」

容婆子侃侃而談，居然把崔不四的弱點直說無遺！

崔不四眼神一變，變得更陰森可怖。

突聽一人大吼：「酒色之徒，看斧！」

竟是大胖子王寬揮舞一對板斧，斧聲呼嘯地當胸直取崔不四而來。

王寬平時待人接物，總是笑口吟吟。

但此際，他臉上眉毛肌膚齊齊抽搐，目光更是殺氣暴閃！

好一對精鋼鑄造的板斧！

呼呼連聲，王寬的進擊，竟比昔才大戰天潭寨羣盜時更兇更狠更快更厲害！

崔不四狂笑接招！

他總不相信，這大胖子的能耐，居然會在自己之上！

不但他自己不相信，容婆子也不相信。

祇是，王寬既然搶着要出手，她也任由他先戰十招八招，然後再作道理！

王寬竟似有一身驚人的內功！

每一斧劈出，並非徒然祇有外表的氣勢。

在骨子裡，他的斧鋒，隱隱挾着令人難以抗拒的沉重壓力！

這就是勁！

（未完・八）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羅老大命小五子爬進屋去看看箱子裏裝着甚麼東西，小五子人小藝高膽子大，在守衛的眼皮底下來去自如……八邪之一的「死要錢」嬌嬌帶着小彩也來到西京，並在街上表演雜耍，剛好錢一串帶着小五子上街溜躂發現了她們，大人勾心鬥角互探對方來此動機，兩小第一次見面親熱無比。錢一串急趕回向羅老大報告八邪之動態……

幼小心靈種仇恨　大打出手做幫兇

小五子看看錢一串，雙目中流射出徵求的眼光來。那錢一串當然看得出來，只要他一點頭，接下來小五子非笑出聲不可。

不料，他卻拉過小五子，道：「別再多事了，上午搶了她們的場子，到後來連我們的銀子也賠上。」

嬌嬌吃吃笑道：「看來你已經又弄了不少銀子吧？」

錢一串拍拍腰包，冷笑道：「不錯，別的沒有，銀子一大把，嬌嬌，這一回不上你的當，你一點辦法也沒有。」

嬌嬌吃吃笑道：「錢一串，女人面前別提銀子，你怎麼連這一點禮貌也不懂？」

嘿嘿一聲笑，錢一串道：「快去表演賺銀子吧，『死要錢』，你可冷了場子，觀衆等得不耐煩。」

嬌嬌伸手輕拍着小五子，道：「小五子，你們在這兒助我一把，半個時辰一過，我帶你們去見個人，如何？」

錢一串道：「見誰？」

嬌嬌笑道：「我一定叫你喜出望外的大叫滿意。」

她流露出十分誠意的模樣，叫人無法不信。

說謊話騙人的人，總是會表現得叫人相信他們，就好像他們眞是大好人。

不過錢一串見得多了，他當然不會相信。

如果在平時，錢一串一定會拉了小五子就走。

然而這一次卻不同，因爲嬌嬌要帶他去見個人，嬌嬌除了認識文公度七人之外，她還會認識誰？

如果是帶他去見文公度，這不正是他所企盼的。

錢一串道：「這人究竟是誰？」

嬌嬌道：「我要給你一個驚喜。」

她的話就等於拒絕說出這人的名字。

錢一串想了一下，道：「也好，我們就在這兒等你半個時辰。」

小彩高興的拉過小五子：道：「你叔叔眞好，叫你留下來了！」

小五子也笑道：「圍了這麼多人看你表演，眞過癮，我來陪你一起練！」

錢一串叱道：「你別去插一腿，坐在場邊看她們練。」

嬌嬌一聲巧笑，道：「喲！幹嘛呀？我可愛的老錢，不就是多拿了你幾兩銀子嗎，看你小氣的樣子，難道你沒聽人說過？女人面前要大方，難道你眞想光棍一輩子？」

錢一串道：「便是大方也不會在你面前大方，你最好省省吧！」

嬌嬌笑道：「錢一串，這麼辦，這回不要你收錢，你只站在場邊看，吆喝幾聲助助興，看我領他二人玩。」

小五子拉着錢一串的手搖晃着乞求的道：「錢叔，閒着也是閒着，幫幫她們嘛！」

錢一串只對一件事感興趣。

他拍拍小彩，笑道：「看在你是小五子未過門的媳婦份上，好，我答應小五子下場露一手。」

小彩不懂什麼叫媳婦，祇要小五子能下場來陪她練武，她就笑了。

小五子也笑著奔進場子中央。

嬌嬌吃吃笑道：「錢一串，你在場邊吼幾聲，我們耍完了，收了銀子就走人。」

錢一串臉無表情的道：「好吧，誰叫我又遇上你們？」

嬌嬌道：「遇上我們你走運。」

錢一串道：「遇上你們走霉運。」

嬌嬌已走進場子中央，她可眞江湖，細皮白嫩的臉蛋上露出個巧笑，抱著粉拳一揖，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邀來兩位幫手，各位有眼福了。」

小彩也跟著一聲叫：「各位有眼福了！」

小五子一怔，心想：「她怎麼還會接腔幫勢！」

嬌嬌高聲道：「練起來！」

忽見小彩走近嬌嬌身邊，小身子一扭便上了嬌嬌的肩頭上，一雙小手併拳按著嬌嬌的頭，立刻一個倒栽葱，穩穩當當的倒立在嬌嬌的頭頂上。

緊接著，祇見嬌嬌左右平伸雙手，手掌朝天，她一聲尖吼，頭頂上的小彩立刻彈身翻了一個觔斗，輕巧的落在嬌嬌的左掌上。

妙的就在這裡，那嬌嬌看似不費吹灰之力，左掌稍抬，掌上站立的小彩又彈上空中，她一個觔斗翻下來，竟然落在嬌嬌的右掌上！

於是，嬌嬌的手掌連著抬，便也把小彩一次次的送上空中又落下來，而且是越來越疾，就好像空中翻滾著一個大繡球，好看極了。

四週的人羣，便立刻響起一陣掌聲。

小五子下面看得技癢，他高聲道：「阿姨，我也來，可以嗎？」

嬌嬌抬頭注視著空中翻滾的小彩，聞言立刻道：「好，你上吧！」

小五子等到小彩往嬌嬌的左掌上落，他便立刻彈起一丈高，單足落在嬌嬌右掌上。

嬌嬌雙掌各托著一個娃兒，她繞著圈子走一圈，一聲尖吼，道：「起！」

她雙掌同時往空中送，小五子與小彩練得高興，尚且發出哈哈笑。

一陣走動之後，嬌嬌停下手來！

錢一串高聲問道：「下面還有好的節目沒有？」

嬌嬌立刻回應道：「鍋底一碗肉，好的在後頭。」

錢一串立刻幫腔，道：「各位要看好的，好的還在後頭，有錢的幫個錢場，兩個娃兒要吃飯吶！」

嬌嬌抛給小彩一個布袋，道：「去，領爺們的賞。」

小彩拿著布袋往人羣邊走，還眞的收了不少碎銀子。

西京的人們都有錢，這點碎銀子不算什麼。

但這點銀子更不在七惡八邪的眼中，祇有嬌嬌，嬌嬌從來不會掏自己腰包花一個銅子。

如果她弄到銀子，這銀子便被判了終身監禁。

嬌嬌確實也弄了不少銀子，高聲道：「下面我在各位面前獻醜一路掌法，但一個人打拳不夠看，兩個人打拳才熱鬧，這裡有位高手，他的掌法一流的，大家拍拍手，請他下場玩一趟！」

她的話聲甫落，衆人立刻鼓起掌來。

嬌嬌走近錢一串，笑道：「我知道比掌法你最行，我打不過你，但我們點到爲止，如何？」

錢一串冷冷道：「你拖老子下水？」

嬌嬌笑道：「幫忙嘛！」

就在衆人哄笑聲裡，錢一串祇得走進場中央。

「死要錢」嬌嬌見錢一串走過來，便笑嘻嘻的抱拳道：「今天在這西京大街上，老娘要領教你的絕學『八手遮天』無形掌法。」

她說得十分輕鬆，一點也不含敵意。

錢一串淡淡的道：「你祇要不在老子身上用毒，比比拳脚也無妨。」

兩個人相隔一丈遠，各自拉開架式。

四週的人羣已靜下來，就等著錢一串與嬌嬌比拳脚。

但小五子更是不吭聲，他甚至沒有聽見一邊的小彩在對他說話。

從上午遇到「死要錢」嬌嬌開始，小五子的心中便在琢磨，他曾聽石大娘死前說過的話，自己的父親是「刀公子」南英，南英又是死在誰的手上？

小五子知道自己還小，根本不敢奢想找人報這不共戴天的大仇！

他雖然不敢找仇人報仇，但他卻一定會找機會報這個大仇的，祇要叫他打聽出來仇人是誰。

現在，他心中產生了激動，那是一種抑制不住興奮心情的激動。

小五子要用心的看看嬌嬌，她的功夫究竟比錢叔如何？

小彩見小五子臉上流露出興奮，便也笑道：「小五子哥，嬌嬌阿姨的本事可大呢，陸地水上，她都能來去自如，她身上還有……」

小五子臉皮一緊，道：「錢叔說還有毒藥。」

他說到「毒藥」二字，雙目立刻冷赤。

小彩怎麼知道小五子心中在想什麼？她的年紀還不到六歲。

當然，小彩也更不知道，養育她的八邪竟會是害她父親的凶手，小五子也不知道。

場中央，錢一串雙掌已幻化出無數掌影，他幾乎就把嬌嬌整個人圈在他的掌風之中。

「死要錢」嬌嬌肘擋膝頂，呼喝連聲，她已秀髮飄揚，衣衫帶風，飛掠在一片掌影之中！

兩個人比拳脚，比之動刀還令人吃驚。

如果有人以爲這些全是花拳繡腿，那就全錯了。

祇見場中飛沙走石，氣旋流蕩，呼呼勁風撲面刮人，逼得圍觀的羣衆祇得向後退！

三十招已過，忽見錢一串騰空而起，他人在空中，口中已厲吼道：「住手！」

「死要錢」嬌嬌額已見汗，她旋身退在兩丈外，嘿嘿笑起來！

女人如果冷笑起來，比男人還可怕。

如果像嬌嬌這種十分動人的女人冷笑起來，更令人打心眼裡起疙瘩。

至少，錢一串就有這種感覺，因爲他知道嬌嬌是動了肝火，準備要人命了。

落在地面上，錢一串指著嬌嬌的左手道：「臭女人，你手上摸了一把什麼東西？」

他緩緩的逼向嬌嬌，又叱道：「我是在幫你撈銀子，怎麼啦，你竟想用毒害死我？」

嬌嬌手中果然握的是毒物，但她卻笑道：「錢一串，你是頭豬嗎？」

錢一串道：「老子是豬，你便是頭母豬！」

此言一出，場上立刻哄然大笑……

嬌嬌並不以爲意的笑道：「你也不用你的大腦想一想，我會在西京大街上用毒害你？我會爲了這點碎銀子鬧人命官司，我瘋了？」

嬌嬌理直氣壯的道：「我摸毒物，並不使用，目的就是令你分心，不敢對我逼得太緊。」

錢一串道：「原來你施詐。」

嬌嬌笑道：「兵不厭詐。」

錢一串沉聲道：「去你的兵不厭詐，錢大爺不奉陪了，小五子，我們走。」

嬌嬌忙對羣衆一揖，高聲道：「各位也看過癮了，這一場不收銀子，我們收場子了。」

嬌嬌拉著小彩追上錢一串與小五子，道：「錢一串，你忘了我要帶你去見個人？」

錢一串忽然一楞，道：「被你氣忘了。」

嬌嬌道：「那就跟我來吧！」

錢一串拉著小五子道：「倒要看看，她帶我們去見誰！」

小五子的眼睛一直看著嬌嬌，他心中在想，這女人眞鬼，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他對嬌嬌討厭，便也連帶的對小彩失去好感，有幾次，小彩對他說話，他都是愛理不理的樣子。

嬌嬌帶著錢一串與小五子，四人出了城，沿著城邊往南行，越走越令錢一串吃驚。

有幾次小五子想開口，錢一串立刻用手指住他的小嘴巴，且低聲叱道：「你若亂開口，我就割了你的舌頭。」

小五子當然看得出錢一串是眞的在生氣。

錢一串祇要生氣，鼻子就會聳動。

現在，他的鼻子就在不停的聳動，小五子不開口，他還是在聳動不已！

遠處的竹林子裡，有一座廟。老君廟。

錢一串不明白，嬌嬌這騷娘們，怎麼會把他帶來這座老君廟。

小五子就是覺得奇怪，羅大叔與白阿姨就是在這座老君廟住著。

小五子幾次開口要說的話，就是要說「他們就住在這座老君廟」，卻被錢一串堵住他的嘴。

走在前面的嬌嬌，這時候回頭俏笑道：「錢一串，你知道驪山之上的老君廟吧？」

錢一串道：「沒去過，聽說過！」

嬌嬌笑笑，道：「西京城外的老君廟，是老君爺的行館，他老人家怕西京的人遠路跋涉走上驪山，這才在此又建了這座行館，無非是給人以方便。」

錢一串道：「你帶我來就是說這些話？你要我見的是什麼人？」

嬌嬌已來到老君廟門口，聞言笑道：「我是要給你一個驚喜，其實嘛，嘻……」

錢一串道：「別對我抛媚眼浪笑，有話快說。」

嬌嬌指著老君廟內，笑道：「我是要你去見老軍爺呀，難道你不幹？」

錢一串冷笑道：「你開什麼玩笑？」

如果換個地方，必然大吃一驚，更會全身戒備，準備一拚。

但在此地，他卻又篤定得很，因爲老君廟內正住著羅老大與白爾艷，說不定「大頭鬼」包藍他們四個也趕到了。

嬌嬌淺淺的彎腰一笑，道：「雖然是個玩笑，卻一定會令你高興，走，進去你就知道了！」

嬌嬌當先走進去，她一直走入老君殿，伸手拈香！

她燃起一把香遞給小彩，這光景令錢一串與小五子吃一驚！

錢一串道：「你要幹什麼？」

嬌嬌笑道：「兩件事情一齊辦。」

錢一串道：「那兩件事情？又怎麼一齊辦？」

嬌嬌指著小彩，道：「我把小彩拜在你的門下，她認你當乾老子，你幹不幹？」

錢一串楞然不知以對！

小彩果然拜下去，他雖然面對老君爺，卻開口道：「錢爹爹！」

嬌嬌已哈哈大笑道：「聽聽，多好聽，多悅耳！」

小彩連叩三個頭，錢一串才吭出聲，道：「嬌嬌，你這是什麼意思？」

嬌嬌幾乎笑彎了腰……

錢一串卻氣得直瞪眼，道：「爲什麼要我當他的乾老子？你弄什麼鬼？」

嬌嬌收起笑，十分認眞的道：「因爲你姓錢，難道你忘了我最愛錢？所以也要小彩找個姓錢的當乾老子，往後她就不愁沒有錢花了，哈……」

錢一串怒道：「姓錢的人不定都有錢！」

嬌嬌道：「但你錢一串不同，你的錢就如同你的名字，是一串一串的花不完，惡人洞我雖然未進去過，但我卻相信你在那裡放了不少財寶！」

錢一串冷笑道：「眞是邪氣至極。」

嬌嬌道：「貓兒不嫌魚腥，你生受了吧！」

小彩又站起來，走近錢一串，她乖巧的叫了一聲：「乾爹！」

這一聲「乾爹」，充滿了赤子之心，純眞無邪的呼喚，那種溫暖到心窩的叫聲，多麼令人打自心眼裡高興，錢一串再是鐵石心腸，他也不得不伸手抱起小彩！

錢一串心中正充滿了矛盾。

那是令他說不出的矛盾。

一個人的心中有了矛盾，也是一種痛苦。

錢一串就有這種感受。

當年因爲小彩的爹南英，逼得七惡八邪躲得遠遠的不敢出現江湖。

如今他卻抱著「刀公子」南英的女兒，而且又是這女娃的乾爹，這算什麼？

直直的看著小彩，錢一串不由得叫道：「乖，乖女兒。」

嬌嬌已笑呵呵的道：「錢一串，你收了小彩做乾女兒，我問你，你拿什麼做見面禮呀？」

錢一串立刻放下小彩，他雙手在身上摸了一陣子，身上除了一把閃亮尖刀之外，就祇有羅老大給他的幾錠銀子，那是叫他與小五子二人盡情在西京花用的。

錢一串攤開雙手，道：「我沒有帶什麼值錢的東西，小彩，乾老子沒想到會收你這麼個可愛的乾女兒。」

嬌嬌一把搶過錢一串的銀子，全部塞給小彩，笑道：「銀子雖然不多，但聊勝於無，收下吧！」

小彩不敢違拗，便把銀子塞入懷裡。

錢一串道：「你把我的銀子全拿走了，我與小五子喝西北風？」

嬌嬌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過不了多久，你又拿滿袋的銀子，因爲你是江湖上三隻手的老祖宗，你是『八隻手』，哈……」

錢一串立刻明白，這個女人眞的愛錢愛得無所不用其極了。

爲了這幾錠銀子，她會動腦筋叫小彩對自己認乾爹，如果有一天小彩長大了，她更會把她當成搖錢樹。

嬌嬌拉著小彩往外走，錢一串急忙道：「你去那兒？」

嬌嬌笑道：「當然是進城吃酒去。」

錢一串道：「我們怎麼辦？」

嬌嬌笑笑，且伸手摸摸小五子的頭，道：「本想今日替你們在老君爺面前先訂個婚，可是你的錢叔身上光溜溜，一件訂婚的寶貝也沒有，很令我失望，這訂婚之事，也祇有以後再提了！」

她已走到廟門外，但忽又回過身來對小五子笑道：「小五子，你放心，小彩長大了一定嫁給你，哈……」

嬌嬌走出老君廟，錢一串大聲吼道：「你不能叫我二人餓肚子呀，死要錢！」

嬌嬌回頭俏聲道：「小南門有家酒樓叫望月樓，我們在那兒吃酒，你若有意思，就快快的趕來一齊吃！」

嬌嬌吃吃笑，又道：「我希望有男士替我付賬！」

嬌嬌與小彩匆匆的走了……

身後面，錢一串破口大罵，道：「你娘的，可惡！」

「她不是可惡，是你糊塗。」

羅老大的聲音。

白爾艷也來了。

其實他們早就來了，祇是躲著沒出來。

嬌嬌幾人尚未進入老君殿，羅老大與白爾艷便知道了。

如果嬌嬌往後面找人，她一定會失望，因爲羅老大與白爾艷已躲在廟牆外。

羅老大走近錢一串，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們午間回來的時候，就已經被那騷娘們盯上了。」

錢一串道：「你是說這女人故意來此地？」

羅老大笑道：「一點也不錯，你以爲她會看中你懷中的幾兩銀子？」

白爾艷接道：「他是想發覺我們的落脚地方，更想知道我們來了幾個人！」

錢一串咬牙道：「剛才爲什麼放了那女人？」

羅老大嘿嘿笑道：「我們不是來殺她的，我們的目的是那批寶物，當然，我們也贊成那女娃將來嫁給小五爲妻，剛才我偸看了小彩一眼，女娃兒長得眞不錯。」

小五子突然道：「我倒希望殺了那婆娘！」

羅老大一把抓住小五子，就好像捉住一條泥鰍，怕這泥鰍再跑掉一樣，沉聲道：「你怎麼想把這女人殺掉？」

小五子也吃一驚，他知道自己說溜了嘴。

小五子眨著一雙失神的眼，恨恨的道：「因爲……因爲她騙走了我們的銀子，害得我不能在城裡好好玩。」

哈哈一聲笑，羅老大鬆開手，且又自懷中摸出一把銀錠，對錢一串道：「動動腦筋，別再上那女人的當，好好帶小五子去大吃一頓。」

錢一串道：「我離那女人遠遠的。」

小五子又笑了，他又可以看到小彩了，因爲，羅老大對錢一串交代，要他暗中去盯著嬌嬌。

羅老大的話不錯，要想不被那人盯牢，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盯住那人。

錢一串這回是第三次進城。

這時候已是日頭偏西，午後的西京更熱鬧，這是白爾艷對小五子說的話。

此刻，錢一串帶著小五子又走出老君廟，他們沿著城外的大道走著。

小五子還是那麼有精神，他邊走邊跳，拍手歡笑，一付童稚赤子心的樣子。

就在這時候，忽聞遠處傳來「吱吱扭扭」聲。

有人推著雞公車過來了。

雞公車是推進城的，錢一串一聽便知道。

* * *

不錯，遠處正有一輛雞公車推向長安城。

推車的扭著屁股推，拉車的翹著屁股拉。

兩個人把那輛雞公車推得如飛一般的往前馳，遠遠望過去，就好像飛一般的快。

雞公車上坐著一個人，那是個受傷極重的人。

初時錢一串還不以爲怪。

因爲條條大路通長安，一輛雞公車推進城，那原本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當雙方快要接近。

小五子已尖聲叫起來：「是他們！」

錢一串道：「你說什麼？」

小五子指著雞公車，道：「是那個中毒受傷的石成玉，錢叔，他沒死！」

錢一串道：「那兩個推車的沒有死，才令我奇怪呢！」

錢一串也看清楚了。

不錯，正是在來福鎮外遇見的兩個推車的，兩個人本來是要推回車子再裝上兩袋糧食回去的，但卻遇上了受傷極重、中毒也極深的「大漠黃風」石成玉。

二人經不住石成玉的要求，更氣羅老大與小五子整了他們的冤枉，於是，狠下心便決定送石成玉進長安。

那「大漠黃風」石成玉也答應二人，如果送他到總督府，每個人賞銀一百兩。

兩個大漢想一想，一百兩銀子不算少，那年頭，累上三年也賺不了這個數目。

更何況他二人一心要報仇，尤其是兩個大人被一個娃兒戲弄得幾乎丟了命。

現在，那個娃兒又出現了。

小五子笑嘻嘻的站在路中央，他望著推車的直發笑。

推車的眼看就要進長安城了，心中正自一陣陣掩不住的高興，忽然間斜刺裡又冒出小五子來。

太離譜了，怎會在這兒又碰上這要命的小東西。

兩個大漢張口說不出話來。

車上的「大漠黃風」石成玉已冷冷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們眞的潛來長安城了。」

他本是中了毒又受了傷，但這一路的休養，他幾乎就快好了。

錢一串橫著肩頭冷冷道：「石大俠，你的命可眞是夠大的了！」

石成玉道：「來福鎮外沒有死，長安城我更不會死，姓錢的，你應該認識這裡是什麼地方？」

兩個大漢立刻退到車子另一

面。

小五子銜著二人伸舌頭，扮鬼臉！

錢一串哈哈笑道：「石大俠，你不覺得你活在這世上會妨礙別人的生存？」

石成玉道：「這話應該由石某來說，姓錢的，這世界何豈之大，但你們七惡八邪，卻能把江湖攪和得雞飛狗跳，人不得安寧！」

錢一串嘿嘿笑道：「眞是過獎了，石大俠，你的話令錢大爺樂陶陶。」

石成玉道：「小心樂極生悲。」

錢一串收起笑臉，道：「是嗎？樂極如果眞的生悲，那麼生悲的人就是你石大俠！」

石成玉已下車來了！

他好像還能走路的樣子，那模樣立刻使錢一串想起來福鎭外，石成玉在逃走時候如刮起一陣黃風似的，幾乎令人難以想像人還能跑得比風還快的！

錢一串暗中下定決心，他絕不會再讓姓石的跑掉。

不錯，石成玉如果進入總督府，他們的計劃就會受到極大的衝擊，說不定那批寶物就會改期運送了。

錢一串吃吃冷笑道：「因爲你在將要進入長安城的時候，心情一定是愉快的，而且是非常愉快的，是嗎？」

「大漠黃風」石成玉咬牙咯咯響，道：「不錯，石某是如此的愉快，而且也肯定我會把你們七惡重現江湖之事，帶向總督大人，一定……」

錢一串笑笑，道：「所以我以爲你石大俠才是樂極生悲的人。」

石成玉道：「你想在這長安城外的通衢大道上與石某人動手嗎？」

錢一串嘿嘿笑道：「如有必要，便黃帝老兒的金鑾殿上，老子照樣的動手不誤。」

他的話聲甫落，腿裡的短刀已握在手中！

石成玉「哈」的一聲拔出他那把窄刃長刀來！

錢一串沉聲對小五子道：「小五子！」

小五子立刻應道：「錢叔請吩咐。」

錢一串道：「那兩個多事的傢伙賜給你了！」

小五子立刻笑道：「小五子照單全收了，哈……」

小五子眞的變成了惡人！

他甚至比七惡還令人討厭！

至少那兩個大漢就是那麼討厭他！

推車的兩個大漢打從心眼裡討厭小五子，他們想不通，一個小孩子會學得如此壞，壞得叫人可恨。

小五子吃吃笑著向兩個大漢走過去，他攤開雙手，表示自己手上並沒有拿東西，尤其是兵刃。

兩個大漢對望一眼，卻仍然後退一步，其中一個大漢沉聲道：「小鬼，你想幹什麼？」

小五子笑容滿面的道：「我想知道你們要把那個受傷的送到什麼地方？」

大漢冷冷道：「說出來一定嚇你一跳，我們是送他去總督府，小鬼，你知不知道總督府？」

吃吃笑著，小五子道：「別的地方不知道，總督府我最清楚，因爲我曾去過！」

另一漢子一翻眼，吼道：「小小年紀也會吹牛，你敢去總督府？老子就敢上金鑾殿。」

兩個大漢一怔間，小五子忽然彈身而上，那模樣就像一隻頑皮的猴子往身上跳。

兩個大漢見小五子空著雙手撲上身，不由大怒，其中一人張開雙臂迎過去。

另一漢子已握緊雙拳要揍人。

小五子果然撲進那漢子的懷裡，他也被對方緊緊的抱住，抱得他啊的一聲。

「唔！」

大漢發出沉悶的聲音，他的雙目幾乎弩出眼眶來。

小五子肘頂大漢的臂，轉頭對揮拳打來的另一大漢露齒一笑。

便在這時候，抱住小五子的大漢也已鬆開雙手。

他鬆開的雙手卻改捂住自己的肚皮。

這時候揮拳的大漢才發覺苗頭不對，小五子手中握著一把短刀，刀在滴血。

大漢的拳頭尚未打下來，忙不迭去扶受傷大漢。

小五子笑道：「肚子被捅個大洞，我看他八成是活不了啦！」

大漢怒目逼視小五子，咬牙切齒的放下大漢，他掄動雙拳，吼聲如雷，道：「打死你這小狗操的！」

小五子不怒反笑，他站在原地不動的等著大漢撲過來，他手中的刀又不見了，不知他把刀藏在什麼地方。

這也是羅老大平日裡教他的。

羅老大曾說：「一個面對敵人的人，如果先把兵刃亮在手上，就會令敵人提高警覺，別以爲那會嚇倒敵人，其實反令敵人有所防備。」

小五子就是學羅老大的，他從不把刀子拿在手上。

他果然殺了那漢子。

小五子的短刀上有血，但短刀一轉眼不見了。

忿怒的大漢向他撲擊過來，他

不躲閃，就好像一個小孩子，等著大人來修理他似的，眨著一雙天眞無邪的雙眼，露出一份木訥的樣子。

那大漢大步跨向小五子面前，掄動拳頭便打。

忽然間，小五子矮下身子，祇見他雙肘在地上力頂，身子已自大漢的胯下溜向大漢的身後，小五子的身子剛挺起，便見一縷鮮血自大漢的胯下標濺出來，好一聲怪叫厲吼！大漢仰面望天，左跨右橫的倒在地上，他戟指小五子咒罵道：「你個小狗操，你……不得好死……」

小五子嗤之以鼻的冷冷道：「你也不見得死得舒坦！」

兩個大漢翻滾在路邊，又痛滾到高粱地裡，終於無聲無息的死了。

小五子站在路邊上，他仔細的看著錢一串與石成玉二人搏鬥，他好像剛才殺了兩隻雞般的輕鬆。

就這麼一陣工夫，兩個人俱都冒出汗水來。

小五子心中明白，自己剛才殺的兩個人都不會武功，如果來對付這披黃披風的人，他大概死路一條。

兩個大漢的哀叫，並未引來石成玉的關切與注意。

他不是不關心二人的死活，而是與他交手過招的敵人太强悍，錢一串實非等閒之輩，能躋身於江湖七惡之列，就是一流高手。

石成玉既有傷在身，他必須專心對敵。

錢一串早就知道，憑小五子的機智與武功，對付兩個不會武功的漢子，他應該手到擒來，否則，小五子就不配是七惡的接棒之人。

小五子沒有令錢一串失望，而且出手意料的快，當兩個大漢先後發出哀嗥，錢一串已咧嘴笑了。

到了這時候，「大漠黃風」石成玉也已盡出所學，三尺窄刃彎刀，帶起强勁的力道，幻化出層層赤光，冷焰流閃中，也已囊括了方圓兩丈之地。

不錯，他的成名刀法「屠龍七十二殺」，全部施展出來了，因爲他明白，這是一場生死之鬥。

暴退旋騰，閃掠疾走，錢一串笑道：「厲害！」

石成玉猝向橫掠，反劈殺，「咻」聲飄起，人便往上升起，擄掠之下，又是四式二十四刀，祇見勁風如削，刃芒成片，端的凌厲狠猛。

錢一串的動作閃掣如電，倏忽游走騰掠，短刀呼嘯飛削如電中進出穿迴，刹那間便完全躲開對方的一掄狂殺。

冷叱一聲，石成玉的身法又變，他以極快的併肘旋刀，交織成一片不大但卻堅固的刃牆，猛往敵人推去。

而錢一串卻突然一聲冷笑，以同樣的短刀截殺封扼。

錢一串的短刀正符合短殺，雙方旋轉似螺，刃鋒濺露的光芒便也似寶塔狀般往空推展。

刹那間又是十五招過去。

忽然倒翻身，石成玉迅速甩掉大黃披風。

錢一串皮笑肉不動的道：「怎麼著，脫了衣裳幹？」

石成玉沉聲道：「至死方休！」

錢一串冷冷道：「你心裡明白，我絕對不會讓一張會說話的嘴巴走進總督府的。」

石成玉大吼一聲：「殺！」

三尺窄刃刀灑出一片凌厲無匹的極光，猛古丁往對方頭頂落去。

錢一串短刀橫撥，斜著身子往左跨！

便在這時候，忽見石成玉騰空而起，一個身法之後，便往小五子站的地方躍過去！

小五子站在錢一串的右方，他怎麼會想得到姓石的往他殺過來？

石成玉可不比那兩個漢子好應付，小五子心中最清楚不過。

頭頂上的刀聲如嘯，小五子就不知道如何去應付，他實在沒有應付的力量。

不等頭上刀落下，小五子一招「巨蟒歸洞」，身子便貼著地面滑出一丈遠！

他也祇能滑出一丈遠，如果是白爾艷，便可以滑出三丈外，因爲這是白爾艷的「蛇行功」絕招之一。

刃鋒在小五子的頭頂半尺處削過，石成玉卻在小五子躲過他的一刀之後，便立刻拔腿急奔。

他的企圖，就在他這一奔中流露出來，他要施展如黃風般的飛行術，奔向長安城了！

小五子在閃匐中，習慣的又取出他的短刀。

他總是叫敵人不知道他身上帶著刀。

當他看到石成玉砍來一刀之後，不由得甩手打出手中短刀！

這是他的本能，也是他唯一能做的，因爲他清楚，憑自己的力量，休想追得上姓石的。

果然，他的短刀發生了作用。

短刀打中石成玉的背，但聞石成玉「啪吒」一聲落下地，便見他反手拔出背上中的短刀，惡狠狠的怒視著小五子。

於是，錢一串迎上來了。

「幹得好，小五子！」錢一串大加讚揚。

小五子道：「誰叫他拿刀欺侮我一個小孩子？」

（未完·十五）

小子統吃

上文提要：小子艾慈殺傷了崔家二虎之後，帶着他們在雙龍坡的雙龍廟等，勞克則拿了二虎的鬼頭刀到平鄉報訊。崔家大總管「鐵掌」尉遲明借取點心之際，欲暗襲小子沒得逞反傷上加傷。崔家二虎的老婆帶了五萬兩銀票來贖人，小子才放六人走，但崔家副總管巴大雄不服氣，連主子之話都不聽，決心留下來獨鬥小子……

艾慈為盜育孤兒　憨漢感動放屠刀

艾慈搖搖頭，道：「對於你這種窮客戶，娘的，我還眞的興趣缺乏，陪你玩上一陣子，一根毛也撈不到，唉！」

巴大雄暴吼一聲，道：「老子興趣正濃哩！」

厚背大砍刀出手了，刀芒中撩起了一陣狂飆勁道之足，下手之猛，簡直是無與倫比。

艾慈甩肩彈腿，暴閃在刀芒之外，利刀已拔在手中。

巴大雄一刀掃空，立即身隨刀轉，反手一刀上撩，鋒刄劃空而起，眼看着刀口就要掃中艾慈了。

忽地一個拔空掠起，艾慈如同蒼鷹盤在頭上空盤旋，利刀却不立即下殺手，身子往側掠，一下子掠到巴大雄的身後面，他的利刀出手了。巴大雄忽然不見敵人，他掄刀向後殺，口中發出獅吼。

一刀落空。巴大雄火大了。

他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後一刀，刀刀都有着裂帛聲，這要是被他砍中了，立刻分成兩個「半」人。

艾慈就在巴大雄的旋殺中，貼身緊靠巴大雄背後，看上去就好像是合二為一了。

巴大雄身長個子大，艾慈貼在他的背後旋，他只要雙肘一變動，艾慈便知道他是要往左還是右面轉。

勞克看得哈哈笑，不由搔着鼻頭笑道：「好小子，你這招如影隨形眞絕妙，比你師父的還要好。」

巴大雄的個頭大，動作比常人慢半拍，一連七個旋身之後，巴大雄的厚背砍刀突然倒抓，正準備自脅下朝後撩。

突然，自己的肩頭一緊，頭頂上冷風打旋，不由沉聲吼叫，舉首望過去，只見艾慈早已落在兩丈外，狀至悠閒的衝着他笑。

巴大雄抱刀又砍。

艾慈又閃在三丈外。

巴大雄氣唬唬地道：「王八蛋，你為什麼東躲西藏？你怕了是不是？你怕同巴大爺正面對殺呀！」

「怕個屁！」

勞克走過來，又道：「儍大個子，你以為你自己是天上的吳剛還是華佗下凡塵？容我老人家說一句你聽不進去又嚥不下去的話，他若眞的要你的命，十個的你也早早已躺下了，你信是不信？」

巴大雄雙手抱刀氣唬唬地道：「我不信，絕對不信！」

勞克搖頭道：「你要如何才相信？」

巴大雄咬咬牙，道：「把老子放倒在這廟前面。」

於是，艾慈笑了。

他笑嘻嘻地對勞克說道：「老爺子，哀莫大於心死，我看他也艮心喪盡，無藥可救了呀！」

勞克急急搖手道：「小子，你以為要拉扯一個人上道，是件容易的事？那要花上很大功夫的。」

艾慈的心中難決定，他的嘴角在牽動着。

突然，厚背砍刀夾着窒人的冷焰，猝然殺了過來，那氣勢與威力，就算是一頭牛，也會被攔腰斬斷的。

然而，艾慈雙目炯然，口裡喝道：「那就叫你躺下吧！」

巴大雄的砍刀就在艾慈的眼皮半寸處閃過，艾慈已不等巴大雄回刀殺，鬼魅似的晃到巴大雄的右後方。

太快了，艾慈的刀口向上，刀背已狠狠的砸過去，同時雙腳交互踢在巴大雄的「陰谷」上。

只聽「噗！」一聲，巴大雄先是雙膝跪地，艾慈的刀背已狠狠敲在他的雙肩上。

撲地後一個大翻身，巴大雄慘然一笑。

艾慈收刀搖搖頭，道：「娘的，侍候你小子這幾手，全都是吃飽了沒事幹——撐的。」

巴大雄挺腰坐在地，雙目噴火厲吼道：「黑桃愛司，你小子還在等什麼？老子的人頭等你來摘了。」

「哦呸！」艾慈叱道：「眞是一頭狗熊。」

巴大雄大手拍着自己的胸口，道：「你不動手，老子代勞了，娘的，需要銀子沒有，老命一條，你小子是要人頭？還是我的這顆心？」

勞克一邊道：「你說說看？」

巴大雄一咬牙，道：「就送你一顆心吧！」

他反手又握刀，刀尖指向自己胸口。

不料，面前人影一閃，冷風拂面，巴大雄的「曲池」一麻，失去握刀力道，大砍刀已落在地上。

巴大雄暴吼，道：「老頭子，你幹甚麼？」

勞克劈手一個大嘴巴，叱道：「他娘的，你這叫『老公向孫子叩頭——豈有此理！』江湖上混的大男人，你怎麼不知道屎香屁臭，老夫問你，你的命是誰給你的？是崔家四虎嗎？糊塗蛋，那是你父母給你的呀！」

巴大雄怒道：「老子為崔家堡兩肋插刀，死在義字上，你才是糊塗蛋！」

「哦呸！」

勞克的指頭點在巴大雄的腦門上，叱道：「你小子懂個屁的『義』字，有道是艮禽擇木而棲，平鄉崔家堡是幹甚麼買賣的，難道你不知道？他們遠地打劫，近處豪奪，昧着艮心在道上黑吃黑，而你還要把那轟轟烈烈的『義』字捧送給崔家四虎，為他們兩肋插刀，娘的，他們分了你什麼好處？而使你這般如此為他們賣命？」

巴大雄道：「就算打劫豪奪，也得靠本事呀！」

勞克怒聲道：「可眞有你的，儍大個子，你也厚着面皮說此話，我問你，皇帝老子可打不過你，你為何不打跑皇帝自己幹？」

巴大雄一怔，呆住了。

勞克又說道：「憑你這身骨架，為什麼不去走正道，轟轟烈烈的大事你不去幹，却跟着崔家四虎幹強盜，你呀你，眞不是東西！」

巴大雄忽然仰天大笑，幾乎笑出了淚水來。

只見他指頭點着艾慈和勞克，道：「就是你們兩個呀，一個盜氣正濃，一個又是偷味十足，一個是強索豪奪帶敲詐，另一個暗中揮動三隻手，我的老頭兒，你們何不瞧瞧自己是個什麼德性，也敢在巴爺面前厚顏無恥、大言不慚的說道理論艮心，我操，說句龍王爺也要點頭的話，我巴某人還能為我的主子粉身碎骨，你們能嗎？」

勞克望望艾慈一眼，笑道：「這小子也有幾分道理，這就叫『己不正焉能正人』，我看這碼子事還眞不容易解釋了。」

艾慈冷冷的向巴大雄道：「如果有一天，你發覺我二人盜非盜，偷非偷，你當如何說詞？」

巴大雄大眼一翻，道：「什麼盜非盜偷非偷，還他娘的霧非霧花非花哩！你身上那五萬兩銀子，加上我們四堡主那三斤三的首飾，難道不是絕佳的證據？」

艾慈一咬牙，道：「勞大叔，你帶小娟先上路，反正是一條官道通洛陽，也許幾個時辰後，我就會快馬追上你們的。」

勞克道：「你要幹什麼？」

艾慈一咬牙，道：「我要再給他一次機會，當然，我利用這機會叫這大個子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他若眞的冥頑不靈，那他就是一頭狠。」

頓了頓，他又沉聲地對坐在地上的巴大雄吼道：「你給我站起來，老子帶你去一個地方。」

勞克急道：「你要帶他去那裡？別衝動呀，小子！」

艾慈一笑，當先騎馬往夜暗中馳去。

巴大雄也一瘸一瘸的爬上馬背，一句話不說就跟上去了。

他要看看，前面的小子到底要幹什麼。

因為他不相信，艾慈會做出什麼好事情來。

勞克搖搖頭，與白小娟也離開

了這雙龍坡，他們往東那條官道緩緩而行，希望艾慈快點趕上來。

* * *

艾慈一馬當先。

他領着滿頭霧水的巴大雄，雙騎翻山越嶺，跨溪穿林，時而山勢陡起，像壁立，像刀削，馳馬在溝壑小道，山川自相輝映，晨間看去，平添幾許詩意。

這時候，艾慈不會唱出詩來，就連梆子腔也唱不出口。

他想到三官廟，這幾個月裡，他把許多孤兒送上三官廟，他的那百口人每天張着嘴等吃喝。

繞過一道高山，艾慈挺胸在馬背上，以手勢阻住巴大雄，臉色凝重地道：「巴大雄，有句話在進此山之前我要問清楚。」

巴大雄有些兒惱怒，冷冷地道：「娘的，你小子把老子引到這荒山裡來，究竟想要幹什麼？」

艾慈雙目精光凜然，道：「衆生好渡人難渡，只渡衆生不渡人，對你姓巴的，我還眞的不信邪，所以我才帶你來，老實說，這地方我少帶人來，你是第一個，你發個誓，當你知道以後，絕不傳言第三者。」

巴大雄濃眉打結，道：「黑桃愛司，你在弄什麼玄虛，你先說清楚。」

艾慈直視巴大雄，道：「起個毒誓，我就帶你去看，否則你滾，滾得遠遠的，就算你再回平鄉崔家堡爲虎作倀，也隨你小子去吧！」

巴大雄迷惘了。

他甚至在疑惑自己的耳朵。

然而，好奇心的驅使與不信邪的念頭，迫使他不走了，他非弄明白不可。

於是，他緩緩的下了馬。

只見他神色莊嚴的面對東山頭上冒出的太陽，道：「我若看了黑桃愛司的秘密，再傳第三者知道，上天有眼，巴大雄黃土蓋面，曝屍荒野。」

艾慈哈哈一笑，道：「好！信天起誓，足證你良心未泯，巴兄上馬吧！」

巴大雄一楞，一股鑽心而又說不出口的暖流透入體內，而直逼心頭。

他沒開口，上馬跟緊艾慈往山中行。

不過三里遠，突然傳來悠揚的鐘聲。

艾慈聽了精神一振。

巴大雄聽了却吃一驚。

山陰道上，艾慈的馬習慣似的登上一個斜坡小道，一叢松林中，艾慈指着半山腰，道：「你看，那一片櫛比相連的禪院，就是三官廟，也是我帶你去的地方，目的只有一個，證明我是如何的兩袖清風而一文不名且又可憐兮兮的過着苦日子。」

二人把坐騎拴在山溪邊，立刻拾級而上。

突然，就在二人登上禪院大門的時候，三四十個十來歲的娃兒已自側門奔過來，一個個嘻嘻哈哈的歡叫着，直往艾慈圍過來。

艾慈張開雙臂哈哈笑。

這時已有幾個五六歲大的娃兒往他的身上跳，尖聲叫，摟住他的脖子親熱個沒完沒了，就好像他們多年不見的親哥哥回來了。

巴大雄更加吃驚了。

他張口結舌却沒說半句話。

片刻，只見廟後又跑來了四五十個娃兒，一時廟前的廣場擠滿了人。

這百名的娃兒清一色的藍布衫，頭上還戴着瓜皮小帽子，一個個的臉色紅嘟嘟，大概吃的都是白麪大饅頭，可不像艾慈那時候盡是窩窩頭。

有一位白髯飄胸的老僧跟着走了出來，法了和尚已在廟門內叫：「艾慈！艾慈回來了囉！」

放下孩子，艾慈迎上前去抱了抱拳，道：「老師父，艾慈打擾你的清修，眞是罪過呀！」

一層層的額紋重疊，智慧禪師稽首道：「艾慈，孩子們都希望你常回來，三官廟自從你離開之後，如今的日子改善了很多，這全是你的功勞，眞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是那麼菩薩心腸，老衲修道五十年，尚不及你的一片慈悲心懷，快！進去吃飯吧。」

忽然，法了和尚的手一揮，一羣孩子們齊聲叫道：「艾慈哥哥好！艾慈哥哥要常常來看我們喲！」

那聲音充滿了童稚與無邪，誰也會看得出孩子們是那麼的純潔與興奮，純眞而又不虛僞。

艾慈每一次回來，就是想與孩子們多多接觸，畢竟他也是在此地住了兩年，不覺中他的淚水流了出來。

這些孩子們的不幸，也正是自己的寫照，他唯有多弄些銀子，在這荒年裡，帶給孩子們生存下去的保障。

他當即掏出五萬兩銀票，雙手遞給智慧禪師，道：「山上冷得早，大師費心照顧這麼多娃兒，也夠辛苦的，今年多爲每人加添棉衣被子，孩子們不能受飢寒，老禪師，你就多費心了，這裡是五萬兩銀票，三萬兩留在三官廟，兩萬兩送到上心院，那兒的女娃兒們也需要。」

智慧禪師接過銀票，他哈哈笑道：「你如此急着安排，難道就要走了？」

幾個孩子已叫了起來：「進去吃飯吧。」

「艾哥哥要住幾天？」

突然，巴大雄伸出個大巴掌，抹着臉上無法控制的淚水，抖着雙肩對娃兒們道：「娃兒們，你們的艾哥哥有要緊的事，他得馬上就走，我叫巴大雄，巴大個子，打從今天起，你們就叫我大個子，我同你們一起住，好不好？」

艾慈驚道：「你想留下來？」

巴大雄噗一聲跪在地上，滿臉愧色地道：「看來我雖長得個頭高，與你艾兄弟一比我又矮了大半截，如果我再走出山，這種善事我非傳揚不可，所以我要留下來。」

他衝着智慧禪師作個揖，道：「巴大雄家在洛陽南，自小流落在外鄉，比起來，我與這娃兒們一個樣，我不走了，要住在你的三官廟。」

智慧禪師點點頭，道：「你們才眞正是俠義中的俠義人物，孩子們遇上了二位，他們有福了。」

艾慈對巴大雄道：「巴大雄，七尺大漢不能在孩子面前說瞎話，你既然願意留下來，你放心，我絕不會說出你在此地，但願下次回來能看到你。」

艾慈轉而對一羣孩子們笑道：「小兄弟們，艾哥哥這回要替你們弄多一點吃喝穿戴的，只等銀子弄足，我們就在一起過太平日子了。」

他同孩子們打過招呼，又對智慧禪師施禮。

想起爲了馬麻子的事，大師父送自己一把利刀，他要自己下山去，不料又遇上勞大叔，這一切怎的這麼巧？

但聞智慧禪師道：「我佛天心明鏡，艾小施主，你一路平安。」

巴大雄雙手抱拳，道：「艾兄弟好走。」

他走近艾慈身邊，又道：「山下那匹馬，艾兄弟你帶走吧！」

艾慈笑笑道：「知今是而昨非者，君子也，我與勞大叔看準你是個憨厚的人，這裡的孩子你多費心了。」

「艾兄弟放心，錯不了的。」

人的思想轉變，往往在一念之間。

巴大雄自恃神勇，又是崔家堡副總管，啃吃一方，不可一世，他幾曾想到，與「黑桃愛司」一比，發覺自己本身竟然是個微不足道的人。

站在禪院的大門口，遙望着遠去的艾慈，巴大雄四周的百名娃兒，還揮動着可愛的小手，有的臉蛋兒還掛着淚水。

他們小小的心靈裡都知道，艾哥哥的命就是他們的命，艾哥哥如果不幸，他們也就悽慘了。

法了——這位年輕的和尚，臉皮上一片僵硬，他心中有個疙瘩。因爲艾慈答應敎他武功的，但他却突然下山了。

* * *

艾慈跨馬奔出了山谷，折騰了一個晚上也眞是累人的，他不知勞大叔與白小娟現在到了什麼地方？

一路急急追趕。

熊耳大山南面，山勢陡峻，望之高不可攀。

就在他剛剛越過一條山溪不到半里的地方，突聞得前面傳來喊殺之聲，中間還夾雜着女子的驚叫聲。

那聲音極爲淒厲可怖，令人毛骨悚然。

艾慈拍馬疾馳，他有着不祥的預感，會不會……

一馬衝到斜坡上，艾慈不由目眥欲裂。

就在一棵大樹下面，勞克的臉色灰白，滿臉是汗珠子，白小娟背貼大樹，站在勞克的身後邊。

不！應該說是她躲在勞克的身後面。

十幾個兇神惡煞，正揮刀向二人狂砍不休。

艾慈心中明白，勞克是爲了白小娟才那麼拚老命的死守在那棵大樹邊，只求有個自保而已。

蹄聲把幾個大漢引過去，迎着艾慈舉刀砍，口中還在咒罵：「娘的，一人弄來兩匹馬，錢包一定有幾個，先剁了你小子再說！」

艾慈飛身離鞍而起，半空中一個空心觔斗，利刀已拔在手中，只見他落地便撒出一片光芒。

於是，三聲狂喊滙聚成一聲淒厲的喊叫，血雨濺起中，迎面三個大漢已開膛破肚，當場死在地上。

後面跟來的猛一怔，早被艾慈掄刀刺倒在地。

就這麼一照面，大樹下的十個怒漢被震住了。

只見有個血盆大口的奇高大漢，雙手抱着大砍刀，斜着上身迎過來，口中咒罵道：「那裡來的小王八，跑來攪和稀泥巴，難道不知我……」

他的話說一半，艾慈已捲到他面前。

他連正眼也不多看，只那麼一聲冷笑間，便已錯身閃過大漢的右側邊，他的人尚未走出一丈遠，那大漢口中吸着大氣，直哆嗦，道：「你……你……」

「咚！」

大漢倒在地上了。

只見他眼珠子圓睜着，死不瞑目的就那麼挺在石頭邊。

十來個大漢一看這光景，也不再圍殺勞克了，發一聲喊：「扯

呼!」

一個個猛往山裡鑽，樣子就像比賽爬高山。

然而，誰也沒有艾慈爬得快。因爲，誰也沒有逃過艾慈手上那把利刀，一個個大概都死了。

勞克拋下手裏的刀，他喝醉酒似的一屁股坐在樹根上。

白小娟的衣衫有幾處破爛不堪，她的臉色好蒼白，怵目驚心，望着走過來的艾慈，掩面哭了起來。

艾慈拍拍白小娟，道：「沒事了，上路吧!」

勞克坐在地上翻白眼，伸出衣袖抹着汗，道：「小子，你要是再不來，我老人家要完蛋了。」

艾慈道：「勞大叔，眞抱歉，還好我趕得快。」

一面自馬鞍上解下了包裏來，走到大樹下將它打開，把點心遞給勞克幾個，道：「吃些吧，大家先墊一墊。」

勞克喘過氣來，才憤憤地罵道：「他娘的，這兒怎麼會冒出這麼一批打劫的，倒他媽八輩子的楣。」

笑笑，艾慈道：「快吃吧，中午趕到飛雁嶺。」

勞克塞了一口桂花棗泥糕，一邊嚼着一邊道：「我老人家正是要趕到飛雁嶺下孫二娘開的飯館等候你的，可好……」

他嚥下了滿滿的一口，又道：「初時老夫還亮了俠盜神偸的招牌，小子，你猜猜，他們是怎麼說的?」

艾慈雙眉一揚道：「怎麼說?」

「他們說，咱們既然又偸又盜，那是同行，我當時一高興，衝着這十幾個大漢揮揮手，準備說再見……」

只見他咬了一口糕餅，又道：「突然，他們一羣人一哄而上，又是拉馬的又是拖人的，我看情況不對勁，當場摔翻了四五個大漢，拖着白小娟，我又搶了一把刀，就死守在岩石邊的大樹下。」

他一口將那塊糕給吞下了。

然後停了好一會兒才又說道：「這些人圍着我們殺，其中一個血盆大口的竟然捧着肚子在狂笑不止，他說同行是寃家，非要放倒我老人家不可，咳……咳……」

說到這兒，勞克抬眼看了白小娟一眼，又接着說道：「如果不是爲了護着白姑娘，我老人家早就宰了這些不長眼睛的王八蛋，那裡還會被他們像他娘的龍擱淺水遭蝦戲的折騰了一個多時辰。」

這時勞克突然發現馬不見了。

「咦!」

艾慈道：「什麼事?」

「馬兒哩?」

艾慈登高四下望。

不遠處有匹馬在啃着草。

另一匹却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不過，艾慈並不擔心，巴大雄的馬他牽來了，仍然可以每人騎一匹。

艾慈、勞克、白小娟分別上了馬。

艾慈把巴大雄要留在三官廟的事輕描淡寫的說出來，道：「儍大個子天艮未泯，我們沒有看錯人。」

勞克心中頓覺快意，臉上又有了笑。

三騎繞過了飛雁嶺，當晚住在洛寧一家平安客店裡。

艾慈特別爲勞克要了幾樣下酒菜，這兒除了鯉魚味美之外，也有一種河鰻肉鮮味美，遠近馳名。

艾慈舉杯笑呵呵，道：「勞大叔，一路上害你吃苦受累，擔驚受怕，小子心存感激，敬你水酒一大杯。」

勞克一飲而盡，道：「小子還算有艮心。」

白小娟吃着美味的河鰻，心中可是酸酸的，一點也不甜，她知道過一天就要到艾家集了。

艾慈這時對白小娟道：「過個一兩天就到艾家集了，我有好幾年沒回家鄉了，人不親土親，我們總歸是那兒土生土長的，我在想……」

突然，店外走進三個人，打斷了艾慈的話，也令勞克吃一驚。

進來的三人是兩僧一俗，勞克認識其中一個，那人正是棗縣八方鏢局的總鏢頭「金刀太歲」楊剛，另外兩個粗壯高大的和尚，正面一看他也認識，那不正是汴梁城大相國寺的兩位護法大師——至仁、至善嗎?

這三人走進店，一逕來到勞克左前面的一張桌子上。

勞克把個酒杯舉着遮住了臉。

但，楊剛是個細心的人。

在道上走鏢幾十年，他處處都小心。

他發覺了勞克的紅鼻頭，他笑了。

兩個大和尚也笑了。

於是，三個人就走了過來。

勞克沒說話，他只對小二招呼，快備一桌的酒菜。

要知道，楊剛爲八方鏢局的總鏢頭，早年他就知道風塵兩位俠客——一個是俠盜，一個是神偸。

那俠盜指的是「嵩山老怪」趙光斗，如今坐在桌子上的却是「黑桃愛司」。

楊剛不知道艾慈就是趙光斗的關門徒弟，如今經過勞克介紹，楊剛還眞是有點兒不敢相信。

艾慈見白小娟已吃飽，便命小

二領小娟入客房先歇下，明兒一大早還要趕路。

勞克見這家客店的素齋還算不錯，天天油肚皮，偶而來一餐素的，洗刷洗刷腸胃，倒也是爽快。

放下了酒杯，楊剛道：「二位俠駕在此出現，倒是令人想不到的事情，不知二位意欲何往?」

勞克呵呵笑道：「總鏢頭呀!你別說得那麼好聽，再說，這個小子嫩得很，怎麼能與我相提並論，他爲盜我爲偸，風馬牛各不相干，我們這是不幸湊在一起，等於是諸葛亮借東風——彼此利用。」

他又笑向艾慈道：「你說對不對?」

艾慈呵呵笑，道：「你老說對，一定對。」

五個人全笑了。

勞克又喝了三大杯，對至仁大師道：「大和尚，咱們論德性，我不如你們遠矣，但年歲都差不多，你們怎不在大相國寺伴佛眠，風塵僕僕的投入這波譎雲詭的莽莽江湖，難不成動了玩世不恭之心不成?」

至仁稽首道：「勞施主有所不知，大相國寺失了寶，遠查近找，俱無一點消息，暗中查訪各地鏢局，不料却在八方鏢局得知敝寺失寶龍珠一對，已押送長安，貧僧二人只好走一趟長安了。」

勞克迷惘的注視着楊剛，這種事情對八方鏢局不利，他們要負責任的。

龍珠之事外洩，八方鏢局的名譽掃地，如今連大相國寺的和尚也知道了。

他不由得低聲向楊剛道：「總鏢頭，這是怎麼一回事?貴局怎會把保的鏢洩給外人知道，我看不大對勁吧!」

楊剛面帶怒色，道：「赤陽城裡的飛龍堡堡主丁百年不夠意思，不講江湖上的道義，他派人在中途攔下我的鏢，軟硬兼施的將鏢拆開來看，他這明明是砸了我八方鏢局的招牌，楊剛已關門不幹了。」

他氣憤憤的又道：「丁百年既然不仁，我楊剛又同那老兒講什麼義?丁百年以爲他巧取豪奪，吃盡了江湖油水，但楊某關了鏢局的門，自也不再賣他的帳，首先我前往大相國寺，告訴至仁至善兩位大師，他們當年失的一件寶就在飛龍堡。」

勞克一怔，道：「失了什麼寶?」

楊剛道：「羅漢神珠。」

勞克道：「羅漢神珠在飛龍堡，你是怎麼知道的?」

冷冷一聲笑，楊剛道：「丁百年自詡一方霸主，他把那羅漢神珠就明擺在大廳上，任何人一進大廳裡，立刻會被羅漢肚臍眼上的藍寶石吸引住，半年來我已見過兩次，就在大相國寺失寶以前，也曾派人到過我八方鏢局查問，我那時還有所隱瞞，但如今我火大了，不再爲丁百年守這項秘密了。」

勞克心中有疙瘩，不由問道：「三位，容我再問一聲，那羅漢可是三尺高，白淨淨的盤膝端坐着，挺出個溜圓大肚皮，笑瞇瞇的好逗人……」

三人連連點着頭。

勞克頓了一頓，又道：「羅漢爺的肚臍上，有那麼一顆藍寶石，好像鴿蛋似的那麼丁點大?」

至善和至仁忽然緊張起來，至仁大師急急問：「勞施主說的一點也不差，東西是不是……」

他的手在桌邊比劃着。

勞克當然知道他比的是「偸」。

呵呵一聲笑，勞克說道：「東西仍然在飛龍堡，而且也還在羅漢爺的肚臍上嵌着，說句各位笑掉牙的話，我也會動過那玩意兒腦筋，可是有機關，而且無比的歹毒，差一點我沒完蛋。」

至善臉色一黑，道：「神偸失手，天下奇聞，老衲第一個不相信。」

至仁也收起了笑，「勞施主在貧僧心目中爲俠盜，只偸當偸的，雖偸亦俠，年前敝寺先失羅漢神珠，後失一雙龍珠，師兄憂慮而病，其實那兩件寶物乃我們佛門至寶，龍珠上面並非刻着什麼武功秘笈，如今大相國寺正殿柱上的五爪盤龍，看上去猶似失神睹龍，供桌上少了那尊羅漢玉像，大爲失色，也因此，我師兄一定要追回這兩件寶物，如果……勞施主你……」

勞克急急的搖搖手，說道：「二位大師千萬要相信我老頭子，東西確確實實不在我這兒，不過……」

楊剛道：「勞兄有何意見?」

勞克道：「爲了取信兩位大師，老偸兒當衆獻醜了。」

他解開了衣扣，露出肩上箭的傷痕，同時又要解褲子，却被楊剛拉住，道：「夠了，別解褲子了。」

至善至仁相對望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

艾慈一口酒喝一半，幾乎被肚子裡一股笑氣又頂出了口外來。

他笑出聲音來。

「好小子，看老夫出醜，你就樂了，是不是?」

艾慈笑的當然是勞克懷中那顆寶。

因爲藍寶石就在他懷裡呀!

在座的只有楊剛一人相信他的話。

就算勞克驗傷，至仁至善兩位大師也不會相信。（未完‧二十）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上文提要：錢如土、花牡丹和「五鼠」中的四鼠全被方總管五花大綁，在大王爺忽必日的命令下押回七王府，並放出十六隻獒犬輪流噬咬六個人，個個遍體鮮血淋漓，但忽必日不會讓六個人就此死去，因爲他的三弟忽必亮尚在錢如土手中。鬧江鼠張千潛在水中知道同伴被綁走，他心急如焚急奔回告知白鳳仙，再去找來如風……

猥瑣王子欲採花　好事難成刺客至

一旦想及此，白爾壯的精神也來了。

太原府的北大街已經是嚴加限制閒人出入了，那光景可不正是在戒嚴。

戒嚴這兩個字叫人看了就知道不對勁，戒守嚴厲，不聽者殺無赦……娘的，誰不怕死呀！

只不過就有個不怕死的人來了，這人不是別人，遠道前來拚命的白爾壯是也。

白爾壯才剛剛走到北街去，立刻就見三個大漢迎過來了，但滿臉的忿怒。

「幹什麼的？」

白爾壯能說來救人嗎？當然不可以，他忽的一笑，道：「咱是來給老王爺叩個頭的。」

他還眞的反應妙，說得三個韃子微點頭，有個韃子指着附近的一個靈牌位，道：「過去，在那神位前叩頭吧，一般人就在那兒拜幾拜，不能再往街裡走了。」

白爾壯一瞧，只得走過去，他心不甘情不願的點了一支香，燃了便彎腰一拜，心中可在罵：「拜你娘的蛋！」

心中罵是不會叫人知道的，江湖上多少人表面對人稱兄道弟，還直稱對方多麼的高尚偉大，但心中却又在大罵這人怎麼還不早死呀！

白爾壯幾乎想一拳打爛那個神牌位。

* * *

白爾壯也發覺北街眞是車水馬龍的好熱鬧，不少人物在移動，而且移動的人們前面還有人擧着個牌子，上面不是寫着什麼大人，便是寫的什麼將軍。

白爾壯當然無法再往北大街裡面闖去，他想了想只得回頭就走。

白爾壯走到一條街頭，他不走了，坐在街廊下，他抬頭看天色，趁着這兒人少，他靠在廊邊閉上了眼，歇着吧，且等天黑再決定。

白爾壯以爲，如果是天黑，他就有機會找到七王府的地方，他怎知七王府有多大，想找人談何容易？

* * *

有一隊二十四名紅衣和尚正收起法器休息去了，天空中有幾片烏雲掠過，這些大和尚自七王府退出後轉向七王府附近的一座宅子，如今換成大喇嘛二十四人在唸經。

這些大喇嘛來自西藏，表現得更是莊嚴至極。

七王府已經幾天未曾安靜下來了，一波接一波的僧道喇嘛帶尼姑的輪班誦經。

便在這時候，從東南方的夜空中洒下一片人影來，有個夜行人正在屋背上奔躍。

那條人影正是白爾壯。

白爾壯等到三更梆子響，他縱上房飛躍而來。

白爾壯就快奔到七王府的外圍牆了，突然間夜空中傳來一聲沉吼：「站住！」

白爾壯吃一驚，他賣個身法閃向右方兩丈才旋身，等他站定了以後看過去，不由吃一驚，怎麼是個大和尚？

白爾壯沉聲道：「和尚……」

那確實是個大和尚，只那身紅袈裟就可以知道。

那和尚並不多言，把個大光頭一甩，道：「快隨我來，走！」

他不等白爾壯回答，當先便往一片黑暗中逸去。

白爾壯立刻便追上去了，他看出這大和尚沒有惡意，否則大和尚只一聲吼叫，他就會被人發覺到了。

* * *

白爾壯緊追大和尚，只見大和尚落在一條黑巷中正向他招手，只差未呼叫。

白爾壯立刻飄然落在巷中，他走近了大和尚。

那大和尚先是上下看看白爾壯，緩緩的問道：「小施主，你幹什麼？」

白爾壯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大和尚淡淡的道：「你不告訴我嗎？我可以猜得到，是不是爲了前日那幾個男女呀！」

白爾壯道：「你怎麼知道的？」

大和尚道：「咱們乃是五台山來的出家人，前日正値在七王府中誦經，看到了自外押往七王府後的那幾個人，他們……唔，一共是五男一女吧！」

白爾壯一想，道：「不錯，正是他們，老禪師，你知道他們被押在王府何處？」

大和尚道：「先說說，你是來幹什麼的？」

「救人。」

「你們來了多少人？」

「就我一人。」

大和尚不再多問，他立刻右掌推出，沉聲道：「小施主，接老衲一掌。」

有一股勁急的掌風窒人鼻息的直往白爾壯胸前撞去，白爾壯不由出掌去接，兩掌接實，就聽「彭」的一聲，白爾壯立刻被老和尚的掌力震得背貼牆直噎氣。

老和尚逼上一步，他併指疾出：「接這一招。」

白爾壯一個急旋身，正面轉過來的時候，手中已多了一支銅管，他沉吼：「住手！」

老和尚一見忙低吼：「暗器？」

白爾壯道：「而且是無藥可救的暗器。」

老和尚道：「小施主，你大概只是憑恃着手上暗器吧，是不是？」

白爾壯道：「擋我者死！」

笑笑，大和尚道：「七王府人馬有兩百人之多，他們個個正爲他們的老王被殺而氣憤不已，你此刻便是天大的本事，只怕也救不了那些人。」

白爾壯道：「所以我在黑夜才來！」

大和尚道：「聽貧僧的勸，若無把握，別去送死！」

白爾壯道：「在下有必死之決心……」

大和尚道：「却是無謂的犧牲！」

白爾壯道：「那是在下的事，大師的好意，在下心領，大師請讓路。」

大和尚道：「有勇無謀是蠻幹，有勇有謀方成事，小施主，你師父是誰？」

白爾壯道：「大師，恕在下已無心情在此耗下去，大師如果眞的助我，請告訴在下，被抓來的幾人，現在被關在什麼地方？」

大和尚道：「小施主執意要去，也只有看你的造化了，只不過按一般而論，被抓的人只怕被關在最後面的下人們住的地方，老衲並不知道，小施主試一試，如果無可能，千萬別逞強。」

白爾壯聞言，立刻收起暗器，雙手抱拳一禮，道：「多謝大師善誘，容在下以後報答了。」

他不等大和尚再說什麼，雙肩擺動間，人已躍上房頂，左右方向認定之後，便往七王府後面躍去了。

大和尚喃喃的道：「年輕人不畏死，漢族中興有望了，哈……」

* * *

大和尚剛欲飛身上房而歸，忽的又是一團人影自頭上閃過，而且十分靈巧的身法。

大和尚一驚，這就要出手去攔，他不能吼叫，夜闌人靜聽得遠，幫不了反而害了人家。

大和尚拔身而上，但當他躍到房上一看，嚄，那還有什麼人影呀！

大和尚以爲自己眼花了，直搖頭，却也喃喃的道：「不可能，絕不可能，老衲尚未老到眼花耳聾！」

於是他打消回去的念頭，轉而躍向王府後面去了。

* * *

白爾壯少年郎，如今他也找到七王府的後大院來了！

七王府的後大院，實際上可以說是一個大花園，涼亭兩座，大亭一個，假山花牆還帶小橋流水，大

白鵝二十多隻外，附近屋子裡分別豢養了十六隻遠自西藏運來的獒犬，當然，此時的小屋中還關着幾個受傷的人。

有一個女犯未受傷，但女犯此時不在後院子裡那幾個小屋中。

女犯當然是花牡丹了！

那花牡丹此刻也在受大罪，她被幾個七王府的女力士抱到柴房洗了身，還驗了身！

洗身是洗澡，驗身幹甚麼？韃子們驗身有一套，也是不爲漢人知道的秘術。

但別管如何驗，反正是已經驗過了，証明這花牡丹還是一個處子之身。

花牡丹當然是處子之身，她與來如聲二人經常摟抱在一起，你吻我，我吻你，但二人的最後一道防線是君子協定：「不入洞房不打通」！

男女之間能色而不淫者「少有也」！

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便色而不淫。

然而此刻却是大難臨頭了，因爲花牡丹仍是處子之身的話已傳入二王爺忽必月的耳朵裡去了。

二王爺只一聽，便嘿嘿的發出一陣冷笑，他還猛拍巴掌，道：「好，好吔！」

適時的，方管事奔進來了！

忽必月一看方管事，便對方管事道：「快去辦，把那女子送到我的書房，不可走漏消息！」

方管事道：「小王爺，王爺那裡怎麼辦？」

淡淡一笑，忽必月道：「他現在正主持祭禮，少說也得三更天，正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快去爲我安排！」

方管事只得退出房去，無奈何的去安排另一場戰爭的開打了！

方管事知道這三位王爺的感情，三個人是面和心離不合作，只要看一看忽必日的手段便明白了。

忽必日不顧一切的來個一網打盡，看上去他是爲弟而策劃，也一舉而成功，但骨子裡却又是另一回事。

忽必日是想來個借刀殺人，除掉忽必亮，似這樣的做法，他以爲敵人必會殺了忽必亮的！

這樣的陰謀，在利與弊的爭奪下，不少發生在當權的朝中！

* * *

錦繡帳舖設在一張大銅床上，青皮繩子四邊綁，把個被幾個大力士女子剝光衣衫褲子的花牡丹綁在四支銅柱上，花牡丹再是叫也沒聲音，因爲她被一個大力士的大巴掌用力的捂住她的嘴巴不放開。

花牡丹也無法掙扎，因爲她的四肢被拉開成四個方向，只有身子在中央！

兩個女力士把個錦被拋在花牡丹的身子上，這三人還相對的吃吃笑！

花牡丹當然明白即將發生在她身上的是甚麼了，她在那個捂她口鼻的女力士把手移開，便尖聲叫罵：「你們這些惡韃子，你們會不得好死！」

「哈……」幾個女力士笑開懷，還有個走上去摸摸花牡丹那光滑溜赤的身子，笑道：「你們看，多嫩呀，比之咱們這皮粗肉厚的大塊頭，她美極了！」

另一人道：「不美早就被狗咬了，還會留她到現在？」

兩個女力士正說着，忽聽得外面腳步聲傳來！

先是門外面方管事的聲音，道：「裡面的好了嗎？」

有個女力士兩步跨到房門外，笑道：「好了，好了，你方管事將功折罪，要不要進去驗一驗，看一看妥當不妥當，別叫二王爺不高興。」

方管事道：「妳叫我進去？」

「是呀，看是妥不妥呀！」

方管事急忙搖手，道：「不，不，不可以，二王爺要的女人，我敢偷看呀！」

女力士還在笑，忽聽房中的花牡丹大叫：「姓方的，你這狗娘生的畜牲，我饒不了你！」

方管事嘿嘿笑道：「姑娘，妳如果好生侍候二王舒服，難保二王不會收妳在他身邊，要是妳再玩奸施詐，嘿嘿，只怕立刻把妳拖去後院餵狗！」

花牡丹大叫：「我不怕，你們把我拉去餵狗吧，否則我會殺光你們！」

她在此時眞的一點辦法也有了，想想曾經以錢老的那種倒陽藥令忽必亮兩次落空，但如今她身上早已被清除一空，甚麼也沒有，而且此時又是一身赤裸，叫她如何再拿對付忽必亮的手段來對付這忽必月？

忽必月在大亭中見到了花牡丹，他的心中便想到了先享受的惡念頭了！

那方管事守在二王忽必月的書房外，不時的發出吃吃笑聲來。

沒多久，只見從正廳的後廊轉出忽必月來了。

這忽必月全身便裝，十分自在的往他的書房中走來，而且似乎口中還在吹着口哨！

人在得意的時候，便是這麼個調調兒！

* * *

方管事一見二王駕到，立刻奔迎上去，笑容滿面的道：「稟二王爺，一切好了，就等王爺進去上馬了！」

「哈……上馬，哈……」

他笑着把手一揮，道：「守在附近，那個敢在外面看，兩隻眼睛挖一雙！」

方管事笑道：「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走近五十步以內，屬下就守在這裡！」

忽必月叱道：「你也不能在這裡，五十步以外面朝外，別叫我發現你們的臉！」

「是！是！」

方管事把手一揮，自己當先往遠處走，他邊走邊數他走幾步。

就聽他「一、二、三、四、五……」的一直數到五十步，而且是越數聲音越大。

爲甚麼越數聲越大，那當然是叫二王忽必月聽到他已經在五十步以外了。

忽必月滿意的點點頭，這才轉身推門而入。

這間書房共兩間，一明一暗全是漢家的裝飾，那時候不少韃子們學漢人的生活，他們統治中原八十年，也確實被大漢的文化所改變，說是同化也可以！

有人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也正是這個原因，外族便也被同化了！

二王子忽必月並不急於走入他的書房內室，他站在門下看看院子，然後輕輕一笑，返身便把書房的門掩上，就聽「卡」的一聲響，門後的門閂也插上了。

就見他緩緩的推開內室的門，人却站在那兒看他的大銅床，當然，他的目光也射在一張錦被上。

那錦被是黃緞面，王室的被子差不多都是金黃色。

「嘩……」

錦被未動，因爲錦被下面的花牡丹，四肢被四根繩子拴在銅床的床柱上無法動彈。

忽必月一把抓起錦被看，他立刻眼睛睜大了。

花牡丹也雙目睜得圓，忿怒之色難以形容。

「你這惡韃子，你想幹什麼？」

忽必月哈哈一笑，他坐在銅床床沿上，先是看看橫陳在床上的淨白玉體，緩緩的，他伸手去撫摸着花牡丹的面頰，摸着忽的一用力，冷叱道：「幹什麼？還用多問嗎？妳說我把妳留在這兒要幹什麼？」

花牡丹叫道：「不要臉，快放我！」

忽必月道：「只要妳一旦出了此屋，妳就死定了。」

花牡丹掙扎的道：「我情願死。」

忽必月道：「死太容易了，只不過那得由本王先快活快活，完了妳再死。」

花牡丹左右閃，但忽必月的手已由她的面頰移向下方而來。

忽必月他那粗糙的大手已停在花牡丹的胸上了，這一摸撫，花牡丹全身不自在。

男女在一起，一旦男子的手觸在女子的胸乳之上，女的必會緩緩閉上雙目，去承受一種醉人的愛撫，那確實是叫人陶醉的，然而……

然而花牡丹此刻不但不陶醉，反而以爲觸在胸上的不是手，而是一條毒蛇在蠕動似的難過至極。

花牡丹尖聲呼叫：「拿開你的髒手！」

「叫吧，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你便是叫破喉嚨也不會有人聽到的。」

花牡丹既急又氣，她掙扎，幾乎手腕與腳踝也流出血來了，但那拴的繩子却更緊了。

忽必月絕不擔心花牡丹會掙脫繩子，他繼續他的撫弄，而且手法似乎由粗魯轉爲溫柔，他的臉上也有了笑。

「妳這江湖女子，竟然還是處子之身，實在令本王大吃一驚。」

花牡丹尖聲叫：「你可惡！」

忽必月道：「意外之喜，令本王檢拾到便宜，哈……咱們今夜有得快樂了，哈……」

他的手忽的自花牡丹的雙峯之間往下方移動，而且十分自然似的，也似滑行般摸向花牡丹的「要害之地」了。

花牡丹發了瘋似的叫道：「不，拿開你的髒手，我要殺了你！」

忽必月似乎帶着些許虐待狂般，他的中指在花牡丹的關元之下搔弄着，而且搔弄得沙沙響。

忽必月在搔弄一陣後突然的站直了身子，他這麼站直身子是爲了脫袍服。

他還眞的快捷，匆匆的脫掉一身衣衫內衣褲等，立刻令花牡丹嚇一跳，因爲她發現了這忽必月的宛似洗衣棒鎚樣還一挺一挺的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

花牡丹大叫：「別碰我！」

這一聲叫是白叫，因爲忽必月的手指在她身上最敏感處搔弄着，光景這就要「躍馬中原」了。

就在忽必月欲往花牡丹身上壓下的刹那間，花牡丹那撕破喉管也似的一聲尖叫：「不！」

「呀！」

這是附近傳來的尖叫聲，只不過忽必月並未放在心上，他仍在移動着他的身子，「舉槍瞄準」着那不停閃避的「地方」。

「呀！有刺客！」

這一聲「刺客」二字，才眞正令在書房中的忽必月大吃一驚，而破

口罵了一聲：「他媽的！」

只因爲這一聲「有刺客」乃是由方管事的口中發出來的，他也不能不「收兵偃旗暫息鼓」了。

這正是掃了忽必月的興。

只見這位二王子臉色也變了，槍也倒了，火氣也轉換了。

慾火化爲怒火，匆匆的又穿好衣衫袍服，拉起錦被拋在花牡丹的身上。

忽必月忿怒的道：「待本王抓住刺客之後，再來同妳同枕眠吧！」

他一怒而往門邊走去，還差半步呐，突然那門「砰」的一聲自外被人一脚踢開來了。

忽必月反應奇佳，立刻暴閃左側，同時伸右手推出一掌，大吼：「什麼人？」

「彭！」

那個高大的黑影出拳迎上，在雙方的一閃一撞間，黑影並未能衝進屋內，顯然他的力道還差一些。

忽必月一聲冷笑叱道：「又來一個送死的！」

只不過一個旋身，忽必月手中已多了一把彎刀在揮殺，凶悍得直往門外撲來。

忽必月當然不要有人看到他在大銅床上的女人，出掌也是自然的反應。

他出掌而對方出拳仍把對方阻門外，他立刻雄心大起，以爲來人不過耳耳，是以揮刀便殺了出來。

忽必月剛把話說完，彎刀已交叉劈出十一刀，對方那高大的身子却也動作細膩的左閃右避，忽的一聲：「娘的，你死吧！」

他「吧」字一出，右手疾揚間，微聞「卡」的一聲响，那忽必月人正在躍起中，等到發覺不對，左邊肩背之上立刻一陣痲痛，知道中了暗器。

他是在自己家中挨了暗器，這光景他絕不能戀戰，斜劈一刀拔身而往大廳那面奔去。

忽必月邊奔邊吼：「捉刺客呀，人呢？」

忽必月往大廳狂奔，身後還聽得冷笑聲。

那是高大黑影發出來的，只見他一頭撞入書房中，只三兩步便推開內室的門撲進去了。

這高大的黑影先是一怔，因爲他只見到大銅床上一張亂七八糟的黃緞被子而未見人。

他正欲回身走，忽聽床上有人叫：「放開我！」

嚄，這人一聽，立刻奔到大床前面來，他一把掀起被子往下看，於是……

於是他血脈賁張的大吼：「畜牲啊！」

「嗤」的拔出腰間尖刀，再把暗器銅管插回去，就見他疾揮刀把四條繩子割斷，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便去抱那正吃驚得發呆的花牡丹。

當她身上的被子被這大漢掀開來，花牡丹就在發楞，不知如何開口了。

如今見他要抱，立刻叫道：「我的衣衫呢？」

這大漢正是白爾壯，他在聽到花牡丹的尖叫聲之後，循聲衝過來了。

此刻，白爾壯又放下赤裸的花牡丹，道：「妳快穿衣服，我到外面阻他們。」

花牡丹的動作快，三把兩把穿上衣褲，她四下裡看，見牆上一把劍，她拔劍對白爾壯道：「謝謝，你來得正是時候，我差一點被那惡韃子糟塌了。」

這是白爾壯最愛聽的一句話，他笑了。

* * *

花牡丹道：「快往外衝，不可戀戰，他們的人太多了，高手如雲啊！」

白爾壯一聽，忙問道：「妳沒有受什麼傷吧？」

花牡丹道：「我很好，快由原路往外衝。」

白爾壯道：「跟我來！」

這二人疾往圍牆那面跑，大廳後廊已有兩條人影奔迎上來了，其中一人還暴叱：「那裡逃！」

只要看這二人的身法，便知道是高手。

花牡丹斜刺裡被攔住，她揮劍便刺，只見來人一聲冷哼，出手便去奪劍。

花牡丹一聲冷笑，劍身忽走偏鋒，急切敵人來手，只這麼一招，便聽得敵人「猴」叫一聲疾收他的手。

另一邊，白爾壯與那人只兩個照面，他不忘花牡丹的交代，忽的揚了一下銅管，就聽那人「哎呀」一聲往後便倒下去，想是白爾壯的毒針打中他的臉龐上了。

另一人聽得同伴嘷叫，急閃後退，不料花牡丹的輕功在他之上，劍尖已扎中這人的右膝上，痛得他也是一聲叫。

便在這時候，一羣弓箭手過來了。

有人大叫：「快，在那邊！」

花牡丹一見，急叫白爾壯：「快走！」

白爾壯見花牡丹已上了牆，一排利箭射過來，他當然不敢稍停，拔身便往牆上躍。

白爾壯的單足剛點在牆頭上，又是一排利箭射來，白爾壯反手疾撥，但覺肩頭一痛，他知道中箭了。

白爾壯中箭不吭聲，推着花牡

丹，二人便落在牆外面了，花牡丹急急的叫着：「快，快走！」

他二人只不過剛走十幾丈，牆頭上又見兩個人躍上去，兩個人正欲飛身去追趕，猛古丁一股排山倒海似的勁風撞來，這二人還未看清是怎麼一回事，已被這股銳利的勁風又撞落在院內。

這二人吃一驚，知道必有能人暗中插手，但二人此刻心浮氣躁還在噎大氣。

於是，又見四個黑衣大漢夥同十幾名王府弓箭手奔過來了。

就聽一人大吼：「人呢？」

受內傷的二人中，有個大叫：「小心牆外有埋伏！」

這麼一句話，立刻幾個欲往牆頭躍去的黑衣大漢被震住了。

其中一人急吼：「什麼埋伏？」

「出手如電，掌風足以窒人鼻息有摧枯拉朽之勢。」

有個莽漢大怒：「老子不信邪！」他揮動手上彎刀，拔身便落在牆頭上，只見他左看右瞧低頭望，立刻吼道：「那裡有什麼能人呀？」

於是，一溜的又上來五個黑衣大漢，他們正是七王府中的武士。

有人急問：「往那個方向逃去？」

被掌風撞落的一人，道：「往左，往左邊逃了。」

「快追呀！」

五個黑衣武士便相繼的往左邊黑巷追去了。

* * *

七王府今夜不太平，前面做法事，後面出事情，因爲有四頭惡犬狂吼着撲向一個行動快捷的黑影。

四頭惡犬撲得急，但這人的身法更怪異，黑影游走在四頭惡犬之中，忽的洒出一把東西來，就聽一陣焦臭味飄來，當先的兩頭惡犬已似無力的往地上萎坐下去，隨之另外兩頭惡犬也往地上嘷叫着倒去，等到有兩個韃子持刀奔來，四頭惡犬的犬身下面正流出一道道血水，敢情就要物化了似的嚇人。

來的兩個韃子也吃一驚，一人揮刀便上，另一人立刻奔到養狗房中，於是，他把十二頭惡犬全放出來了。

這人還大叫：「咬！咬！」

原是十分有把握的制住來人，一個以刀牽制，另一人放出所有惡犬撲上去咬，來人天大的本事也難以抵抗。

不料事情全不是想像的那回事，只見這十二頭惡犬羣撲而來，在聽到地上的兩頭垂死惡犬的哀鳴，嚄，牠們嚇得反而後退不迭。

這些惡犬也怕死，在聽到看到同伴的慘死，當然會閃避開來，只是馴狗的韃子不信邪，大叫着：「咬！咬！」

惡犬不但不叫，反而仰頸長鳴起來了，因爲牠們的同伴，那四隻惡犬已只剩下一堆毛皮而已，便骨頭也好像快消失了。

這光景便是馴狗的韃子也吃驚，嚇得他拔腿便往前面奔跑，邊還厲叫：「不好了，有刺客呀，好厲害！」

就在這時候，與黑影對殺的韃子忽的一個旋身，他欲抱住那黑影，但他就快黏上黑影的時候，忽見一團霧狀東西洒來，他就是無法閃開來。

於是，他身上開始有霧飄飛，又聽得斑剝之聲獵獵響起，這韃子一聲厲嘷：「呀！」

抛刀，返身未走上兩步，便往地上萎坐下去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附近室中傳來孱弱的叫聲，道：「外面誰呀！」

「阿土！」

黑影開口了，不錯，正是那「藥魔女」白鳳仙來了。

白鳳仙這麼一聲叫，屋內的人精神也一振，回應是：「哎呀，是我的鳳仙來了。」

白鳳仙拔身撲近窗前，她一掌打碎窗子，嚄，只見在一盞燈的照亮中，錢如土與四鼠眞淒慘，每個人的下半身已血肉模糊了。

每個人又被鐵鍊鎖住扣在牆邊上，想逃，那比登天難多了。

白鳳仙這就要去救錢如土，她尖聲道：「阿土，阿土，我的阿土呀，你好慘呀！」

錢如土立刻大聲問：「我的鳳仙，你們來了多少人呀，還有誰？」

白鳳仙道：「我得到消息便來了，阿土，我要救你，快，我可以背你。」

一邊的申屠仁也加上一句：「錢老，你快出去，咱們四人不怕死，能救則救，不能救咱們兄弟也不會有所抱怨的，你老要先出去。」

錢如土道：「怎麼出去？」

他抖抖腿上的鐵鍊，又道：「再說只有妳一人前來，七王府的人馬如今在府中，如何能閃過他們的包圍？別是連妳也難逃走，妳快走，聽我的話，快走！」

白鳳仙道：「我是來救你的，救不了就不走，阿土呀，咱二人的年紀加起來也快一百三十了吧，死也不算短命人，就死在這兒我也甘願。」

錢如土急得大吼：「鳳仙呀，你我不怕死，但死了對大局有什麼好處？妳聽我的，快走！」

白鳳仙道：「我不管什麼大局，我只在乎你呀，我可憐的阿土……」

錢如土急道：「鳳仙呀，我拜託妳快為我去辦一件事情，拜託，拜託呀！」

「何事，快說！」

「去洪洞找來如風，那個王八蛋把我老人家找下山，他却再也不見面了，快去找！」

「阿土呀，我走了誰來救你呀！」

錢如土道：「來小子救我，而且他只一聽了我老人家被捉在這裡，他必來。」

白鳳仙道：「他有本事救你嗎？」

「有，十分把握的有。」

猛然傳來一聲大吼：「弓箭手，快包圍，絕不放走刺客！」

錢如土也聽到了，大叫：「鳳仙呀，我的祖奶奶，妳還不快走！」

白鳳仙一見這光景，人是無法救了，立刻拔身飄落在屋脊，有人大叫：「在那兒，上房子了。」

「咻！」一排利箭射來，白鳳仙一聲冷哼，雙掌疾拍，已把三支利箭打落房上，一個雲裡翻，便消失在暗中溜出外面去了。

「追，快追！」

這聲音是忽必日發出來的，他正在主祭，聽得後面傳來有刺客，當即拔身往後就走。

忽必日走到第五進大院，正遇上二弟忽必月中了毒針奔過來，忽必日火大了，忙叫七王府的大夫替二弟治毒傷，再把內府的弓箭手叫來。

這時候快三更天了吧，等到他召集了弓箭手，另一面的幾個武士却去追白爾壯與花牡丹去了。

忽必日還以為去追刺客了，不料那個後院馴狗師跑來，忽必日一聽後院也出事，立刻便急奔向後大院，他擔心的是囚的幾個人。

忽必日率弓箭手到了後大院，正是白鳳仙登上房脊上之時，他見出手不及，便叫放箭。

白鳳仙可不怕這幾支箭，雙臂箕張，人已飛出七王府，她的心中只有一個人，那個人當然是她的阿土。

而錢如土却叫她快去找那來如風。

七王府中鬧刺客，直到快五更天，直到幾個追白爾壯與花牡丹的武士洩氣似的回來，才見靜下來。

* * *

那忽必日見逃了花牡丹，立刻火大了。

忽必日先把個受了傷的方管事找來，未開口他先揍人，走上去，左右開弓的幾個大嘴巴，叱道：「都是你的餿主意，你還有何話說？」

言下之意欲殺方管事了。

方管事見苗頭不對，雙膝跪地，道：「王爺，跑了一個女的，咱們還關着五個人，他們勢必來救人，咱們加强防守，機會一到，一網打盡。」

忽必日叱道：「誰都知道要加强防守，還用得你多口？滾！」

方管事如逢大赦一般，叩個響頭起身便走。

便聽得馴狗的人奔上前，道：「王爺，來人不知用的什麼東西，好歹毒呀，除了四條惡犬已化膿而死，老成也死得一灘血水了。」

原來白鳳仙動手的韃子姓成。

忽必日怒目一厲，道：「好可惡啊，咱們把這筆帳算在死囚幾人的身上去，跟我來！」

於是，一共七個大漢持刀來到囚房門口，那忽必日見窗子已被掌力擊碎，他轉而站在破窗前嘿嘿冷笑了。

* * *

屋內的錢如土與申屠仁、石虎、毛勇、丁大海，五個人全聽到了。

五個人聽得直瞪眼，窗外的忽必日又冷冷道：「剛才來的什麼人？說！」

錢如土道：「剛才來的不是你爺爺便是你奶奶！」

「嘿……本王不怕你潑，本王有辦法對付潑皮人物，老小子，你馬上就知道了。」

錢如土道：「個小韃子，你是一頭猪嗎？」

忽必日咬牙道：「這頭猪就叫你難過了，老狗！」

錢如土道：「小韃子，如今天下大亂，江湖上臥虎藏龍，他們早已動了拚命之心，一心要殺了你們，你小子問我來者何人，我告訴你，來的是一名義士，一位英雄，也是千千萬萬義士中的一個，只不過我還未問出他的名字，你小子便率人來了。」

他當然不會把白鳳仙說出來，錢如土不傻，他如果說出認識來人，緊接着便是追問來人的住處、下落、那條道上的，問個沒完沒了，還得挨修理。

然而，忽必日是有機心的人，他只是冷笑不已。

於是，一條烏皮鞭交在這忽必日的手中，就見他先是在窗外抽空鞭，鞭聲「叭叭」響中，他一步步的走入囚房中，燈光下，他的雙目早已赤紅了。

忽必日先是問道：「不是你們的人，媽巴子的，他會前來救你們？」

錢如土道：「信不信由你。」

「叭！」

「呀！」這一鞭錢如土也忍不住

的叫了起來，因為這一鞭正抽在他老人家的雙腿上，那些地方已被狗咬得血糊淋漓才不流血，如今又是一鞭抽，他當然痛得呼叫。

申屠仁急叫：「老爺子，你老少說兩句吧，好漢不吃眼前虧呀！」

「叭！」

「哎唷！」

這是忽必日的回頭鞭，正抽打在申屠仁的兩腿上，申屠仁當然更叫痛，但隨之一聲罵：「操你奶奶！」

太行山區的人很少罵他媽的，他們罵人就是這一句，可也罵得淋漓。

忽必日當然也火了，他連着七鞭狂抽，於是，申屠仁也忍不住的昏過去了。

丁大海大叫：「老大！老大！」

他見申屠仁無反應，立刻衝着忽必日大罵：「操你奶奶的，你抽老子好了！」

忽必日發狂了，他不但抽打丁大海，便是毛勇、石虎二人他也抽打起來了。

那石虎厲罵：「老子沒操你奶奶呀，你也抽！」

他不叫還好，這一叫喊，忽必日又是一連十幾鞭抽過去，全部到了石虎一人身上。

忽必日別的地方他不抽打，盡往每人的兩腿上打，而且抽得鮮血在流，半空中也帶起血漬飛濺。

終於，忽必日停下手來，他也不再逼問的大步走出囚房的門，有幾個怒漢迎上來。

「沒追上？」

「來人太快了，眨個眼不見了。」

忽必日道：「把弓箭手調一組來，日夜埋伏在四週，哼，天大的本事，叫他們來吧！」

忽必日走到幾灘血水前，他皺起濃眉聳動鼻子，沉聲道：「這是個善於用毒的傢伙，我相信他還會再來。」

他頓了一下，又道：「可惡，今夜的兩個人都是用毒，這會是誰？」

他當然不知道白鳳仙與白爾壯，因為白鳳仙隱居在土窰中三十五年未再踏入江湖，便是他老子七老王，也未聽過有白鳳仙這個女子。

只不過當忽必日聽了花牡丹已逃走，心中那股子忿怒，幾乎想殺人。

當他聽說花牡丹還是處女之身的時候，初時他還不敢相信，但經那幾個女子的細說之後，他更是難忍胸中之氣，心想他的二弟想先一步吃甜頭，太不顧兄弟之義了，若論先後，也應是他先動手吧！

忽必日不但氣，更是煩，這一夜他就沒有好睡。

* * *

白爾壯十分高興，因為他不管什麼水裡火裡有多危險，還是把他心目中的仙女——花牡丹救出來了。

花牡丹未受傷害，如果花牡丹與錢如土他們幾人一樣的被人打得難以站起來，他只怕也無能為力了！

* * *

已經奔出太原府城五七里遠了，就聽花牡丹叫道：「別再跑了，後面已無追兵了！」

正在跑的白爾壯立刻停下來，道：「牡丹姑娘，你……」

花牡丹道：「咱們去那裡？」

白爾壯道：「去找我乾娘，咱們從長計議！」

其實他應早已知道白鳳仙也會來的，只可惜母子二人未曾在七王府中會合上。

花牡丹道：「回去我要找那忽必亮，我要先殺了這小子！」

白爾壯道：「妳殺了這小子，以後拿甚麼去換人質？」

花牡丹道：「被抓的那些人是難以逃出來了，忽必日與忽必月這兩個兄弟已不打算救回他們小弟了！」

白爾壯道：「不可能吧？」

花牡丹道：「非常可能，要不然，那忽必日也不會更不敢抓住錢老他們，還把他們打得兩腿血淋淋了！」

白爾壯道：「好像是姑娘猜對了！」

花牡丹道：「走，回你們窰洞去，我有辦法証明忽必日不打算救回忽必亮了！」

白爾壯此刻聽花牡丹的話。

白爾壯這一路走來，心中的影子是花牡丹被四根繩子拴在大銅床柱上的景象，那種景像，只怕他三輩子也不會忘記！

當花牡丹被他以刀削斷繩子準備背上就逃，他也會摸過花牡丹的香背，他為的是扶她起來，白爾壯認為那眞的是細白又嫩，此生難忘，有生之年還未曾有過的快感。

白爾壯一心要爭取到花牡丹，他說過，他可以為花牡丹上刀山下油鍋！

如今花牡丹要回去整那忽必亮，他當然是同意，而且立刻往黃土高坡方向奔去！

這一路，花牡丹就未再發一言，但她的心中却很亂，她心中想的是來如聲，因為她在苦難中腦海裡只有一個來如聲！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血女發誓要找「龍虎門」掌門人報仇，小峯坦然道出他就是第三代掌門人，小峯義薄雲天，亦體會血女的心情，因而決定犧牲自己，血女被徒兒許心影保護小峯受傷所感動，說出不殺小峯之六個原因……突然間，小峯發現前方絕壁上插着「閻王令」，小峯取下紅旗上的便箋看後臉色沉重，却不說出內容，只說關係武林存亡絕續……



鬼谷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重獲信物練神功　志在必得殺老魔

「也許。」小峯道。

「可是二鬼三使中的一個？」

「歉難奉告！」

小峯守口如瓶，慧姑不得其門而入，鬼谷主道：「且不管來人是那位俠士，師娘想知道，你們都談了些甚麼？」

康少峯字斟句酌道：「這個人明白告訴徒兒，說幽冥敎主楊威已知咱們陳兵五虎嶺，打算興師問罪，早已兼程返回總壇，有了萬全準備。同時，老賊與二鬼、三使的武功均有長足進步，已非昔日可比，切勿輕率行事。此外，最最重要的一點，亦即約我相見的主要目的是交給小峯兩樣東西。」

大家齊聲追問道：「甚麼東西？」

康少峯歉然一笑，道：「抱歉，小峯不便奉告，在下所能說的只是這兩樣東西非常非常重要，可使咱們轉危爲安，穩操勝券！」

說了半天，疑團仍未解開，大夥兒依舊滿頭霧水。

康少峯接着又道：「小峯很瞭解各位此刻的感受，但請相信我，在下不說出此人的來龍去脈，不說出交給我那兩樣東西，純粹是爲了顧及對方以及我們自身的安全，留此暫住是爲了修練武功，以咱們目前的功力修爲，絕非魔敎之敵，但不知各位高見如何？」

小峯的膽識、氣度早已贏得大家對他的一致讚譽，寄於莫大的信任，儘管依舊疑雲重重，還是滿口答應下來，任憑他來處斷。

於是，少林、武當二派、鬼谷三叟、慧姑母女、呂松林、夏宏光、崔斌等十幾位頂尖高手，便在此暫住下來。

其餘的少林弟子則化整爲零，分散在農家待命，並在精舍四週佈下重重崗哨，嚴密戒備，由少林掌門智通大師統一調度指揮。

精舍佔地甚廣，居室亦多，一應俱全，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住宿練武之地，康少峯領着大家繞行一週，很快便分配妥當。

最後，將九州羅漢、神州一奇呂松林、病叟龍雲、鬼谷谷主母女召集在一起，又回到書房內，康少峯親手關好門窗，以格外嚴肅的神情道：「在下有兩樣東西給大家看，請隨小峯來。」

五人聞言心頭猛一震，互相一瞥，臉有喜色，默默地跟在小峯身後，進入書房後側的一間密室內。

密室乃主人藏書之處，經、史、子、集應有盡有，由於光線幽暗，康少峯點燃了一盞燈，從懷中取出一物，只見一方璞玉之上，隱約中有一龍一虎雄踞其間，光彩奪目，耀眼生輝，九州羅漢驚呼道：「這是龍虎玉符，不是已經……」

康少峯道：「是的，正是被楊威老賊騙去的龍虎門的掌門信物龍虎玉符，是來人送給晚輩的第一樣禮物。」

呂松林神色一緊，道：「楊威一心想篡奪龍虎門，自任掌門人，龍虎玉符在他來說，其重要性絕不在銀圖秘籙之下，定然小心珍藏，得手談何容易，老夫覺得這個人與石牢賜藥斷鍊，少林傳警之人必定關係密切，甚至是同一人，而且又是楊威的親密戰友，引爲心腹，所以才有得手的機會，不知對也不對？」

康少峯道：「前輩所言甚是，事實確是如此，前前後後暗中大力幫助晚輩的正是同一人，因與老賊的關係非常密切，故能順利得手，也正因爲如此，在下必須替他保密，一則爲了他的安全，再則今後還要借重此人，消息一旦走漏，對彼此均極爲不利，說不定會功虧一簣。」

諸俠亦有如此同感，九州羅漢雙掌合十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小英雄的話老衲信得過，但有一事令貧僧十分困惑，此人既與楊威狼狽爲奸，怎會改邪歸正，棄暗投明？」

康少峯道：「據他自己表白，是因爲先師祖的死，以及楊魔的所作所爲，使他頓悟前非，想爲天下武林盡一分心力！」

病叟龍雲道：「行前約定天亮前必返，怎會拖延這麼久？害得大家心急如焚，不得已才尋來這裡。」

小峯滿臉疚歉道：「真對不起，對方因故遲到，要交代的事情又多，送走這位貴客後，小峯還沒有來得及返轉，各位便到啦。」

左慧姑關心的是另一樣東西，小峯話一說完，便迫不及待的道：「峯弟，快說那位神秘人物送給你的第二件禮物是甚麼？」

康少峯啞然一笑，先不答話，行至一個檀木櫃前，打開來，取出一隻鐵皮箱子，以及四張人皮。

神州一奇呂松林定目一看，立刻認出人皮的來歷，驚愕道：「噢！此人好大的本事，居然將銀圖秘籙也弄到手，這可是天大地大的一件大禮大喜事！」

小峯未及答話，鬼谷谷主搶先說道：「寶圖失而復得，實乃武林之福，不知鐵箱裡面所裝何物？」

康少峯笑而不語，打開鐵箱，箱內整整齊齊的放着一疊有圖案文字的銀質薄片。

左慧姑大驚失色道：「這是甚麼？銀圖秘籙？」

「不錯，正是眞正的銀圖秘籙。」

「多少？」

「八張！」

「這樣說，二十四幅銀圖已經齊全？」

「是的，業已齊全。」

銀圖合璧，五人欣喜若狂，做夢也沒料到，康少峯冒死赴會，收獲竟如此豐碩，不由皆精神大振，認爲天佑武林，魔敎末日將至。

康少峯道：「在下說要在此暫住數日，就是爲了要潛修上乘玄功，但盼能在極短時間之內，大家的功力都能更上一層樓。爲了銀圖的安全，務請守密，但可就各自的領悟心得，轉授武當、少林二派，以及莊宗毅、夏宏光、醉、神二叟等人，以期雨露均霑，皆大歡喜，進而與師魔敎，除此妖孽！」

五人互望一眼，異口同聲道：「好，就這麼辦，爲了爭取時間，咱們現在就開始吧？」

康少峯頷首稱善，立將二十四張銀圖攤開在桌上，六個人團團圍住，沉浸在絕世武學中。

二十四張銀圖的失而復得，給康少峯帶來極大的鼓舞。

也點燃了諸俠生命的火把，個個生氣蓬勃，充滿了決心與信心。

希望的光芒照耀着大家。

生命的力量衝擊着羣豪。

九州羅漢、病叟龍雲、神州一奇、慧姑母女以及康少峯，一有領悟心得，便傳授給醉、神二叟等人，他們雖未看到銀圖，同樣得到實益，並無二致。

從晨至暮，夜以繼日！

從暮至晨，日以繼夜！

相互切磋，彼此印證！

孜孜不倦，如醉如癡！

就這樣，一直持續了十天。

康少峯乃天縱奇才，又有堅實的基礎爲後盾，這時已將二十四張寶圖上的絕學融會貫通，參悟透徹，蓋世無雙的「御氣神功」已修得八成火候，無論拳、掌、刀、劍皆有驚人的進步。

羣豪俱屬望重一方的人物，武學底子深厚，悟性又高，也茅塞頓開，獲益良多。

當然，與康少峯相較，還有一段不小的差距，蓋銀圖秘籙所載武學博大精深，玄奧艱澀，非十天半月可能心領神會，必須長時間琢磨修研才行。

其中，鬼谷谷主，尤其是左慧姑的進步最大，主要是因爲她跟小峯的情形相同，已有十六張銀圖的根基，自然事半功倍。

若假以時日，各派高手的成就必是無可限量。

怎奈大敵當前，如芒刺在背，根本不可能多所延擱。

第十日的傍晚，便重入五虎嶺，撲向幽冥敎總壇。

人數又多了兩位。

一位是白龍莊主神劍衞道。

一位是衞莊主的外孫女，康少峯的同父異母姐姐——小燕姑娘。

是前一天才來投效的，發誓要置楊威於死地！

康少峯胸懷十六張銀圖與玉符，背負殘琴，手提鐵箱，行動頗爲不便，小聲對身旁的左慧姑道：「慧姐，二十四幅寶圖全部放在小弟一人身上，實在很危險，萬一有個閃失，事情就麻煩了，最好是分開攜帶，以防不測，我想請慧姐負責保管一部份，不知妳的意思怎樣？」

左慧姑遲疑少頃，跟母親互換一道眼神後道：「好吧，這個鐵箱子我替你帶着吧，此去幽冥教，任重道遠，你又必須發號施令，統理一切，帶着它的確有所不便。」

康少峯的意思，本來是想將另外十六幅銀圖，亦即死神左玄的四張人皮放在她身上，以分散危險，聽慧姑這樣說，覺得也有道理，道：「也好，只是未免太委屈慧姐了。」

隨即將鐵箱交給左慧姑。

少林智通、武當一塵、冷面人魔夏宏光、滄海遊龍莊宗毅、醉叟解千愁、神叟余千知等人，出得精舍別墅之後，見小峯手中多了一隻鐵箱，早就犯疑，亂猜一通，及見他與左慧姑竊竊私語，更認定箱內必有極其重要珍貴之物。

心裡雖然犯嘀咕，却無人啟口動問，因爲相處多日，已摸清楚康少峯的性格，他認爲可以說的事，不問也會和盤托出，若是機密大事，問也白搭，徒然自討沒趣。

大家快馬加鞭，一陣緊走，不久便又回到先前與血女師徒相遇之處。

再向前推進數里，山谷更險更窄，遠處羣峯交抱，康少峯記得幽冥教的總壇就在那裡，上次與幽冥秀士楊威走的就是這條路，道：「我想起來了，這條路在下曾走過一次，地勢十分險峻，又有重兵把守，易守難攻。」

冷面人魔夏宏光截口道：「豈止是易守難攻，簡直是死路一條，夏某就是在前面不遠處栽在血女手中，咱們如由此強度關山，很可能會被姓楊的一網打盡，最好另尋別路爲宜。」

臉色一整，忽又改口道：「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夏宏光說這話可不是貪生怕死，康少俠如果決定硬闖，老夫願打頭陣，絕不皺眉頭！」

康少峯微微一笑，道：「此事區區自有打算，不勞夏大俠掛懷。」

舉起雙手，命大家停下來，康少峯站立高處，環視全場，朗聲道：「承諸位厚愛，推小峯出來統領滅魔義師，深盼各位前輩能通力合作，惠予協助鞭策，等一下在調配差遣上如有欠妥之處，務請據實直言，大家商酌而行，但一旦決定之後，就必須貫徹到底，生死不渝，若有陽奉陰違，玩忽職守，或其他越軌行爲者，小峯願將醜話講在前面，絕不輕饒！」

最後四字講得威風八面，擲地有聲，不愧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領袖人物。

諸俠聞言齊聲應諾，同聲回說：「但憑小英雄差遣就是，我等絕無異議！」

康少峯早與九州羅漢、鬼谷谷主等人擬妥進軍大計，當衆宣佈道：「請師娘、慧姐、玉笛金童、少林智明、智惠大師，以及門下高僧，由正面直進，但只可佯攻，亂敵耳目，不可冒進，直至有人將狹谷上面的埋伏清除後，再長驅直入，進襲魔教腹心。」

慧姑母女師徒，智明、智惠二僧一齊領首應命。

康少峯又對醉叟解千愁、神叟余千知、冷面人魔夏宏光、九頭神鷹崔斌道：「醉、神二叟請設法潛至狹谷左面上方去，拔掉魔教的樁卡埋伏，夏、崔二俠則在右面進行破壞，得手之後仍固守原地待命，不得有誤，如有魔教匪徒出入，一概格殺！另外可各帶少林高僧十名，以爲臂助。」

四人二話不說，同聲應諾。

康少峯繼續調兵遣將道：「少林掌門人智通大師，請率令師弟智元、智宏大師，以及二十名門下弟子，與滄海遊龍莊大俠携手共進，襲老魔後背。」

軍令如山，無人表示異議。

小峯接着又道：「武當一塵掌門，請率令師弟一清、一風道長，與白龍莊衛莊主、小燕姑娘，再加二十名少林高手，由絕壁左方以繩梯滑下，俟機進襲。」

武當師兄弟三人，與白龍莊主神劍衛道祖孫，聞言不加思索，便一口答應下來。

剩下的人不多了，僅神州一奇呂松林、九州羅漢、病叟龍雲和康少峯尚未分配任務，病叟道：「小峯，就剩下咱們四個人了，再加上二十名少林和尚，由絕壁右方進攻，對不對？」

康少峯笑道：「不錯，晚輩正是此意。在下作此調配，兵分數路，主要原因爲幽冥教地勢特殊，內部機關圖陣又多，爲避免不必要的損傷，只好分進合擊，這樣既可亂敵耳目，又可分散他們的力量，諒楊老賊功力再高，詭計多端，也必將疲於奔命，窮於應付。」

羣豪聽他說得有理，一致表示

贊同。

康少峯喘了一口氣，又道：「話是這樣說，事實究竟如何，尚在未定之天。少林智通掌門與武當一塵道長的兩支人馬，進入魔教之後，主要的任務是亂敵耳目，分散他們的力量，一旦短兵相接，小勝則退，不可貪功，最好四處游走閃擊，切忌與楊威本人，以及吸血鬼王、攝魂判官乃至奪命三使等魔頭正面交鋒，以免無謂的傷亡。」

望一下九州羅漢、鬼谷谷主等人，接着說道：「進攻的主力放在小峯師母、師姐和龍、呂兩位前輩，還有九州羅漢老禪師這方面，我們兩相會合，深入腹心之地，摸清楚魔教虛實後，當會焚火傳訊，諸位看到烟火起時，應即從四面殺入，一舉將幽冥教徹底摧毀，從此在武林中除名！」

調遣已畢，康少峯再將連絡的方法解說一番後，各路人馬隨即領命而去。

康少峯望着他們遠去的背影，對九州羅漢、病叟龍雲、神州一奇道：「現在亥時已過，子時將屆，晚輩和那人相約的時間快要到啦，咱們也該動身了，寧可在現場多候一會兒，也不能遲到。」

呂松林望一望天色，道：「是該行動了，早到總比晚到好。」

四人說走就走，領着二十名少林高僧，快如迅雷奔馬，雖說山路難行，峯巒險峭，絲毫也難不倒這二十四位武林高手，半個多時辰之後，已身在絕壁崖頭，到達預定地點。

居高臨下，景物一目瞭然，斷崖的下方，便是幽冥教的總壇所在，那一棟康少峯曾經小住多時，幽冥教主楊威企圖非禮呂盈盈的大樓，就在不遠的地方，樓後的大片桃林，桃花早謝，隱約中可見纍纍果實。

極目遠眺，但見房舍櫛比，未聞半點聲息，既無燈光，亦無火把，靜悄悄地，黑沉沉地，彷彿一座死城。

越是這樣越緊張，大戰的前夕多半如此，顯得十分神秘，陰森而又恐怖。

看似平靜無波，實則危機四伏，有理由相信幽冥教可能早已設下十面埋伏，張網以待，潛伏着無窮危機與殺機！

康少峯凝視片刻後道：「那人和晚輩約好，主力由此與慧姐母女那邊兩面夾擊，應以最快的速度攻入魔教腹心，也不知醉、神二叟跟夏、崔二俠的工作進行得怎樣了？」

大家一聞此言，齊將注意力轉移至狹谷那邊，側耳靜聽片刻，不久便聽到有殺伐打鬥之聲傳來。

毫無疑問，行動已經展開，鬼谷谷主一行人隨時都有殺進狹谷的可能。

九州羅漢一邊命寺中弟子架設繩梯，一邊說道：「關於進攻的時間，小英雄與那人有無約定？」

康少峯道：「有，就是今日子夜。」

病叟龍雲昂首望天道：「時辰已到，我們是否馬上行動？」

「且慢，晚輩還要跟他連絡一下。」

「怎樣連絡？」

康少峯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學了一聲狗叫。

這聲狗叫，係以內家眞力送出，宏亮而又悠揚，直傳出四五里之遙，羣山廻鳴，歷久不散，武當一塵、少林智通、鬼谷谷主等人清晰可聞。

當然也會傳入那人耳中，可是，苦候一陣，並無回音，康少峯甚覺詫異，汪！汪！汪！又學了三聲狗叫。

比剛才那一聲更嘹亮，餘音盪漾全谷。

這次終於有了反應，回答的也是一聲低沉而有節奏的狗叫。

「阿彌陀佛，」九州羅漢宣了一聲佛號，道：「恕老衲愚拙，悟不出箇中奧妙，敢問那人怎麼說？」

「他說知道了。」

「沒說是否可以即刻進攻？」

「他沒有說可以，也沒有說不可以。」

「哦！」

「也就是說進退由我們自行決定。」

神州一奇呂松林一臉憂急道：「照這樣看，事情可能有了變化，有意外事故發生？」

康少峯皺着眉道：「嗯，呂前輩所言甚是，的確可能有意外發生，而且似乎很嚴重，但他深知天下英雄此來如箭在弦，勢在必發，進退之間不表示意見，一切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變生倉卒，好似當頭澆了一盆冷水，龍雲聲急語快道：「小峯，以你看來，會發生什麼事？」

康少峯想了想，道：「我想八成是老魔已知銀圖、玉符失竊之事，判定我們必會來襲，已有週密部署。」

三人互望一眼，同聲道：「那麼，咱們是即刻行動？還是改變計劃？」

康少峯不假思索，立即斷然決定道：「此行只准前進，不許後退，縱然是虎穴龍潭，那怕是刀山劍林，也要闖一闖！」

小峯豪情萬丈，三人同樣鬥志昂揚，四個人各抓住一條繩梯，緩緩滑下。

下滑十幾丈，峭壁已盡，腳下是一道草樹叢生的長坡。長坡並非很陡，又有叢樹雜草攀附，可以勉強行走，但因怕有機關埋伏，未敢放步疾行。

四人在前，二十名高僧在後，躡手躡足，慢如蝸行龜步。

康少峯柔聲細語道：「由此向前，可能一步比一步困難，一步比一步危險，必須步步小心才行，據那人說，整個幽冥教，以此處最易下手，機關埋伏也最多，本來我們約好由他事先將障礙清除，現在也不知道是否已付諸實施。」

小峯話剛說完，九州羅漢乍然忙不迭地向左前方衝出去三四步。

三人愕然一楞，追上去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只見樹上繫着一條蔴繩，上面吊着一串鈴鐺，另一端本來是綁在樹上的，却已被人從中剪斷，鈴鐺也踩扁了，效用全失。

小峯看在眼中，喜在心中，招招手，繼續緩步向前。

丈五之外又有發現，一方巨石後面倒着一名黑衣大漢，脅下皮囊中滿滿的都是毒鏢、毒箭與毒針，背上插着一支毒鏢，已氣絕多時。

此人斜對面的草叢中，也有一人倒臥血泊中，死狀相似，顯然是從背後猝然受襲致死。

大家心裡有數，心知那人言而有信，已將路障清除，暗自欣喜之餘，腳步也隨之加快了一些。

孰料，甫進三步，忽見前路已斷，下面是一個深坑，坑內插滿毒刀，是一個陷人坑。

進一步觀察，只破壞了一半，另一半仍完好如初，陷人坑上蓋着一層薄薄的樹枝雜草，再覆以土砂，如非毀掉一半，必會失足墜下，死於非命。

前有陷人坑，兩旁又有埋伏，如果沒破壞，一行二十四人那還有命在！

四人八目相接，各自暗呼一聲：「好險！」悄沒聲息地繼續前進。

行不多遠，又有狀況，眼前出現一片排列整齊的松林，細細一算，共是九行，每行九株，忙叫大家止步道：「此乃九九迷魂陣，據那人表示，此陣是外圍的最後一道關卡，由此向前才算進入眞正的危險地帶。」

三人一聽說前途更加險惡，不由皆大吃一驚，九州羅漢道：「老衲曾在一本古籍之上，看到九九迷魂陣之名，此陣神奇玄奧，最難破解，除非深諳易理八卦之人，休想自由出入。」

康少峯朝左右兩旁一看，見山勢忽然變陡，好似刀削劍劈一般，蹙眉道：「姓楊的居心狠毒，設想周全，兩側通路已斷，九九迷魂陣乃唯一通路……」

言猶未盡，呂松林指着陣內說道：「奇怪，陣內有幾株松樹已經被人齊根砍斷，此陣可能已發生不了作用。」

康少峯聞言大喜，趨前細一審視，果見陣內成斜線一共砍倒九棵樹，喜孜孜地道：「這眞是太好了，這位俠士不顧自身安危，仍然冒險相助，如能順利的消滅魔教，此人應是天下武林的第一功臣！」

餘音尚未落地，又當先踏進九九迷魂陣。

神州一奇、病叟龍雲、九州羅漢如影隨形，寸步不離。

九九迷魂陣已破，有驚無險，很快便安然行出。

「沙，沙，沙……」

剛剛走出九九迷魂陣，山腰上傳來一陣異響，似是有人或野獸往上爬。

小峯反應敏銳，處置得當，下令就地隱藏。

不料，藏身處一腳落下，覺得軟綿綿的，原來又踩到一個死人，嚇得他差點驚叫出聲。

大敵當前，那還管他人是怎麼死的，一屁股坐上去，凝神靜氣的注視着前方。

沙沙之聲愈來愈近，樹影搖晃，雜草擺動，康少峯深深體會到草木皆兵的況味。

然而，凝視良久，始終未見人影半點，側耳傾聽，亦未聞人語之聲。

神秘！緊張！

如臨大敵！

如履薄冰！

沙沙之聲分明已近在數丈之內，奈何虬松糾結，雜草深密，依然一無所見。

枯候許久，草樹深處，終於冒出兩個黑影，似是一男一女，耳目口鼻難辨。

大家暗運功力，蓄勢以待。

氣氛緊張得令人窒息，惡戰一觸即發，沙沙的步履聲彷彿從他們的心上踩過。

再過片刻，來人已近在三丈之內，這才看清楚，前面的老者是黑虎莊主鐵掌趙峯，後面的婦人是蛇蠍美人趙婉君。

鐵掌趙峯是幽冥教主楊威的老丈人。

蛇蠍美人趙婉君則是楊威的元配髮妻。

而，自從在伊陽城外重逢後，黑虎莊主趙峯父女便跟着楊威定居在此五虎嶺。

職是之故，小峯疑雲滿腹，未敢輕率現身，仍隱身暗處，靜觀其變。

不久，鐵掌趙峯便開口了，聲音低沉、微弱：「婉兒，咱們父女一時鬼迷心竅，差點斷送在那個惡

棍手中，今夜好不容易擺脫監視，逃來此處，但願蒼天保佑，逢兇化吉，早離虎口，如有人阻擋攔截，由爲父我一人出面迎戰即可，我兒應盡一切可能逃離五虎嶺，正告天下英雄，共謀剿滅幽冥教的大計。」

四俠聞言大喜，短短數語，已將父女二人的心跡表明，神州一奇呂松林先咳嗽一聲，接着小聲說道：「趙莊主，我是呂松林，病叟龍大俠、九州羅漢老禪師，還有龍虎門的掌門人康少俠，就在老夫身旁，其他各門各派的英雄好漢，也都齊集五虎嶺，準備大興問罪之師。」

說完後，人已現身，緩緩走過去。

呂松林經驗老到，應變得宜，康少峯由衷欽佩，立與病叟龍雲、九州羅漢來至趙峯父女停身之處。

話已挑明，父女二人懼意全無，流露出一臉欣慰之色。

情勢緊急，沒工夫噓寒問暖，鐵掌趙峯展目四下一望，道：「諸位與師五虎嶺，乃天下武林之福，但惡徒武功太高，就憑這幾個人根本無濟於事，等於以卵擊石，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

康少峯不記前嫌，以笑臉相對，將全盤部署簡單扼要的說了一下。

父女二人聞言愁眉稍展，趙婉君道：「不是我們父女有意給大家洩氣，就算人數再加一倍，也只能說或可一戰！」

病叟龍雲愕然道：「要怎樣才能穩操勝算？」

鐵掌趙峯道：「除非能將銀圖秘籙上的玄功全部參悟透徹，修得七八分火候，否則，很難將這個狠心狗肺的惡棍制服！」

呂松林指着小峯道：「康少俠已經達到這個境界，有過之而無不及！」

趙莊主聞言欣喜若狂，滿臉的愁雲至此總算一掃而空。

一轉念間，與康少峯之間的嫌隙又湧上心頭，笑臉相對道：「掌門人，老夫過去對你們母子多所冒犯，深感歉疚，希望康少俠能大量海涵才好。」

一句話，又勾起了康少峯的傷心往事，暗中自語道：「我娘是死在神簫玉女之手，是死在鬼谷主之手，是死在楊威老魔之手，也是死在黑虎莊主趙峯父女母子之手，這筆血債我一定要討！不過，爲了天下武林的前途禍福計，可以放過現在，以後再算。」

心存此念，淡淡一笑置之，並未正面作答。

可把趙峯弄糊塗了，摸不透小峯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病叟龍雲單刀直入的追問道：「恕老病鬼直言不諱，趙莊主不在幽冥教中享福，爲何要冒險逃亡？」

黑虎莊主趙峯慨然長嘆道：「唉，別提啦，楊威那個惡棍簡直豬狗不如，人性全無，根本沒把老夫放在眼內，頤指氣使，呼來喚去，受盡了他的羞辱與欺凌，從未將本莊主當尊長看待。」

拍一下女兒婉君的肩膀，又黯然神傷的道：「對老夫不好，倒也罷了，對結髮妻子同樣無情負義，整天惡語相向，動輒拳脚交加，也不知從那裡強擄來上百民女，供他們那一羣人面獸心的魔鬼縱情聲色，恣意胡爲，對我兒根本不假辭色，甚至處心積慮的想盡辦法迫害我們父女，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決定逃脫魔掌，原意就是想與天下英雄共謀滅魔之計，如今幸而與各位在此相遇，也就不必再作逃亡的打算，正可略效犬馬之勞。」

康少峯滿臉堆笑，連說了兩聲：「歡迎！歡迎！」

九州羅漢道：「老檀越從魔教來，定知魔教內部虛實，可否賜告一二？」

鐵掌趙峯道：「說來慚愧，趙某在此枉住數月，被楊賊視作陌路，始終未參予機密，所知實在有限，只知他與二鬼、三使的功力進步神速，已無人能敵，此番羣豪兵臨五虎嶺之事，亦早有所悉，嚴加防範。另外，魔教似是失落到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那惡棍爲此曾大發雷霆，殺了不少人。」

康少峯神色一緊，道：「老莊主可知幽冥教失了什麼東西？」

「此乃最高機密，小老兒無從得知。」

「那麼，偷盜之人是誰？」

「我們父女是局外人，毫無所悉。」

「楊賊自己有無查明？」

「一直在查，內情不詳。」

康少峯聞言稍感寬慰，若無其事道：「姓楊的得知有重要東西失竊後，都殺了那些人？有何措施？」

黑虎莊主趙峯想了想，道：「被殺的全部都是負責看管寶物的教徒。不過，此人生性多疑，心狠手辣，即使是最親近的心腹死黨，如吸血鬼王、攝魂判官以及被稱作奪魂三使的毒閻王傅平、追魂手傅仲、鬼見愁傅宏等五人也不放過，曾單獨嚴加審訊不算，據說還下了毒手。」

病叟龍雲驚問道：「趙兄是說楊威把二鬼、三使殺了？」

「不！二鬼、三使還沒有死，只是已離死不遠。」

「此話怎講？」

「楊賊詭計多端，在審問過程中出言恫嚇，如對他忠心不二，就服下毒藥，以示效忠，如果不肯，就是竊賊！」

「結果，二鬼、三使都被迫服下毒藥？」

「是啊，不服毒就是叛徒，誰敢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楊威得寸進尺，又脅迫五人爲他賣命拒敵，永遠效忠，如有違抗，便會毒發而亡，因爲毒藥乃特製之物，沒有惡棍的解藥，必死無疑！」

趙莊主的一席話，聽得大家心驚肉跳，怒髮衝冠，呂松林欲語未語，趙峯又道：「此獠絕毒無情，連最親密的吸血鬼王等都下毒陷害，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說了，整個幽冥教內呈現着一股兇殘暴戾之氣，這些人爲了保命，必會爲姓楊的拚死賣命，想要拔掉這一株毒草，天曉得會經歷多少慘烈惡戰，會有多少人爲此喪命亡魂！」

康少峯道：「爾後吉兇如何，尚在未定之天，姑且不去談它，老莊主從山下來，一路可有什麼狀況？」

鐵掌趙峯驚「哦」一聲，道：「哎呀，如非小英雄提起，本莊主差點把這件事情給忘啦，一路行來，通行無阻，所有的暗樁暗卡，機關埋伏，好像俱已被人拔除，是不是已有人潛入魔教內部？」

康少峯含糊其詞道：「通行無阻就好，時間寶貴，不能再躭擱，慧姐他們沒人接應，落了單，事情就麻煩了。」

羣豪意見一致，趙峯駕輕就熟，由他領頭前行。

默行二十餘丈，一切平靜，康少峯忽然想起一事，道：「趙莊主，令外孫玉面郎君楊明現在何處？」

蛇蠍美人趙婉君不等父親開口，搶先泣訴道：「不提他倒也罷了，一提起這個小畜牲來，就滿腹怒火，這個孽障天生的壞胚子，和他那魔鬼老子一模一樣，六親不認，到五虎嶺沒多久，便將他老子的惡性全部繼承過來，父子倆一拍即合，狼狽爲奸，大大地傷了我們父女的心。」

鐵掌趙峯仰天長歎一聲，道：「婉兒，別再提這個畜牲，可能是趙家祖上無德，才能生出這種忤逆不孝之子，爲父的深信他父子二人皆非善類，各懷鬼胎，相互利用，楊威看中他的機智才華，把他當作工具，而明兒那逆種則是利用他老子的權勢，想一步登天，尤其迷戀呂……」

話至此，一瞥神州一奇呂松林，沒再說下去。

呂松林一直低頭疾行，好像沒注意，康少峯却暗自爲呂盈盈的清白捏了一把汗。

默行一陣後，呂松林忽然趨前對趙峯道：「小女盈盈，認賊爲師，在幽冥教的近況如何？」

趙峯猶豫再三，愁眉苦臉道：「令嫒自從那惡棍從少林寺肆虐歸來，得到羣雄合攻五虎嶺的消息，接着又有重要寶物失竊，第一個懷疑的對象就是呂姑娘，痛毆一頓後據說已被監禁起來。」

直聽得康少峯心急如焚，恨不得馬上飛到她身邊去，助她一臂力。

神州一奇呂松林比他更憂急三分，心亂如蔴，痛如刀絞油煎。

不過，二人都是堅强的英雄漢子，以大局爲重，暫將兒女私情放在一邊，誰也沒有說出口來，脚步陡地加快，放步疾行。

前路險阻，處處機關，步步埋伏，所幸，正如鐵掌趙峯所說，早已有人事先破壞，故而通行無阻，疾行半刻工夫，已步下長坡，到達平地，前面的樓閣房舍已相去不遠。

康少峯指着不遠處的一座高樓道：「咱們先潛伏在那棟高樓附近，因爲那是魔教的樞紐所在，只要能佔領此樓，據說便可控制全局。」

羣俠知係康少峯與那位神秘人物密議的一部份，一致頷首稱善，言聽計從。

康少峯目注高樓，又學了三聲狗叫，共是兩長一短。

這一次很快便有了反應，樓上面對這邊的窗口亮出一縷藍光。

藍光並非燈光，只是一個藍色的發光體，光線甚是微弱細小，如非事先約定，即使近在身旁，也不易察覺。

病叟龍雲小聲查問道：「怎麼樣？」

康少峯道：「他說知道了。」

呂松林一愣，道：「就只知道而已？」

康少峯道：「是啊，晚輩也覺得很怪，盡說知道了，不表示可否即刻行動，看來必有變故，事出有因，不敢擅作主張。」

九州羅漢道：「無論如何，我們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康少峯心堅意決道：「不錯，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既來之，則安之，一切照原定計劃行事，非要跟楊賊分個勝負死生出來不可！」

揮一揮手，一行二十六人小心翼翼地奔往高樓。

詎料，甫行十餘步，異事陡生，不遠處有一條黑影一晃而逝。

接聞一聲陰森森的長嘯劃破長空，羣山廻鳴，傳遍全谷。

不久，「噹！噹！噹！噹！」鐘樓上的警鐘也響了，歷久不停。

陡然間，遠遠近近，四面八方，出現無數火把燈光，快速閃動，宛若鬼火似的。

鐵掌趙峯嚇得臉如死灰，道：「糟啦，咱們的行踪已被人發覺……」

康少峯當機立斷道：「行藏敗露也好，用不着再瞻前顧後，大可以明目張膽的幹，目標前方高樓，咱們衝！」

英雄所見略同，諸俠豪情萬丈，康少峯衝字出口，大家去勢如箭，衝向前去。

突聞耳畔傳來一聲金鐵破空之聲，別人還沒有來得及反應，康少峯伸手一探，食、中二指間已夾住一支竹葉飛鏢。

九州羅漢道：「人在右前方花圃中……」

純屬多餘，老和尚發話之初，康少峯一揚手，已先一步將飛鏢射回花圃。

小峯手法奇快奇準，但聞有人悶哼一聲，冒出來半個頭，旋即消失不見。

龍虎門掌門人康少峯好妙的身法，羣俠欲進未進，他已閃身一掠而至，將一名黑衣大漢扣在手中。

飛鏢擊中右腕，血流如注，左腕又被小峯扣住，嚇得他魂不附體，全身發抖。

病叟龍雲快步行來道：「剛才可能就是這個兔崽子發現咱們的行踪。」

康少峯臉一沉，冷若冰霜道：「別哆嗦，本掌門不殺酒囊飯袋，怕的是弄髒了我康少峯的手！」

黑衣大漢雙眼發直，滿臉乞憐之色，小峯又道：「不殺你亦非有意施仁，是想借爾之口，告訴楊威老賊，說天下英雄已殺進幽冥教，叫他趕快滾出來受死，如敢哼半個不字，就放火把他燒出來！」

話完一鬆手，再喝一聲：「滾！」猛地飛起一脚，將那人踢得在地上打了七八滾，勉勉强强的爬起身來，抱頭鼠竄。

康少峯亦未停留，率衆直往前行。

眼看高樓已近，忽見樓前廣場上豎起一根長竹竿，竹竿頂端掛有一盞琉璃燈，燈下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吊着一個人，正是神州一奇呂松林的掌上明珠——呂盈盈姑娘。

呂盈盈的身上穿了一件白袍，上面寫着八個紅字，是：

羣丑止步
違者必死

這「必死」二字，大家心裡雪亮，代表着雙重意義，將諸俠與呂盈盈都包括在內。

諸俠看得一呆，心頭直冒寒氣，病叟龍雲急忙叫大家止步，恨得牙癢癢地道：「這個魔鬼簡直卑鄙！無耻！毒辣到了極點，竟拿盈盈侄女的性命來威脅咱們，這可如何是好？」

九州羅漢道：「阿彌陀佛，罪過！魔教泯滅人性，咱們應以呂姑娘的安全……」

呂松林不等老和尚說完，便義正詞嚴地說道：「不！絕不！我們還是應按照原來的計劃行事，千萬別爲了小女個人安危影響全局！」

康少峯道：「前輩之言固善，但呂姑娘的生死也不能不管，你老人家只有盈盈這麼一個女兒，萬一有個閃失，叫小峯如何心安，且別妄動，我們是否可先設法把盈盈救下來，然後再跟楊賊拚！」

呂松林望着愛女盈盈道：「咱們既已深入虎穴，就只有勇往直前一途，那惡棍將小女高掛竿頭，毫無疑問是一個餌，誰去捨命相救，必會成爲衆矢之的，與盈盈一起死在亂箭之下，老夫堅決反對！」

這話言之成理，無人敢輕率行事。

神州一奇繼道：「事實已經擺明，咱們挺身直進，小女固然難逃毒手，就此轉身退走，她又何嘗能夠倖生？何況各路英雄可能已游壁而下，殺進狹谷，呂某怎忍爲小女一命壞了武林大事！」

言來悲壯激昂，義貫日月，驀地雙臂一抖，一掠之勢就衝出去一丈七八。

康少峯忙接踵追上去，一把將他拉住，道：「呂前輩且慢，進退之間事關盈盈生死，請再三思！」

呂松林聲急語快道：「此乃婦人之仁，老夫不敢苟同，事情顯而易見，只能進，不能退，畏首畏尾，不但救不了盈兒，說不定還會白白的斷送了天下英雄的性命，和整個武林的前途！」

話至此處，幽冥教對面絕壁附近，傳來一陣喝叱打鬥之聲。

不一時，後面絕壁下也殺聲震天，想必少林智通、武當一塵那二批人馬業已和幽冥教的人幹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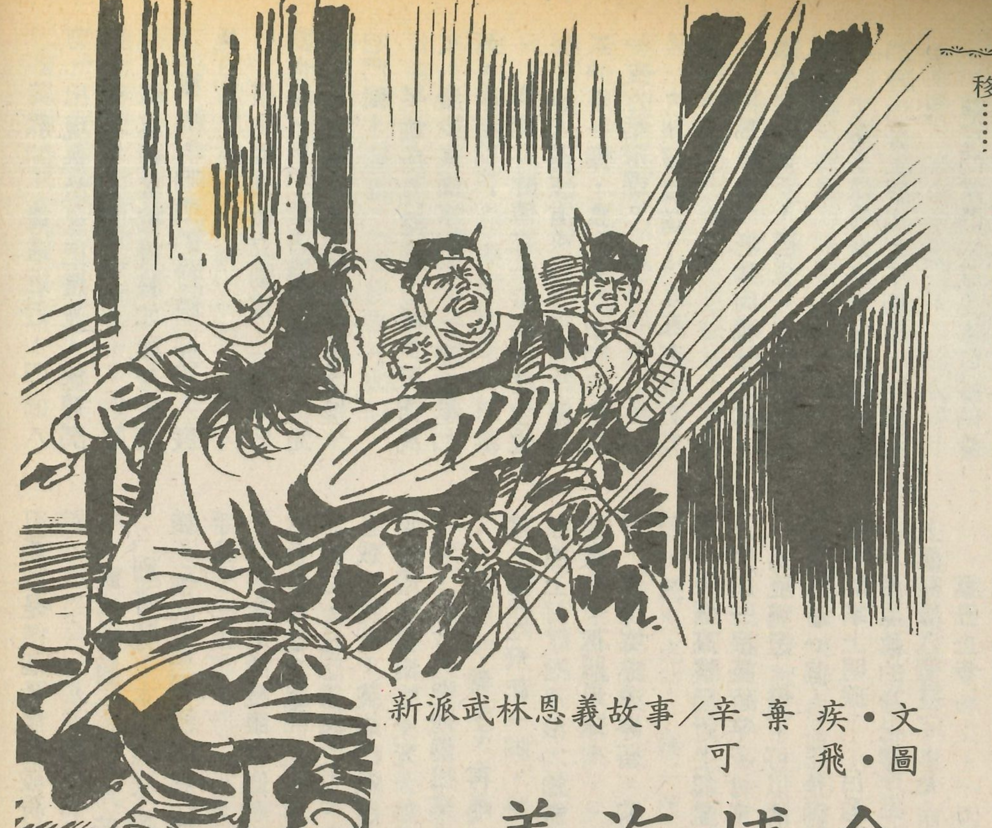
緊接着，出口處的狹谷一帶也有了動靜，顯係冷面人魔夏宏光、九頭神鷹崔斌、醉、神二叟與鬼谷谷主母女等人已開始行動。

神州一奇呂松林振振有詞道：「小峯，你聽見了吧，各路人馬俱已發動，此時退縮必將遺臭萬年，爲了剿滅魔教，爲武林除害，四方豪傑說不定會有很多人流血犧牲，我呂松林損失一個女兒又算得了什麼？」

話是這樣說，天知道這話的後面有多少辛酸，多少眼淚，多少無奈！

（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君不邪等人躲在菜園張處，張川用君不邪給的銀票去購物，不幸惹上官非，來了十餘個捕快要抓人，君不邪又以「血泣令」殺了幾個捕快後逃離而去，並匿身人烟絕跡的閻王灘小舟上。繩上姑娘張小燕是君不邪的紅顏知己，張小燕深愛君不邪，不畏父親阻擾，悄悄來到閻王灘，對君不邪表示愛他矢志不移……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有冤難伸殺捕快　神偷不忿闖當舖

只見屠仁掄動手上竹籃子，使力往林中摔去，口中厲吼：「去你娘的不要了，咱們快去找牛天剛。」

李凱拔腿前面跑，屠仁出氣有聲的呼叫着。

「天剛，天剛吶，你可千萬別被狗腿子們兜上了，千萬千萬吶！」

* * *

「拚命三郎」屠仁與「神偷」李凱二人急急忙忙奔到城牆邊，抬頭遠處看，張家菜園看上去很靜，但兩間茅屋就不一樣了！

那兩個茅屋外面圍了七個捕役，有個捕役衝着茅屋內大聲吼叫道。

「大個子，出來吧，你逃不掉的！」

茅屋內傳出粗重的聲音，道：「老子不上衙門，老子又沒犯法！」

「你是張川的朋友，跟爺們去過過堂，你怕甚麼？」

「滾，老子就是不去！」

城牆邊過來兩個人，是的，屠仁與李凱走來了。

屠仁道：「這光景只有一個字，殺！」

李凱道：「能不用動刀子最好不過，且看我的。」

他急步走上去，道：「官爺們，你們這是幹甚麼的？」

正門外的捕役乃是知府衙門的第一領班，領班人次於捕頭與副捕頭！

這位領班捕役回頭看向李凱，道：「你也是張川的朋友嗎？」

李凱忙搖手，道：「不，我是看熱鬧來的！」

不料牛天剛在茅屋內發現來了李凱，也不加思索的一聲大吼！

「阿凱呀，快逃呀，別叫他們抓到你！」

捕役領班一聽大怒，厲吼一聲：「把這矮子鎖上！」

李凱個頭小，立刻奔過來兩個大個子，抖着鐵鍊便往李凱的頭上套去！

李凱雖然個子小，動作巧，他斜閃三步，急得一聲罵：「他娘的！」

這句罵也不知是罵捕快還是罵茅屋裡的牛天剛！

就在這時候，屠仁撲過來了。

屠仁見捕快們追抓李凱，又見牛天剛被困在茅屋出不來，他的毛躁性子發作了！

「殺！」

屠仁拔刀疾上，兩個追抓李凱的捕快想不到來人照面就動刀，更想不到還有人敢出刀殺官差！

這二人一個失措間，早被屠仁殺死在地上。

李凱不閃了，刀已出還逃甚麼？

李凱的心中早想妥了應付的方法。

他的心眼兒靈活，準備告訴捕快們，他三人常來同菜園張賭幾把，今天也是來賭的，張川的事，他們不知道！

然而偏就官家要抓他，再加上牛天剛那一聲叫，李凱只有暗中叫苦！

爲甚麼叫苦？這以後進南京城辦事，更不容易了。

心念間，李凱也豁出去了。

他是一不作二不休，一聲大吼：「牛天剛，出來吧，早晚免不了殺，操他媽！」

「殺！」

牛天剛像頭野獸般，自屋內衝出來了。

七個捕快剩五個，五個捕快不夠宰，屠仁就不把這些平日裡狐假虎威的捕快放眼裡！

如今牛天剛揮刀衝出來，那捕役領班立刻迎上去，他口中厲叱：「可惡的，膽上生毛了不是，敢拒捕？」

牛天剛疾出一刀，吼罵：「老子砍了你這狗操的！」

「噹！」

「唷！」

那捕役領班的刀飛了，他立刻想回身逃，牛天剛大步擋住他去路！

這位仁兄見一刀劈來，急了，用雙手去阻，他竟然忘了一邊閃！

「卡！」

「哎……」

牛天剛上去一刀砍，這位領班的不動了！

再看另一面，屠仁已殺了另外兩個捕快，那李凱正自把尖刀從一個捕快肚子上往外拔，便也拔出一溜鮮血！

有個捕快已逃到幾丈外了，那屠仁抖手擲出一把尖刀，活活把那捕快扎死！

這兒是個菜園子，這兒四週樹林密，只不過此刻天還未黑下來。

李凱看看四週，道：「快走！」

屠仁這才發覺牛天剛的脖子在流血！

「你受傷了！」

牛天剛道：「操他娘，我上當了！」

邊跑，屠仁邊問：「怎麼上的當？」

牛天剛道：「我剛走到茅屋前，從茅屋裡笑嘻嘻走出三個捕快，他們說我來得好，我衝他們笑，因爲我沒犯法呀，娘的，我正在往屋內看，從身後，一條鐵鍊套上來，我火了，大叫，你們幹甚麼？

「不料又出來四個捕快拉我走，奶奶的，我才不會跟他們走，就在他們拔刀的時候，我抓住鐵鍊旋身踢，先踢倒兩個鎖我的人，然後拔刀殺。

「唉，我的脖子痛，奔進茅屋不出來！他們便把我圍住了，娘的，幸虧你們趕來了！」

跑在前面的李凱回了一句。

「你爲甚麼叫我逃，壞了我的計謀。」

牛天剛道：「我怕你被他們上了鎖呀。」

屠仁道：「殺都殺了，還有甚麼好說的，快走。」

哥兒三人不進城，匆匆跑到江邊的蘆葦叢，三人匆匆找到那條小舟，道：「上了小舟再商量！」李凱指着小舟，又道：「在山哥果然是被人坑的。」

屠仁與牛天剛當先跳上小舟，聽了李凱的話，二人齊齊一瞪眼。

李凱隨後也上了小舟，他問牛天剛，道：「大牛，你這脖子出了血，快弄藥敷呀！」

牛天剛吼道：「別管我的脖子傷，我問你，甚麼人坑了在山哥？」

李凱道：「是那惡師爺古來風親口告訴我，這事與白虎堂少堂主王定國有關係！」

屠仁道：「那個可惡的師爺，他的話你能相信嗎？」

李凱道：「所以咱們快去閻王灘！」

牛天剛道：「去找阿邪？」

屠仁道：「咱們還沒有玉獅子的消息！」

李凱道：「只有阿邪才知道惡師爺的話可靠不可靠！」

屠仁道：「十八里閻王灘，咱們得二更天才趕到，天黑怎麼敢進閻王灘，不如且去弄些酒菜，咱們在小舟上吃了睡，五更天再行船！」

李凱道：「我去辦，你們別走下船，娘的，大牛的傷需要治！」

牛天剛道：「別管我了，你自己小心了！」

李凱跳下小舟，匆匆的繞道奔到邑江門外，遠遠的，他發現有些不對勁，守城的加派了官兵十幾個，每個進城門的都要搜，出城來的也一樣。

李凱不想惹麻煩，他不進城。邑江門外是碼頭，小客棧與小飯館十幾家。

李凱找了一家大的飯館走進去，又是酒又是菜，包子饅頭一大袋，五兩銀子擱在櫃枱上，便又匆匆走出來。

李凱剛走到大路上，迎面有個姑娘低聲叫。

「阿凱哥。」

李凱一聽叫一驚，抬頭看，立刻又笑了。

「是你呀，蘭兒。」

那女子正是小桃紅的養女蘭兒。

這蘭兒左右看一遍，立刻對李凱道：「跟我來。」

李凱不說話，跟着蘭兒走到一處小船渠，那地方有破船，二人躲在船邊上。

蘭兒對李凱道：「不得了啦，城裡正挨家挨戶搜兇犯，娘不放心你們，派我與桃兒找你們。」

她頓了一下，又道：「那些被殺的捕快，可是你們下的手？」

李凱道：「人不打狗狗咬人，沒法子，碰上了。」

蘭兒道：「果然被娘猜到了。」

她自袋中取出一張銀票，道：「快快快，叫阿邪哥遠走高飛別回來，過兩年風聲小了再回來。」

吃吃一笑，李凱道：「蘭兒，銀子咱們有的是，你回去對你娘說，叫她安心啦。」

蘭兒道：「娘最關心阿邪哥，要他多加小心。」

一笑，李凱道：「放心，阿邪很安全。」

蘭兒有些無奈的走了。

李凱再看附近，立刻閃身走到附近大路上。

就在李凱剛走入附近林子裡不久，上百官兵自邑江門內奔出來。

這些官兵出得城門，立刻分成四批往住戶奔去，看得李凱直是冷笑。

* * *

李凱走到小舟上，他對牛天剛與屠仁道：「我的好哥兒們，南京城草木皆兵了。」

他把發現的事說了一遍，又冷笑道：「我他娘的不信邪，今夜去找一個人。」

屠仁道：「找誰？」

李凱道：「就是那開當舖的趙其田。」

牛天剛道：「此時此刻，去找姓趙的幹甚麼？」

李凱道：「我也是替阿邪走一趟的。」

屠仁道：「對，聽阿邪說，閻王坡姓趙的要送幾萬兩銀子的，娘的，王偉山去了閻王坡。」

牛天剛道：「我陪偷兒一起去！」

李凱道：「你別去，去了反而礙事。」

牛天剛道：「偷兒，你這是甚麼話，我出刀不比你差，一個可抓十幾個。」

李凱道：「你就知道殺，有許多事情是需要頭腦的，阿邪就明白這一些。」

牛天剛不叫了，他提了酒袋猛喝酒。

屠仁道：「阿凱，吃飽了再去，只不過我們等你四更天，你可得盡快趕回來。」

李凱道：「錯不了，我自有分寸，卯不了咱們去閻王灘的時間。」

他吃着大餅捲醬肉，又把碰到蘭兒的事說一遍，牛天剛與屠仁反而笑了。

牛天剛道：「小桃紅一心要阿邪當她乾兒子，她呀，快想瘋了！」

屠仁道：「小桃紅呀，娘的，她是肚臍眼放屁——不可能嘛。」

李凱道：「小桃紅還是很關心阿邪，只此一樁，就令我感動。」

李凱也不休息，立刻跳下小舟，匆匆忙忙地奔向城門口，只見官兵們挑燈查得緊，他冷笑了。

繞過一段荒草路，走到一處城牆邊，李凱猛抬頭，稍加端詳，立刻振起雙臂，把個身子貼緊了城牆往上蛇游而去。

一般江湖人的壁虎功，乃是以背部貼牆，雙掌雙足反貼移動，李凱的不是。

李凱以前胸貼牆，他以氣功猛吸收肚皮，足尖釘，雙手抓，宛似眞的壁虎游走，刹那間上了城牆頂。

南京的城牆並非甚麼石頭城，明朝開國在此城，城牆全是黑銅磚，城高八丈二，上面垛子半人高。

李凱在城上四下望，城裡面，點點燈光似火龍，二更天還不到，城裡面正熱鬧吶。

李凱下了城牆，沒多久便繞到了趙家當舖大門外。

李凱先是小心仔細的左右看，然後慢慢的往台階上走，他走到門口還抬頭回顧大街上。

伸手推開當舖門，迎面是個高又窄的小櫃枱，一扇半圓小窗後，坐着一個中年漢。

那中年漢見來了個矮子，他低沉着聲音道：「當甚麼呀？」

李凱不認識這中年人，但他認識趙其田。

笑笑，李凱踮脚抬頭，道：「趙老闆人呢？」

中年漢子一瞪眼，道：「你找我們老闆嗎？」

李凱道：「是的，他人呢？」

中年漢子道：「你是咱們老闆朋友？」

李凱道：「老朋友了。」

中年漢子把手一伸，拉開一道矮門，道：「既是老闆朋友，你請進來，我帶你後院見我們老闆。」

李凱道：「去後院？」

「是呀，老闆天晚不出外，你是他老朋友，快請吧！」

李凱猶豫一下，還是挺挺腰桿往內走。

李凱心中想，便是到後院又怎樣，老子怕你就不來了。

一進三道院，李凱被中年漢子帶到後院不進門，却聽到後堂屋門下一人道：「是誰找我？」

李凱抬頭看過去，只見正是當舖老闆趙其田。

燈光下，這姓趙的好像瘦了一圈。

自然會瘦，自從聽說走了君不邪，趙老闆眞的是茶不思飯不想，心驚膽顫過日子。

這種日子不好受，他當然瘦下去了。

此刻，李凱走到趙老闆身前，他吃吃笑了。

「趙老闆，你好。」

趙老闆道：「好，好得不得了。」

李凱道：「我是來代我朋友收筆款子，這筆帳你大老闆不會忘吧？」

趙老闆道：「我欠你朋友的帳？」

李凱道：「你是貴人多忘事呀！」

趙老闆道：「你朋友是誰？」

李凱雙目一厲，道：「別問是何人，快把九萬兩銀票取來。」

他有些聲色俱厲的叱吒，不料却引來幾聲哈哈笑。

李凱一聽忙回頭，只見是四個惡漢兩處通路堵住了。

李凱立刻明白上了當，只因爲那個打扮伙計的漢子手上也拎着刀。

有個怒漢往李凱逼過來，道：「網撒三天半，才見魚兒上網來。」

李凱認識那人，可不正是白虎堂的第一副堂主「魔刀」石升。

石升帶了三個殺手，也正是曾在閻王坡圍殺過君不邪的七人中的三個。

李凱如果出刀，他只有兩成活命希望。

如果逃走，他便有五成活命機會。

這種電光石火般的念頭升起來，李凱一聲厲吼：「我操你娘！」

他吼罵的聲音猶在，人已奔入堂屋。

那李凱個子小，力氣大，抓起趙其田往門外拋，「轟」的一聲響起，趙其田一聲叫：「哎喲！」

趙其田的身子撞上追來的石升，氣得石升反手猛一撥，屋內傳來破窗聲，有東西自窗中出去了。

石升衝進屋子裡，只見內屋中的大窗破個洞，不由大叫，道：「快追！」

屋外兩人自房上追，石升帶着一個殺手自破窗往外追，這四個人追得急，刹時上了房不見了。

現在，趙其田粗聲罵：「娘的老皮，那麼大的個白虎堂，竟然收拾不了個江湖潑皮，早知如此，玉獅子我……」

他剛說至此，忽的大床下面冒出個人來。

是的，李凱已自大床下面站起來，一把尖刀閃閃發光的指着趙老板。

「你他娘的設下圈套坑老子呀！」

趙老板臉色也變了。

「你原來沒有逃走呀！」

李凱咬牙道：「老子逃走誰殺你！」

暴退一大步，趙其田搖着雙手，道：「不，不，我不要死！」

李凱道：「你本來不要死，但你自己找死！」

趙其田忙自懷中抓了一把銀票，道：「我送你銀子，你別殺我。」

李凱道：「白虎堂的狗東西在你這兒……」

忽的他不再說下去，伸手抓過一把銀票，使一個鯉躍龍門，穿窗而出。

半空中傳來一聲低叱：「再多口，必不饒！」

趙其田幾乎僵在房中，他這幾天過的日子痛苦，可以用「痛苦得不得了」來形容。

房上有足音，房後有吼聲，只一聽便知道追拿李凱的「魔刀」石升與他的三名殺手空手而回。

那石升忿怒的直跺脚。

「個王八狗操的，溜得眞快。」

另一大漢道：「二當家，也許還未走離，快在這附近仔細找。」

從右邊閃過的大漢道：「江湖上便是絕頂高手，也不能來無蹤去無影。」

石升突然衝進房中，他發現趙其田木頭人似的在發楞，不由伸手抓住趙其田，沉吼道：「小賊哪裡去……」

趙其田也許眞的嚇壞了，只聽他語不成句的指着東邊道：「在……」

然後又指西邊道：「在……」

「叭叭！」兩嘴巴，打得趙其田一瞪眼，反而清醒不少。

石升怒吼道：「小賊在哪裡？」

趙其田指指床下面，石升手上怪刀斜指，冷笑道：「小賊，你還不出來？」

另外三人也把內房的門窗堵住，光景要活捉了。

趙其田搖頭道：「你們追出門，小賊躲在床下面，如今由前面逃走了，你們……」

石升一聽，怪叫連聲，道：「

他娘的，你怎不早說，快追！」

他當先率三人又追出去了。

就在這時候，有兩個女人與一個男子走進門，那女的急忙扶住趙其田：「咱們惹不起這批人，便躲也難了，老爺呀，快回大院房中去，大伙已嚇壞了。」

趙其田木然的道：「怎麼得了啊！」

* * *

「神偷」李凱早走遠了。

他不走光明大道走暗巷，南京這地方他哥兒幾個最是熟悉不過，尤其李凱更熟悉，這當然同他的「職業」有關係。

江湖人均知道，北京的胡同多，南京小巷長，北京胡同有多少？有人說，有名字的三千六百個，無名字的賽如牛毛。

南京的小巷有多長，你走上一天還在小巷出不來。

李凱不去穿長巷，早已奔到城牆下，黑夜中他翻身幾個起落上了城，上城容易下城難，只不過難不倒他神偷李凱。

李凱又用壁虎功，游游蹭蹭的落在城外面。

邑江門就在不遠處，這一段沒有護城壕，因為這一段距離江邊近。

* * *

李凱找到小舟，只見牛天剛正呼呼大睡，屠仁却持刀坐一邊，見李凱回來，不由笑笑，道：「回來就好。」

李凱跳上小舟，道：「娘的，差一點回不來。」

屠仁道：「牛天剛這大個子，他還猜中了，他猜你一定能回來。」

李凱出腿踢上牛天剛屁股：「大牛，醒醒！」

牛天剛醒來了，他發現李凱，便向屠仁道：「老屠，我說的不差吧，我說他死不了，他就死不了。」

李凱道：「快走，說不定水上有船會找來。」

牛天剛抓了木櫓搖起來，小舟吃水淺，盡在江邊的蘆葦叢中馳着。

屠仁道：「阿凱，都遇上什麼了？」

李凱喘了幾口氣，他却吃吃笑着自袋中摸出一把銀票來，道：「瞧瞧，娘的老皮，趙其田這老小子，眞的有銀子，他隨便自口袋中一掏，就是一把銀票。」

屠仁道：「那是多少？」

李凱道：「不知道，我數一數。」

小舟慢慢行，李凱數銀票，一邊數，一邊唸：「一百，五十，二十，五十，八十，又一百，又一百，又五十……娘的這一共是……」他把左手五指也搬動，搖櫓的牛天剛笑罵：「喂，偷兒，你脫鞋子呀，把十個脚趾頭也加進去，哈……」

李凱有些惱火，道：「娘的皮，只不過五百多一點，距離九萬兩差多了。」

屠仁道：「你怎麼不仔細數一數？」

李凱道：「我如果仔細數銀票，我的小命就沒有了。」

屠仁一怔，道：「怎麼說？」

李凱就把當時白虎堂二當家四人圍住他的事，對屠仁、牛天剛二人說了一遍。

聽得牛天剛只冷笑。

屠仁咬牙道：「娘的，好像這南京城黑白兩道已經沒有咱們混的了。」

李凱道：「所以我們快找阿邪去。」

沿着江邊十八里，慢悠悠的搖到日落西。

夕陽穿過閻王灘飄出來的重霧，江鳥投林也淒泣得令人起雞皮疙瘩。

小舟上牛天剛仍然在搖櫓，那李凱雙掌合起來吹口哨，他吹的是野鴿子叫，立刻間，深深的閻王灘內有回聲。

回聲也是野鴿子叫，牛天剛已吃吃笑了。

「在，阿邪有回應。」

他使力的往重霧搖去，那李凱已把帶回來的吃用移到他面前來。

李凱對屠仁道：「老屠，一人一條毛毯子，需知這兒的蚊蚋咬死人。」

屠仁道：「阿邪他們不知怎樣了？」

就在這時候，附近傳來一聲哈哈，道：「果然是我的好哥兒們回來了。」

牛天剛三人順着聲音看過去，只見斜向水面的一棵老樹枝上藏着一個人，敢情正是君不邪躲在上面。

君不邪把刀插回刀鞘裡，攀着樹枝往深處飛躍，那身法看得三人伸舌頭。

李凱就忍不住的叫起好來了。

那君不邪跟在「邪神」司馬太白身邊不足兩年，可已習了上乘武功，當然與兩年以前的君不邪不一樣。

君不邪在樹上飛躍，比個猿猴還靈活。

漸漸的，河道矮林中露出一條小舟，那張小燕坐在小舟一端直瞪眼，見是牛天剛三人回來，笑了。

「回來就好，眞替你們擔心吶。」

君不邪已躍身落在張小燕身

邊，他對張小燕道：「妳看看，我這幾位好哥們怎麼樣，推心置腹沒錯吧！」

「砰」的一聲，兩條小舟擠在一起，君不邪立刻發覺牛天剛受了傷，他吃驚的撲過去。

「天剛，你脖子……」

「哈……」

牛天剛反而笑了。

李凱道：「阿邪，大牛差一點被官府鎖上。」

君不邪道：「眞的？」

牛天剛道：「操他們的婊姑奶奶，想鎖我牛天剛，還沒那麼容易！」

李凱道：「菜園張被捕去遊街了。」

君不邪咬牙又黯然道：「娘的，張川大哥還是沒脫掉嫌疑，是我坑害他了！」

李凱道：「菜園張的茅屋裡，躲了幾個捕快，他們等着有人找上門，他們就會不問青紅皂白的抓人，娘的老皮，我與阿屠找去，見大牛被困在屋子裡，這光景除了動刀，你說還能怎麼樣？」

君不邪咬牙道：「對付狗腿子們，只有殺！」

屠仁道：「所以我出刀，幾個狗腿子一個也沒走掉。」

君不邪急忙拿出懷中的刀傷藥要為牛天剛敷藥。

牛天剛道：「不，這藥留着你用。」

君不邪聽得想哭，「大牛，你我的命是一樣的重要，別人不把咱們的命看得重要，至少咱們自己要珍惜，你拒絕敷藥，豈不作賤自己，作賤大伙！」

牛天剛點頭了。

張小燕取過傷藥為牛天剛仔細的敷上去，一邊問道：「這是怎麼傷的？」

牛天剛道：「狗腿子們用鐵鍊暗下毒手要鎖我，我急了，抱着兩個傢伙幹起來，兩個傢伙被我甩脫掉，我的脖子才刮破了。」

那李凱把吃的用的分給每個人，又道：「阿邪，南京城暫時回不去了。」

他把這兩天發生的事情再細說一遍，聽得君不邪直咬牙，道：「可惡啊！」

他雙目厲睁，又道：「太好了，在山哥的這件案子，原來與白虎堂的惡少王定國有關係，太好了。」

李凱道：「只可惜那虎丘山莊仍然未能摸進去，玉獅子的事還沒消息。」

君不邪道：「不急，找回玉獅子，那是早晚的事，咱們先歇着，且等風聲一過，設法抓那王定國。」

牛天剛道：「阿邪，你很有頭腦，大伙聽你的，你說怎麼幹？」

君不邪道：「為在山哥報仇，不是咱們大家心中塞的一塊石頭，不去不快。」

他伸手拉住張小燕，道：「阿燕，過一天送妳上岸，妳自己走回去。」

張小燕却鼓着腮幫子，道：「我不走，我在這裡陪你，你別攆我走，好不好？」

君不邪緩緩搖頭，道：「阿燕，我們這是在作賤自己，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同敵人在這兒搏鬥，生死搏鬥，我可不能叫妳也跟着我們遭罪受……」

他抬頭看看陰暗的天空，又道：「深秋一過會有霜雪，如果一旦秋雨綿綿，這閻王灘便是一片迷濛灰暗，濃霧騰騰，到時候便是天空出日頭，也晒不進來，別說那窩囊了，便是悶也會悶瘋個舅子頭的了。」

他拍拍無奈的張小燕，又道：「別說這些了，咱們這兒有妳在，妳想一想，吃喝拉也不方便，還是聽話，快回去，且等以後什麼事情都解決了，我自會去找妳。」

張小燕一聽，不顧一切的倒在君不邪的懷裡了。

她落淚了，君不邪以手掌抹去張小燕的熱淚，反而笑笑道：「別哭，妳爹那裡也是一關，妳師兄……」

張小燕道：「你又不同我遠走高飛，我……」

君不邪笑笑，道：「人在江湖，有時候命却不是自己的，一個自私的人，很難在江湖上延伸下去，我想妳會體諒的。」

張小燕無奈的點點頭。

另一小舟上擠着牛天剛三人，三個人早把自己的毛毯連頭也裹起來了……蚊子成羣襲來了。

* * *

就快五更天了，君不邪推醒懷中的張小燕，另一舟上正傳出牛天剛三人的鼾聲。

君不邪示意張小燕別出聲，他小心翼翼的搖着小船往閻王灘的另一邊駛着。

小船在蘆葦中擦行，發出沙沙響聲，約莫搖出半里遠，君不邪對張小燕道：「阿燕，我送妳上岸吧，三天未回去，大伯必心急，還有妳師兄……他們……」

張小燕忽的撲進君不邪懷中，緊緊的抱住道：「阿邪哥，叫我留下來嘛！」

君不邪木然一笑，道：「這話是我內心中想的，可是眼下情況不對，我們已同官府與白虎堂幹上了，如果妳留下來，等他們發現妳也在我這兒，大伯也休想在夫子廟

前拉場子混生活了。」

他說的實情，張小燕悲感的一聲嘆。

君不邪道：「人若有情天有情，天長地久在心中，阿燕，如果我們有緣份，早晚我帶妳走天涯。」

張小燕一聽好感動，托起君不邪下巴吻上去。

這三天二人擁抱在一起，又是啃又是摸，只有玄關未曾破，那是君不邪找了個歪理由，說他有傷不能男女苟合，才被張小燕信以為眞。

君不邪實際上不願太傷張小燕的心，因為他心中十分的清楚，這以後還不知道是生是死，為什麼要坑了自己心愛的女人。

匆匆的，小舟抵上江岸邊，君不邪自懷中摸出幾張銀票塞入張小燕的口袋中。

「你把銀票給我，幹什麼？」

君不邪一笑，道：「我有銀子用不了，阿燕，妳却有個癱在床上十多年起不來的娘，伯母也是走繩子摔成殘廢的人，她需要花銀子，千兩銀票暫不送，我送妳是小張的，花起來沒問題。」

君不邪也想過曾叫菜園張用趙家當舖大銀票，却把官家惹出來的那回事，他不想叫張小燕也惹禍上身。

張小燕不回拒了。

是的，她老娘也是在繩上翻觔斗，不小心摔落在地上，那天之後，她娘再也下不了床，癱了。

張小燕她爹天天在夫子廟前拉場子，賺的銀子有一半花在老伴身上，他們的日子過得辛酸。

跑江湖的人都差不多充滿了無奈。

張小燕依依不捨的跳上岸，她左右看，附近矮林有風聲，這一帶果然夠荒涼。

遠處，閻王灘被大片濃霧蓋住，幾株大樹梢在霧端冒出來，眞令人覺得那地方陰沉可怕。

君不邪站在小舟上用手指，他對張小燕道：「往東直走三里半，那兒有一條小河，順河往南行，就會找到小路，這一帶，十里之內無人烟，你多加小心了。」

張小燕走走又回頭，回頭便會看到君不邪在揮手，幾乎每一回頭她就有些衝動的要奔回小舟。

於是，君不邪搖着小舟走了！

蘆葦在波動，宛如海上長浪捲向一邊，閻王灘漸漸熱鬧起來了！

那上百種野鳥飛上天，毒蛇巨蟒盤上樹，水面上蛙鳴可傳五里外，這些嘈雜聲，君不邪似乎已習慣了！

＊　＊　＊

小舟往閻王灘內行，忽的傳來鴿子聲，君不邪不學野鴿叫，他回應的是一聲叫：「我回來了！」

遠處，立刻又傳來李凱聲音：「是阿邪回來了！」

小舟繞個彎道，沿着水邊老樹根駛過去，迎面五丈遠處，小舟上站着三個人，那牛天剛粗聲叫道：「阿邪，離開也不交代一聲，害得咱們吃一驚！」

君不邪道：「我送阿燕上岸去！」

小舟靠在一起，君不邪道：「咱們在此好生把精神養好，再出去，鬧他們個天翻地覆，鬼哭神號！」

李凱道：「阿邪，你的傷？」

「好了，我半夜試着運功，已不覺任何痛疼！」

他自袋中摸出幾粒牙齒，托在李凱三人面前，又道：「這些是在山哥的牙齒……」

他此言一出，李凱三人齊吃一驚！

牛天剛道：「阿邪，在山哥已被官家砍頭了，你……」

君不邪道：「我把在山哥的人頭縫接上……」

牛天剛道：「你卸下在山哥的牙……幹甚麼？」

君不邪冷厲的道：「報仇！」

他又似得意的道：「我要在山哥以牙還牙，嘿嘿……閻王坡我就是以在山哥的一顆牙，毀了王偉山一目，王偉山已成了獨眼龍了，嘿……」

屠仁撫掌笑道：「太好了，以牙還牙！」

君不邪道：「這些牙都將嵌入敵人的眼中，但願在山哥在天有靈！」

忽見他拋入一顆牙齒入口，對着一棵樹噴，「嗤」的一聲起處，一條丈長的毒蛇已蜷曲在一起！

那條毒蛇的頭裂了，有一顆牙齒碎了蛇腦！

牛天剛驚呼：「我的乖乖，你眞厲害！」

那李凱也自高興，取了酒菜哥兒四個吃起來了！

君不邪斜倚小舟一邊，他木然的看向水面，看上去他好像食而無味的樣子！

李凱拍拍君不邪，道：「阿邪，你在想甚麼！有話敞開來，兄弟們大伙商量！」

屠仁道：「對，三個臭皮匠比過一個諸葛亮！」

君不邪道：「我在想，阿山哥絕不會下手殺于大戶一家七口，這是滅門血案，在山哥絕對下不了手！」

李凱道：「在山哥漁色重，喜歡那個調調兒，這件事是眞的，但，如果他為女色殺人全家，娘的，打死我也不相信！」

牛天剛道：「八成是嫁禍！」

君不邪道：「聽你們說，那個惡師爺說到白虎堂少堂主王定國，我就有些想不通了！」

李凱道：「惡師爺會欺騙我？」

君不邪道：「尖刀之下，他只有亂說了！」

李凱咬牙道：「操他娘！」

君不邪道：「我想了個辦法，咱們明天一齊行動，從江對岸繞到南京西邊去！」

李凱道：「那就繞去浦口！」

李凱提到對江浦口，忽然吃吃笑了，因為他想到浦口有個李大山！

那李大山在賭坊吃了弩，扛着兒子回浦口，李大山也提到浦口有個白雲山！

屠仁道：「偷兒，你好像很得意，說出來大家分享！」

李凱道：「我也是無意間交了個朋友，這位仁兄叫李大山，哈！」

屠仁道：「交個普通朋友，有甚麼好得意的！」

李凱道：「我笑這位李大山，他說浦口有位老爺子叫甚麼白雲山的！」

君不邪雙目一亮，道：「我明白了，浦口有個山海幫，第一代幫中兄弟都是山字輩，這第二代的為海字輩，聽說有意與白虎堂隔江打對台！」

牛天剛道：「這事你知道？」

君不邪道：「兩年前我去過浦口，聽人說的！」

李凱道：「那好，咱們去浦口！」

君不邪搖頭道：「咱們不找山海幫，咱們的事情又何必拖累了人家！」

李凱一聽也點頭，那牛天剛道：「阿邪說的對，需知咱們連官家也惹上了，山海幫絕不會因為偷兒的順水人情，同官家作對！」

君不邪道：「想到在山哥，令人免不了又想到菜園張，官差死了那麼多，菜園張牽連進去，眞擔心他也會像在山哥一樣，被拖去菜市砍頭！」

李凱道：「惡師爺答應為菜園張脫罪，他個老小子敢騙我？」

屠仁道：「玩弄刀筆之人，那是既奸又詐的小人，他們的話你也相信？」

李凱一怔，道：「張川若死，惡師爺休想過太平日子，我李凱，千方百計也要取他的頭！」

一時間，兩條小舟上的四人沉默了！

這時候還有甚麼再說的？

＊　＊　＊

閻王灘的時光不好過，夜來四人把頭也包緊了，直到三更天過後，君不邪與牛天剛合乘一條小舟，屠仁與李凱乘坐另一條小舟，四個人出了閻王灘，直往江對岸搖去！

兩條小舟還未到對岸江邊，從遠處响起一陣鑼鼓喧鬧聲，抬頭看過去，只見又是旗又是轎，還有衝天大炮朝天放，人馬合計六十多！

這些人在晨光中走，隊前面還有開道的！

江面上搖來兩條舟，舟上人並不注意這些人，舟上人只不時的看向遠處的南京城！

是的，南京城死了那麼多捕快，如今正是草木皆兵，官家正挨家挨戶在搜人！

君不邪四人遠遠的從南京對岸繞過去，他們不走近路而繞道浦口！

四個人抬頭看向岸，君不邪道：「這附近有個菜館，咱們上岸去吃點茶水，這幾天未喝過茶水，便嘴唇也有些裂的難過！」

李凱道：「小舟貼岸拴在石頭上，吃過茶咱們再往上游搖！」

牛天剛道：「南京城是進不去了！」

屠仁道：「咱們潛去虎丘山莊，娘的，老天若幫咱們，兩件事情一次辦！」

君不邪已跳上岸，他深深的呼吸着，是的，這幾天把他弩在閻王灘，日子過得眞辛酸！

哥兒四個大步走，遠處的大道上有一家茶點舖，這時候距離下午尚有一個時辰，舖內的客人並不多！

李凱當先走進去，他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了！

就在這時候，遠處來了一頂小轎！

君不邪四人剛圍坐在桌子邊，那頂小轎已吱呀吱呀的抬過大門外，抬轎的兩個人直抹汗，轎後面跟了兩個大漢，兩個人背了兩個大包袱，過茶點舖還往屋內看！

屋子裡有點暗，但屋子裡的人看到外面很清楚！

李凱便雙目一亮！

等到外面轎子走過去，李凱便低聲對君不邪三人道：「操，那話兒出現了！」

牛天剛轉頭未見人，急問：「誰？」

李凱道：「白虎堂的總管大爺，王偉山的大侄子，王虎臣！」

屠仁聽了李凱說出是白虎堂的人，立刻就要衝出去，却被君不邪攔住了！

君不邪道：「白虎堂的人過江來幹甚麼？」

就在這時候，茶點舖掌櫃把一盤點心送來了，君不邪指指門外，

向掌櫃道：「掌櫃的，剛才抬轎過去的是甚麼人？」

老板伸頭看，淡淡的一笑，道：「這幾個人沒見過，不知道！」

君不邪道：「不知他們要去哪兒！」

老板一笑，道：「這條路通往柳條溝，過了柳條溝，便是安徽地界了！」

君不邪四人聽得吃一驚，只因爲「柳條溝」三字令他們想到了常在山！

是的，常在山怎麼會跑到幾十里外的柳條溝殺人？常在山根本不可能找上于大戶！

君不邪當先站起來，道：「我不認識王虎臣，跟上去瞧瞧，看他們是幹甚麼的！」

屠仁道：「阿邪，我也不認識姓王的，我去，你們三人就在這等着我！」

牛天剛道：「對，阿邪要多歇着，小事我們去！」

屠仁道：「我一人去！」

他拔身就走，出茶舖不回頭！

君不邪道：「就不知坐在轎中的人是甚麼人物！」

牛天剛道：「能叫王大總管在轎子屁股後面侍候，娘的皮，這傢伙必定不簡單！」

此地距離柳條溝還眞遠，君不邪三人在茶舖坐等到天將黑，還不見屠仁回來！

君不邪發急，李凱與牛天剛二人更急！

他們四人原打算潛回南京的，便是不進城，也要找個地方隱藏，目的就是「天南瘋虎」王偉山的兒子王定國！

君不邪就想不到，怎麼事情那麼巧，偏就在這時候遇上了白虎堂的人！

且不提君不邪三人在着急，再看看屠仁發現了甚麼！

* * *

屠仁追出茶舖不敢跟的近，他遠遠的盯着前面的那頂雙人小轎子！

雙方距離半里遠，漸漸的前面出現小土丘，光景是進入另一省界了！

那屠仁有些急躁了，怎麼前面的人還在走，好像還有很長的路走不完！

抬頭看，天空日偏西，屠仁正在猶豫，忽見轎子往一處山丘上抬去，抬轎的走得快，沒多久轎子便停在那座最高的丘嶺上面了！

轎中坐的是個山羊鬍子老者，只見他下了轎，對後面兩人招招手！

兩個大漢忙把包袱打開來，原來包裡是四象八卦盤，磁北針與定位錘，還有兩件使法衣。

先是，這老者披上使法衣，一把定向杖拿手上，他左走七步又回頭，回頭再走五步半！

也不知他口中唸的是甚麼，接過四象八卦盤，雙手恭敬的托在胸前！

他先指南，再指東，口中直叫東南是皇業，再指北，又低呼，虎晃煞非吉地。

緊跟在附近的兩個大漢聽這老者的話直點頭！

老者指着對面山丘，道：「那是一塊寶地，立墳、藏寶、蓋屋、建祠，樣樣吉祥，只不過這個溝中的那兩院屋舍有凶煞，必須除去！」

幾個人低頭，山丘下面果然有兩院房子，這些房子不見人，顯然是空屋！

有個大漢對這老者直豎大拇指，稱讚不已的道：「神仙，眞是神仙吶，呂先生！」

原來這位老人家，乃是南京城中首屈一指的名堪輿家，人稱呂神仙的便是此人。

姓呂的聽了大漢的稱頌，哈哈一笑，道：「也是王當家的多次交代，南京方圓百里內，也只有這柳條溝的風水最佳！」

他邊解說着，又道：「你們看，這柳條溝彎彎似鳳舞，兩邊山坡似龍脈，最中央高處往上凸，就似兩龍來搶珠，把地基建在半山坡，後人若當官，必出將入相，如果做生意，當發大財，哈……」

他取過禿筆再繪圖，然後交給一個大漢手中，又道：「回去呈你們瓢把子，就按我的圖施工吧！」

於是，呂神仙大步走上轎子，一行人匆匆忙忙的又往回程走！

這時候有個漢子自深草叢中冒出來！

他並非別人，乃「拚命三郎」屠仁是也！

屠仁看着走去的一批人直瞪眼，他弄不懂這些人來到這兒指手劃脚是幹甚麼的！

屠仁尚不懂看風水地脈這一套，他只會玩刀！

想不通便也不想了！

屠仁拔腿往回走，這時候他也餓了！

* * *

那轎子又從茶舖門口抬過去了！

轎子是往去南京的渡口抬去的，轎後面仍然跟定了兩個人，李凱一看，更確定是王虎臣不會錯！

抬轎的走遠了，牛天剛可也急了。

「阿邪，不好了，怎不見拚命三郎回來！」

君不邪也覺不對，但他沉住氣的道：「再等等！」

李凱已走到門口抬頭看，果然，屠仁奔回來了！

「餓壞了，餓壞了吔！」

屠仁走進茶舖不挑食，桌上有甚麼他便抓着吃！

等到屠仁一連喝了三杯茶，君不邪才問他。

「阿仁，發現甚麼？」

屠仁道：「我藏在草叢中遠遠看，他娘的，那個坐轎的老傢伙站在一道山坡上東指指，西指指，穿上法衣走歪步，我不知他們是在幹甚麼。」

君不邪也不知道！

李凱皺眉道：「白虎堂去到柳條溝，這件事情有蹊蹺，怪呀！」

牛天剛道：「就該追上去問一問！」

君不邪道：「你看到柳條溝有甚麼？」

屠仁道：「只有兩院空屋，必定于大戶一家住過的，已是凶宅，便那溝內也不見人跡了！」

君不邪道：「太好了，咱們去住柳條溝！」

牛天剛道：「住那鬼地方幹甚麼？」

君不邪道：「我敢說，過不了多久，白虎堂必會有人前去柳條溝！」

他衝着李凱笑笑，又道：「惡師爺並未對你說謊，這件事果然與白虎堂有關係！」

李凱道：「阿邪，咱們坐等兇手上門，是不是？」

君不邪道：「不錯。」

李凱道：「咱們多備吃的，連夜奔向柳條溝。」

那屠仁早吃飽了，李凱幾乎把茶舖能吃的都買光，他們包了兩大包便上路了。

* * *

柳條溝只住了一家人，那便是于大戶一家。

于大戶上兩代均在朝廷做過官，而且官還眞不小，好像于大戶他爺爺幹過經略吏，他爹幹過知府。

只不過到了于孝明的手中就斷了。

于孝明就是人們稱的于大戶，他老兄承上代餘蔭庇護，大概坐吃三代也不愁。

却不料于大戶一家七口，一夜之間全完了。

于大戶住在柳條溝，內外管事有兩人，自從于大戶一家人被殺害，這兩位管事也失踪了。

現在，君不邪四人奔來了。

四個人來到大門外，院門上貼了一張長封條，原來官府把于大戶的宅院封了。

正門不開沒關係，四個人從側面踰牆而入，君不邪當先躍入前大院，他發現，于大戶的大院像花園，有花樹，有水池，小橋流水潺潺聲，可惜日久沒人整，野草已自叢生不少。

前廳上已見蛛網，傢俱也散亂各處。

那牛天剛道：「我的乖，陰森森的呀！」

李凱道：「大牛，你怕鬼不怕？」

牛天剛道：「我怕他娘那條腿，鬼是什麼樣？」

李凱一笑道：「我當然也沒見過，只不過我明白鬼也怕一種東西。」

「什麼東西？」

「惡人，哈……你沒聽說過？好人怕鬼，鬼怕惡人，咱們身上都帶刀，咱們自認也殺人，殺人的人會是善人？當然是惡人，所以你別怕，便是有鬼也逃了，哈！」

李凱這兒在開心，牛天剛已大步跟着君不邪去了第二道大院中。

屠仁忽的聽到自第二院正廳上傳來一聲驚呼。

「快來看！」

君不邪三人立刻奔進第二院正廳內，那屠仁指着右邊室，道：「你們看，這兒……」

君不邪只一看，立刻心中一怔，他發現一張大床歪着放，幾隻大箱已被掀開來，那地上被人挖了個大坑。

他走上去抓了一把黃土在手中，忽的冷笑道：「剛挖不過一兩天，這是誰幹的？」

屠仁道：「這地方好像沒有埋東西。」

想了一陣子，君不邪重重的道：「娘的，也許咱們可找到眞凶了。」

李凱道：「怎麼說？」

君不邪道：「我以爲這是一樁謀財害命，于大戶一家人住在這柳條溝，必然存了不少寶物，才會惹上這一樁滅門血案。」

屠仁道：「大有可能，我也以爲如此。」

君不邪道：「兄弟們，既然有發現，咱們張網抓兇手。」

牛天剛拍拍背上砍刀，冷笑一聲，道：「他娘的，什麼樣的兇手眞殘忍，幹這滅門大血案，今天碰上我牛天剛，我叫他忘了他自己是老幾。」

連自己的名姓都忘記，這人必是被嚇破了膽子。

君不邪與牛天剛幾人又走到後大院。

後大院中有泉水，有一口淺井邊放着桶，灶房就在左邊廂，院子一邊堆的是乾柴，劈好的乾柴堆得三丈高，燒上一年也燒不完。

（未完・四）

上文提要：原野見楊金蕊為自己解難，又見其頗溫柔而生旖念，但當小原嘗過之後，又覺楊金蕊不但非處女，且不只擁有一個男人，倏然感到上當，認定楊金蕊是與她父、兄聯謀設計誆他，因此悄然離去。途中小原遇上楊啓宇遭質問，又來了金萬迪、秋玉潔，最後連楊金蕊也追來了，衆人對小原的花心一致辱罵，小原帶着無奈離去……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痴迷如癲失心瘋　高唱輓歌忘稀奇

孫立恍然大悟，此人在現場上試試小原的心脈及腕脈，宣佈小原已經死亡，竟瞞住了那麼多的人。然後他暗暗跟到此處，想獨得此成果——大秘密。

他的目的，自然是示恩討好。

陰美華想想，目前的確也很需要這麼一位高手，以她的功力，實在不足以救小原的，道：「呂前輩，若能救他，晚輩必定感激終生。」

呂景文進洞，又試了小原的脈搏一會，神色凝重地道：「他的脈象很怪，照不久前的情況，他似乎活不到此刻，目前還是這樣子。」

陰美華道：「至少他還活着是不是？」

「這話也不全對，有一種重傷的人，終生躺在床上，既不會哭也不會笑，妳說他是死人還是活人？」

這正是所謂的「植物人」。

呂景文道：「現在有個冒險的辦法。」

「不知如何冒險？冒了險又有幾成把握？」

呂景文道：「兩成！」

陰、孫互視一眼，陰美華道：「那不是……」

「對，幾乎沒有多少希望了，所以叫着『死亡治病』。」呂景文道：「他目前是受重擊而陰陽顛倒了。」

「這我們就不懂了。」

呂景文道：「陰陽學在人體上來說，人體上部屬陽，下部屬陰；身體表面屬陽，內部屬陰；身體表面背部皆屬陰，腹部屬陽。外側屬陽，內側屬陰。以臟腑來說，六腑屬陽，五臟屬陰。正如『素問寶命全戒論』所說的：『人生有形，不離陰陽』。陰陽失去相對的平衡即生疾病，平衡偏差越大，疾病越重……」

陰美華道：「他的陰陽失衡嚴重？」

「正是，幾乎完全顛倒，以往記憶，可能無法完全恢復了！所以我才說，他只有二成的希望。」

陰美華道：「如果不治療呢？」

「可能永遠如此，只比死人多一口氣而已！」

「呂前輩，請救救他！」

呂景文道：「呂某的責任太大了……」

陰美華聰明絕頂，知他的心意，道：「前輩，如他能恢復記憶，晚輩發誓能叫他破例對前輩一人說出那個大秘密！」

呂景文目光一亮，又淡淡道：「妳有把握？」

「當然，晚輩和他的感情不同！」

「妳以為妳比藍芝、金棠以及秋玉潔等人和他更近些？」

「前輩！正因為我和他迄今還保持清白，才不一樣！」

「嗯……」呂景文點頭，道：「這話有點道理！」

「前輩願意試試看嗎？」

呂景文道：「可以試試看！但如不成功，這個責任要大家來承擔，呂某不能一人承擔！所以要說明。」

陰美華道：「就在此處進行？」

「當然，此刻他的情況不宜搬動，你們二位為我護法，一在洞內，一在洞外，要小心！」

「是的，我的老僕在洞外，晚輩在洞內。」

此刻小原已無法坐起，只有把他扶在洞壁邊，使他的背部貼牆臉部向外，呂景文雙掌交疊，放在小原的「璇璣穴」上，這樣救人頗為少見。

內功的說法：使經絡之氣暢通於十二經脈的方法，稱為「大週天運行法」，使經絡之氣暢行「任、督」二脈門的方法，稱之為「小周天」。

氣功運行方法不一，總是為了疏通經絡，調和氣血，療治內創，增進健康為主。

總之，其目的不外乎：通陰陽、養臟腑、濡筋骨及利關節的作用。也就是「有病治病，無病强身」之意。

古人稱「天有三室——日月星，人有三寶——精氣神」。

「精中生氣，氣中生神。」又云：「精全則氣生，氣全則神生」，又說：「積神生氣，積氣生精。」

人的一口氣，其功用可就大了，所有的一切，都由這口氣而衍生出來，反之，沒了這口氣，甚麼也沒了。

呂景文位居「三奇」，功力深湛。

他剛剛試過小原的脈搏，知道十分困難而又危險，所謂「危險」不僅指小原，呂景文自己也危險。

弄不好產生反震，呂也會重傷或死亡。

呂景文為何要救他，應該不是基於俠心吧，大概對那大秘密也有點興趣，而且希望獨佔。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飛蛾撲火，絕非人類那種看法，沒有目的的撲火，毫無任何義意吧！

那是一種慾望的吸引，使之奮不顧身。

他的內功作試探性地一吐，突然吃了一驚。

一個人傷重到此地步，他身體內的潛力還有這麼雄厚？

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呂景文再試探輸入眞炁，小原的吸收力很大，這使呂景文升起了無限的希望，一邊的陰美華不停地擦汗，因為這是小原的生死關頭。

一個時辰之後，似乎穩定下來。

呂景文一頭大汗，小原還是老樣子，氣色稍稍有點好轉，那知就在這時，突然發生意外。

呂景文雙手顫抖，小原的身子震動。

到底是由於小原的身子震動，而使呂的雙手顫抖，抑是他的雙手顫抖而使小原的身子震動呢？也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了。

這情況似乎越來越厲害。

陰美華大驚，却只能在一邊搓手，無能為力。

小原的身子震得東倒西歪，呂景文的身子也跟着震動，看來呂似在盡最大努力消弭這種情況。

突然，呂景文「吭」地一聲，身子往後倒翻。

小原的身子也在洞壁上碰回，倒地亂滾。

呂景文可算是功力深厚之人了，倒翻出五步左右，在地上一滾，就搖晃着站起來，跟跟跟跟往外奔走，還「哇哇」大叫。

「這是不是走火了？」陰美華手足無措。

此刻洞外傳來了呂景文的怪叫聲，越去越遠。

小原在地上滾動了一會，慢慢靜止下來。

「小原……小原……你怎麼樣了？」陰美華蹲下來撫摸着小原的臉，道：「小原小原……」嗓音哽住，語不成聲。能分擔小原一些痛苦有多好。

小原緩緩地睜開眼來，那目光十分陌生，也好像十分空洞，雖然望着她，却又像視而不見。

「小原……小原……我是美華……小原……你認識我吧？小原，你說句話呀……」

小原掙扎着要站起來，陰美華把他扶起。

然後，小原推開她晃晃蕩蕩走出洞去。

孫立聞聲進洞，正好看到這一幕，眼見小原出洞，陰美華不知所措地在發楞。

孫立上前拉住小原的長衫下襬。

一個前衝，一個後扯，「刷」地一聲，下襬撕了下來。

小原頭也不回出洞而去。

「小姐……小姐……」孫立手中抓着衣衫碎片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原少俠不是好了？」

「醒是醒過來了，但他可能又失去了記憶！」

「不會吧！以他的重創來說，能醒過來已經很不容易了。」

「追出去看看……」

想不到動作並不慢，小原已不見了，山峽中羊腸小徑十分曲折，而且岔路很多，找人不易。

＊　＊　＊

呂景文邊吼叫邊奔行，那形象很可佈，脖子上青筋突起，臉紅耳赤，目光森森懾人。

奔出二三里，迎面來了三個人。

正是散去不久又走在一起的楊金蕊，百里虹和藍芝三女，她們在一起，也正在談論小原。

小原已死，她們就無所顧慮，都坦白了一切。

此刻乍見呂景文狂叫搖晃而來，三人茫然互視，然後停下來觀望，百里虹道：「是呂大俠嗎？」

藍芝道：「是他！」

「他怎麼哩？」

藍芝未回答，走上一步，道：「呂前輩，你怎麼哩，在生誰的氣呀，怎麼會氣成這樣子？」

呂景文怪怪地瞪了她一眼，繼續前行。

藍芝一拉他的衣袖，道：「呂前輩，你……」

呂景文回臂一甩，「啪」地一聲砸了她一個耳光。

藍芝被打得退了三步。

人所共知，呂景文一向是藍芝的監護人，如今藍芝關心他，他却當衆打了藍芝一個大耳光。

連百里虹和楊金蕊都大爲不平了。

楊金蕊和百里虹迎面一攔，被呂景文二拳兩脚就砸了出去，繼續叫喊着奔行。

藍芝道：「二位受了傷沒有？」

「還好。」百里虹道：「有未看出，他好像……」

楊金蕊道：「失常了對不？」

百里虹道：「頗似失心瘋！」

藍芝道：「無論如何這位長輩也算是我的親人，我不能不管，這情況看來是很危險的。」

楊金蕊道：「他是妳的什麼人？」

「他曾救我一命，要不必被奸殺！」

「這的確非比泛泛……」三人正要跟上呂景文，忽見後面又來了一人，一看奔行的步伐就知道，不是酒醉，必然是受了重傷。

藍芝失聲道：「那不是小原嗎？」

「是啊！」百里虹道：「他不是死了？」

楊金蕊道：「死了的人又活了？」

由於是夜晚，三女不由心底升起一股寒意。

是鬼？八成是。要不，已經証明死亡的人，居然會奔行而來，誰會相信這是人而不是鬼呢？

三女閃到路邊，到了近前，也看不出小原有什麼不一樣，也沒有一身的鬼氣。只是沒有表情而已。另外，長衫下襬撕去了半截。

人已經過去了。百里虹怯怯地呼叫：「小原！」

小原彷如未聞，繼續前奔。

藍芝道：「二位，我以爲不是鬼！」

楊金蕊道：「我也以爲不是。」

百里虹道：「這麼說，他並未死而又活了？八成再次失去了記憶！剛才不是呂大俠說過他已經死了嗎？」

「對！」楊金蕊道：「爲什麼呂前輩在前，小原在後奔行，他們二人都有失憶現象，這有無關連？」

藍芝道：「似乎有，我們追上去看看！」

這工夫小原邊奔邊唱歌。

三女不知他在唱什麼，却感到這歌聲中充滿了悲愴、絕望和無奈。

聽不清歌詞，而能從曲調中聽出這些情緒、宣洩，這歌當然是極有感染力的了。

三女又迎面攔住了小原。

藍芝道：「小原，你認不認識我們？」

小原的怪歌聲「嘎」然而停，打量三女。

好像十分陌生，或者不像是在打量三個人，而是在欣賞三隻稀有的動物的樣子。

百里虹道：「小原，我是百里虹！」

小原偏着頭逐個打量，道：「妳個是女人？」

楊金蕊道：「當然是女人！」

小原道：「怎能証明是女人？」

三女一怔，楊金蕊道：「因爲我們能生育。」

「妳們是母的？」

三女哭笑不得。楊金蕊道：「對，是母的。」

「母的？」小原茫然地想了一下，道：「妳們一次能生幾隻？」

三女倒吸一口冷氣，敢情把她們當作了母豬、母狗或者母貓什麼的，但却相信他失去了理性。

這樣一個人說出這種話來，絕不算離譜。

藍芝道：「小原，你仔細想想，我是藍芝，我是『武林之花』，我們曾有過幾次肌膚之親！」

小原目光渙散，看來意志無法集中。

他打量藍芝道：「妳是說幹過妓女？」

藍芝大爲氣憤，道：「誰幹過妓女？」

百里虹道：「藍姑娘，妳告訴他妳是『武林之花』，他就聯想起『武林交際花』來。妓女不是可以和『交際花』產生聯想嗎？他也許還有救哪！」

藍芝不悅，就不再問了。

百里虹道：「小原，想想看，我們以前在一起，經常宿在破廟中，破窰中及山洞中……」

小原道：「妳是幾等妓女？」

百里虹揚手就是一個耳光，小原也不閃避，向前奔去，又邊奔邊唱了起來，三女不知該不該跟踪？

她們追了好半天才追上。

他們發現小原坐在溪邊，抓起溪邊的濕泥在捏泥人，已經捏好了兩對，三女看清了不由得臉紅。

原來這兩對泥人都在交媾。

一對是傳統的姿態，女下男上，女的雙腿扣住了男的臀部。

另一對是半側身子，女子上面一腿高又擎起，這樣男子就比較容易入港，居然捏得很生動。

如果油上彩漆，就和北京雍和官中的歡喜佛一樣，那些參歡喜禪的歡喜佛，姿勢千變萬化，栩栩如生。

人們以爲，這犯了佛門禁忌，破了色戒。

但在喇嘛來說，却以爲這是參禪，像印度的「濕婆神」一樣，被視爲慾神，參歡喜禪和清修是殊途同歸，都能修成正果的。

三女也不打擾他，見他一連捏了五對。

藍芝道：「這五個女人會不會是我們？」

百里虹道：「八成是。」

最後捏了一個單獨的女人，站起來離去。

那些一雙雙的泥人，都遺留在溪邊地上。

只帶走了那個單獨的女人，而且把這女人捏得十分細膩，尤其是身材十分迷人。

楊金蕊道：「他把那單身女人捏得很美。」

藍芝道：「猜猜看是誰？」

楊金蕊道：「髮型像我！」

百里虹白了她一眼，道：「快別臭美哩！」

三女再繼續跟踪，老實說，三女如果不是在一起，她們很可能會和小原上床，試試看他知不知道作那件事。

三個人一起，都不便表示出來，那事也許能勾起他的回憶。

既然小原未死，總是還有希望。

只要他的神智恢復，大秘密還可以得到。

她們總以爲，她們是最有資格得到大秘密的人。

入了鎮，不見了小原。三女用了飯，正要出鎮去找小原，這時來到一家辦喪事的大戶門前。

她們看到一個不常見的場面。

不是喪樂多而出色，也不是超渡亡魂的僧道多。

原來這喪主是武林極負盛名的大鏢頭。

此人名叫莊稼，綽號「鐵掌震九州」。

近來護鏢，在巢湖上遇盜被劫而亡。

好人不寂寞，來吊祭的武林名人極多。

三女覺得這個唱輓歌的人唱得非常淒楚、悲愴，有如巫峽猿啼，嫠婦夜哭，動人心肺。

藍芝道：「二位懂不懂輓歌？」

百里虹和楊金蕊都在搖頭，百里虹道：「辦喜事時有專門唱喜歌的人湊熱鬧要錢，喪事有輓歌，無非都是歛財而已，就像在大商號門前舞龍舞獅或送財神一樣……」

藍芝道：「晉書禮誌：輓歌就是喪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古今注：『薤露和蒿里』，都是喪歌，出自田橫門人，所以有二章，到孝武帝時李延年分二章爲二曲，薤露是爲公卿貴人送終的，蒿里爲士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所以也稱輓歌。」

楊金蕊道：「妳肚子裡的墨水還不少哩！」

百里虹道：「妳忘了她是狀元呂景文的晚輩了？」

藍芝道：「對，文事方面，呂前輩教我的不少。」

楊金蕊道：「這麼說唱輓歌的曲子不能亂唱，有一定的曲譜囉！」

「當然，但也不一定是古人的曲譜，今人編的，只要對喪者歌頌功德，文句文雅而又哀傷即可。」

楊金蕊探頭席往棚內一看，竟然呆了而未縮回頭來。

「怎麼回事？」百里虹也探頭觀望，竟發出一聲驚噫，藍芝探頭，不由一震，唱輓歌的人竟是小原。

小原會唱輓歌？

須知唱輓歌也是一門行業（像如今爲喪家送殯哭墓的行業略同，只是唱輓歌還須技巧。）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哼上幾句的。

會唱的能使人聲淚俱下，同聲一哭。

三女一聽，小原的歌詞聽不清，只是調子哀惋懾人，無不爲之所動，四周的人也無不淚下沾襟。

三女也有傷心事，同時淚下。

三女互視一眼，退了出來，楊金蕊道：「他怎麼會唱輓歌，這是一門賤業。」

藍芝道：「事實上他也許不會唱輓歌，只是能把調子唱得賺人眼淚而已，一般人未必懂，只要能把人的眼淚唱出來，就是好的輓歌！」

看來也的確如此，他只是會唱歌，且能唱出情感來。如果不能唱出情感，就不能賺人眼淚。

百里虹道：「平常他就會唱歌。」

藍芝道：「一個人如果內心悲憾，他才能唱出悲調來，死者爲俠名久著的莊稼大鏢頭，這就難怪了。」

唱完之後，喪家給了他三兩銀子。

三女跟在後面，聽着小原哼着曲子，有各的心事。她們雖然很欣賞他的唱歌天才，却絕對不希望他繼續唱輓歌。

唱輓歌總是不高尚的職業。（和現在的「五子哭墓」者差不多，好也好不到那裡去。）

三人邊跟邊聊，竟然不見了小原。

原來小原被陰美華引到隱蔽處藏了起來，待三女追過了頭之後，他們才改道而行。

只不過小原並不認識陰美華。

「妳是誰？」

「我是陰美華，我是美華呀！」

「妳是妓女嗎？」

陰美華嘆了口氣，道：「別胡說，我是你的朋友啊！」

「妳跟着我幹什麼？」

「原野，你中了『瘋和尚』一掌倒地，幾乎不治，後來由呂景文爲你運功療治，你醒是醒了，却神智不清，而呂景文却又像是走了火。」

小原茫然地望着她，陰美華道：「小原，你想一想，仔細想，我是陰美華呀！」

小原喃喃地道：「陰美華……」

「你不認識我，你認識百里虹、藍芝、楊金蕊？還有一個比你的年紀大得多的秋玉潔？」

小原茫然地道：「知道點。」

陰美華一憂一喜。

憂的是她和他這麼好，他居然不認識她，却認識其餘的一干女人，喜的是他能認識舊識，表示有進步了。

小原是她的希望中最大的希望。

即使將來小原根本不考慮娶她，她都不太計較。

她只希望他活了下去，恢復記憶。

她喜歡看他的笑，他笑起來最有男性魅力。

「你和那些女人是什麼關係？」

「她們是妓女，我是嫖客，妳也是妓女。」

陰美華心頭一沉，他根本沒有恢復，道：「小原，你知道衆多來往的少女中，有個沒有和你上過床嗎？」

「哪一個沒有上床？」

「是我。」

「妳沒有上過床，妳是不是很想上床？」

「你胡說什麼？你不記得我們雖近，却沒有上床嗎？」

小原又看了她一會，道：「爲什麼要上床？」

陰美華暗暗一嘆，只好引他入鎭，住入客棧。

住了一天，又覺得這兒眼皮子太雜，就租了個民房。

她希望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況下，使他恢復記憶。

這幢房子後面是一片菓園，前面也有個大院子。

她做飯給他吃，爲他洗衣衫。

晚上陪他洗澡。

由於他們過去同池洗過澡，他也曾說過她的乳部很好看也很特別，也說她的胴體很少見而動人。

她想藉由這方面喚起他的回憶。

她故意爲他搓背，也爲他搓前身。

這樣就可以讓他看到她的胸部，爲他洗搓，她的胸部就顫巍巍地顫動，希望他那凝固的記憶能溶解開來。

只不過小原只會用手去撫摸，看不出男人色迷迷那種情緒。

她又故意出池，在外走動，使他看到她的胴體全貌。

他的目光掠過任何東西，似乎都不會下意識地去凝視，此刻他又哼起歌來了，但不是輓歌。

她有點氣死了。

再次下池爲他洗身，故意去撥弄他的下體。

這也可以藉慾念引起回憶。

他居然也有性慾，他道：「行不行？」

陰美華絕對不希望此刻給他。

「什麼行不行？」

「妳不是賣的？」

「我是你的好朋友，怎麼可以胡說八道？」

「我想睡妳一夜，多少銀子？」

陰美華道：「你如果是清醒的，我可以考慮。」

「我不是清醒的？」

「你知道家父是誰？家兄又是誰？」

「我管你父親是誰？你哥哥是老幾？」

陰美華以爲，此刻給了他，以後就是清醒了也許不會承認。即使如此，她也不願意成全他，只是不知道作這事是否也有助於他恢復記憶。

他此刻正是最衝動之時。

此刻除了慾之外，是絕對談不上愛的。

小原去拉扯她，撫摩她的身體，他此刻的狀態，最接近原始，

一切只憑需要而定。

她的心情十分悲痛矛盾。

他正常時未要求過她作此事，此刻給他是不是也有賄賂之意？

他們終於在做這件事了。

她流着淚，忍受着那原始的動作。

天亮後他要走。小原道：「妳不要跟着我！」

「小原，我們有這件事，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我不是已經付了妳夜度資了？妳跟着我幹什麼？」

陰美華忍不住淌着淚，道：「小原，我把少女的初夜給了你，喏！你看……」拿出一塊有落紅的白手帕。

小原茫然地望着那塊手帕。

是不是無法理解這塊白手帕所代表的義意？

他忽然接過來，納入袋內就走了。

陰美華道：「小原，等等我……」

她匆匆穿上衣衫追出，小原已不見了。

小原失去了記憶又傳遍了武林。

本來無人不知小原已被「瘋和尚」打死了。

另外一個消息則是，武林才子呂景文也患了失心瘋，整天胡言亂語，到處流淚。

只有少數人把他們二人的失去記憶產生聯想。

這會兒，小原又在唱輓歌。喪家是武林中一位不太出名的人物，爲人護院三十年，是個好人。

小原的輓歌很快就風靡了所有的人。

凡是路過這兒的人，都會被這歌聲迷住，不停地擦淚，但又匆匆離去，因爲歌聲太悲愴了。

「七子」中的「趕月叟」苗九正好經過此處。

他居然也被這哀惋的輓歌所迷，一問之下，說是一個年輕人唱的，問過，居然是武林新銳原野。

苗九也是「七子」中的狠角色。

當初爲了錢，也曾相抓小原到苦主家換取賞格。

他的門下史大春曾作藍芝的護院，可以想像他的人格如何了。

他把小原叫了出來，道：「我要請你唱輓歌，跟我走吧！」

小原當然不認識苗九了，道：「你們家死了人？誰死了？」

苗九道：「你跟我走就是了。」

喪家給了小原五兩銀子，小原就跟他來到鎭外，在林中停了下來道：「小子，聽說你死了。」

小原茫然道：「我死了嗎？」

「你是死了！」

「我死了那不是變成鬼了？」

「差不多。」

「這是陰間嗎？你也是鬼了？原來你也死了！」

「你小子不用咒我！老夫以爲你是裝的，並未失去記憶，甚至呂景文那窮酸也是裝出來的！」

小原茫然望着他。

「說實話！你是不是未失去記憶，是故意裝的？」

「我……」

「小子，你有本事就繼續裝下去……」突然出了手，以「七子」中人的身手，而且拳脚之下毫不留情，不一會小原就鼻青眼腫，不像樣子了。

「你還要裝？」

「你爲什麼打我？」

「你說不說？」

「你不是找我唱輓歌嗎？」

「是啊！你還唱得出來嗎？」

「能，當然能……」立刻清清嗓子唱了起來。

怪的是，這輓歌一點也不悲哀，反而使人喜上心頭，好像有太多娛心的事一齊擁上心頭。

這是不是「喜歌」呢？

在喜事（如嫁娶及慶事時）唱的喜歌，歌詞及調子中充滿了喜氣，使人打心底感到喜悅和興奮。

苗九道：「這是輓歌嗎？失去記憶的人，能唱出這麼多不同的調子？你把我當作什麼？」

這工夫忽然小原背後出現了一個人，大聲道：「原濟文和林露蟬，這對狗男女，眞正是男盜女娼……」

苗九一驚，來人竟是精瘦乾癟的「風雲子」。

此言一出，小原似乎沒有絲毫的反應。

像小原這等年輕人，雖然走調、離譜得很厲害，却不是數典忘祖那種人，有人侮辱他的父母，豈能無動於衷？

苗九當然也知道「風雲子」的用心。

兩人互視一眼，似乎都相信小原失去了記憶，已變成廢人了。

「風雲子」道：「我還是不信，這小子能唱出那麼動聽的歌，一板一眼都很準確，應該不會前事儘忘。」

苗九攤攤手。

於是「風雲子」也開始揍人，小原被打得東倒西歪，口鼻流血，有時滿地滾動，臉上却無一點恨色。

任何能忍的人，無端地被毒打，即使不出聲，臉上也會有怨恨之色，但此刻小原却一點也沒有。

「風雲子」還要打，這是因爲小原曾對呂景文說，「風雲子」有「分桃斷袖」之癖，一直記恨在心。

他此刻早就相信小原是失心瘋，前事盡忘，打人不過是出氣報

復而已，只不過苗九却阻止了他。

「算了！老兄，這小子是眞的完了！」

「他以前不是走火過一次，不是又好了？」

「上次輕微，這次太重了，想想看，『瘋和尚』乃是『三奇』中的人物，後腦上被他砸一掌會如何？」

「的確！這小子未死，眞是命大。」

「據說呂景文可能救過這小子？」

「呂景文走了火，這又是爲何？」

「傳說和救這小子有關。」

這時小原搖搖晃晃，有如宿醉初醒的人向前奔去，且又唱起了輓歌，悽楚哀傷，動人心弦。

苗九和「風雲子」眞是心腸狠毒的人，忍着淚水，最後還是淚下，其歌聲的感染力之深，就可想而知了。

這麼感人的歌，他們却聽不出歌詞是什麼。

僅憑曲詞取勝，感人已如此之深切。

苗九和「風雲子」暗暗跟着，還要觀察一下。

陰美華在暗中流淚，又不便現身。

是不是她不怕死，只怕自己死了就再無人照料小原了。

小原走累了，就躺在樹下睡覺。

苗九和「風雲子」站在小原身邊觀看，好好的一個年輕人，變成瘋瘋癲癲的人，又被打成這樣子。

他們二人有無惻隱之心？

二人心意相通，決定暗中看一下，確定小原眞的完蛋了，他們才會死心。人心有時好像不是肉做的。

二人在一邊深草中假寐，却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就在他們睡著之時，來了一個中年人。

要是這二人不睡著而看到的話，必然大吃一驚，却絕對不敢出面，因爲這是武林中眞正有實力的高手。

只不過苗九和「風雲子」睡得很熟。

他們本以爲，即使睡了，只要小原醒了一活動，就能把他們驚醒，以他們的功力來說，的確有此把握。

這位中年人以十分陌生的眼神望着小原。

如果小原此刻醒來，他會不會大叫着抱住此人？

或者驚呼着奔竄而去？

此人看了一會，悄悄離去，既未驚醒小原，也未弄醒苗九和「風雲子」二人，表情冷漠而略帶迷惘。

不一會又來了一個，這一個蒙了面。

是否和小原動過手的那個武功奇高的蒙面人？

由於小原在睡覺，無法証實。

這工夫這蒙面人弄醒了小原，向他勾勾手指，引他離開了現場，奇的是苗九和「風雲子」居然未醒過來。

到了數里外林中，蒙面人向小原攻出一招。

小原根本未出手，可想而知，會有多慘了。

這還是蒙面人適時收回七成力道，已把小原砸出一丈外，小原半天才爬起來，道：「你打我幹什麼？」

蒙面人凝視着小原不出聲。

再攻上來，小原還是不出手，又被砸出七八步之外，在地上倒翻了兩個身，這一次爬起來更吃力了。

陰美華在暗中窺伺，淚水擋住了視線。

是小原作了壞事才會有此報應嗎？

或者小原前世作了孽？

蒙面人又看了小原一會，一聲不吭消失在夜色中。

小原似乎在低頭苦思，也似乎未想通什麼。

這蒙面人會經啟發過他的靈感。

小原經已恢復了一些記憶，這蒙面人和「錢洞」有關，這已經很不錯了，只要再過些時候，他會一點一滴地想起往事。

目前，這一線希望又破滅了。

那個沒蒙面的中年人是誰？蒙面的又是誰？小原對此人的印象深刻。

未蒙面的中年人是否也和「錢洞」有關？

這工夫陰美華出現了。

「小原，你不能再挨打了！」陰美華爲他身上及臉上敷着藥，還爲他服下了內傷藥，道：「小原，你必須儘快記起往事，不然你會被打得成殘或被打死。」

小原沒有任何反應，好像不是打在他的身上。

「小原，你一定認識這兩個人的！」

「我認識誰？」

「就是你睡著了出現的中年人及蒙面人。」

小原偏頭想一下，又唱起輓歌來。

陰美華捂住他的咀，道：「不要唱了！」

「妳……妳爲什麼不要我唱歌？」

「你爲什麼要唱輓歌？」

小原楞了一下，道：「我愛唱！」

「不要唱了！你一唱不久就招來了很多的對頭，你以前得罪的人太多了，走吧！一定要找個沒有仇人能找到你的地方……」

小原甩開她的手道：「妳是妓女……」

陰美華熱淚盈眶。

她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一個妓女而已。

「小原，你要活命，就必須遠離中原這個是非圈！你殺過太多的人，又說不出殺人的理由。」

小原茫然道：「我殺了很多人？」

「你現在那還能記得那些事。走，快走，要不，苗九和『風雲子』又會找來了。」拉着他奔行。

* * *

小原被陰美華帶到一個深山中頗爲隱蔽的山洞中。

她一定要設法使他逐漸恢復記憶。

在山野中，食物的來源當然是獵物了。

他們一起狩獵，一起烤肉，一起在山洞中洗澡。

陰美華以爲，如果小原一輩子都不能恢復，他們就這樣廝守一生不也很好？

像小夫妻一樣，至少陰美華能享受到這種愛的滋潤，似乎小原只有慾的宣洩而沒有情愛。

每次歡娛之後，就給她銀子。

陰美華聽到這話就會流淚。

這兒很隱蔽嗎？陰美華以爲如此，事實却不然。

經常有一雙神秘的眼睛在暗中窺伺。

這天陰美華去撿乾草回來，小原不見了。

她當然要到處尋找的。

陰美華早知會有這一天，只是她不知道這次是有人把小原弄走的。她當然找不到。

這人把小原帶到更深入的山中。

莽林中有個石窟，看來非常原始。

帶他來的人也未超過三十歲。眼神烱烱，行動如風，顯然內功及技藝已登堂入室了。

此人啃着野菓子，因爲他在山中就以野菓子維生。

青年人道：「原野，我要你恢復記憶！」

原野茫然道：「我的記憶不是很好？」

「好什麼？你認識我嗎？」

「當然！」

「我是誰？」

「你不就是帶我來此的人？」

「呸！」青年人踱着道：「『錢洞』的事你難道能忘得一乾二淨嗎？」

「『錢洞』？」

「想……努力去想，我們三人在『錢洞』中……」

「三個人？」小原認眞地去想。

隱隱約約，是有那麼兩個人，這是因爲他和另外兩個人交非泛泛，至少三人自幼在一起很玩得來。

「好，你再想，我們三人誤打誤闖進入『錢洞』，看到了洞內的金洞及銀洞，也學了『天門玄功』各七招……」

「天門玄功」觸動了他的記憶。

至於是不是學了七招？以及洞中又有金洞和銀洞的事，他仍然想不起來。本來在此次被「瘋和尚」重擊之前，他已想起了不少的往事。

現在去想這些就太難了。

這青年人問不出要領，連連頓足。

小原道：「你吃的是什麼菓子？看起來挺好吃！」

這青年人丟了一個給他，小原沒有接住，撿起來啃着。

「你看着……」青年人演練了一招武功，他一看小原的眼神就知道小原認不認識這一招了。

因爲小原的眼神稍稍地一凝。

在目前，他的目光總是渙散的，很少凝視某人某物，須知人的目光凝視一件東西，那就是腦中在思巧的現象。

「小原，你再看這一招……」

小原的目光又稍稍一凝即散。

這表示他對這第二招也有點印象。

青年人再演練第三第四招時，小原的目光就一點也不凝聚了。這顯示他只能略記第一、二招。

青年人忽然丟了手中的野菓子，出手攻擊小原。

小原此刻的反應自然談不上。

但由於青年人剛才在他面前演練過兩招，起了他的小部份回憶，就本能地施出了第一招「開門引火」。

青年人把他震退兩步，又攻出第二招。

小原又拖泥帶水地施出一招。

這一下子又被震退三四步。

青年人攻出第三招時，小原手忙脚亂，無法應付，「蓬」地一聲，被砸出五七步外，這當然還是青年人收回了三成內力之故。

小原爬起來在發楞。

青年人喃喃地道：「一點一滴地逗引你的記憶，終有一天你會全部想起來，甚至想起比我們多學的一招來。」

小原道：「我餓了！吃飯好不好？」

「我們去獵兔子……」

不久二人找到了兔子窩，二人各追了一隻，背道而馳，青年人追上了一隻抓住，這時却不見了小原。

二人既爲背道而馳，而兔子狂竄起來其快有如流星，自然不會馬上抓到，已在數里之外了。

兩人向相反方向各奔出數里，那就相距十餘里了。

青年人找了一會沒找到，也未再找。

他以爲，反正只要小原一天未恢復，總能找到他的。

他的輓歌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小原追趕那隻兔子，追出七八里並未追上。

此刻在晨曦微露中，却有人擋住去路。

小原道：「我的兔子呢？」

「在來這裡。」蒙面人指指他的左衣袖。

小原道：「還給我，我餓了，我要烤兔肉。」

蒙面人道：「我知道你餓了，所以已經烤好了。」

小原很興奮，「國嘟國嘟」吞了兩口唾沫。

蒙面人自袖內取出一隻雞腿，並未遞給他，却引他走向一個小農舍，在小原看來，那雞腿就是兔腿。

在一個空蕩蕩的農舍內，蒙面人把雞腿交給小原。

小原幾下了就吞了下去，道：「還有沒有？」

蒙面人道：「你能接下我七招，我就管你個夠！」

「七招？七十招也成……」

蒙面人攻出的第一招就是「開門引火」。

其實這一招就等於「飛蛾撲火」，與人交手如果有「飛蛾撲火」的勇氣和決心，在氣勢上已經勝了對方。

小原接下這一招，是用的第二招。

這一招他迄未想出它的名稱。

蒙面人再攻出一招，小原以第一招「開門引火」應付。

都是在十分吃力，差點失招下破解。

第三招攻出，小原勉强接到半招，被對方砸了一掌滾了出去，蒙面人道：「你只能記住三招，而且第三招還不完全，也許有一天您會全部想起來的……或者包括你多學的那一招半……」

小原道：「我餓了……」

蒙面人又給他一塊「雞肉」，小原邊吃邊道：「你是甚麼人？你烤的兔肉爲甚麼這麼好吃呢？」

蒙面人不回答，似在考慮甚麼。

小原道：「你能不能讓我看看你的臉？」

「渾蛋！」

「你爲甚麼罵我？」

蒙面人似乎又改變了主意，道：「我就給你看一點點。」

蒙面人撩起面罩一角，露出了左右頰下部以及下顎部份，如小原是正常人，他一定會驚呼失聲的。

這人的雙頰下部包括下顎，疤痕累累，有的地方可見白骨，盡管小原失去了記憶，這醜惡的形象却也使他混濁的腦海中突然清澈了一下。

即使只是清澈了一瞬，他忽然想起了在「錢洞」中三個人動手的事，另一個人的「金蛛爪」抓中了此人的雙頰及下顎，皮肉綻裂且被撕裂得慘烈景象。

小原忽然嗥叫了一聲。

只不過叫了一聲之後，又茫然了。

也就是靈竅稍開又閉，因爲他傷得太重了。

這人輕輕地嘆了口氣，道：「我們的遭遇同屬不幸，也許你還比我好一點！嗨……」

小原茫然地望着此人。

此刻這人又把面罩弄好，道：「記不起來？」

「好像只有一點點……」

「一點點甚麼？」

小原搔搔頭皮，道：「好像一個很大很複雜的洞……三個人，有我在內！動起手來，似乎是其中一人想猝殺另一人被我看到，又想殺我……我負傷逃出洞去……」

「只有這一點？」

「好像只是這些，逃出後閉關被人闖見而走火……那是上一次……」

「你似乎記起一些事了。」

「是的，那是由於你給我看你的臉，以及談及『錢洞』的事，別的就想不起來了……」

「記不記得『錢洞』洞主是誰？」

「沒見過『錢 洞』洞 主，似乎……似乎見過一個女人……」

「再想，那女人是甚麼樣子？」

小原苦思，再也想不起來了，道：「你叫甚麼名字？」

「連我都不知道，你的記憶恢復得太慢了。」

「我要走了！」小原往外走的，蒙面人逮住了他。

「你要幹甚麼？」

「在你的記憶未全部恢復以前，你不能走！」

「你能不能告訴我，是誰毀了你的臉？」

此人十分激動，道：「一個極親近的人……」

「我總覺得我們很熟，却想不起你是誰？」

（未完・八）